

雲南志卷二十三

文章一

豫章周季鳳 編

元

題中慶學廟壁

文矩

子方翰  
林脩撰

世皇昔仗鉞汛掃開八垠茲方遐彭濮同氣皆吾  
人祥曦洞幽闇化雨清炎氛哀爾窮髮黔煦以天

地春黷卉襲冠帶鳥語同書文邇來六十載含哺

知尊親人心異禽犢適性非難馴吾聞古王政不

以土後民季世乃寧改畦町逾紛紛七縱昧

正德

雲南志卷二十三

文

遠降文傷王尊吾元有至德萬古欽皇仁

素王萬世師國經有常祀滇南古荒服薦裸豈異禮  
王宮正南面温厲思敬止豆籩具威儀登獻何纒  
纒升歌永齊商琴瑟散宮徵共言唐法曲歲久復  
迭懣陋邦何足徵居夷聖所儼於皇人文化道大  
孰與比六經如日月洞照無遠邇叙秩敦彝倫百  
王同一揆邈哉天何言悠悠正如此

滇池

喬陞鼎實順慶  
路判官

滇水不可涉石戟參嵯峨胡能宅蛟龍但可蔽鼉

罨渚風蕩驚湍乃爾泥滓多我欲澄其源應自崑  
崙阿寸謬諒靡救臨流將柰何商山紫芝曲漁父  
滄浪歌斯人久不作千載無清波

陪省官遊商山龍泉

城居厭喧俗經年抱官囚使君率僚吏稅駕城東  
遊城東夫何如山水清而脩龍宮壓海島金碧凝  
雙眸石梯連木杪登覽窮真搜道人爲我言于焉  
有龍湫蜿蜒抱明月風雷閃深幽群魚躍晴波碧  
藻揚芳柔洋洋掉鱗鬣潛躍無時休使君有仁心

不忍垂其鈎脫巾憇於樾停盃俯清流魚我兩相  
忘樂意方與周豈曰恣遊曠省俗聊淹留白雲翳  
玄關夕陽戒鳴騶徘徊下山去黃塵滿衣裘

碧雞山

鄭衍彦章禮部主事

中慶西南來有山勢雄奕屏開障大荒壁立數千  
尺晴巒疊竒峯幽壑崕恠石清風響松濤老樹森  
矛戟俯瞰滇池水仰矗雲霄碧山靈得異境廟貌  
存古跡君侯本世家奉詔平叛逆茲承寵光行山  
迎馬首懌鎮遏良有謀烟瘴似衆釋從此邊陲寧

殊勲書竹帛

西洱河

述律杰

洱水何雄壯源流自鄧川兩關龍首尾九曲勢蜿蜒大理城池固金湯鐵石堅四州從古號三島至今傳羅閣憑險家人恃極邊要當兵十萬不數客三千世祖親征日初還一統天兩師清瘴癘風伯掃氛烟民物因蕃富封疆近百年點蒼山色好銘刻尚依然

西蕃箚

張翥冲舉國子助教

西道出邛罽百里彌菁林俛行不見日刺水鬱蕭  
森伏莽有夷獠巢枝無越禽根盤三嶺險氣接西  
蕃深銀山雪夏白金沙嵐晝霧主恩昇良帥時平  
靖蠻心風威所播洒瘴地空毒洩願言闡南徼蔽  
以樹棠陰

龍首關

王明嗣伯昌大  
儒學提舉

萬里雲南道壯哉龍首關氣吞西洱水勢軋點蒼  
山天矯盤清秀蜿蜒躍碧潯地靈吁可賦天險邈  
難攀并絡稱雄鎮坤維倚大閑周章無六詔俯仰

了群靈聖代堤封闢元戎遴選難度遼推世胄越  
萬靖神姦虎節光推轂犀昆響賜環銘功崖畔石  
寧羨三門班

鄧賎

陳旅

衆仲國  
子監丞

滇池西南陬沃土稱純原鳳山翼廣野穹水吐厚  
坤武侯昔經營遺勝諒斯存川原集惠采草樹散  
竒芬聖世仁風暢遐徼絕妖氛元戎謹蕃宣詩禮  
况所敦

入霑益亂後傷懷

公孫輔

翼之中興  
路總管

二雲南志卷二十三  
驅馬雲益川南望滇海頭向來繁華地變滅如浮  
漚迥不見人煙但見河水流青山宛然在風景何  
蕭颯郡縣生荆棘汙萊翳田疇夜聽虎豹號晝顧  
麀鹿遊群鳥集戟壘野燐飛林丘灼灼道傍花只  
為行者愁緬思寇亂際藩垣失防秋空虛起外侮  
口語興戈矛盛衰雖大運禍端亦人謀生靈爾何  
辜吾欲天公尤

宋芑詔

王沂思魯宣文  
閣博士

瀘南地多瘴末芑風氣美酋豪富畜牧散野若蝻



蟻聖世重柔遠政爾煩尺箠敗群既已去飲斲自  
相靡土俗類楚優衣被紛錯綺俳諧百態出供我  
一笑喜亦有善刁舞衆鋒繫鯨齒坐令帳下兒往  
往髮上指將軍一回顧風獵旌旗尾四座且勿誼  
酒酣可以起

謁諸葛武侯祠

揭傒斯豐城學士

炎靈厭東都卧龍起南陽漢業入三顧蜀日宣重  
光豈伊山川險况在兵力強八陣通神明二表貫  
穹蒼天運有隆替吾君自虞唐煌煌十萬師聲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搖八荒大星殞渭南萬古一悲傷但使漢賊分安  
有終不亡桓桓蕭將軍雙旌出永昌下馬南城祠  
爲我酌一觴

神坪賞花金齒八景

毛珣浙江人

未抄海棠花先觀海棠樹樹高三丈餘花開錦無  
數春風二月初遊者爭先覩列饌獻花神鬢鬢間  
神語但願花常存年年來此處初筵酒三行窮觀  
飲無度紛紛車馬塵日暮忘歸路

漢營走馬

我聞漢諸葛深入於不毛廟食在此邦世遠名愈  
高至今蒲楚兒猶能記前朝曾傳訓練法弓刀隨  
所操走馬不執韁手中弄旗旄紅籐束兩腕捷若  
猿與猱垂身掠地過取物名奪標一呼萬人和軍  
容亦何驕持酒爭勞之具曰毋足勞

溫泉晚浴

乾坤之二氣胡爲有截伏我觀此地泉陽在陰之  
腹其源若探湯有牲烹可熟其流匯二池男女各  
異浴爭浴譏裸裎歡笑聲相逐浴罷縱杯盤列坐

歌夷曲晚行偶見之含羞掩吾目明朝當再過聊  
以濯吾足

龍祠望雲

昔有一夷婦捕魚此江中水淺見沉木觸若有所  
通一乳生九子一子化爲龍居人爲立祠祭祀何  
愛恭龍心合人意禱之無不從無拜望雲氣頃刻  
生晴空初看散白衣復覩成竒峯因之下歲計可  
識歎興豐

蕉洞遊春

幽幽小洞天沉沉若隧道石門古莫扃石蹬淨於  
掃石花三月開色比桃李好人爭秉燭觀過此即  
枯槁既非入技爲無乃天所造况無鑿鑿痕此理  
不可曉或云有神仙幻此物外寶

漁村釣月

皎皎山吐月泫泫水增波水落月在天天影相蕩  
靡借問持竿人夜涼魚友多零露洒青筍輕風吹  
綠簟歸來夜將半飲酒且復歌即此以爲樂生年  
能幾何

蘭江曉度

兩山高挿雲巋然若天岸草樹綠相繆仰視天一  
線中有一長江江流急于箭亂石齧其中噴激成  
飛霰客子行問津鷄鳴夜將旦僕夫相顧愁舟楫  
恐失援天明設此險永作邊城翰

鷄村觀稼

欲登哀牢山先過金鷄村時當九月秋百穀如黃  
雲眇眇原隰間溝澮不可分路逢一農夫植杖向  
我言力田幸有成亦足餉吾軍邀我坐樹陰酌

老瓦盆擎壤且為樂  
辛若何足論  
雨暘固時若安  
知非帝恩

碧鷄山

張雄飛

西臺御史

北闕辭丹鳳  
南雲看碧鷄  
紫苔移玉座  
瑤草濕金泥  
雨霽龍歸洞  
風生虎渡溪  
尋梅穿竹逕  
採藥攝松梯  
白日依山盡  
青天入海低  
寄書無鴈過  
擇木有猿啼  
花映高低樹  
園分遠近畦  
飛星馳寶馬  
沉水吐銀猊  
魚戲蓮房北  
鷗盟菰渚西  
長歌漢頌罷  
刻石紀新題

以雲南山川郡號分是送述律元帥開闢得

越雋

班惟志彦功集賢待制

郡初名越雋漢昔撫酋豪宿溜巖為室炎蒸地不

毛射生食血肉淫祀濕腥醪奮臂搥銅鼓吹唇舞

洞刀溪山防虺蜮藤樹嘯狻猊異狀纏蠻角嘲謳

變楚騷自憐無統御推長治逋逃覺起鄰雙鈔詞

連牧過饗弘恩惟在格薄伐忍言麈公極堦蓋選

明蕪闕高達侯嫌詭道投箠塞深壕陣密嚴三

令機微備六韜警烽隰上壘妖宿隕天牢雲慘回



盤鶴潭移失斷鰲降幡迎露布奏凱卷歸旄壯節  
雖能効清朝亦幸遭宣麻重鎮過開閭賞勲勞符  
煥文犀帶香薰錦獸袍我慚沾益友祖送盡時髦  
岸煖泥抽草冰消水沒篙旗亭折楊柳篋琰酌蒲  
萄糾糾干城虎馴馴守圉葵先聲馳部曲遺惠怵  
童曹耀武時長獵巡邊可遠遨沙乾騏驥足劍瑩  
鶴鷗膏落雉穿金鉞飛鷹掣綉縹宴閒陪士樂罰  
信絕群傲吹月橫柯竹簪花列倩桃服威全學亮  
好詠喜賡陶親上平夷頌身髡草檄毫懷柔安鞠

育寒餓免啼號職貢來方物江郵就戰艘策良無  
妄撓戈偃肯輕操鳴鶴休思莖聞天等在臯待書  
良將傳未盡片言褒

溫泉

趙璉伯器刑部主事

泉出安寧最潛陽溢至和盎温深在沼清泚滂盈  
科下土丹沙伏傍崖碧玉磨氣暄移火井色瑩轉  
銀河疥癬湔無迹毫毛鑑弗訛尋原回渴獸祭鬼  
浴溪婆馭道遊觀少臨潼寵遇多方知傾國步未  
若棄山阿洗濯空炎瘴經行入雅歌遠人沾惠集

此去足恩波

送雲南都元帥公開闢

許有任可用中書左丞

天戈渡瀘一文軌萬里滇雲去天咫宿帥開闢張  
皇威虜位幾年誰稱以山西豪傑鶴野翁毛錐大  
劔均策功京華鶯燕切田不住金菟遠嘯蒼山風蒼  
山春翠明如拭猶帶以龍香霧濕微蠻銷甲已歸  
農撲畧囊韜貴蘇息以邊功利古所懲通儒事業  
宜知兵犢丸取水盾以并墨好向轅門歌太平

過金沙江

李京

景山烏蒙道宣尉使

雨中夜過金沙江五日渡瀘即此地兩崖峻極若  
 登天下視此江如井甕三月頭九月尾烟瘴拍天  
 如霧起我行適當六日未王事終人安敢避來從  
 滇池至越雋畏途一工三百里干戈浩蕩豺虎穴  
 晝不荒寧夜無寐憶昔先帝南征日簞食壺漿竟  
 臣妾撫之以寬來以德五十餘年為樂國一朝賊  
 臣肆腦臆生事邀功作邊隙可憐三十七部民魚  
 肉豈能分玉石君不見南詔安危在一人莫道今

無賽典赤

點蒼山歌

張來儀太常博上

三山標海裔五嶽名中州安知金馬碧鷄外乃有  
點蒼千仞之神丘愚公有力不得移至今鬱鬱蟠  
荒陬陰崖猶遺太古雪白石一化三千秋禹乘四  
載堯為憂窮源不過岷山幽穆滿駟車度黃竹瑤  
池觴酒空淹留秦皇東封漢西祀汾陰社首紛悠  
悠惜哉此山誰見收聖人開天四海一大開明堂  
朝萬國九州之外更九州山經海圖不可極輶軒

四出如流星却視點蒼如內域我昔待詔金門前  
送僧曾賦還山篇僧還空山席未暖我隨浮雲落  
天邊此時回首望山雪其柰微纒相拘牽神官玉  
女應笑我丹梯有路無由緣折蘭城頭逢使客官  
似鄭虔頭未白自言本是山中人偶着儒冠事文  
墨世人號我章句師余心自許中林緇楞伽誦罷  
無一語客至仍談康樂詩金樽綠酒勸人飲手中  
自嚼青楊枝明朝惜別還分手蘿月西風待君久  
若過東林問遠師天上相逢還憶不聞道山中無

四時院院僧閑花滿蹊李白東還定有日為君拂石留新題

送述律元帥開闢

馬思溫公勸中書省參議

棘道西南舊建牙元戎拜命出京華九天曉日明符虎萬里春雲濕詔鴉溪洞陰陰霑化育川原在在樂桑麻皇威遠被藩宣重諸葛平蠻未足誇

又

秦普華兼善禮部侍郎

西南形勢自天開付託還須上將才  
功棘幾年來  
荷誓渥洼今日得龍媒雲邊小隊旌旗發花底元

戎號令催歸去弓刀懸畫戟好將詩句佐春杯

又

靳榮時昌崇  
太太監

飄蕭白髮老書生橫槊哦詩萬里行蠻貊望塵無  
敵國朝廷賴汝作長城巫山落葉秋風起瀘水驚  
瀟夕照明若到武侯祠下拜夢中應與細論兵

又

道童德常僉  
禮儀院事

臨岐莫惜酒杯乾萬里征途半載間大將手揮旌  
節重豪酋膽落劒鋒寒木牛五月浮瀘水鐵馬三  
更過雪山竹帛功名當努力不須回首憶東丹



送楊耀卿使雲南

李材

飄飄使節出金閨，郭隗臺前背解携。  
天入五溪無鴈到，地經三峽有猿啼。  
子雲舊里風煙在，太尉家聲日月齊。  
後夜客槎何處望，秋河迢遞碧雲低。

出使雲南留別

蒼龍雙闕鬱岩峩，曾侍鵷鸞趁早朝。  
往事已隨塵袂去，虛名贏得髮蕭蕭。  
長林豐草空相憶，瘴雨蠻煙苦見招。  
借問都門門外柳，為誰留着最長條。

初到滇池

李京

嫩寒初褪雨初晴人逐東風馬足輕  
入際孤城煙外暗雲間雙塔日邊明  
未諳習俗人爭笑乍聽侬  
離我亦驚珍重碧鷄山上月相隨  
萬里更多情

滇池九日

今日真成我重九誰言風俗愴吾真  
可無白酒招佳客尚賴黃花似故人  
終老柴桑聊自便三年瘴海未全貧  
不須更上高城望野樹寒鴉恨更新

題河尾關驛壁

喬堅

蒼峰千丈玉榰牙錦樹糝糊噪晚鴉  
濁水難將明

月浴好山多被亂雲遮  
江村日落人爭渡  
旅店年豐酒易賒  
可是炎方風景別  
玄冬開遍野桃花

又

池上蒼山翠作堆  
池邊花竹映樓臺  
夜喧燈火庖人語  
地覆松花使客來  
戰馬不嘶閑柝靜  
哀猿無語瘴雲開  
征衣盡拂紅塵去  
且向郵亭進酒杯

元日大理

李京

花鳥國中逢至節  
點蒼山下又新年  
飲冰嚼蘖將誰訴  
斷梗飛蓬只有憐  
洱水北來明似鏡  
神州東

望遠於天明年此日知何處醉撫寒梅一泫然

九日登大理王局山

李伯強雲南省都事

海風吹曉上層臺玉局仙人安在哉一帶山河無限好百年懷抱此時開菊從兩移都開遍鴈到秋深不肯來一曲浩歌歸去晚夕陽人影共徘徊

春日白崖道中

段福威大理人對武公

煙雨濛濛野外昏蒼茫四合動陰雲青歸岸柳添春色碧入山荒破燒痕百里人煙誠杳杳十年戎馬尚紛紛詩成更怕果風起添得吾曹老一分

過牂牁江

李京

歸歟何日是真歸  
慚愧山林與願違  
垂老八十餘  
里謫回頭四十九年  
非窮邊野水黃雲渡  
夢裏田家白板扉  
玆重沙禽頻見下也  
應知我又忘機

過果苴浪

清遠居士

山路陰陰木葉涼  
山村八月稻初黃  
野花零落斜陽淡  
隔澗人家煮酒香

雲南志卷二十三

雲南志卷二十三

雲南志卷二十四

本朝

瑞來

沐璘

右軍都督同知號繼軒

聖明御宸極德澤彌堪與雨暘既時若庶物咸晏如  
滇邦九土外僻居參井墟至化一以薰幸與中州  
俱蠻俗革獷戾鎔兵事耕鋤荒穢變桑麻硲磧成  
膏腴眷彼鶴川郡外滇千里餘居民雜犬戎又與  
滇俗殊一沐同仁化沍壤春陽敷迺不產嘉麥兆  
瑞秀以舒兩岐復三岐芄芄滿畱畬邵守不敢秘

正德

三月三日

文

走送勞載馬官僚及士庶傳視交驚予謂非告翰  
澤莫及西南隅麒麟載周紀鳳凰稱典謨彼誠一  
時瑞何能濟飢飭五穀世之寶日用衆所須天應  
念坤境先此協乾符上以昭昇平下以充邊儲兵  
民無菜色熙熙樂安居我忝守土臣作詩頌唐虞  
何當獻

天闕庶備太史書

食點蒼山雪

我從永昌回中懷積煩熱目眇花眩睛喉乾刺生



右莫致金莖聚翻憶玄冬冽坐令百佳味舉筋無  
所悅竭來鶴柘城獲此蒼山雪命僕亟致之一見  
心火滅盈盤霜作華翻匙玉霏屑馬乳凝且堅單  
肪瑩而潔冷冷寒逼牙鏘鏘脆鳴頰客抱消鬱沉  
枯腸盡清徹身如冰中蠶飽食不知歇陋彼陶穀  
烹絕勝蘇御齧向來裸壤氛肅然俱已絕緬懷大

明宮

聖躬當暑月天厨足珍羞此品未嘗啜  
能託飛仙

持獻

蒼龍闕仰瞻雲路遙戀戀心空結

過橫嶺鋪望點蒼山有感

沐年

橫嶺屹萬仞東望蒼山遙我來一停驂坐玩神飄  
飄陰晴異岩壑星漢環岩堯古翠霽欲滴積雪春  
不消浮雲盪胸襟晨光麗麾旌雄巒走象馬疊嶂  
騰波濤上應逼太清下應壓神鰲天造真南服形  
勝何獨超衆山四趨赴俯仰同兒曹憶昔蒙段徒  
恃險多點衰僭封號中岳意將等高高王師靖萬  
國此險猶堅牢先王富壽策虎士多輕趨綠木躋

層崖遂造山之椒元兇訝飛來潰散如孤跳于今  
百年下民猶仰勲勞因之動遐想感慨成長謠何  
當摩蒼崖載頌

清明朝

大理分司偶成

林俊

莆田人按  
嘉副使

徒倚近孤松青山隔鄰壁誅茅何者家烟花供遊  
息啓窓日未曛釣簾日又夕誰將炯炯心照此幽  
幽室

大理別友人

暹旌

別離復別離中情徒傷悲  
風吹一片雲渺渺去天  
涯形影無定在我行今  
似之氣酣感高誼臨岐  
還賦詩

滇池泛舟

彭綱

招邀上畫船彷彿臨瑤池  
漸與城郭遠益覺川途  
移撥槳避芙蓉擊鼓驚  
鳧鷖笙歌發大澤笑語  
乘良時乃知有具區在此  
西南陸波興山欲搖水  
澗天低垂魚龍專窟宅  
乾坤露端倪漢家勤遠  
略鑿池勞京師吾儕荷

聖明穩賞清漣漪殊方聊取適佳會良亦稀誰能挽  
羲和爲我遲斯須

過姚安府

曉發姚安府西山碧參差好風冷然來乘之度險  
巖始困熱不勝頓覺寒侵肌問之捉輿人風土是  
如斯平川忽見透深箐驚復迷安知白雲裏不有  
羣真棲崖泉潑然流林木增淒悲杜鵑果知己聲  
聲催人歸信哉行路難車馬真堪疑

麗江雪山

遠和

山高摩蒼穹積雪自太始澗壑下縈回水奔石齒  
齒方夏偶經過肌膚猶粟起絕頂人出升仙靈應  
會此

自曲靖回至楊林觀田家刈穫有成 童軒

輜車至楊林秋日正卓午時維九月候穰稔滿滇

家急收穫處處菜場圃甌窶亦滿溝牛載更

兒負筋力誠乃疲腰背苦僮僕所願在有秋不復

辭此苦寧知輸官倉所得遺幾許貧家計口食歲

暮復貸舉因思井田制百畝什一取是時人足食

狼戾戢禾稌呼醪擊肥鮮含哺醉起舞此樂不復  
見使我熱衷腑所異良有司善政去苛虎悍吏不  
打門瘡孔或少補作詩告民牧殷勤焉摩撫

巡邊至永平過沙木和驛有感 鄭顥

朝發永平驛遂踰金滄顛長林散晴靄曲磧鳴春  
泉野芳秀而沃山花紅欲然我行適見之中懷遽  
興憐憐之果何如感彼時物妍大哉造化仁夫豈  
間窮邊邊民久凋弊兵戈困連年緩帶乃吾責布  
德誠所先

和沙木和驛壁間鄭都憲韻 童軒

驅馬上林麓陟此崔嵬顛俯視見雲影側耳聞流  
泉物理信堪適人情良不然民貧兵力疲憔悴當  
誰憐所司不遑恤剝削方求妍我行適見之喟然  
嘆窮邊歲月曾幾何當不殊往年狐狸安足問祛  
除欲何先

自永昌至沙木和

沐璘

曉出蒲關東前矛擁笳鼓歸途渺何之縈紆萬山  
阻古樹騰蛟虬在石蹲倪虎維時暮春天炎雲已



成暑驩駟鼻生烟征夫汗如雨我亦嬰煩蒸低垂  
莫能語俛首府蠻江縈縈緣一縷盤迴及其濱自  
卯已過午浮梁斷無存方舟怯難渡巨派吞衆流  
驚濤激雙槽百文勞挽牽邏卒盈江潏捨舟復登  
山仰躋若天宇孤驛雲樹邊停驂日云暮驅馳分  
所宜那敢辭辛苦

金齒謁武侯祠用元揭文安公韻 彭綱

赤虬已化熬樓桑復乘陽有羨隆中人高卧道益  
光魚水既相濟士馬日以強國統紹東都公道昭

彼蒼南中已郡縣末世非虞唐所念王業偏舊都  
邈已荒出師正漢賊再舉亦何傷王道無成敗國  
祚有興亡請看諸葛營澤在名愈昌再拜仰遺像  
千秋一椒觴

題聚遠樓

平顯

白日送客還南滇夜夢還路滇池船連峯倒垂三  
百里白雲水底行青天五華山上香風起萬點菱  
花墮秋水僧遊海歲受齋歸小笠輕袍航一簑霜  
眉碧眼高結唳揖余同登絕頂樓樓中古篆屈鼎

足黃金揭榜蟠銀鈎傾壺共洒浮提汁東壁淋漓  
雷光入扶桑亞風掀海立金馬驕驤脫其繫攄虹  
聳見西閣風遙聞鷄犬白雲中羽人不謹碧鷄籠  
躍出一朶青芙蓉芙蓉花開成碧藕玉茶流泉旨  
於酒東北飛來鶴上仙云是商山採芝叟苾蒻爵  
喧寂坐久空床却作獅子吼獅子吼聲如雷螺嶠  
石扇旬而開招我題詩蒼翠壁呼童淨掃夜明苔  
膜拜其中金粟影珊瑚舌相青蓮臺因談空空論  
白業分霜法喜清涼杯我時六人斷塵縛若將終

身有斯樂天鷄振羽啼一聲下界奔濤滿松壑松  
濤撲面冷然驚官街鐘鼓交鏗鏗烟霞已失笑傲  
伴夢寐徒憶溟陽城溟陽城渺何許客歸應念平  
生語相思石上舊精魂萬里蘿龕一燈雨

點蒼山

童軒

點蒼山色何竒哉芙蓉朶朶天邊開嶙峋直上九  
千仞俯視羣岫皆菩蕾夸娥不能移巨靈不能劈  
南風十日吹不平但見雲開橫鐵壁琪花瑤草四  
時開幽致彷彿非人間千年老雪消不盡龍湫六

月生陰寒我欲乘風升絕頂倒控蒼虬凌倒景黃  
鶴仙人招不來目斷蓬萊五雲境

秋江靜釣臨安

王景常

長江西來幾千里白浪飛沅泊天起中有脩鱗長  
比人不入先生釣竿裏先生襟度足與娛直鉤在  
意不在魚要將清風蕩星斗不與怒濤同卷舒昨  
夜一絲蘸寒月今夜一絲拂飛雪舉頭微睨天地  
裂目光夜射蛟鼉窟先生釣竿幾許長先生經綸  
千丈強子陵桐江遇文叔尚父渭水逢周昌江山

正德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

回首應非故世事茫茫難縷殺赤壁天空馮不來  
采石月明鯨已去乾坤上下清絕塵天潢水白結  
冰銀先生有意投竿起歲月無情那待人

判山玩月

判山山上秋月明判山山下秋水清道人持杯待  
明月氣壓素華吞滄溟姮娥靚粧倚碧井照見玊  
瑤幾千頃興來吸盡金叵羅舞袖徘徊弄清影裏  
腸激烈問青天何似當年小謫仙迢迢雲漢望不  
極不知天上今何年玉階桂花下如霰瑤光欲墜

明星爛微霜凜凜沾入衣城上烏啼知夜半

題晴巖積翠壁

玄雲鋪銀海水枯老蛟吸盡天地腴散作春山萬  
朶青芙蓉瓊崖翠谷入幽閭古徑紆縈少行迹木  
末雲收翡翠明林花着雨懸脂滴山中亭子迥絕  
塵亭前車馬如行雲遼東音見大綫管鴈門今有  
飛將軍殊方快意且行樂况復江山元不惡蘆花  
夜素邊塞聲腰鼓春翻太平曲若箇造峯雲霧鬢  
桃花流水非人間東望神州幾千里我欲奮飛無

羽翰

越州回師

龍角虎牙利莫如扼亢拊背猶可屠羗氏彎弧睨  
并鉞子房黃石無良圖軍心一燧噓不起馬尾莫  
緣良可吁南箕哆侈自翕舌北斗含嚙司帝車木  
牛流馬計已遠舞女吹箎威鬼區太虛茫茫不可  
問顛危須藉英雄扶漢室炎精燭天地東壁昨夜  
開圖書文奎文奎爾不神降婁安可尸其居羊胃  
羊腸古何有應昂騎箕今在無畢竟人生總沉陸



觴雀瑣瑣應時須辰參不合匪入力東井五緯行  
同樞五鬼從傍笑我愚韓柳文章時贅餘金星入  
月敵可除弛張有時同馳驅鵬翼扶搖九萬里結  
軫何當西擊胡

滇南郎事 四首

沐璘

自昔梁州域西南路盡通碧雞名岫遠金馬故關  
雄羅婦裙花布蒲蠻臂柘弓

聖恩同覆載處處樂時豐

謾說滇南俗人民半襍夷管絃春社早燈火夜街

遲問歲古鷄骨襖凶瘞虎皮輜車巡歷處時聽語  
朱儁

萬山藏古寨六詔雜諸蠻棘女頭籠帽蕃僧耳墜  
環啖蛇傳土俗屠犬祀神姦更有西戎種輕生賊  
性頑

老稚羶爲服胡夷共一家湯池皆可浴石鼓不堪  
槓土產饒山錫官租半海肥信知南地暖常吐四  
時花

祿脰驛和祝廷瑞侍御壁間韻 童軒

京國雲山遠悠悠入夢思頻年縻簿宦何日是歸  
期魚雁音書省風霜道路遲窓前殘月白起視夜  
何其

鶴慶道中

岩深多險阻馬足正凌兢  
暝雪依巢鳥斜陽歸寺  
僧林踈鳴敗葉澗古積堅冰  
去去無辭遠荒山又  
幾層

乙丑五月五日同諸公遊西蓮池 彭綱

林圃水中央亭臺照水光  
乾坤遺好景日月感他

鄉齒首抽新雨見鷺鷥  
夕陽湖山如有約  
佳節此徜徉

大澤渺何盡  
阡田多種杭  
碧雲招客往  
芳草觀人  
行徑轉林亭  
出橋分野水  
橫賓筵歌舞  
亂山際晚  
烟生

五華山

韓宜可

五華之山山上頭  
俯視東海如浮漚  
豈無四萬八千丈  
亦有五城上  
二樓翠藻影  
落中天曉  
玉柱光含大地  
秋何日相逢  
陪杖履  
西風林外一長漚

除夜呈總兵官

將軍報國赤心長，萬里南驅定大荒。  
不許血腥污劍戟，從教田野樂耕桑。  
角梅調轉迎春信，爆竹聲殘散曙光。  
遙望天東雲五彩，蕃釐端為祝吾皇。

皇

暮春呈貢縣作

重軒

一年春事已零星，過眼韶光去不停。  
風引飛花當硯落，雨添芳草上階青。  
閒愁盡仗詩催破，清夢常嫌鳥喚醒。  
試罷諸生無一事，案頭時檢太玄經。

共德

校文雲南

聶大年

臨川人常州府學教授

羅衣不暖綉衾重銀燭無光睡正濃歸夢萬三千里路寒城一百八聲鐘天涯旅况誰相問醉裏鄉書手自封如此良宵又辜負一池秋水浸芙蓉

至雲南

彭綱

治乘形勝使分司華道亨昌合漢夷綱紀百年瘡郡縣金湯千載固藩維塵消徼外通行旅貢入南中罷出師滇海水平金碧峻斯文謬喜得持麾

嵩明分司

大澤平疇接遠空秀峯峻峙似中嵩  
水山獨擅殊方勝人物應將內郡同  
地暖野花冬亦綻嵐生坡樹晚先籠  
我來問俗逢陽復欲寫風情愧未工

入下關

沐璘

曉入龍關驛路遙東風吹雨濕征鑣  
春寒尚怯羅衣薄泥滑偏憐駿馬驕  
萬頃腴田環海子千年凍雪積山椒  
閣羅霸業惟碑在寰宇于今總

聖朝

秋暮至曲靖

童軒

故鄉何處是并州萬里關山不斷愁野館夕陽人  
獨立邊城秋色水空流宦情每愧陶弘景客況何  
如馬少游一夜西風吹夢破歸心遙寄楚江頭

錦江春雨 大理十景

錢謨 古粵人

花飛洱水雨溟溟萬頃香雲半淺清龍沫細隨漁  
唱急魚鱗亂點浪文輕無聲脉脉催春暮有意濛  
濛暗曉晴遊子惜花晨起看淺紅如剪漲痕生

玉局夏雲

疊巘高依洱海濤星分碁布訝璫琳青天似愛千



峯雪蒼狗長生六月陰不共鶴飛過別墅只從龍  
化作甘霖石田象馬耕耜者歲歲應無怕旱心

洹水秋風

一聲落葉水東頭萬頃烟波大地秋窟宅魚龍眠  
不穩浪花鷗鳥倦難浮漁人釣逐飛蓬去賈客船  
隨逆水流我亦欲從風力便望東吹上

帝王州

蒼山冬雪

壁立初分混沌形盪摩霄漢偃蒼精忽教六出天

花散頰覺千層下玉生  
三穴凍雲凝鷺嶺半空  
寒氣逼龍城誰能傑構從茲住  
獨占人寰一斷清

鴛浦斜陽

菰浦深處水雲鄉  
錦翼雙雙浴晚塘  
波漾菱和鷓  
谷影岸搖夸父鄧  
林光照翮霞彩隨  
歸鷺歛乃漁  
歌罷釣璜極口絕勝  
圖畫裏不妨撫景儘  
徜徉

龍關曉月

鐵鎖神蛟鎮葉榆  
陰精長伴拓城隅  
光連兔搗玄  
霜後影轉烏飛若木初  
似照田文門下客  
尚隨江

泌手中書封人五漏開金鑰鼓角時時送望舒

西峯瀑布

危巔正對鶴關東萬丈嵯峨挿太空消暑不勞三  
伏雨吐涎只掛九天龍聲轟后地飛銀練影落星  
河闔玉琮憶昔許由如見此定知洗耳到山中

彼岸浮圖

古佛飛過洱海東金銀棟宇起蒼穹天生寶界蓬  
萊壯雲鎖松關虎豹雄隔幽人寰塵萬里因依蒼  
頂翠千重阿誰獨棹滄浪去孽火都從到岸空

碑院官梅

古刻苔連鼎鬲深梅花庭院鎖濃陰  
倏看幾樹瑤瑤色都發三冬鐵石心  
萬里湖西來白鶴五更簷外度青禽  
兒童莫把東枝折留與遊人寄好音

磻溪罷釣

隱釣西風渭水濱晚隨落照獨收綸  
得璜豈識非熊兆飽飯能為卧月人  
兩岸蘆花船載雪百年心事釣隨身  
白頭獨自無他伴惟有青山是故鄰

點蒼山

王臣

西望雲屏晚更蒼地靈終古此炎荒山椒入夏留  
晴雪海氣薰風薦夜涼邊徼盡興周禮樂人才將  
擬漢賢良天涯萬里孤臣思常憶當年侍

玉皇

漾備道中

童軒

十載馳驅不暫休又銜

君命到南陬涼蟬細雨踈槐晚疲馬西風落葉秋萬  
里有家恒作客一官多累謾成憂平生事業知何  
在孤負滄浪舊釣舟

判山聳翠

陳遜

名山繚繞向城東，秀色蒼蒼聳碧空。  
霧暗白紗籠翡翠，月明秋水浸芙蓉。  
層岩有路何人到，古樹無枝少鶴蹤。  
每日相看渾不厭，丹青寫入畫圖中。

曲江晚渡

清江渺渺帶平疇，落日橫舟古渡頭。  
賈客停驂呼隔岸，篙師理楫渡中流。  
沙邊鷗鷺忘機遠，岸口輪蹄幾日休。  
聞道往來名利者，宦情離思兩悠悠。

重至臨安分司

童軒

公署睽遠又一期  
一來仍值禁煙時  
闌干漬雨花  
枝重亭館留寒燕  
乳遲無事且謀犀  
首飲有懷都  
寓少陵詩東風可  
是無情甚白雪盈  
頭不肯吹

通海倚雪崖  
先生壁上韻

彭綱

冬溫澤樹綠猶濃  
澤于畔雲根萬竅  
空為怪尾間還

在陸

通海有大等四一面皆山水無所出東南隄有石羣立石隙一孔不知其數每春夏水漲則

從此流泄若篩去然亦尾間之類也知瘴壑慣噓風雲南地多風漢屯

政弛租長負蠻  
吾聲喧水亦窮  
獨有沙門宜此俗

樓臺多少晚煙中

題桂香樓

韓宜可

文昌宮裏桂香樓，  
曾是神君舊所遊。  
紫樹穠花依月窟，  
滿天清馥遍瀛州。  
碧牕日暖栖丹鳳，  
金榜雲深護玉虬。  
欲便焚香覩仙籍，  
姓名今復為誰收。

臨安東郊志

陳晟

知府

種黍岡原綠已稠，  
押秧田隴水交流。  
五風十雨如吾願，  
斗粟三錢定此秋。  
休咎本來徵在事，  
陰晴誰謂喚啼鳩。  
村農處處祈仍報，  
亦為官僚一解憂。

廣通道中

彭綱



滇道林巒翠萬重，短輿時復掠半茸。  
霧盪疑駕滄溟，蜃籐古驚蟠。陸地龍甜苦，二齋憑火種。  
夏秋兩稅指山供，五丁肯受官符檄。應就愚公為作傭。

次江川驛

沐昂

匆匆又過重陽節，正值荒郊霽雨天。  
馬踏青泥過通海，人隨秋色到江川。  
西風落葉迷殘曉，夕照穿林帶暝烟。  
駐節湖南重回首，臨歧無奈思茫然。

臨元道分司題壁

童軒

幾年薄宦走天涯，鏡裏西風兩鬢絲。  
山館月明鷄

唱早海天雲冷，鴈書遲，半生事業交窮。日萬里關山客倦時，愁絕小窓殘夢斷。子規啼上最高枝。

石門關

高澣

金沙江上石為門，日夕雲烟自吐吞。元氣淋漓開混沌，滄波浩蕩出崑崙。巖巒尚有刀磨迹，閣道空遺斧鑿痕。杖策高岡閑吊古，江風山月共誰論。

又

金沙江上石門關，路入浮雲百仞山。千古戰爭勞將士，一朝開拓定夷蠻。高岡築堠烽初息，流水磨

刀血尚殷我愧微官口之化外蕭蕭贏得髮毛斑

洱海察院次韻

朱塗

孔貴陽朔人刑部  
郎中改監察御史

狂風冽冽二陽春迨迨上梅開花弄新萬里邊城寒

特地半輪明月喜隨人關山可越非無路炎海雖

賒自絕塵惆望夷居口幽僻處青松滿野長龍鱗

西峯瀑布

楊光

金華人

千尺下西峯迢迢出街玉龍莫辭山澗遠萬派盡朝

宗

龍關曉月

遠泉

行旅聞鷄發關門住

何曉開一輪雲外月流影尚徘徊

徊

點蒼山

童軒

極目望點蒼芙蓉

倚天闕下有百尺松上有千年

雪

四季小景

韓宜可

春色果何處桃花

路欲迷為言垂釣者中有武陵

溪

濯足向瀘江波流

日東注驚起雙白鷗飛上青天

去

峨嵋晴嵐

邵敏知府

非煙亦非霧澹抹嵯峨石  
停午尚未開紫芝何處  
覓

漾備早行

童軒

流水點曲響亂山重疊橫  
行行天欲曙立馬看雲  
生

暮入永平

青山圍古邑流水帶荒村  
馬首愁雲合山頭日欲

三

三

二

支

昏

夜宿沙水和聞猿

月移枝上影風亂水邊聲此夜郵亭客還家夢不

成

暮至金齒

彭綱

關晚牛羊下城高鼓角清道傍迎候吏馬首拜諸

生

過浪穹峽

幽花懸石壁流水瀉雲根亭車試相問只恐是桃

源

宿觀音山驛

溪聲泱泱流水葉蕭蕭下  
離人耿不眠寒燈照長  
夜

宿鄧川驛

風走落葉聲山犬吠  
不巳披衣夜出戶  
明月照溪水

南安分司

陰風射紙窓燭影半明滅  
四野無人聲寒猶灑霜

月

姚安分司

吟人夜未眠  
迢迢漏初永  
起步山月中  
踈枝露猿影

捨資驛

千山萬壑一亭空  
瘴雨初消熾日烘  
為問催歸是何鳥  
聲聲樹裏歎東風

漾備道中

嶺樹摩霄麥浪吹  
却看山色映朝曦  
溪頭負載同



魚貫盡是松明與獸皮

暮至寧州

童軒

寧州日晚少人行風景蒼蒼感客情村落渾如寒  
食節野花無數上墻生

桃源戍

彭綱

瘴壑腥林隔日光妖花毒草鬧溪傍土人出入多  
持弩邏卒尋常謾架梁

隆慶關

嶺頭山腹樹如雲磴道真看在紫坑爲被得名驅

至此林間啼鳥不堪聞

夜宿和摩舊站卒家

群山並峙石爭奇如戟如人夜可疑  
白首驟馳緣底事寒衾又恠戍鷄遲

姚安分司謾成

樟山處處是蠻村着木淪樵長子孫  
惟有漢兵少休息椎脂剥髓困多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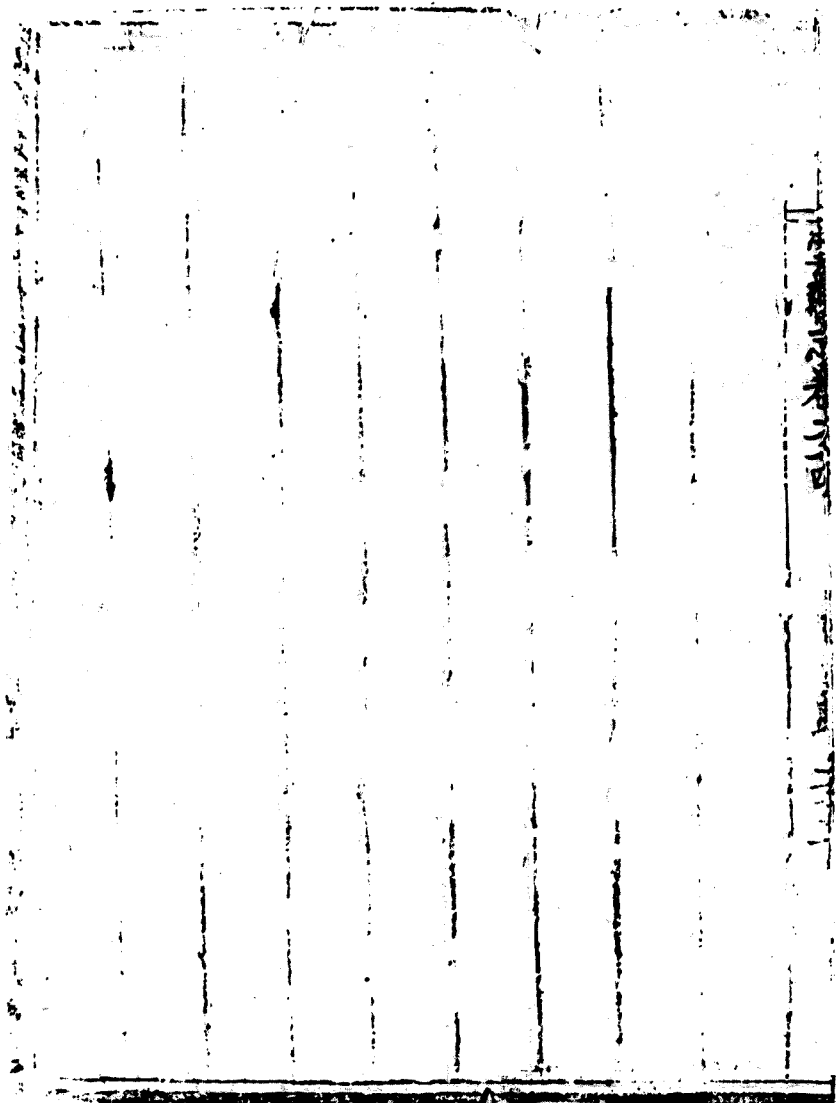
自鎮南州趨姚安府途中即事

一置過來一埃連千山萬壑少人煙  
不緣

王上元無外安得來遊日月邊

雲南志卷二十四

文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identifier, located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雲南志卷二十五

文章三

銅漏銘并序

張統

雲南古西南夷地勢既偏晷度必差故觀天之器  
當極精緻則民事早晚所關始免疑滯更譙銅漏  
先總兵官黔寧昭靖王屢嘗致意而工不稱事嗣  
侯襲總方面既得良冶遂繼先志克成茲漏銘曰  
羲和授時以象觀天有二曜與天周旋太陽主  
晝太陰主夜盈縮永短寒暑代謝何以則之置此  
嘉量水注箭浮時乃無妄勿輕杪末歲功所起差

之毫釐謬以千里支干縱橫陰陽消息天人吻合  
視此爲則四民之業各守程矩利爾出徂安爾寢  
處東作西成不愆不忘庶績咸熙家用平康藩臣  
施政能知其要九功斯勸茲噐之妙

敬思齋銘

并序

張適

子宜号人魚  
課司大使

洪武二十五年冬西平侯沐春受

命嗣鎮西南方文武僚屬暨軍士黎庶遐邇異族踊  
躍忻忻咸以先王恩威所及靡或有間夷方晏然  
十又餘載

道永保

皇上之休命吳郡張適預聞其說敬嘆敬服遂述其  
意作敬思堂銘銘曰人身宰心心官司思酬酢萬  
變孰綱孰維惟心舍理理必有則惟理制事事靡  
或失曷以燭理匪思弗得曷以致思主一無適正  
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精思理無一緻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理燭力行事詎弗濟惟我賢侯世德作  
求既嗣顯位允績前脩爰作敬所毋敢或怠惺惺  
警斯天君恒泰真積以思理詣其極措諸庶政夷

方咸謚朝思夕思怵惕戰兢如度短長如衡重輕  
常諭其屬咸慎敬德凡百在官各勵廼職始終弗  
渝德功日懋竹帛鼎彝書銘不朽

平雲南頌

王景常

聖天子之御大歷服也維清緝熙載敷武功盪攘羣  
雄混一函宇于是偃武脩文與民休息雲南弗庭  
遣使招之遇害洪武十四年秋

皇帝若曰天厭元德土宇瓜分朕奮起淮甸爲生民



聖天子復以胤侯爲我楨屏吾其永享侯餘恩數月  
侯益自惕厲精廢政克紹前烈燕居則披經閱史  
講古今政治得失亶亶忘怠顏其堂曰敬思每朝  
望登僚佐諭所當行式誘勸勉諄諄懇至又若曰  
昔我先王祗受

皇上明命帥師振旅定茲夷土兢兢業業恐帝亮  
重寄殫厥心罄厥慮慎乃敬德用康保民夷方  
服暇則講太極圖西銘以勵聖賢學民咸感化  
知禮義予弗克肖無以嗣先德敢不作敬所以

似先人惟人厥心萬理所舍酬酢萬事而靡有  
失以其有當然之理思則得之不思弗得尚惟  
心主一無適懋敬納繹庶得其理之當而事是  
宜是故日與物接莫若於視聽言動知其然必有  
所當然如視必思明聽必思聰言必思忠動必思  
恭非心主一能得其當然乎古先聖周公思無  
王施其四事有所不得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  
得之坐以待旦其敬思亟行若是况非聖乎曷莫  
柰何弗懋敬厥思尚願羣佐咸勵敬德以進我

請命麇戰番易江漢以清捲旗東指吳會電掃皇  
天眷命正位

宸極爰整六師北定中原河南山東不戰而下元君  
北跳九鼎南遷秦晉景附蜀關洞開兵不頓刃今  
雲南慕爾之地犬羊相保梁王栢匝刺虎爾密戕  
管我信使憑陵我郊保若不及時盪一何以答上  
天之眷慰黎民揆來之莖哉乃命潁川侯臣傳友  
德西平侯臣梁英永昌侯臣藍玉等將鷹揚虎賁  
之士凡三十餘萬騎萬匹聲罪致討七月禡于龍

江樓船蔽江旌旗亘天水陸兼進星流電邁既至  
湖廣分爲兩軍大軍道牂牁踣夜郎平普定奇軍  
繇羅佐關擊可渡河奄至曲靖疾若風雨所向輒  
克土酋蠶屯獸挺莫敢格者未至白石江十許里  
大霧四塞亮司徒達里麻拒江自固我師輕騎長  
驅掩其不備先命千騎從上遊草山襲其後平旦  
大兵涸水徑渡達里麻麾軍布陳未成列我師徑  
前奮擊其陳遂亂達里麻走陷於淖生擒之俘斬  
將校若干人雲南兵大奔乘勝逐之征南分軍擊

高撤東川敗蠻四萬僵屍蔽野遂通大渡河奇軍  
至西平永昌兵大兵徑趨雲南梁王聞敗棄城  
走晉寧飲酖卒雲南平自出師至是凡百餘日得  
府戶若干戶若干爲牛軍實無筭承制建官大軍  
鎮焉明年分兵不入理下金齒下臨安元江凡雲  
南故境皆郡縣矣又明年遣間使降車里降緬降  
八百歲以壤奠貢洪惟天兵不浹十辰東抵祥河  
南著交趾西踰吐蕃北界神州幅員萬里悉臣悉  
妾何成功之速哉蓋

皇帝文武神聖敷爲春暉以肅爲秋霜綏之以仁摩之以義混混乎內之于表和元氣中使其民熙熙以翔皞皞以羣得觀中州文物之懿太平之樂而不知沐聖澤之深也上自漢唐以迄於元羈縻而已乃今維持鞏固與內地以可信乎王者之無外也又明年班師振旅定功行也只諸將以下皆進爵有差於乎古之有盛德大烈以形諸歌頌皇風興大雅作草茅微臣不敢多讓臣景常謹稽首頓首而爲

頌曰

皇明御天統有萬方際天蟠地武功煌煌三辰耀靈  
海宇寧清叶氣嘉生蒸爲太平蒸茲蠻方稔蕞奸  
兇恇恇穰穰以襲天常乾坤之量海嶽是包披昏  
而狂誕敢叫呶呈赫斯怒爰整元戎吉日載戒車  
攻馬同於鑠王師暨暨桓桓天討是將震懾百蠻  
兵無留行勢若迅雷日星晦霽江海沸騰鷹揚曲  
靖俘彼統酋征虜所指載敷天休戰不貪殺殺不  
却降斥原疏旆以迄用康大憝聿逋筐玄筐黃拓  
禹之迹維周職方表方建官綦布星分位位大城

以奠其民封不脩蛇以變以化昔也猷偷今爲騶  
虞載駟載伐戈鉞不脛南金犀象罔取弗庭九比  
南功將臣僉同維一乃心上明

帝聰大烈之尾超漢軼唐風霆流形天地翕張會期  
清明聖化基之萬國一統坐而釐之草茅微臣作  
此頌馬武功告成

天子萬年

金馬山賦

劉寅

人

薦收炳靈房星聚精超鴻濛而合秀條凝結而成



形此金馬之山所以直嘗陬而莫昆明也歟在昔  
神禹受命爰分九區表嶽鎮之崇崇隔方維之頓  
殊有岱有華抗東西以屹若曰衡曰恒界南北而  
截如曠哉梁益併包坤隅功不假於䟽鑿地獨鍾  
乎膏腴起層巒之嵯峨控南滇之故墟嘶唳訝之  
出谷駕綿邈之方輿造父固莫施其銜勒王良亦  
難範以馳驅觀其蔓草垂駿尖峯批耳白月懸瞳  
青松掉尾瀆赤瀆以湛露流汗溝之邈迤鑄莫特  
乎棠溪產非資於麗水形類騰驥之騏駼勢似振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三

十一

麓之驟駢過日影之湏臾磨蒼旻於尺咫追夫噓  
氣成雲噴沫起風障泥炫熒熒之彩霞輦綬統煌  
煌之流虹迅雷張其猛烈疾雷助其威雄鴻甘澍  
以注下刷卷毛之蒙茸疊嶽益翠巔崖增紅洞靡  
啓廡開之弘敞鶯聲響和鸞之玲瓏萬騎仰觀而  
辟易羣夷睨視而驚冲至於岌葉歸巍岩荒茜萃  
或奔如驚或驟若突峻拔天脊峭削風骨蒼蘄森  
奕隱嶙嶮鬱有橫亘于百里擬長城之矻矻是宜

拱

帝京之尊嚴障大藩以寧謚也或有野老詰余而言  
曰子徒見其小而不窮其大知其名而不究其實  
吾將為子陳之玄黃肇分氓生蚩蚩若魚若蟲無  
識無知聰明間出命為君師立一代之典章成四  
海之雍熙嗟惟此邦視為外夷境荒荒而泯泯水  
漫漫而瀰瀰姚妣置之不即顧問商周鄙之不遑  
保釐裨昏迷而弗悟竟以靡靡於侏儻楚命莊躋略  
地遠來自王於滇顧瞻徘徊君臣之分以定天叙  
之典未諧漢武奮志勞民費財命張騫而遠出弭

使節而虛回亦有孝宣不務大體慕神怪之恍惚  
行禋祀之瀆禮王褒馳騁而西上僅致一奠而乃  
已遺祠廟於崑阿謾冥搜而遠紀唐畏嗟顛之跳  
梁宋限大渡之涯淡元雖小康亦何足齒猗歟  
皇明撫有萬方聖武神文巍巍堂堂既底寧於華夏  
遂有事於戎荒

命矯矯之虎臣揮天戈而太昌揚直指雲南掃除樓槍  
截長鯨之鬣鬣剗妖狐之肺腸顯允黔寧和勇忠  
良威已施於戡定思復垂於胥臣化強梗為禮義

變雅卉爲冠裳揖讓之風濟濟絃誦之聲琅琅紹  
述前烈適有惠襄招携貳以誠信鎔頑器以慈祥  
國公繼之綱紀益彰載平安南功業彌昌總制仁  
賢淑旂綏章來鎮來臨克柔克剛致遠人之盡服  
邁前哲而有光俾金馬迥然而特立與碧雞相對  
而相望小姑息之宋元陋怯弱之漢唐夫然後知  
皇明之盛德冠古今而莫並紀昭靖之殊勲垂悠久  
而不忘余聞其言拜跪嘆嗟遂爲之歌曰金馬之  
傍兮有稻有秔金馬之陽兮有郭有城臣旬宣其

善政兮民勤事乎農耕咸矢心而弗渝兮願永享  
夫千萬年之太平

黔寧昭靖王廟賦

爰有客兮泛滇池過雲津登危樓之華構步嚴城  
之崇闈聞闐闐之喧喧騰頌聲而云云誇元戎之  
偉績借昔賢而並論煥王封之烜赫儼廟貌之崇  
新於以見

朝廷報功之禮盛於以見士庶慕德之心純此黔寧  
昭靖之廟所以肅邊夷而鎮坤垠也客乃整衣冠

端儀容翼翼而趨必敬必恭啓門扉之敞豁交行  
馬之橫縱歷阼階而緩進告祀人以潛通焚椒蘭  
而致奠仰拜跪而雍雍仰觀俯視怖愕驚冲光閃  
爍而耀錯影惚恍而矐矐歘然而雲淒然而風靈  
軒彷彿乎降格神馭依稀乎迎逢羗變化而匪測  
脩齊具乎西東簷牙吸漢觚稜摩空飛猿舒翼懸  
梁垂虹獸環鏤棠溪之金魚鑰容首山之銅四壁  
堊白六牕丹紅巍巍堂堂隱隱逢逢星拱櫛比弗  
克殫窮夾道旁起繩斯直也周垣縈回矩應則也

堅砥鱗次瑩一碧也萬瓦參差耀白日也左出右  
入森羅千旌前擣後擁異狀殊形鼓雷動而闐咽  
旗電掣而晶熒宛轉廊廡蕪炭業棖楹直欄捲霧忽  
偷而晴曲檻霏煙乍晦乍明久佇立而喟嘆竟莫  
知其始之所以起而終之所以成祝人於是領容  
就席啜以芳茗啖以珍食徐而語之曰思昔元季  
頃洞搶攘六合塵飛四海波揚貪狼恣其奔突猘  
陰逞其跳梁民溝轉而罄殞野荆寒而榛荒腥血  
汎于川原哭聲徹乎穹蒼猗歟



祖皇龍興鳳陽蕩滌羣光綏寧萬方建九旒之旗幟  
揭三辰于太常衆雲合而景從擁戟盾之煌煌王  
時幼齡失恃與怙謁見濠梁泣拜而訴

祖皇眷愛重瞳數顧子之育之若父若母年甫逾于  
弱冠俾即事于戎伍由帳前之都尉統親軍于廣  
武守京口而敵斯遁取閩溪而道無阻友定旋踵  
而被擒東甌即時而就敘撫鎮關陝德洽威布總  
裁督府政脩事舉

祖皇曰咨汝總六軍北出朔漠西逾崑崙迺征彘于

二學傳卷之三十一  
一  
二  
迺平納隣是伐是肆以柔以馴於焉渡流沙之渺  
漭於焉歷賀蘭之嶙峋援天戈而奮擊截長鯨之  
脩鱗毳裘喪魄得寧亡寇拓土地於窮邊膺

寵命于嚴宸

祖皇曰吁封汝以侯汝平西土其功獨優名實相副  
禮待宜周階榮祿而勛柱國授鐵券而錫圭自期礪  
山而帶河享無疆之維休

祖皇曰噫西平汝前維元之孽根據于滇戕殺信使  
長惡不悛顧大統當混于一念

咸悅其來蘇鶴慶麗江從風而順附三營石門刻  
日而剪屠氐羗聞聲而惴惴夷緬入貢而于于遂  
取茫部收烏垣足羅次平江川疆理盡于邊陲旬  
宣極于海陔

祖皇曰俞振旅班師征南韶戈而來朝西平留鎮而  
保釐迺定田賦迺辨土宜勸民以耕不奪其時摧  
強拯亂扶顛濟危殪浪穹之逋寇斬摩沙之叛夷  
戢鳥路之山蠻降越州之阿資三部恃險而縱暴  
密即憑堅而逞威芟除殄滅噍類不遺者滿矣情

鷓鴣張于巖壁草芽之傲霜逢爾殺而就美夫何平  
緬敢作冠雲擾我定邊是燔是掠爰整部曲爰比  
斧鉞直赴景東斷彼喉舌流矢發而四面風動飛  
礮激而一道路裂左爪右牙力戰勇決用十犖千  
以一當百衆象驚奔而駭走羣夷僵仆而踈蹶梟  
賊魁之兇首戮惡黨之妖血麓川雲開而杲杲金  
沙浪靜而怙怙既心悅而誠服貢琛贄而靡絕還  
旆滇陽築弓戢戈屯開萬頃之菑畬益煮白井之  
鹹澁既殷既富以漸以摩廣黉堂之渠渠增泮宮

之城峨遶邊民之俊秀日就學而切磋椎髻典禮  
讓之風閭閻聞絃誦之歌敷

朝廷之至仁納烝黎于泰和是知政治貴乎有恒辭  
令尚乎體要必務講明性理研精道妙叙典禮以  
昭晰明彝倫以烜擢鑄周子之太極立穹碑於孔  
廟探西銘萬殊一本之幽微發行義誠意正心之  
閻奧尊崇聖賢之正學敬信周孔之名教然事業  
雖在乎人爲而壽筭實關於司造隕大星於霄漢  
馳駟騎而奔告哭旬若之或首痛部落之將按六

街罷市嗚咽載道訃音指期而

上聞

祖皇輟朝而哀悼遣禮官而致祭殺行人而宣告挽  
柳車而趨路豎丹旌而前導柩至京師千官素縞  
褒以黔寧之封謚以昭靖之號命冢嗣以襲爵示  
非常之顯報雲南父老叶謀同辭請立廟以奉祭  
揆於禮而當焉

祖皇曰都經始勿遲凡百所費官與給之聞令下而  
即事差穀旦而定基民子來而赴功不少緩而後

期梓人運紳尺而度量匠氏操剗而斷斷榘  
豫章積如山嶽衆役具興羣工皆作築之登登約  
之閣閣薦址密以文礪厚墉重以堅壘閱歲告成  
輪然奐若抗碧雞之嶢巖儼金馬之崇寧秋嘗冬  
烝春祠夏禴麗牲及時薦新以朝陳豆籩而設鼎  
俎吹笙簧而舞羽籥藹藹融融之和氣興萬姓而偕  
樂福慶之沅覃及後昆徂征矣南用集異勛節制  
都閩西虜咸賓父作子述炳烺一門赫赫乎唐朝  
之李晟昭昭乎宋室之曹彬宜並書于信史傳萬

古而不漚烟贊

聖朝之基業與天地恒久而常存客聞言再拜起而  
作歌曰桂龍莖兮芬芳花續紛兮正秋黃王之神  
兮戾止懌我民兮悅以喜藝沉檀兮寶鼎滌尊疊  
兮明水參鸞鶴兮遨遊上崑崙兮下瀛洲飲夕露  
兮餐朝霞弼亮玄穹兮護佑

國家妥以安兮鞏以固

聖化浹洽兮遍邇典遊澤延兮後裔包羔羊兮祀百  
世宜賢孝之雲仍善承承而繼繼

志二十五



雲南志卷二十六

文章四

唐

奏省罷姚州疏

張柬之蜀州刺史

姚州古哀牢之舊國本不與中國通前漢唐蒙開  
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  
置永昌郡以統理之稅其鹽布羶蜀以利中土其  
國四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進貢歲時不缺及諸  
葛亮死五月渡瀘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  
遣其勁卒以增武備前代置郡其利頗深漢以得

利既多歷博南涉蘭滄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  
人愁怨行者作歌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  
蘭津渡蘭滄為他人漢得其利人且怨歌今姚府  
置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且縱且擒之  
術恣情剝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遂成嘯聚姚州  
本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  
郎將劉惠叅軍李稜並沒于蠻司馬成琛請於瀘  
南四鎮上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  
息伏乞省罷姚州使隸萬郡歲時朝覲同之蕃國

於瀘北關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

元

諫伐西南夷疏

陳天祥

南臺御史中丞

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蕃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為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

况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  
有比閔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  
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  
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為或諸蠻遠  
道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  
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  
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所費可勝言哉  
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  
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正師與

爭一旦之勝負也為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欬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莫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又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離怨猶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想威蕪濟功乃易成若復含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

平雲南碑

程文海翰林學士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內外雲南秦漢郡  
縣也負險弗庭乃憲廟踐祚之二年歲在壬子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  
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  
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為  
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  
十月過大渡河上率勁騎田中道先進十一月

瀘所過望風歎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  
薄其都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為固國主段興智及  
其相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  
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中城中  
宵潰興智奔鄯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以徇分兵  
略地所向皆下惟鄯闡未附明年春留大將兀良  
合解經略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鄯闡得興智以  
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  
都收特磨溪洞三十六金齒白夷緬中蠻國皆相

繼納款雲南平列為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  
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百二十八萬  
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書省於中慶  
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建言所領  
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  
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聖明同於方夏幼長少老  
怡怡熙熙皆自忠其徃陋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反  
此惟點蒼之山嘗駐驛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  
臣民永永瞻仰於事為宜上書以聞制曰可以命



詞臣臣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生生之意恒寓于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溫灑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輯終釋其主弗誅烏辱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斯乎今陛下建中和之政允以繩祖武厚生民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

承無遠弗届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倦  
倦以光昭令德為請其知為政之本也已漢世宗  
從事西南夷天下為之騷動蜀民咨怨喻之諄諄  
鑿池蒞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  
行寫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  
世猶誦之至今其視跋履山川而濯其民而納于  
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點蒼皆其山之  
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所畏焉耳今也  
鐫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煒煒與世無

極豈惟足以震百夷榮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神與嘉賴之嗚呼盛矣哉臣事先帝蚤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不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而系之以詩曰於皇惟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嗟日寒以暄粵西南馭水駛山首風霆流形氣交神州跋息蠕蠕勾萌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跼鷲繫誰之恩聖祖神孫武烈文謨渝祓生存既有典常彼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為要荒點蒼蒼蒼禹跡堯墻井鉞參旗終夜有光威不

遑顏作善降祥嗟爾耄倪視此勿忘

賽平章德政碑

趙子元

蔡人

嘗謂名者實之對實者本也名者末也益求名而  
得名者名愈衰不求名而自名者實愈著大凡習  
者所為貴於無迹雖欲不顯其名而名有不得而  
泯者是皆實之著也榮祿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賽公本烏孫國師之後早遇太祖功  
聞五朝政事舒徐德量寬大不求名而名自顯誠  
得宰輔之體即其本而觀之其於實之功者可謂

至矣至元甲戌帝乃嘆曰雲南勝地極在邊荒自  
朕親臨率兵歸附迄今役屬二十餘年撫恤之心  
雖切於已而下民之志亦尚未安今欲得人以革  
其弊公奉天子命鎮諸夷藩以納速刺丁月忽乃  
為斷事官楊璉為左右司郎中塔木丁為員外郎  
梁曾侯瑞為都事所司之土東接宋境西距蒲甘  
北抵吐蕃南屆交趾地方千里者五總隸一百餘  
州凡二十餘路皆公之所攝焉是歲七月抵大理  
下車蒞政風動神行詢父老諸生利國便民之要

中慶大理兩設提舉令王榮午趙子元充其職中  
慶首建文廟蕝祀於春秋二丁仍收置儒籍識者  
度公之心皆謂學校之事似乎寬緩公臨事之始  
而先之者何也殊不知國家政事典則紀綱法度  
軍旅刑措之事未嘗不自文學而始今公先其所  
當為而為之使南方之人舉知風化公可謂得實  
之本矣繇是省徭役招散亡恤鰥寡興儒教備水  
旱災禮接賢士削去冗官建屯田制楮幣設路食  
以待勞民薄征稅以廣行旅饑寒者得以衣食流

散者得以撫綏允興利害之事知無不為與夫  
建省堂築驛館導水治橋興市井皆候農隙以  
使民民忘其勞允結怨於己者公悉以恩待之忠  
厚之風洋洋盈耳當時號為易治十二年冬羅槃  
甸蠻自昔聲教之所不及者擬險恃愚屢逆使命  
公乃徂征傳於城下我師四圍其勢欲破謂諸將  
曰攻不如德降諸將曰蠻夷不可以仁義化乘  
勢而攻殄無遺育必無後顧之憂公曰不然我聖  
主好生惡殺之心臣下體而行之職也數日城果

下諸酋長各賫金馬幣帛以貢公命僚佐郎中楊  
璉安諭以西餘城和泥諸部望風屈膝十三年秋  
遣使賫檄招誘廣南溪洞是時懷士貴及左江李  
惟屏右江岑從威等二千人各執土物納款公以  
新降不受降者拜首再三僅受以領其意及歸濃  
賞厚祿以旌其勤是歲廣中降者八十餘州籍四  
十萬戶東招靖江南開廣道不勞一矢而安定十  
四年春蒲甘遣大將釋多羅伯副以裨將五人士  
卒象馬以萬數計剽掠金齒金齒飛書求救公命



萬戶忽都總管段信直等釋圖而蒲兵始解自後  
蒲甘不敢犯風金齒得以安者皆公之良計也初  
昆明也口塞水及城市大田廢棄正途壅底公命  
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張立道付二千役而決之  
三年有成噫嘻公今之治南詔亦猶昔之治西秦  
也長安之人曾勒碑以記其德公之用心可謂至  
矣經綸既緒凡有功於王事者公遣使聞奏朝廷  
莫不稱旨擢阿魯與納速剌丁為雲南諸路宣慰  
使都元帥楊璉為宣慰使副都元帥月忽歹忽你赤

向合八失為招討使愛曾為宣撫使總管段信直  
 等特加恩賜張立道為中慶總管各賜虎符金銀  
 符宣勅者二百餘人以旌其功傳曰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嘗論名實之辨而  
 有感於公故公能開疆湖土於不毛而不能勒勳  
 於銅柱使南荒之人咸肺腑而不能繪像於

公朝此公之所者實所不能者名也是以

何武居官無赫赫名去人皆思之蓋公之治貴

不顯而名自定是皆精誠實德有以動民心而

不在於求名之迹者有以然也公之實蹟已昭著於宇宙雖紀之金石歌之聲詩未足以發明其萬一而公之名雖三尺之童亦知之又何待之揄揚而後顯哉然國人不超甘棠之詠似有愧於召公黃童不為騎竹之迎豈無慙於郭伋吾儕小人會本逐末釣名干譽視公寧不愧邠邦人父老感公之德銘之琬琰以示不忘銘曰公實在己公名在人已既無嫌人何足詢為政以德澤民以仁南方生齒親之若親遠人向化臣其未臣昔號難治公

來舉醇豐功偉蹟南詔西秦追之金石永示無垠

創大理文廟碑

趙傳弼

大理路儒學教授

吾道與天地並穹窿而司乎覆者天也磅礴而司乎載者地也無聲無臭不識不知默然運乎其中者道也道之於天地故日月星辰協其行風雨霜露若其序山川草木安其常飛潛動植遂其性皆聖人贊化於其中禮樂綱常彙倫風教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目燦然彪炳可舉而行此所以今天地未全之功傳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  
不覆憐者是也繇此觀之覆天載地者又吾道之  
功歟雖然道固可以範圍天地非學校何以昭明  
斯道哉古昔聖時治隆於上俗美於下及周之衰  
學校之政不修吾夫子出振木鐸之音宜杏壇之  
教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綱維吾道於萬世者  
豈止言論文字而已哉厥後焚於秦火慘於儒坑  
况於學校者乎逮漢之興置博士求儒雅祀孔子  
以太牢廣賢路以遊學唐武德中始建國子學立

孔子廟高祖釋奠焉其他三國六朝之典禮未有  
若是之盛者及五季不綱憲章律度或幾乎息矣  
繼而周程張朱之巨儒背項相望而出首尊孔道  
廟貌天下太極具圖白鹿示訓發前聖之所未言  
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此吾道剝而復否而泰也洪  
惟天朝域混車書遐馭荒服靡不臣僕惟南詔龍  
馭親臨耿在帝心民必蠲其徭農必利其本軍必  
重其賞官守者必厚其俸有君如此臣恐負之至  
元乙酉之春雲南諸路行中書省議恐南方之人

逸居無教風聲氣習永流於夷毳繇是聞奏朝廷  
令各路設教官建儒學帝嘉其言中奉大夫恭知  
政事郝公分政大埋觀山川之雄麗甲于西南寔  
為是邦都會之地喟然嘆曰帝意美矣學校建矣  
儒教弘矣惟吾夫子廟貌未興而宗師吾道者莫  
知所自于是首祈已俸延僚寮而集議之其誰曰  
不然是時宣撫同知趙好禮檄使是邦力襄厥事  
亦傾行篋以資其不足憲僉張貞負外賈天佑與  
焉卜廟地于省治之東禾營之始荆榛塞途坎窞

沒脛公在心為志以身即先鄉士從庶民從以為  
自古絕無而僅有者乃鳩土工命梓匠委前路  
經歷段興董其役遇荆榛而薙之坎窞而平之不  
日而基乃成掄材陶瓦安礎植木大殿兩廡成于  
乙酉之冬三門耳墻畢于丁亥之閏聖像堂堂從  
祀穆穆每遇春秋二丁告朔既望僚屬學官諸胥  
弟子環列于殿堂之下禮畢明經觀者如堵於戲  
盛哉此王化自北而南也且南詔本哀牢夷之後  
其為國也方處虛離人或聰達禮樂衣冠皆未得



其正也。當今大理，初脩學廟，使舊染之俗咸與維新。此嬴秦之所絕，無漢唐三國六朝之所未見。是皆大叅中奉郝公之力也。昔魯公之作泮宮而詩人頌之，文翁興蜀學而史官書之，此人情之所願聞。今昔之所喜談而樂道也。傳術學淺才，踈路窅命，爲之記叙事之成職也。義不可辭，記之以銘曰：仰之彌高，點山蒼蒼，資之也深。洹水湯湯，迺作泮宮。厥位孔陽，大叅郝公力爲主。張土工梓，人躬親較量。乙酉之冬，大殿兩廊，丁亥之閏，三門耳墻。天

啓斯文萬古素王道由東曾教被南荒杏壇爰歲  
木鐸載揚聲名文物禮樂綱常昔吾未見今焉可  
望使被毳裘化為典章儒行舉醇與進互鄉廟貌  
之尊山高水長於燦灑掃悠久無疆

本朝

黔寧昭靖王祠堂碑

王景常

德足以昭三辰勲足以靖四垂故能翕張皇猷揮  
霍幅員乘大化以控揣與天地而俱存生為人豪  
歿為明神理之常此是以先王枚舉以作元祀也

非惟褒德顯忠蓋亦示神而明之之誼焉若馬援之於漢張仁愿之於唐賽典赤之於元其人雖死其功烈在人千載一日語云大功必百世祀茲其近之有若黔寧昭靖王之茂實比之數公實有過焉尸而祝之斯古道也夫聖人作而大命集必生應鼎降嶽之佐以開其休以邁相我家邦是豈偶然而已哉按王諱英字文英姓沐氏鳳陽之定遠人元季天下難作王在童穉喪所怙恃時

皇上龍飛鳳陽往拜于門

上奇而育之既長機敏過人數從征伐終日侍側無  
戲色亦無惰容弘量孝恭出于天性

上益奇之茲欲試以事壬寅授帳前都尉出鎮鎮江  
焯有聲績甲辰除廣武衛親軍指揮軍府肅然異  
加昭勇大將軍廣信衛指揮使軍府益律戊申春

正月

上即皇帝位改元洪武既定鼎命王從征福建禽元  
平章陳友定三月復王姓鎮建寧三郡三年陞鎮  
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榮祿大夫同知大

都督府事時天下兵樞交壅治出聲生稱

上意旨

中宮尤屬望焉九年乘傳繇陝右抵熙河布德澤康  
遠人事有不便更張以聞明年副寧河王總大兵  
征蕃部西渡黃河略川藏耀兵崑崙轉戰千里俘  
獲萬計班師論功封西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  
鐵券勲在盟府若曰朕昔于汝無異汝父汝今世  
有茲爵守乃宗桃以責乃祖父無忘朕命教之哉

又明年八月拜征西將軍將兵征西蕃降元萬戶  
乞失加三副使舒朶兒只何烏都兒人卒二萬雜  
畜二十餘萬平朵甘納隣七站地數千里十三年  
以陝西兵征和林元國公脫火赤等略以集乃渡  
黃河回賀蘭涉流沙偵報去穹廬五十里王分爲  
四翼自以驍勇衝其中堅銜枚夜薄其營脫火赤  
愛足全部皆降明年引兵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  
寨平四郡過驢駒河鹵汀院李宣還京副征南將  
軍統兵征雲南緣沅出羅鬼攻普定下之攻普

安又下之轉戰而前元梁王柏匝刺尾爾密以司  
徒平章達里麻軍曲靖會大霧咫尺不辨兵壓白  
石江兩軍相望征南欲濟王曰我軍遠來利在速  
戰然步卒未集不若以計破之乃陳兵陽若渡者  
遣奇兵從上流濟草山出其陣後為疑兵元軍見  
之陣動王麾軍泅水元軍亦却陳我師既成列鎧  
丈鮮明彼皆奪氣大戰自辰至晡蹀血膏野王率  
鐵騎撞之出而復入生擒達里麻元兵大敗俘二  
萬人僵屍相屬乘勝蹙之勢若拉朽梁王棄城走

自殺收其金寶列衛屯守諸部皆納款唯大理不  
下王率兵攻之段世據龍尾關關險王分一軍夜  
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黎明王擐甲執兵亂流  
攻關關不守傳其城遂攻之城潰擒世永昌鶴慶  
會川皆平間使下車里下緬不浹十辰雲南底定  
夏王與征南分兵東平烏蠻餘寇諸部謂王師東  
下復叛夷孽二十餘萬圍雲南城幾不支王聞以  
銳師萬人馳救之虜拔營宵遁時曲靖永昌皆失  
守王次第復平之事聞詔征南班師王留鎮二十



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三月緬思  
三十萬衆寇定邊東川廣西徃徃遙應之  
衛兵三萬禦之剋日會戰蠻用象王分軍  
曰聞吾砲聲大衆齊入初風從賊來砲發  
順乘風縱砲象皆股慄三軍夾擊之聲震山谷殺  
其首將刀斯郎斯郎埋蠻師大奔斬獲萬餘人盡  
獲其象馬軍實思倫發遂附秋七月東川平冬十  
月廣西平誅者滿矣情俘五千餘人明年平越叛  
阿資冬朝

京師錫宴

奉天殿賜金銀楮幣繒彩以萬計尋還鎮

上愬曰汝在鎮朕無西南之憂二十四年阿資復叛  
王親擊之有

詔命王還鎮以僉都督何福為平羌將軍討之阿  
資來降秋遣使招八百八百入貢明年夏王薨于  
正寢軍民罷市巷哭訃聞

上哭之慟追封黔寧王謚昭靖王在鎮十年初內訌  
外攘人卒流亡內無宿儲外絕餉運王分軍墾田

九十七萬畝且耕且戰招撫携貳敬賢納士不吝  
資予民始知有生雖連歲用師而陽春煦育之意  
常寓于霜露冰霰之中遐邇習聞皆覩天日山川  
草木相生懋豫與嘉賴之其功德之盛古所未有  
也民夷念王不置合辭請于

朝建祠報可俾王之胤子今西平侯纂其任從民望  
也又按祭法古之通祀者五曰法施于民曰以死  
勤事王無而有之載祀百世此其肇歟祠作于堯  
之後二年十月乙未成于明年六月己卯允為楹

若干行馬列戟不侈不踰遵憲章也既成享咸請  
紀於石以垂無極因作迎享送神之詩俾歌以樂  
焉

大明麗天萬國明赤符飛騰策六丁惟王翊運天降  
精身薄日月騎斗衡坐張天弧搯撓搶助

帝駟伐基隆平氣壓崑崙盪滄溟出入星緯無留行  
勁涉溟海縻長鯨長鯨既殲波浪腥龍蛇走陸殺  
氣橫噓陽吹陰孰敢嬰文經武緯光晶熒手搢元  
會歸虞廷上騎箕尾為列星

帝錫侈封王黔寧河山帶礪分漢盟堂堂遺像夾兩  
楹神光夜夜飛爽靈盼望布瀉通香冥琴麗颯咎  
從兩旌倏焉如雲搏紫清八衝鏘然韻流鈴春秋  
報事垂千齡

定遠忠敬王廟碑

王直

吉水人吏部尚書

古之人臣有大勲勞於國者生則疏爵以貴之於  
其終也則必有廟祀之禮焉所以崇德而報功也  
然非子孫之賢而能脩其制成其禮者蓋鮮矣我  
國家之臣之有大勲者鳳陽沐氏其一也沐氏之

先日黔寧昭靖王早受

太祖高皇帝罔極之恩長而奉命征伐功烈赫然著  
在西土於是封西平侯作鎮雲南既薨而進王爵  
享廟食長子春嗣侯薨而王繼之王諱晟字景茂  
器宇宏深性質嚴重自少聰悟過人博通諸書喜  
怒不形物我無間

高皇帝甚重之命為後軍都督僉事益祗勤不懈加  
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俾襲侯封仍殿南服王  
念夷性無常先王裁定之不易必有以大鎮撫之

然後能誓伏其心而各有寧宇先是諸夷逐麓川  
宣慰而分據其地乃請發兵討定焉正其封域而  
疆理之置木邦孟養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二州于  
崖潞江灣甸大候者樂五長官司徵其貢賦有常  
數又置騰衝千戶所於潞江之西以臨之而諸夷  
莫敢不服

太宗文皇帝即位之初八百蠻酋出寇掠為邊患王  
曰是不可不治不治則將愈肆即以聞且發兵問  
罪而自率眾繼進及蒙自縣蠻聞王來皆退走王

督兵窮追獲其酋戮以徇

上嘉其勇決賜白金降璽書勞勉安南叛朝命征夷  
將軍率師討之而以征夷副將軍印授王為左副  
俾率雲南四川諸軍分道而進王經野蒲伐山通  
道先驅入安南奪猛烈棚華關隘築堡駐師以造  
兵分遣諸將出宣光江口奪澳沕寺沙昇舟夜出  
泚水引兵泝流鏖戰富良江自旦達暮賊困稍引  
卻明旦將復戰王下令曰天兵伐叛當出萬全命  
盡括軍中舟聯為浮梁以濟師與六軍會合攻多



邦城柵破之逃擣東西都及盤灘困牧嚕江仙侶  
等處所至如破竹賊不能支遂潰寇首黎季犛父  
子窮蹙挈家屬走海上於是將佐皆集督率諸軍  
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悉就擒械送京師安南平  
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千九  
百他物不可勝計還朝

上以王功多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禁  
祿大夫右柱國封黔國公食祿三千石賜誥券玉  
帶金幣命子孫世襲既大宴

上親製詩寵之還鎮是冬安南復叛推陳季擴為首  
阮帥鄧容副之

上獨命王為征夷將軍以兵往伐師入其地季擴等  
懼遁又安海島王追至占城境上擒送京師誅之  
既還富州蠻酋頑不供賦者累年有司亦請以命  
王王左右皆曰此易與爾以兵急攻夷其地可也  
王曰威服不如德服使人以禍福諭之蠻感悅即  
遣子謝罪京師而盡輸逋賦蠻中帖然

仁宗皇帝嗣位以主勲戚之賢而又勞於外召至京

師命燕太傅待之禮益隆佩以征南將軍印遣

王頓首辭讓

上曰朕託御鎮靖一方此豈為卿重哉

宣宗皇帝及

太上皇繼統所以褒錫特厚正統初會川黎溪及

馬龍他郎甸諸蠻相繼作亂王皆命弟都督昂往

平之及麓川思任發繼又侵掠騰衝南甸諭之不下

事聞命王率兵致討師至潞江王諭諸將曰兵以

謀勝今逼瘴月豈用武之時然衆已集若賊畏威

正德

一 雲南志長三十一

一 三十一

一文

服罪則當為請命

朝復諭之不從王乃命第昂

及都督方政以兵

然尤以敬慎為戒王整兵未

發政等夜渡江破

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

進遇伏力戰死時

春已半王慮瘴發非利遂旋師

將駐金齒會有勅

令還鎮息兵候時而動至楚雄

疾作勢且甚謂第

昂曰吾父子兄弟受

朝廷恩大矣吾不能

報爾素忠謹其地率子孫篤盡

臣道以無負

國家又曰逆賊逋

而偏將不返吾甚恨之爾毋忘

此冠言訖而逝王文武忠孝克續先王令緒而在  
鎮旣久敷布

天子仁義之澤以綏靖一方凡其言行施於父子兄  
弟賓友僚佐之間未嘗違乎道德隆位重好賢容  
衆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蠻夷干法不忍加誅諄諄  
誨諭能改即止若用兵行師非遇有罪不輕戮一  
人信賞必罰威行恩施是以將士用命所向有功  
至於講武事脩戎器理屯田治城戍勤恤民隱興  
利去害建學立師以教導其人使歸於善尤孳孳

不倦公事之暇手不釋卷進退從容有典有則凜然仁人君子之風蓋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也至是薨人無貴賤愚良莫不哀慕正統四年三月十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二計聞

上震悼罷朝恩恤尤厚追封定遠王謚忠敬而命子斌襲封黔國公弟都督昂總其軍昂薨斌仍出鎮雲南請于朝曰先臣紹臣大父餘烈受爵命膺綬靖之寄效征伐之勞思竭力成功以報殊遇而未克如志今蒙追錫王爵加以美謚寔與臣先大父

彰  
同此莫大之恩也臣願如先大父立廟供祀享以

上賜而畢臣志詔曰可於是作廟於昭靖廟旁制度  
儀觀之盛足以致其孝經始於景泰元年八月初  
三日而以景泰二年十月十五日訖工既備物行  
禮而告諸廟矣將勒文以紀其成而黔國謝世

上念沐氏世勲且有世澤於雲南而黔國子幼以今  
都督璘賢可以任繼述詔佩征南印仍總諸軍鎮  
茲土蓋都督昂之孫王之從孫黔國從子也深惟

廟碑未建何以彰王之功德而成黔國之志乃因  
金齒儒學教授余穀來京師屬予文予惟聖王之  
制廟祀以報功德之臣蓋欲與國咸休厚之至也  
王之令德豐功世濟其美廟而祀之蓋宜矣

國家有億萬年太平之慶王亦享無窮之祀奚可無  
文以著不朽故為序次其事而系以銘俾刻焉銘

曰天佑

聖明篤生賢輔四征不庭混一海宇遂開雲南昭靖  
之功師武用宣以啓王封世臣大家譽望赫奕忠



敬繼之克續我績芾彼炎荒蕪瀟之區近悅遠懷  
罔有不孚

太宗烈烈南交致伐風行草偃左列之傑乃執其渠  
至於海隅再涉鯨波以乾天誅一晝夜匪躬用熙帝  
載位與時并業似久大高牙巨壘一作鎮茲邦山川  
邈遐千里相望皇闡大猷綸命此至惠綏撫摩惟  
一其視乃寢干戈乃正典常以此仁愛馴彼暴強  
蠻或不恭敢肆無道緩其爾難版我文告飢則有  
食寒則有衣是孰使然敷政具宜相維先世匹休

儷羨仁義忠孝兄祚臣執何天弗道垂蹟於星宸  
此下人兩涕肩勝當宁悼嗟追錫頤爵加以美謚  
先王是若作廟魏魏昭靖焉依命一取煇煌穆穆令  
儀春敷秋高以享以祀鼓鐘既設設有牢醴王之  
格斯子孫之思亦軫民艱降福孔多麗牲之碑磨  
彼貞石載德有文垂耀無極蟠螭在滇寫龜負之  
後百千年永之弗隳

重修咸陽王廟碑

王臣

提學  
副使

世之廟食垂千百世而不絕者不於功必於德德

難知而功易見其宜祠之均也昔羊祜杜預之守襄陽也祜以德預以功李永文翁之治蜀也永以功翁以德見諸事業之大感於人心之深皆卓乎莫之尚已然其所優劣可軒輊亦自較然矣乎惟存於內者貞行於外者義巍然炳然合二者而有之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盖有不隨死而磨滅者矣若有元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賽公咸陽王其殆庶幾乎王本諱瞻思丁為烏孫國師之後其國言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至元甲戌王奉詔鎮

諸夷藩遂來滇南舉賢用能分職理務下車之初以興學育才為先建文學歲祀於二丁收置載籍以示學者抵大理詢父老諸生利國便民之要博採而力行之政聲大著南荒之人翕然嚮化由是省徭役收散片恤鰥寡備水旱災優禮賢士汰去冗員置屯田以便攻守薄征稅以廣行旅飢寒者衣食之流散者撫綏之凡興利除害之事靡所不究又建省堂治驛館脩橋梁興市井百為之備而民不知其勞十二年冬會羅槃甸叛王往征之師

次薤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王不可以理曉  
之越三日又不降諸將欲奮擊之王又不可務以  
德降卒有乘城進攻者王命縛之薤槃主聞之  
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遂舉國降諸酋長  
各獻金幣奔走若不暇王遣郎中楊璉諭迤西和  
泥諸部皆望風而靡十三年冬遣使檄廣南谿洞  
時儂士貴及左江李惟屏右江岑從威等二千人  
各執土物納款廣中降者八十餘州籍四十萬戶  
東招靖江南開廣道不勞一鍬而底定十四年春

蒲甘遣大將釋多羅伯及裨將將士卒象馬以萬  
計寇金齒王命萬戶忽都總管段信苴等戰敗走  
之自是蒲兵不復敢犯初昆明池口淤塞水入池  
市大田就廢王命所司巡行勸農俾張立道付二  
千役而決之乃有成王之偉績此其九也比卒安  
南王遣使齊經為文致祭百姓號哭震野已乃請  
諸朝贈守仁佐運安遠濟美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咸陽王謚忠惠

大明有天下雲南入職方王仍廟食焉歲春秋二仲

郡守以少牢行事耿耿社誠嗚呼惟王綱以立其  
志謹以振其氣仁以惠六民信以服乎遠忠以裨  
乎治烈以媿乎古可謂心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  
特立者也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王蕪有之  
矣又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王存之矣廟在會城  
郡學之西歲久且敝以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  
棟赤白侈剝不治今一鎮守御馬監太監金臺劉公  
視見之而心動有於前巡撫都憲雲間張公語樂  
然相其為乃捐貲以課金之羨餘謀於總戎黔

國古漢冰公崑今

侍御嶺南林公世

惟以教養安輯為

誠不可緩乃斥大

斯禱焉公可謂景

世勸哉且欲昭靈

焉子故考論其事

奉命治西蔡陶民

遺黎口碑同琬瓊

無都憲豫章李公士實地按

暨三司長貳僉謂王昔在鎮

惠被於生人亦博矣是役也

視舊加宏麗水旱疾疫皆於

先哲與舉廢墜添知所以為

美垂之無極屬予文尤丁寧

而銘之竟公志也銘曰圭昔

義壺以仁甘棠餘愛千家春

遺南滇化夷氓詩書禮樂



鴻醇邦人戴之父母親蠻夷信之著龜神挺乎廟  
謨弼臣隣森乎功烈羅星辰大羊蹈伏敢狷信春  
陽發育皆收收首王膽落拜望塵頭為赤子貢國  
珍表德程勛優詔頻公秉躬圭儼冠紳鐘喧鼓考  
遵巨陳諧侯佩玉來精禮王執玉鞭騎蒼麟龍旂  
獸肩千頃人旱施澍澤無道垠疾應禱事無吟呻  
王之博惠侏化豹王之英爽如滿晨我歌樂章為  
谿頻頌王世世在滇人

雲南縣新遷文廟儒學碑文歐陽旦

提學  
會事

皇明有天下黜百家尊孔氏建學立教以風化羣黎  
極天所覆無有遐邇雲南縣固有學距城之南幾  
三里許縣與洱海衛比於城內而學獨宅於郊風  
飄雨摧曠不可居弘治壬子春僉憲關中周君鳴  
岐以分巡至大懼弗任迺議改圖告於衛之左  
方得隆址屬而直償其主請於奉

勅巡撫都憲華亭張公巡按侍御安成劉公僉曰宜  
我其亟為之惟稱毋憚勞費檄下君以邊徼移任弗  
克就緒僉憲廣安劉君允謙繼領道治圖之益急而財

無所出逆勸衛邑之殷宣者惟其所願無論豐吝  
擇指揮周壁縣令陳輔但掌其用出納惟明戶  
張重湯佐百戶成董李實俾領其二督率惟勤特  
分守左家政餘姚毛君應魁守備都指揮李君經  
亦皆協贊因異先脩正廟戟門及東西廡既成劉  
君通考定圖制自先聖以下四配十哲俱祀以像  
兩廡從祀先賢先儒俱祀以主巍巍炳炳聳于其  
瞻明倫堂暨齋號解宇神厨致齋之所次第改而  
新之完美有加復以其餘力疏洱水以注于類凡

百制作悉以規矩從祀靡一不備越明年癸丑冬  
始克訖工用是師生各安所業衣冠絃誦濟濟洋  
洋觀者歎嘆無間於耆艾風聲所及翕然率以教  
諭玉清謂不可無記以詔來者迺率諸生以告於  
旦於戲聖人之道載在六經二帝二王所以教天  
下者盡於此矣三千之徒惟顏曾二賢學得其宗  
顏子造於博約之訓曾子悟於一貫之傳蓋仰鑽  
瞻忽不可幾及而造詣之方不外乎致知力行致  
其知者所以通古今達事變俾理無不明力其行

所聞行所知俾善無不備知之既真則  
行之既力則知之益深二者循循無間力  
心融理會然後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  
以盡其大而無餘體用一源博約無間二  
所以學爲聖人者其庶乎諸子誦其法言  
恣容儼然

臨之在上二大賢炙之在傍敬以持之而不  
物欲志以帥之而不流於污下優游涵泳日  
將庶幾愚者可明柔者可強上不負

化下不負諸君子作興之功不然直觀羨耳  
十何有哉且以涼薄謬司文教故竊誦其所  
而復繫之以辭俾爲師者知所以教爲弟子  
所以學張公名誥字汝欽文章政事名重當  
後學表率而

者爲劉君名丙字文煥明敏剛直所至以作  
爲事毛君名科劉君名讓周君名鳳應魁  
岐其字也蓋皆通今學古之士故爲政知  
李君名經馬君名鉉咸知重於學亦武中

之難得者其餘預有勞績者附其氏名於碑陰辭曰  
皇明有夏道無二致泰山喬嶽師尊孔氏  
皇明有夏弘敷五教化日光天無遺邊徼

惟茲故學邈于縣廓師生欽款鞠爲荒落顯顯張  
公允迪厥德扇揚文風惟民之則侃侃御史嘉謀  
僉同迺嚴其令孔碩孔崇執闢其莖關中之周孰  
廣其宇蜀中之劉卓彼二君天啓其衷氣義懸於  
訖此全功樂有毛君允真允契亦有閩將崇儒重  
義庶僚事事克勤乃職群黎子來謹呼効力圖乃

規制惟劉是程工勤財業于焉落成節只有廟  
只有堂源源類水縈帶門墻江山改觀里閭騰  
斐然從又回蹈于奸惟惠無陋惟教無類物則民  
莫於昭不昧師生朋友更相戒勵於忝厥門自  
自素聖人有道六經悠載祖述憲章書之三代建  
極曰中造善曰止誠明並進靡有終始詩之有路  
匪蹊匪徑入之有門至中至正學到至處維顏維  
曾衆星錯落仰斗彌尊賢哉回也三月其仁卓爾  
之地一間之鄰厥初伊何博文約禮灼見其知躬



行實履唯執參乎脉絡淵深啓我八窓萬境洞然  
既初伊何恪焉精察毫分縷析貫穿罔感嗟嗟諸  
子是矜是式匪教曷存匪志曷立以爲形役援弓  
鴻鵠毋爲氣從溷沅污濁法天之健

之爲山日累月積苗迷其岐孰東孰西  
孰歸孰依知終而終知至而至顛

是窮達一途物我一理舉而措之曰  
涼薄僭書所聞刻珉千載樹于信門

平陽府志卷二十六

平陽府志卷二十六

忠卷二十七

五

黔寧王神道碑

黃玉

翰林學士  
常寺卿

武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西平侯沐公薨于雲

計

哀悼輟視朝親為文遣使往祭

公子春迎喪歸葬所過郡縣以禮迎送冬十月

午春奉公喪至自雲南明日追封王謚

靖

之制凡功臣侯者死則追封公公以侯而尋

蓋

恩也越十有二日庚午葬江寧縣秦北鄉觀山之陽

有司治喪事所以哀恤之者甚厚王諱英字文姓沐氏鳳陽定遠人年八歲而父母俱逝元末亂子然無所依

丁見而哀憐之携以歸命

呈右子之

以國姓既長授都尉出鎮京口俄陞廣武衛親

軍指揮使司指揮使調守廣信畧鉛山取崇安與  
定閩越歲戊申

天子即大位建國號曰大明改元洪武先王之政次  
第舉行法繼絕之典

詔王還沐氏姓歸奉宗祀未幾移守建寧節制邵  
武延平汀州三衛軍士三年遷鎮國將軍僉大都  
督府事四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府事始開創之初  
軍政冗劇四方文移至者日不下數十王條畫可  
否奏而行之咸無廢事人服其能九年奉

詔巡撫關陝多所便宜十年

天子以西戎數為邊患拜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以王副之師至崑崙山大俘獲而還論功封西平侯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

賜錢券令子孫得世襲十一年拜征西將軍將回南陝西山西兵復征西戎擒其酋長獻于京師威震西土蕃戎自是不敢復為寇十三年將陝西兵出亦集乃西渡黃河經寧夏踰賀蘭涉流沙獲元

部落擒其將二人十四年征虜大將軍魏國公徐  
達出古北口王將一軍由嵩高全寧過驢駒河俘  
其民千餘戶以歸十月拜征南副將軍副今類  
國公傅友德帥師三十萬徃征雲南平之得郡縣  
百有八民七萬四千一百餘戶十六年

詔班師留王鎮其地雲南去京師萬里初元遺胤  
梁王栢匝剌瓦爾密恃其險遠數納逋逃寇邊鄙  
以故征之師臨其境彼悉衆營于曲靖以抗我師  
王曰曲靖雲南要地且其衆所聚破之則彼失所

恃餘備而定然巧而遲不若拙而速也遂下令  
令士卒裹糧倍道以進乘大霧薄其營已而霧歛  
衆咸欲與戰王視其陣曰未可宜多方以誤之乃  
鳴鼓指向如欲與戰者彼果盡銳來拒於是別遣  
將擄其陣後大敗之擒其將達理麻俘甲士二萬  
餘長驅而進栢匝刺瓦爾密聞其敗赴漠池死入  
其城分兵略諸郡縣望風降附果如王所計然蠻  
夷靡常往往有依巖險而叛者王曰威不可不振  
遂出師誅鋤其尤桀驁者二年而大定治城堞請



置官求金士卒屯田為久遠計復歲較其穀入多寡以為賞罰人咸趨作軍民足食開學校以教民子弟諸酋長亦遣子入學王時嘉獎掖民知習禮義稍稍如內郡縣矣二十二年百夷叛驅其衆數犯邊王督衆與戰大敗之遂請降是年冬來朝天子憐勞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萬五千貫衣陔百匹別賜鈔五萬貫使建第于鄉居十日而還王初入覲雲南之民無老幼惟恐其不來也咸感然東嚮望者累月及聞王還相率迎拜又欣



緬者亦重譯請內附王為人端重好讀書治事稍  
有暇輒延搢紳士講論義理及古人得失雖屢將  
兵未嘗妄有所戮故所至民皆德之持身有法始  
終無疵人鮮能及者曾祖考十一祖考百一考超  
以王貴皆封黔寧王曾祖妣朱氏祖妣崔氏妣顧  
氏皆追封為王夫人初娶馮氏追封潁國公國用  
女先王二十九年卒追封王夫人祔塋王兆再娶  
夫人耿氏追封長興侯再成之女子男五人長曰  
春襲封西平侯繼王鎮雲南次日晟僉後軍都督

府事曰昴曰昶曰昕皆幼予嘗奉

詔編錄前代功臣善可為法者以為世訓由兩漢迄宋元上下十有餘載求其始終可觀者無幾焉功名之際豈非難哉不然何其若是之落落也王自八歲遭遇

聖明終始四十有一年

恩眷之隆他人莫比然未嘗敢少有所縱恣惟惴惴然以不堪事負

朝廷為懼故能偉然比隆前古為特名臣是宜銘

也已銘曰

沐氏之先匪曰無聞蓄其所施以昌厥孫厥孫伊  
何桓桓西平一其初終為國名臣昔在元季民罹  
毒痛

上帝哀矜惟德是謀迺命我

皇出正萬邦作民父母為天下王維時西平旣幼且  
孤瑩瑩在疚孰顧號呼

天子曰嘻予其爾父載生載成為我肱股爰整其旅  
使正不庭旌旄所指罔不來迎我武惟揚我功告

成包其干戈同此太平

聖明御世如日中天萬物畢照昭蘇惠鮮蠢茲夷獠  
獨外聲教決其蔽昏

天子有詔王拜稽首奉揚德威渠魁斯殲有衆惠來  
饑者使食寒者使衣太興庠序用夏變夷邊徼清  
寧歌詠雍熙上有二載民心之思民心之思

天子是懷曷書其功太常之旂功則有矣賞亦過之  
生而顯榮歿有封謚丹書金券盟言孔晰子子孫  
孫保其祿位我作銘詩以詔後昆維忠維孝夙夜

勿讓顯顯令聞久矣其存

定遠王沐公神道碑

楊士奇

廬陵人兵部尚書

正統四年三月十八日黔國公沐公薨于雲南楚

雄之峨嶽驛訃聞

宸衷悼念輟視朝加隆恤典遣官賜祭者再追封定

遠王謚忠敬

親王亦再遣祭其子護喪歸葬兩京公卿文武群

臣及所過方岳大臣皆祭以薨之歲十一月二十

六日葬空縣長泰北鄉觀音山先塋之次沐氏

鳳陽定之入其先所自具前翰林學士三景常所  
著黔寧昭靖王神道之碑王之高祖考曾祖考祖  
考以昭靖貴皆追封黔寧王高祖妣曾祖妣祖妣  
妣耿氏皆追封黔寧王夫人昭靖四子伯諱春襲  
封西平侯沒謚惠襄仲即王叔昂右軍都督同知  
李旰駙馬都尉王諱晟字昌茂自少氣宇閑厚端  
莊凝重聰悟過人而博學遠識恭慎寡言喜愠不  
形于色

高皇帝重之既冠授後軍都督府僉事夙夜祗勤陞



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時惠襄繼昭靖鎮雲南  
薨王嗣封西平侯仍奉

命鎮雲南王承父兄之後秉誠單慮益弘遠圖威  
服德懷恪勵夙夜先是麓川不靖諸蠻逐宣慰使  
而分據其地王適至

奏發兵平之復奏以其地置益養木邦孟定三府  
鎮沅威遠二州千崖潞江灣甸大候者樂五長官  
司而歲徵其貢賦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  
以控制之夷遂帖息

太宗皇帝以御之三年八百蠻酋侵邊王還先率  
兵討之躬率兵繼其後及蒙自縣蠻聞王來遂遁  
追擒其酋誅之事

聞賜璽書白金勞王四年安南叛

命征夷將軍率京師及湖廣等都司兵討罪

命王佩征夷副將軍印克左副將軍率雲南等都

司兵分道進討王率兵由蒙自經野浦斬木通道

以八先遣偏裨攻奪猛烈棚華關隘賊徒悉遁遂

築堡駐兵造舟分遣詔將出宣光江口奪澳沔寺

昇舟夜出洮水陳師遂遣將引兵泝流攻賊之  
富良江自旦鏖戰抵暮賊懼稍引却翼旦諸將咸  
欲奮擊王曰受命弔伐所欲得者兇渠數人縱殺  
非

望上好生之心衆乃止遂造浮梁渡師時征夷將軍  
大兵亦至廼合攻寇之多邦城柵繼搗其東西二  
都及盤灘困救魯江仙侶等寇悉破之寇首黎季  
季父子狼狽棄其衆獨挈家屬及左右心腹遠竄  
于海三合鎮夷將軍兵追至日南州奇犀海口悉

擢爲軍遺校送京師凡得郡四十八縣戶八十六  
戶三百七十二萬五千九百獲象馬牛畜軍資器仗  
弁舟不可數計安南平六年春班師入朝賜號顯  
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  
黔國公食祿三千石賜誥券玉帶金幣命子孫世  
襲既大宴

上親製詩褒嘉又日賜宴于便殿還鎮雲南是冬安  
南餘寇携二命王佩征夷將軍印總兵討之王師  
壓境寇遁入又安海島追至占城之境擒寇首

季擴阮帥鄧容等送京師誅之師還仍鎮雲南十七年富州蠻酋積逋賦不入

朝廷命王發雲南貴州兵討之蠻據險以抗王遣兵斷其後諸將請急攻王曰威服不若德服遂使人諭以禍福蠻即遣子詣京師謝罪悉償所逋

仁宗皇帝嗣位重王勲德老成詔兼太傅召至恩禮加厚遂命佩征南將軍印還鎮

宣宗皇帝初嗣位遣使齎璽書及金幣勞之

皇上伺立恩禮視宣德之初明年改元正統易金幣

加厚元年冬四川會川黎溪蠻合底泊等蠻為亂  
奏遣弟都督昂討平之二年冬馬龍他郎甸蠻不  
靖復奏遣昂平之三年麓川思任發擾邊侵掠騰  
衝南甸遣人諭之不下奏躬率兵討之兵至潞江  
王勉諸特曰兵出尚謀不專恃勇且逼瘴月非用  
武之時今官軍已集如賊能畏威悔過據誠謝罪  
請命赦之斯亦可也遂復遣人諭之不下乃命弟  
昂及都督方政等率兵前進王尤戒其慎重時正  
整兵在後政等乘夜渡江破賊柵賊衆奔北官軍

乘勝追至景罕等寨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三十餘  
政奮勇獨進賊伏兵四發政力戰死之時春己辛  
王慮瘴發非官軍利遂旋師將駐金齒會有

昔命王還鎮王至楚雄疾遂薨方疾掌時顧弟昂曰  
吾父子兄弟受

國家天地罔極之恩吾不能報矣吾弟勉之吾一  
家子子孫孫世堅忠誠保臣節無忝

君親又顧昂曰斯役也雖偏將失利固吾總帥之過  
此賊必不可貸汝勉之勉之言訖而逝昂觀所過

道與功升無貫賤小大近拜哀慟蓋王在劍之惠  
愛之被于下者深也王忠孝之誠本乎天性無或  
弗盡與子弟言亦惓惓斯道友二弟甚尊教子孫  
勸以禮法家政秩然位極人臣而禮賢重士虛已  
聽納寬裕有容未嘗面及入過凡文武屬吏有過  
者惟恐王知務自掩蓋其因自悔從行者亦多王  
明於韜略然仁以為主蠻夷有罪未嘗輒加兵誅  
必諭導使改數諭弗悛乃奏發兵逮兵入境若夷  
能知懼悔謝亦曲貸之與之更新雖臨戰陣必戒



麾下毋縱殺戮賞罰明信威愛並行至於完城池  
飭武備訓將士理屯田通水利實倉庾恒謹成法  
若輕徭賦問疲瘵尤勤致意學舍弊陋具材僦工  
葺之不以煩下治公有暇手不釋卷稽古明道動  
師昔賢蓋從容其文武之才仁義之帥也配程氏  
先公謝世追封定遠王夫人子男一儼襲封黔國  
公溫雅謹重方嚮用於時女二長冊為

趙簡王妃次適武定侯郭瑄孫男一玘女一在室  
至是王之子以事狀屬予書神道之碑謹按狀叙

而勤子勤曰

天啓

皇明于淮之右配天與地篤生

帝后

二聖至仁作民父母心存萬方包含徧覆矧孤在里

靡攸怙恃

二聖矜惻曰其予子鞠之誨之勞力備周以長以成

有偉才猷

帝有恩言爾復爾氏懋乃樹立華乃先祀嗚呼昭靖

盛德豐功皎日之誠持孝與忠嗚呼忠敬績乃烈  
考維孝之執維忠之蹈發軔都府簡在

宸心夙夜弗違秉其慎欽往綏滇八幾五十年率考  
之行敷

帝之恩俾食俾衣免其寒饑重學崇師導之尊卑平  
其政令待其作止入戴惠慈淪骨浹髓有或弗惠  
以諭以誨游誨弗愆式劉以戒交人悖兇披猖為  
狂違天毒氓軼我邊疆奉

詔出河生天討桓桓疾馳雷驅電掃富良飛度如

履垣途即窮追連冠海隅解縱脅從宣布教條  
爰整師旅凱歌歸朝飲至策勳上公錫爵嘉寵元  
臣龍章輝灼滇人之思瞻望旆旌

帝不忘遠申命南行祗事

五朝鞠躬小心奉

國忘家志如堅金石棘未剪躬不寧處過自偏裨  
于躬引咎終于王事德善孔多顯顯華褒一歲弗  
磨沐氏子孫奕奕象賢篤忠與孝永光其傳

定邊伯沐公神道碑

胡澐

武進人太子實客

正統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征南將軍都督沐昂以  
壽終于位訃聞

朝廷為之震悼輟朝一日追封為定遠伯謚武襄遣  
官

諭祭命有司營葬生榮死哀可謂極其至矣其子俊  
奉狀述其履歷始終來請著其事將樹碑墓道以  
傳悠久按狀公諱昂字景顥姓沐氏鳳陽定遠縣  
人黔寧昭靖王次子定遠忠敬王之弟洪武三十

年十一月歿家

太祖高皇帝特除散騎舍人晨夕侍衛三十五年陞  
府軍左衛指揮僉事永樂四年陞雲南都指揮同  
知往涖其事嚴毅公勤愛恤軍士禮待文儒時兄  
黔國公晟鎮守雲南侍奉尤謹永樂八年師宗州  
土酋龍豆等聚衆劫掠公設法擒之十年元江土  
官那榮暴逆

上特勅公公即出奇擒械京師

恩寵有加十七年富州土官沈紘經撻寨公用兵攻  
圍窮邊父子出降二十一年維摩州羅羅作耗公

悉用計擒捕梟其首賊餘黨悉平二十二年

仁宗昭皇帝即位以公曩有安邊之績陞右軍都督  
府都督同知掌雲南都司事宜德元年瀾滄力聚  
噍聚劫掠公統兵戮其渠魁削平餘黨宣德十年  
今上登極以公久撫邊夷功能茂著陞右都督輔相  
定遠正統元年黎溪賊底泊聚衆劫殺二年馬龍  
他郎甸百夫長刀堯亦行劫殺公領兵捕之悉皆  
授首三年麓川賊寇思任發侵擾潞江騰衝南甸

軍撫邊民

上勅意遠總師往討公為叅佐師抵潞江攻破排柵  
殺獲甚衆公分軍抵騰衝適都督方政攻上江失  
利且時已向春氣候炎蒸難於駐札公遂班師而  
意遠已違艱疾公日侍湯藥回至楚雄而終公扶  
柩回靈南四年

勅公為總兵佩征南將軍印綬與副總兵都督吳亮  
太監吉祥吳誠統率士馬復征麓川至隴犯攻破  
關州殺獲甚衆惟首賊未擒六年

朝廷命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統率大軍再征麓



川必欲擒滅賊首師至騰衝公分軍由丁崖南甸  
進抵寇寨擣其巢穴斬首擒獲無算正統九年

朝廷論功陞左都督賜賚有加正欲圖報不幸遘風  
疾而逝享年六十有七滇南之人如喪考妣閭巷  
聚哭城郭罷市是年八月

上命其姪黔國公斌佩征南將軍印綬繼守滇南其  
子俊護柩歸南京葬觀音山先塋之側高祖百一  
曾祖十一祖超俱追封黔寧王高祖妣朱氏曾祖  
妣崔氏祖妣顧氏俱追封王夫人母方氏元平章

可善之女以公貴

誥封夫人公先娶段氏繼室文氏俱封夫人子男四  
長僖授錦衣衛副千戶先公二年卒次俊佐佑女  
三長適成國公朱勇次適右都督陳政孫男五璘  
任雲南左衛指揮僉事璫瓊琬琇孫女一在室公  
入性孝友識見超卓聰敏過人外和內剛樂善好  
施其事

上撫下以誠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凡所施為不恃  
已之長務必廣詢博採以求至當故在滇四十

餘年翰兄定遠王鎮守其地經日安撫其民悅服  
邊境肅清雖古良將不是過也  
德之豐生于令族知遠跡通元  
閭門榮盛福祿攸同黔寧定遠  
廢滇南向風李第尚

主光華顯融公遷散騎日侍

聖容進階明威益勵厥躬為

國敷威蟬聯奮庸聿念世德恪守謙冲既武且文意  
氣如虹出鎮邊徼戮力輸忠有碩弗率開誘愚衷

致彼夷獠禁止令從蠢茲麓川臣職固共侵擾疆  
場惡浮四內

皇赫斯怒命將往攻運籌贊畫心賴成功削平寇寨  
殄滅群兇定遠云逝公繼總戎爰掛將印治化尤  
隆弘施惠利信及童蒙安享也以富壽考令終蠻夷  
聞訃如喪若翁坊衛罷市里仁廢春

朝廷震悼輟鳴鼓鍾賻贈祭葬勅益加封生榮死哀  
曠世奇逢

恩覃後嗣定惟至公子孫孫子履衍無窮

黔國榮康沐公神道碑

吳節

安福入南京國子祭酒

景泰元年庚午冬十月初五日征南將軍雲南大總兵襲封黔國公沐公薨於鎮訃聞

皇上為之震悼輟視朝一日以公從子璘為都督同知佩征南將軍印繼公威望明年辛未柩還南京卜葬于應天府江寧縣長泰北鄉觀音山祖塋黔寧王之近

上遣官賜祭者十有三諸王致祭者一先期

勅有司營辦葬祭制詞曰卿以公勲嗣列爵土受

朕信符出鎮南服方隆倚毗懷服一方遽爾訃聞  
良切傷悼特命有司治喪葬遣官諭祭以慰卿靈  
一時公卿大臣文武將佐莫不稱嘆以為

朝廷寵待功臣恩有始終哀榮備至孰不盡瘁效忠  
以荅休美者哉既葬璘遣人具書幣賚廣南府通  
判平宣行狀未徵碑文勒諸墓道節不敢辭按公  
諱斌字文輝初名儼字可觀世為鳳陽定遠人祖  
考黥寧昭靖王諱英伯考西平惠襄侯諱春考定  
遠忠敬王諱晟叔考定遠武襄伯諱昂歷世以勲

閱總握兵符鎮守滇南公為人謙恭純篤寬厚慈  
祥日讀論孟子史兵家韜略諸書手不釋卷待人  
未嘗一毫驕矜形於言貌忠敬王鎮滇四十餘年  
公侍祖妣太夫人耿氏妣夫人程氏居金陵調適  
溫清曲盡孝道暨奉祭祀接賓容睦內治外咸合  
其宜人無間言正統戊午麓賊叛逆

上命忠敬舉兵伐之明年己未班師遘疾薨於楚道  
公聞訃慟哭幾絕匍匐赴滇奉喪歸葬庚申春三

入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襄公爵居京師侍從凡五年方忠敬之薨也

朝廷以西南夷獠素服沐氏恩信命公叔父武襄  
總兵往鎮乙丑武襄薨遂命公掛征南將軍印總  
兵繼撫其地

陸辭

賜令名且勅之曰爾出勲閥夙諳禮教宜撫恤軍  
民宣布恩信懷服遠人務使盜息民安近悅遠服  
斯稱重託馳驛至滇適緬甸執麓賊思任發欲送  
京師復恐其子思機發窺覘邀截公於是會同鎮



守大監蕭保參贊侍郎楊寧參將毋保毛福壽提  
軍沿途接取公議宜先遣都指揮李昇進兵孟璉  
以促之緬甸宣慰卜刺浪懼斬賊首并妻孥來獻  
上悅遣主事何瞻賜寶鈿絲段以勞其功丁卯思機  
發復據孟養為患

勅公同鎮守監丞郝寧都督方瑛參贊侍郎侯璉  
統軍往騰衝包砌城垣以撫以捕時春氣瘴發班  
師還鎮戊辰

見子負固不廷迺蔓無辜欲草薙而禽獮之

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平蠻將軍宮聚總諸道  
兵討之

勅公往金齒騰衝南甸干崖等處操練土軍督運  
糧餉遙振軍威九月公同侍郎焦宏自騰衝一路  
列諸營堡魚貫而進直抵貫屯金沙江轉輸接濟  
大軍時王師深入孟養思撥發潛遁公嚴督軍士  
固守橋梁未幾諸軍畢集攻毀寨柵擒馘賊黨班  
師而歸以公為之後拒也次年己巳回鎮秋八月  
貴州苗民私結黨與攻圍城邑焚燒屯堡所過殘

戮驛報相承公與藩臬重臣謀曰貴州乃吾滇南  
喉襟之地今若待

命發兵邊境赤子恐無噍類矣迺遴委都指揮劉  
玉率輕騎倍日兼程往救之賊聞之勢遂披靡由  
是普定普安諸衛賴以安全未幾水西諸蠻攻圍  
畢節等衛告援甚急公遣人馳入賊所諭以禍福  
遂解圍而遁議者謂非公威信以懾之則迤西城  
守將不支矣景泰改元今

嗣登大寶遣行人黃裳奉勅褒嘉曰爾祇事我國

家清勤公正茂著才猷朕嘉念爾勞特賜銀幣其  
益效忠勤以副委任公承命奉職惟謹尋以疾薨  
年五十有四可勝痛哉公先娶張氏太師英國公  
輔女繼娶徐氏蔡國公徐忠女子男二長玘先十  
年卒次琮始替女一人適魏國公徐顯宗嗚呼公  
蚤以孝行稱于郡邑及嗣殊勲總握兵符奠安南  
服事

上以誠御下以嚴是以軍校將吏罔不用命蠻夷酋  
獠一心皆降滇南千里之地無不愛戴歸仰如公

之才德聞望智謀勇略可謂無忝先烈有光信史者矣雖胤子尚在襁褓而所以裕後承先流德衍慶者端有在焉節忝托交征南俾書公之誼行是用備錄勲名世闕之詳光庸顯大之自勒諸姓碑以昭示于無窮并繫以詩曰

皇明運啓億萬年雲龍風虎相後先元臣佐命居禁垣獻籌決策開南滇祖父子孫功亦然王封鼎食相昭宣公承世闕被貂蟬金陵侍養孝道全一朝孔取將軍權煌煌金印肘後懸

正德

東南志卷二十一

三

二

一

文章

書親捧征麓川機謀念出如湧泉饋饗迤邐駕萬  
駢大軍四合攻其堅金沙飛度不用船函封賊首  
來緬甸賦子潛遁如窮猿璽書褒拂來九天營中  
將星忽墜捐轂朝遣賻荷

國恩輻車載附黔寧阡佳城鬱鬱松檜連雲濤不驚  
肩虎眠功存汗簡太史編德垂慶行鍾曾玄神隱  
有碑銘可鐫千秋萬古相流傳

總兵官都督沐公神道碑

李賢

南陽人使部  
書兼翰林學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平定天下溥海內外皆撫而有之顧雲南遠在一隅特屬沐氏世守其地蓋七十餘年于茲矣向非子孫克繼先烈不知幾易其入焉而雲南諸夷未必若是服且安也

國家久安長治之盛豈不由是而見哉若諱隣者字廷章號繼軒乃追封黔寧王諡昭靖之曾孫西平謚惠襄侯追封定遠王諡忠敬之姪孫黔國公諡榮康之姪追封定遠伯諡武襄之孫贈特進榮

德

二

二十三

文章

祿大夫右都督之子母顧氏贈夫人鎮遠侯興祖  
之女璘自幼穎敏讀書習禮如老成人十三喪父  
十五喪母及母居喪哀毀盡禮祔葬如儀初廢父  
于戶俸

朝廷知其賢進襲祖指揮僉事正統戊辰時年十  
有八歲會孟養準孽思機發僅以身免竄匿山箐  
而孟養遂平

朝廷嘉其功遣使齎白金綵幣賚之尋陞雲南都  
司都指揮僉事練習戎務防閑周緻雖兇葺橫悍



輟轄於前而王道感令未嘗少沮景泰伯榮康薨  
以璘繼鎮其地乃進陞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特賜制諭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於是夙夜感激  
勞心殫慮凡百廢墜莫不修舉而城堡兵器學宮  
使館煥然一新汰冗剔蠹簡僚脩政嚴祀撫夷德  
化大行越五年

朝廷以思機發尚在府檄屬璘殄滅之衆議欲深  
入其地璘曰此賊乃釜中魚耳安能久乎若我軍  
入徒冒崖谷捨鈔之險非萬全計但以大軍壓

二  
張揚威武懸重賞於軍中達尺書於緬甸內襲  
其穴外扼其吭擒之如摧枯拉朽耳顧不易邪諸  
將校皆曰善已而緬人果餌重賞遂獲思機發弁  
妻子以出乃檻送於京師

朝廷大喜遣使勞璘而白金綵幣之賚甚厚廣南  
酋儂胤榮叔姪為亂聚至數萬人璘即遣兵受以  
成筭勦平之木邦隘孟思指捧兵劫其長璘調兵  
殲其桀鷲其地遂寧凡遇  
民飢即發廩以賑  
之或糞粥以濟之悉賴全  
臨廣西上林安隆

有爭占村甲者搆兵久不息璘遣使勸諭之二酋  
相謂曰我等小人辱總兵遠諭遂自相退罷天順  
改元

皇上念其父祖子孫世篤忠貞安靜遠方俾

朝廷無西南憂乃進陞右都督階特進榮祿大夫  
賜勅嘉獎以白金文綺榮遇莫比明年六月初九日  
俄以疾薨於鎮距生之年宣德辛亥四月十八日  
春秋二十有八滇南僚屬軍民父老相向而哭皆

德

皇朝通志卷三十一

二二五

文華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一

一

計震悼罷朝一日遣進士曾瑄營葬諭祭生死  
哀榮之義周夔璘為人端謹性不嗜酒恬淡類儒  
者苞苴不及其門篤信好學博覽諸書於將傳兵  
法特注意焉長於吟咏尤工篆籀草書大字遒勁  
可人至於丹青亦臻其妙立五華書屋政暇竟日  
端坐其中與二三才士論講經史究聖賢微意所  
在評古今人物高下手不釋卷不私近習不耽玩  
遊畫不遊內室每遇節令必延賓僚於凝清堂淨  
香亭廢和宴樂有古儒將風所著詩文千數百篇

渾厚典雅追配古人娶鍾氏封夫人生女二俱夭  
弟瓚陞都督同知掛征南印克總兵官繼鎮其地  
堂弟琮未卅廕黔國公爵是歲十二月十九日葬  
於商山普吉村之原從吉兆也嗚呼璘之文武才  
行如此宜永其年以繁其後今乃夭而無嗣意造  
物者無乃乖乎雖然以一身觀之若見其垂以一  
家觀之則其子孫之盛不患無繼之者所以嗇其  
壽絕其嗣庸知其非暴白才行功名於妙年者邪  
以卯冬十月瓚乃走書至京師投告曰先兄不幸

早亡法得樹碑神道敢冀惠文以傳信於天下後  
世余惟古者大臣有勲勞其國則範金為鼎而銘  
之近古因下窆之碑而刻文焉後世遂推而樹表  
於神道所為以義起者烏可已乎乃按狀撫其槩  
而述之於前後系辭曰

皇奄有萬方攀龍附鳳沐氏其昌顧惟滇南實居徼  
外平而撫之奕世允賴有光前烈莫秀於璘英年  
繼鎮號令一新蠻夷讐服罔不向化邊陲恬然咸  
事耕稼夫何遺孽負險跳梁殲而俘之氣續用彰

涖政益勤修舉廢墜凡百經營必銳其志性敏好  
學博覽群書文武之藝人不能踰何畱其齡何絕  
其嗣於族則繫於才已試榮膺曠典蓋世光華碧  
鷄金馬同仰南涯我我翠珉永昭行實用鎮百蠻  
千古無斁

贊理都督沐公神道碑

王俱

宜興人吏部右侍郎

成化十七年四月癸酉雲南副總兵都督同知沐  
公以疾終于鎮訃聞

嗟悼為輟視朝首命雲南布政司致諭祭者四給

表布賻贈有加公樞至南京復命禮部諭祭工部  
管葬葬有日公子誠具事狀請予題神道之碑按  
狀公諱璿字廷器世為鳳陽定遠人曾祖諱英洪  
武中以西平侯統兵征夷雲南平遂留鎮其地歿  
封黔寧王謚昭靖伯祖諱晟襲兄春侯爵永樂中  
以征交趾功進封黔國公追封定遠王謚忠敬祖  
諱昂累官都督正統間討平麓川叛寇思任發卒  
贈定遠伯謚武襄考諱偁字可怡初授南京錦衣  
副千戶後以子貴贈都督同知妣封太夫人徐氏



公幼襲父蔭為副千戶天順戊寅赴試京師會兄  
總兵官都督公璘凶聞至

上念沐氏世守雲南為邊夷信服不欲以兵政更委  
他人遂召公至便殿諭旨陞都督同知充總兵官  
掛征南將軍印馳傳還鎮公承

命感激圖惟報稱脩飭城壘增羨凜庾作興學校  
禁戢奸宄凡有益於邊徼政有便於兵民者莫  
不以次興舉未幾祿谷寨叛公命都指揮高遠率  
兵勦之露益州賊阿賽與土官適仲搆兵諭令解

散而讐殺益 命都指揮張諒剪除之隴川蠻酋  
木密罕賢爭地以戰揆其事非一旅可辦乃協謀  
三司巡守諸公遣使諭以禍福許其納款第遷謫  
遠方餘罪悉宥不問歲壬午麓寇餘孽思卜發肆  
行劫掠侵奪益木等處土地意圖不軌蓋其勢又  
非一信使可諭也於是請命于

朝命集鎮守二司相機設策大為攻守之具卒之  
賊衆膽喪兵不血刃而邊圉輯寧居人按堵

朝廷嘉之錫以金帛綵幣旌其勞伐成化改元乙

酉

皇上嗣統益隆

荐承銀幣之錫三年今黔國公

繼鎮雲南

上遂命公協同贊理四年復命為副總兵移鎮金齒騰衝等處公即日就道比至未昌宣

上德意問下疾苦恩浹士卒化行夷獠不四三年邊塵無警歲獲豐穰益前此所未有也庚子夏違疾

上章謝事

詔勉留之謂公官高望重異他衰老不同公於是

不復敢言期於盡瘁曾未逾年遂至不起公贊餘  
魁碩器宇宏廓聞人有不善不當在已掩人過惡  
甚於護疾而且優於謀畧精於騎射此其所以能  
遂承

休命篤前成烈使人稱一時名閥能堪閭寄如  
公者指未易以多屈也公娶夫人賈氏前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銓之女生二子長曰誠任雲南左衛  
指揮僉事金齒之人不忘於公者合詞

上請願得嗣守其地次日謙早卒曰詳曰諫側室出

公生於正統己未七月二十二日享年四十有三  
以壬寅九月二十六日葬江寧縣長泰北鄉觀音  
山祖塋之次子既序其事又系之以銘曰

西平錫封奮自昭靖黔始有國實維忠敬武襄繼  
叙榮康紹承爰暨爾後世篤忠貞維公才雄列職  
禁衛比朝于京適際其會

帝曰休哉子維爾賢爾子世臣徃鎮于滇崇其勲階  
授以節鉞公既戾止滇人乃悅倚昔先王奠我南  
邦嗣世有慶吾民用康公感其言式克自勵不寬

不煩戎律有紀殲其小醜撫其夷酋四封底寧百  
廢具備

聖書贊嘉加以寵賚委寄益隆鞠躬盡瘁維公在邊  
有勞有勤報卹有典溢於常倫我作銘詩陳之隧  
道述德勸忠為百世告

太師武僖沐公神道碑

謝綬

樂安人南京  
禮部尚書

公諱琮字廷方姓沐氏其先鳳陽定遠人曾大父  
諱英從我

太祖皇帝起兵定天下積功至西平侯追封黔寧主  
大父諱晟嗣侯爵以功進黔國公加太傅追封定  
遠王父諱斌嗣公爵克總兵官征南將軍鎮雲南  
母梅氏贈黔國太夫人公生未晬父喪時從兄璘  
由都督同知總戎繼鎮雲南撫公文愛篤至無何  
璘卒

朝廷以公尚幼又命璘弟瓚嗣兄職鎮雲南公遂  
得委已於學日有所進成化乙酉甫冠入

朝襲父爵夙夜惟謹

皇廟寵眷有加丁亥

命還雲南如祖考故事公自到鎮痛刮磨豪習勤  
於涖政五鼓即起視事公退不入私寢冠帶終日  
精覈簿書事無壅滯每修

貢進

表文必焚香遣使敬肅遇

聖旦歲節行禮如在

上前朔望謁孔子廟畢退坐明倫堂令諸生進講誘  
掖獎勸或脩學宮繪聖賢像飾祭器樂器給學田



展解額凡可以作興士類者無所不用其心至於  
惠鰥寡除貪暴尤汲汲焉嘗奉

勅督理軍儲謂邊方所恃者在兵兵所養在食遂  
銳意屯田脩治水利不數年田無荒蕪庾有充積  
間值雨暘愆期懇禱輒應農隙則訓練士卒振揚  
威武要路增置堡哨設兵守之盜賊以息邊夷執  
贄來見一無所受必加賞犒而諭令恪守

王度諸夷靡服甲午交入至邊欲倣道窺覘虛實公  
逆知其詐遂絕之且命各夷方固守以俟交人知

我有備乃遣使詣

闕謝遇戊戌尋甸土官安晟卒其弟爭襲職廣西  
土官昂貴暴虐其民弗堪公悉寘諸典刑奏革土  
官俱設流官治之工人以安自是屢發兵征石屏  
攻鐵索箐赤石崖喬甸襲取南窩蒲賊莽立掃定  
馬隆麗江劍川順寧羅雄諸夷之為民患者又添  
設大羅衛賓川州以為保障壬寅督都憲程公宗  
往撫孟密所過秋毫無擾或以平孟密策獻者公  
斥之曰自征麓川以來軍民困憊極矣吾寧招徠

以德不忍地方復罹兵革之苦聞者趨之卒致夷  
酋聽撫邈方帖然錄功上請

朝廷有白金文綺盛甲之賜加授公太子太傅以  
崇獎之弘治改元戊申今

上即位念公久鎮外蕃上下咸宜又遣使賜白金文  
綺一日夙興盥櫛衣冠坐堂上得風疾遽卒丙辰  
九月七日也公生長勲閥端慎有守穎敏過人苞  
直不敢及門精通武經諸書知用兵之法凡命將  
出師授以成筭所向有功平居孳孳嗜學手不釋

卷於陰陽卜筮生命之術亦皆究心詩歌樂府隨  
意所到富麗可觀性至孝恒痛早孤事母竭盡子  
職及卒哭泣悲哀吊客不忍聞待族姻有恩御下  
寬而有制度量汪洋喜怒不形勢位已極戒滿思  
危兢兢業業待人和氣滿容人喜樂就視人之善  
若己之善人有困乏不顧有無輒傾囊濟之不吝  
喜近儒生時與講論前言徃行至忠義事慨然有  
響慕意若涉悖亂即義形于色識者方以遠大期  
之而遽止於斯惜哉公生景泰庚午閏正月十三

日春秋四十有七配王氏成山伯琮之女繼王氏  
金吾左衛指揮同知福之姪女皆封縣國夫人公  
無子既卒合鎮又武士相向而哭皆失聲已乃骨  
相告曰是土非冰氏不能守遂吞辭請以故石察  
將錦衣都指揮誠之子崑為後鎮巡重臣具以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  
謚武僖命禮部諭祭者十六  
東宮諸王皆賜祭給驛歸其喪工部營葬復以雲  
南重鎮遂從所請

命崑就鎮紹爵繼守其地始獲遣官奉公之喪歸  
江寧以己未年四月八日葬於長泰北鄉祖塋之  
側初公生百鳥喧集卒之夜星隕光芒亘天將葬  
塋前掘有石入其亦異哉未幾嗣公即以雲南巡  
撫都御史張公誥所述公事狀緘書走幣介監察  
御史王君璟戶部主事王君應奎來請文刻神道  
之碑予昔長藩司于彼知公履歷加詳故不辭而  
書之銘曰

桓桓武僖為時名臣蚤承世勲奉職以勤作鎮南

土百夷按堵一有弗馴即戡以武

天子曰都褒章誕敷宮傳有加寵賚寔殊交人懷詐  
覘我虛實公遂絕之外侮莫入蠢爾孟密跳梁于  
邊公撫以德不以兵連人有弗給公則濟之民有  
無告公則庇之惟才罔匹惟德有容是宜永壽僅  
幾五旬是宜有續乃止其身事聞

當宁惻然興悼祀不可缺為公立後

卹典駢蕃絕無僅有光賁九原公其不朽

參將錦衣都指揮使沐公神道碑

林瀚 閩人南京兵部尚書

驃騎將軍鎮守金齒石叅將錦衣衛都指揮使沐公以成化十有九年癸卯夏六月初二日卒于官

訃聞

朝廷特遣官諭祭明年歸葬應天府長泰北鄉祖塋之側後二十有四載為正德元年其孤已襲爵黔國公鎮守雲南乃不遠萬里緘書狀遣使何墳胡留託地官王郎中應奎以神道碑銘為請且曰崑痛惟先叅將公不幸早逝逾二紀而墓衛之碑



未樹恒南望與悲非得鉅筆表之何以慰英靈於  
九京耶况先夫人徐氏墓銘嘗以拜干茲碑之文  
尚有望焉予重國公不忘所生可謂孝矣義不容  
辭按狀公諱誠字擇善姓沐別號胤軒黔寧昭靖  
王玄孫也王輔我

太祖高皇帝為開國元勳子孫遂世爵上公鎮守漠  
南曾祖諱昂王之季子授定邊武襄伯祖諱億錦  
叔副千戶父諱瓚拜都督奉

璽書充副總兵官鎮守金齒一方將門有將其所從

來遠矣母賈氏副都御史秉衡公女以天順二年  
戊寅七月二十二日生公自幼岐嶷清俊夔異常  
兒甫七歲能通孝經論語諸書既長雄偉過人閑  
於翰墨力挽強弓其易尤留心儒業不輟暇則工  
於吟咏每成一詩句多奇傑為衆所推又善草書  
得晉人筆意為多年二十襲武襄遺廕授雲南左  
衛指揮僉事治事公平大得寮屬吏卒衆心旦夕  
侍孝父太傅黔國總兵公左右小心敬慎得其器  
愛之心未幾都督公不祿三軍庶民合詞言於文

武諸重臣謂非公莫能繼其任者乃聞于

朝詔進是官仍鎮金齒用紹先公休聲年雖弱冠領  
此重寄以來恪遵家範務昭信義感服人心維時  
有遠夷曰生蒲莽登及苦市土酋曰放旦者梗化  
互相攻劫驚擾封疆公乃躬率士卒直造邊境籌  
度地形區畫勦禦方畧因冒炎暑瘴癘遽染奇疾  
醫藥罔效遂昇歸滇城至沙橋驛瀕危顧左右曰  
吾疾殆不起矣但受

朝廷隆恩未報柰何語畢而逝享年僅二十有六悲

夫傷哉配徐氏贈夫人子男一側室李出即今黔  
國公嗣武僖公爵者文二徐出並幼穉而撫教成  
立則皆徐力也特惜公享壽不永而勲業僅止於  
斯使天假之以年則所就詎可涯耶然有子拜爵  
國公娶樊駙馬公女茲迎李氏奉養府中孝敬彌  
篤衆咸稱揚二女所適則魏國公子徐天錫成國  
公子朱麟公在京可無憾也已宜銘銘曰  
開國元勳繫公一世延慶流光逮茲賢裔有武容  
將仗鉞邊疆風威茂著鎮靖一方蠶爾獠夷爭雄

異域躬往撫安觸炎致疾沙橋中道俄爾上僊  
碑攸樹昭千百年

雲南志卷二十七

雲南志卷二十七

雲南志卷二十八

文章六

元

雲南誌畧序

虞集

伯生翰  
林學士

京師西南行萬里為雲南之地方廣萬里昔我世  
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真海內使  
首臣賽典赤往撫以恩惠沿其俗而道之善利鎮  
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  
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憫遠人之失牧  
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微幸器名

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  
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孽以毒害其人  
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寃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  
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簞壺迎徯之  
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以自遠於恩化  
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達白而馭於中者又不識  
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  
未究其故不亦悲夫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  
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



竇不靖按行調發餽給鎮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  
爲誌畧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考其土  
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  
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畧既可想  
見未嘗不俯仰而興嘆也其誌曰張喬斬奸猾長  
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  
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  
毘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僂尸張虔  
陀以淫害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

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紀行  
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雲南誌畧序

元明善 翰林學士

昔在世祖以帝之貴介弟帥偏師入西南夷而伐  
取之既踐大位猶固樂其風土曩非曆數在躬當  
於彼請分器焉由是言之似亦善地及讀李君雲  
南誌畧乃復如此雖然彼亦人爾其好安惡危趨  
利避害與常情同無庸徵於古遠我朝曾出平章  
政事饗典赤都護諸部今沒去三十餘年其人慕

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居嘗考其施設是不過順  
其性俗利而道之底於安爾自時厥後盜兵者有  
之陸梁者有之亦嘗考其致此之由蓋其人多獷  
悍不閑禮教救之以椎剝漁獵之入嘯呼蟻聚激  
忿肆毒又何暇顧防範哉嗚呼斯民也吾聖祖汗  
馬之所臣斯土也吾聖祖神靈之所及執事者可  
不究其所以治亂而拯之乎余讀李君之書深悲  
李君之志李君之志豈徒謂之井疆俗產而已李  
君名京字景山今為烏撒烏蒙道宣慰副使佩虎

德

文

符兼管軍萬戶云

雲南誌畧自序

李景山

蒙嘗覽樂史寰宇記樊綽雲南誌及郭松年南詔紀行竊疑多載恠誕不經之說大德五年春奉命宣慰烏蠻比到任值緬事無成諸蠻拒命屢被省檄措辦軍儲事烏蠻六詔金齒百夷二年之間奔走幾遍於是山川地里土產風俗頗得其詳始悟前人記載之失蓋道聽塗說非身所經歷也因以所見叅考衆說編集雲南誌畧四卷至若世祖皇

帝汗馬之勞大帥兀良吉歹血戰之功平章賽典  
赤寬仁之政與夫帥府行省之廢置沿革自有雲  
南事蹟總錄在茲不復示

本朝

愷然堂八景詩序

童軒

提學  
僉事

黔寧開鎮逾百年世有此疆土今鎮守雲南總兵  
官征南將軍太子太傅黔國公益齋嗣休象賢益  
靜以理頃歲登時和邊陲安帖四郊無鬪爭金革  
之聲乃立歲循之所扁曰愷然堂堂環布諸景予

嘗從公之遊而得其大都焉奇石環峙煙銷日明  
芙蓉獻秀若天作而地出者層巒疊翠也景清時  
和奇葩異卉柯葉交映若霧翳而雲庇者嘉木垂  
陰也盤谷之間玉泉瀉而清越印池之上錦雲墮  
以徘徊則曲澗泉聲方池雲影也石闌瞰綠錦詩  
躍而金梭橫藥砌凝紅黃為啼而幽黃鼓則石梁  
觀鯉花塢聞鶯也虛室生白陽谷扇煖林煙直以  
蒼茫庭草回而黃碧則虛亭夕照古洞春風也景  
環于外而堂處于中扁以愷為亦足以見公之志

矣夫物可以觀理鶴鳴之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  
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躍在淵或在于渚言理之  
無定在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籟言愛當  
知其惡也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  
即物而求觸其類而長則環天下之物皆足爲進  
脩之一助然則愴然八景豈區區遊行爲者觀於  
山則思仁之靜觀於水則思知之樂木之陰思以  
覆被雲之影思以變化魚躍鳥啼思以見天理流  
行之妙春風夕照思以見造化詘信之機斯堂之

所以名即景者之所由以兼得者也公含弘直亮  
才負抱文武汪汪然千頃之陂戎機餘暇不釋手  
詩述作誦記軼鴻生而庸過之其得是堂蓋多通  
六藝者咸發爲詩以續鶴鳴之餘旨且效淇澳以  
美武公子僭序其上簡之

董莊愍死節威楚序 王景常

龍亡虎逝而群狐嗥風披雲靡而震霆作此可以  
觀天人之變明治化之迹而進夷於中國也夫夷  
之於禮義君臣上下者也彼見吾中國綱常之



正安得不欣然而慕然能及之者寡矣其或挺然  
能自附于忠義之科君子可不與之進乎按元史  
龍溪集紀天曆初雲南中慶路鎮將敗孤叛遣兵  
攻威楚官吏或逃或屈獨知事董文彥義不從賊  
銳聲詬罵賊不忍聞截其耳以塞其口文彥嚼血  
唾賊罵不絕聲賊怒裂而徇之明年敗孤伏誅憲  
司以事聞

朝廷嘉之謚曰莊愍旌其門官其子時中予斥臨安  
時中爲文學掾一如集中言泣且請曰先父不幸

死賊手雖褒嘉於

朝時中懼其事之荒湮也先生以文章顯幸為我序  
之嗚呼忠臣烈士何代無之求之夷服曾不多見  
昔安祿山以范陽反顏杲卿死河北張巡許遠死  
睢陽雖武夫小校皆知盡節闔城皆然華夏忠義  
之習無恠也唐史列之於傳植大義於後世者至  
矣敗孤之叛中慶大藩也威楚大郡也省府大臣  
不死之風紀執法不死之刺史不死之知事一夷  
人耳食九品秩乃凜凜乎仗大義樹大節寧死而

不顧見理明而臨事不眩也使天下之人皆若文  
彥則叛亂何由而生哉予生也後仕不先人不獲  
與太史著作之列而元史不載莊愍死節事豈史  
闕歟抑在夷畧歟抑述史之時雲南未附不得聞  
歟以未附闕文君子固不能無憾以在夷而畧則  
失之遠矣殊非進夷於中國之義也因爲述之於  
簡以補史氏之闕也以旌死事也以爲爲臣子者  
勸也

送五雲韓先生詩序

德

五寧韓先生居夷十五年立身高潔不以榮顯有  
期蘇文忠在海外深自晦匿從田夫野叟漸不爲  
人所知識俱可謂善處憂患者矣一朝用世都人  
額手願留

皇上以材見賞是豈人力之所致哉惟天純佑默有  
相之開天下於至治也予與韓先生伯時桂慎同  
年十又六年坎壈蹇迤自意與世絕矣長與荷戈  
執戟者伍矣

聖天子 嗣寶曆月月重熙萬方景從開洪龐而爲

玉燭釋皇武而達真符返澆漓而爲淳朴以納民  
於軌物不浹十辰首拔桂慎於拱稽中未幾復有  
伯時之命颺舉雲蒸乾開地闔震盪萬彙四海彈  
冠而起不知其幾矣矧伯時素以德望稱貞元會  
合實惟其期伯時行矣不知都人亦有額手者否  
乎曾以材見賞否乎君子曰是行也不爲六卿即  
爲三輔其果否乎予因之有感矣人每言治道有  
隆替古今人物不相逮今

皇上初復風氣熙熙然皞皞然光米丕變一時表著

將多於前功以是知治道不于常于其人古今不  
于常于其人蓋賢人治之具也伯時行矣天之生  
材非徒羨其身也將以斯民濟也伯時尚思

朝廷萬里簡拔之恩廣其經濟敷其賢哲予以立天  
地心建生民極開億萬年太平之盛斯不負

九重求賢之意且允慝士大夫顛顛之望伯時行矣  
其將何以處哉系以詩曰勸君以仙家霞觴之  
清酒贈君以一唱三嘆之朱絃人生聚散等萍梗  
劉祖著鞭何敢先憶昔同臨汾晉時薇垣劔佩相

追隨祗今遠離南海上  
聲名不減咎與夔

聖皇恩澤被八極有

詔掄材面南國南中逐客今幾人  
渠是前朝真柱石  
北風吹沙水不流布帆夜下白鷺洲  
謝安聲名今在晉  
呂望事業行歸周  
磻溪東山舊遊處  
此時風氣知何如  
五雲蕩漾閭闔處  
咫尺天衢多雨露  
明朝響珮趨鳳池  
金璋紫綬光陸離  
調元有手會須展  
好揭元會還雍熙  
贈君以清廟一唱三嘆之朱  
絃勸君以仙家霞觴九醞之清酒  
賈生志氣傾湘

潭坡老文章動星斗東望蓬萊西弱水鵬翼扶搖  
幾千里攬衣終夜仰斗樞一道文光落南紀

白齋詩序

劉儼

翰林脩撰

雲南楚雄府儒學訓導劉素孟初括蒼誠意伯伯  
溫先生之族也號白齋與南安學正廖儉鼎頌官  
同府業同道甚相厚善鼎頌來京師徵縉紳士大  
夫歌詠之復屬予序予惟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固  
皆足以悅人心目爲時之所珍愛也而白乃其質  
尤且潔而不污故古之君子所以脩於身著於用



皆有取於白馬喻此心之明則曰虛室生白明吾

行之無瑕則曰遺以清白至若精白承休則又忠

以事君之意孟初之所謂白其有得於是乎孔子

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亦素白之意也言白

則可以受采忠信之入可以學禮孟初之所謂白

抑又有取於是乎予聞孟初自少力學邃於經術

能廉清以養心蓄書以教子脩職業以報乎

君上尚雅淡以交於朋友且又恂恂焉身若不勝衣

言若不出口其餘前之所云固已行之後之所云

其亦廢乎有得矣雖然吾將進孟初以至白涅而不緇乃爲白之至使其試於涅而或緇焉吾未見其能久也孟初尚益加操省雖造次顛沛無或移其志變其初則白齋之名可以無負而亦可以無愧爲人師他日進而大用於

朝所以厲其清介之操都富貴而不動心者亦於斯有得也是乃

金齒安邊定遠樓序 王景常

既平雲南之明年羣蠻蠢同日煽亂所在逐官守

圖城郭永昌受害爲劇既數月次第復平之致其  
酋帥于京師

天子以爲教化未加罪不在蠻一置之不問且即其  
酋帥而任之重愍永昌之慘于蕩覆也以元右丞  
李公忠謹可屬命僉雲南指揮事往撫之公至宣  
朝廷德意招徠反側一年始定乃城其故址建樓東  
南之衝名曰安邊定遠遵古制也夫邊遠非一樓  
可安定也而安定之功樓于城或有助焉且邑之  
有城城之有樓古先聖王所以限封守固民心也

然非以爲恃也况永昌壤地與八百緬車里犬牙  
相制諸蕃人面獸心闕伺我勢非威不畏是非可  
植表限仁義化也則城守樓櫓之備尤不可緩昔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于河外虜至必敗于其下是  
必有道矣不然城費城朔城東何以並列於經哉  
盖言城之不可無而備之不可弛也樓安得已乎  
雖然封疆不足以界域河山不足以險固雖百樓  
何補又必有道矣曰在得人前永昌文學掾夏伯  
通嘉李公能恢前業率其徒歌以美之命臨安寄

容王景常存之詩曰巨靈鑿開混沌殼洪濛摩分  
六故臆翕乾竅坤真光嶽茫茫星野繞一粟繚以  
裏瀛函地角化化生天所鞠聖神無爲尚玄朴  
一視同仁乃於穆力強衆郡始相搏不周山推地  
維縮共工殄天天不劇女媧煉石真一譴三五繩  
繩聖智鑿神父啓宇建城郭斯民永康咸戩穀守  
國設險臣所告夏王敷土聲教渥五服相維翕聯  
絡有商繼世肇造亳姬旦營周始城洛城東城朔  
壯前躅南仲召虎芳汗竹漢關哀牢開沫若况有

博望相馳逐孟獲七擒雍閭僂千載天威此徵福  
未聞可渡限南服下有聖君何以勗我

皇恩澤融滲漉柘開重關奠光軸朱雀南飛象天宿  
西南萬里一正朔永昌舊是南詔督折壤已入大  
羊腹將軍受

詔作南牧安集諸蕃事耕稼時和歲豐歸樂育處士  
如雲令行速乞乞新城樹戎幄寶刀在帳弓在箠  
南樓罩飛嶼山轟雕甍粉署照平陸龍蛇大篆炫  
丹牘戰格連雲盱駭驕鼓角嗚嗚起寥廓北來雄

蕃森劔槩南控風沙是天竺

皇恩遠被閔以博定遠安邊此其深澤沈刃斗無止  
鏃田野每每生意沃土毛被野藹蒼綠雨風時若  
膏霖霽怕首雕題儼祗肅舉頭一睹膽已落相顧  
嗚咿更錯愕詎知將軍盛威畧制治剽繁若龜卜  
不戰屈人功效燿何用長驅追衛霍有時醜酒牲  
用爆鼓舞諸酋縱行樂具飲北綻雜胡樂高懸寶  
珠代明燭酒酣漸離擊鳴筑拍闌應節岸中幅要  
將忠義勵士族丈夫功成願方足東瞻五雲香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樸聞干影轉旄頭燾知是扶桑散清旭

金齒改建儒學詩序

王英

禮部左侍郎翰林侍講學士

正統十一年春金齒改建儒學成南詔之地惟金齒最遠去京師萬餘里

國朝設兵衛命將以重兵守之諸夷歛服民用寧輯乃者守臣言宜設學校立師儒教之詩書禮樂

詔從其言建學於城之中以新舉儒士余穀爲訓導穀明經有文行士皆尊師之然學之初建地稍卑隘會靖遠伯王公驥尚書徐公晞侍郎侯公璉守



雲南都督沐公昂征麓川叛酋駐師金齒以學宜  
遷於城西高亢寬閒之地經營未就而刑部侍郎  
楊公寧來叅積戎務與黔國沐公斌謀必欲亟成  
於是都指揮胡誌李昇指揮同知趙忠等相與協  
謀一心工力財用悉爲之備遂改築之至是乃成  
夫子廟兩廡戟門明倫堂齋舍厨庫皆以新易舊  
規制有加士子喜而相語曰

聖天子嘉惠遠夷尊崇孔子之道建學以師教我二  
三大臣新學會以居我敢不知所自勉力進脩且

以言頌德紀功垂示後來教致書以詩爲講詩曰  
迤以金齒西南之裔高城言言守以兵衛其人雖  
夷寧不循教乃作學宮

天子有詔維此學宮地隘而卑將臣文臣曰騏曰晞  
曰璉與昂始謀遷之曰越黔公暨少司寇欲亟成  
之謂不可後衛將曰誌暨昂與忠亶亶勤勤協贊  
厥功厥功暨成學宮渠渠士子萃止誦詩讀書乃  
相告言學以進德新我學舍我游我息嗟嗟士子  
我維爾嘉榆揚厥休我詩爾歌以紀成績以頌

聖德尚告後人其思無斁

雲南圖經誌書序

王景常

曰  
洪武二十有九年八月既望西平侯沐春謂景常

國家繼天立極輿圖之廣亘古未有洪武初即命  
天下郡邑脩撰成書以昭大統當是時雲南未賓  
茲用弗備子其爲我成之將以達于

上景常拜命之辱不敢辭粵若夏后氏之王也分土  
作貢周述職方漢收秦圖籍皆誌也曰誌者何聚

其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貢賦繫簡以立經陳紀非徒示輿圖之大也

皇明德懋同天地聖神昭日月仁風義氣振蕩六合四夷八蠻莫不稽顙效臣順襲冠帶幅負有截輿圖之書是宜奄八荒而履無外也攷于史氏所載宏綱大興煥乎有章雖雲南以後服見鋤而事功不可不紀按雲南自昔外于王化元初剗封畛列郡縣姬煦撫摩與漢唐羈縻之風何異重以梁王不迪天命戕害信使誘納我逋逃由是

皇上命將出師奉辭伐罪金鼓一震土崩瓦解不浹  
十辰悉疆悉理鎮以重臣十數年間政化漸于蠻  
獠

皇澤溢于方外建國表方輿內地等熙熙皞皞化爲  
樂國視元霄壤懸絕矣茲非神武不殺之所致歟  
不揣窺測化功模繪日月編次成書掛一萬漏庶  
國家經典將于是乎備嗟夫禹貢史也聖人刪而  
爲經春秋經也三傳列而爲史漢唐以降合而爲  
誌雖繁簡不同道一而已是誌也上分天文下奠

星土貫穿禮樂裡祀疆場食貨藝文之事諒不足  
徵前史之萬一然一方大槩亦可見其什六七云

雲南志後序

平顯

聖人大統六合一視同仁務廣德也雲南僻介遐壤  
自昔羈縻元置牧守徒擁虛位我

皇明誕敷聲教寧遠人用夏變夷悉俾中國黔寧  
昭靖王鎮以懿親十有一載賞罰畢協鋤強懷柔  
遠邇革心翕然從化廟食千古理其然乎西平惠  
襄侯績乃舊服一循成軌歷覽舊志事畧辭煩即

命括蒼王景常攜李程本立稽諸遂古芟採編撰  
迨及有成將獻納焉不幸捐館二公亦接踵應  
徵弗終厥羨嗣侯昭繩其武復命不肖裒而次之其  
筆削去取皆仍二公訂定不敢損益間有遺闕蒐  
訪補綴書成于洪武庚辰之夏鋟刻于明年之冬  
用廣其傳嗚呼是土也先王奉敷

天威戡定數載然後能一其政君侯克紹前烈纂輯  
奕世然後能成其書固不易乎後之覽者非徒究  
其井疆俗產而已當知古人之所以得失成敗懲

惡勸善而致化民成俗之效庶不負廣德繼志之  
初意云

重修雲南志序

鄭顯僉都御史

景泰甲戌孟秋七月有

詔纂修方輿志書禮部奏選文學之士授以條畫分  
行天下俾其所至會諸方岳儒臣廣蒐精擇計偕  
以上而進士王毅寔來雲南衆議右布政使陳君  
安簡宜總其事君承事惟謹暨諸文儒夙夜在公  
殫心竭慮期蒐訪之必精燭故鈎新在去取之皆



當不四閱月而志書告成將鋟梓以傳諸予丐言  
爲序惟雲南之事載在漢班固西南夷傳者舊矣  
至元李景山始爲志畧然其時聲教初及制度簡  
率禮樂文章之事未甚明備道德風俗之義未甚  
同一宜乎蒐訪者難精而該載者不博也我

朝奄有天下幅員之廣疆域之大振古莫及雲南以  
險遠後服

太祖皇帝特命勲臣鎮之迨今七十餘年山林川澤  
墳衍原隰物產之富郡縣城郭疆理之雄靈壇古

跡琳宮梵宇之勝園池樓閣亭臺館榭之麗賢臣  
哲士之生于其鄉仕于其地詩書禮樂之教養其  
人於是道德既同而風俗丕變向之椎髻卉裳之  
民荷戈負弩之習漸化而爲衣冠文物之美矣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其時耶雖然禮樂  
文章之明備道德風俗之同一固由乎

聖王悠久教化之浹洽然非得人以任慕脩之責抑  
何以成

昭代制作之盛而觀今日大一統之寰區如斯其廣

者哉是書之成遠稽諸經近考史籍并疆里俗食  
貨藝文之事古今因革損益之宜條分縷析明白  
詳盡可謂無遺漏矣而陳君用心之勤蒐訪之精  
去取之當亦於是而有可考焉

重修雲南志序

陳文  
雲南右布政使

皇上纘承大統撫御萬方夙夜孜孜圖惟寧永迺於  
景泰五年秋七月八日

詔禮部重修天下地理志將悉閱而周知之其奉使  
采取及所在任其事者必慎選文學才德其人以

元時進士王毅詣雲南宣昭

聖意於是文等忝與其事祗嚴朝夕博訪而遍觀窮  
搜而遠探正舊志之乖訛公輿情之去取若是者  
四閱月始獲成書分爲十卷以進而雲南古今事  
文殆無遺者既而以所存之藁命工鋟梓而序之  
曰地理有志肇於夏之禹貢掌於周之職方著於  
漢之遷史而班固廣之曰志凡河嶽之流峙原隰  
之肥磽物產之登耗風俗之羨惡人才之豐畜悉  
志焉以任土作貢分田制祿授方任能用臻康乂

者良以此也雲南古西夷靡莫之屬遠在荒外而  
禹貢職方之所不及者也漢武時始通中國繼以  
蜀晉隋唐雖曰郡縣其地不過遙制以爲羈縻而  
已况蒙段二氏假號承強歷數百年屢爲邊患未  
則置之度外豈惟力之不瞻哉至于有元僅能一  
而撫之然治教晦塞氣習猶自異於內地視前代  
之遙制以爲羈縻者又豈能大相遠哉天啓

皇明奄有寰宇仁風義氣彌于六合施及四夷雲南  
以征而後服特任勲戚蓋臣領重兵而世守之蒞

一 漢書卷之二十一  
以藩鎮肅以臬司因革其郡縣制其田里間井其  
民以施治遍立學校以施教又簡命練達重望之  
臣以巡撫之迄今七十有三年是以

聖化漸被無間窮僻椎卉化爲衣冠嗚呼變爲雅頌  
熙熙皞皞亦何下於內地哉由此而觀則

皇明之有雲南不特一其地以示輿圖之廣然定爲  
經制以成其治教之盛實亘古所未有也今具于  
志得非希世之盛典歟文等文學才德舉無似者  
敬竭一得之愚以仰答

聖意於萬一而

皇明丕顯丕承之化無遠弗届亦於是而槩可見矣  
嗟夫顧此一隅之陋繼今以往獲媿羨於內地誠  
萬世之大幸也歟

雲南總志序

彭綱 按察司提學副使

雲南舊志成於景泰六年寔前少傅廬陵陳公文  
為右布政使時所編集所謂雲南圖經志書者也  
然其為書詳於詩文而畧於事實况今五十餘年  
莫之繼續其間可述之事可稱之人漸就泯沒弘

治癸亥巡撫右副都御史西軒先生應城陳公嘗  
語及此以爲是書闕制度寓勸懲不可不脩遂以  
屬綱綱以較士什九行部未暇也乃定爲款式指  
出合考書籍公案屬教授李介等督諸生儒人依  
式編錄復檄諸郡邑衛所得其新舊志事畧乃更  
稽討參訂增削損益使簡不遺詳不冗以適厥中  
書既成題曰雲南總志僉謂宜有序夫志猶記也  
記其事也雲南去中國萬里唐虞三代所不能臣  
漢雖郡縣之然不能得其一民一財之用徃徃弊



中國以從事唐自中葉以後翻爲所困迄宋不能  
有无雖能有之然亦叛服靡常我

太祖皇帝既宅四海乃命元勳率師大定其地而敷  
政出治焉

列聖紹承益綏厥土九爲府若州一十有三爲軍民  
府七爲軍民指揮司二爲衛若守禦所二十有四  
而外夷宣慰宣撫長官等司府州又十有九藩閩  
以統之監司以察之公府以廢之近臣以鎮之撫  
之上下相維文武並用制定治一夷漢率服於是

歷代所不能臣之地六八九千里之區盡入王官  
供貢賦受約束與中州埒而非前代所可並也是  
書備載諸府州司建置沿革城池形勢風俗山川  
土產公署學校書院戶口田糧驛堡哨戍鋪舍樓  
臺關梁寺觀祠廟墳墓古蹟流寓仕宦人物科第  
烈女仙釋之詳展卷一閱則一方之事古今之迹  
燦然在目而我

皇明威德之盛幅員之廣制度之微亦於是而可考  
見矣或曰郡縣地志非義理所先儒者或  
為

而子胥爲之何也噫子之論大矣獨不觀禹貢職  
方輿夫諸史之志乎聖賢回不遺也彼高談性道  
絕滅史學卒稔生民之禍者又豈君子之所願學  
哉况網宦食斯土而職在風教則夫一方之事一  
時之制考而記之以寓治理以資聞見亦事之宜  
也用書以序其前

卷二十八

雲南志卷二十九

文章七

元

中慶路大成廟記

郭松年御史

惟夫子之道與天地並語小則無內語大則無外  
固不可以古今夷夏爲限閔然而教不徒立視王  
化爲遠邇王化之所及教亦隨之雲南去中國極  
爲荒遠其俗朴魯獷悍毳裘椎髻傳記所載以爲  
帝女六子即其先者是已稽之禹服道里懸絕其  
土地之賦包匭之貢以無與焉漢之孝武事西南

正德

三十五

一一

夷始通使節厥後伏波征交趾而立銅柱武侯渡  
瀘水而刻琬琰迹其所遺槩可考焉至於唐名節  
鎮宋假王號是皆正朔不加車書不一牢籠優籍  
羈縻不絕而已又安得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比  
于內郡而臣之哉聖元奄有六合涵育生靈以煦  
以休難以神武四征不庭而崇儒重道設庠序明  
教化以作新於吾民者多矣歲在癸丑今皇帝居  
潛邸龍飛之望四海所屬念祖宗開創之艱將以  
纂繼洪休恢拓疆宇重以六詔八諭首領星碎相五

長雄干戈日尋民墜塗炭爰興弔伐之師旬時之間雲南悉定自邇以來稍變南俗布元法署置官吏宣明憲度遠方之人始知有生之樂矣聖上遠鑒三代之盛永爲磐石之固詔立皇子爲雲南王啓封建也至元甲戌復命平章政事賽典赤行雲南中書省事治中慶既至均賦金以息民廣屯田以積穀省刑罰銷盜賊優柔厭飭甚得遠人之心暇日集僚佐而言曰古俗資性悍戾督不畏義求所以漸摩化服其心者其惟學乎乃捐俸金市地

于城中之北偏以基廟學中慶於古爲鄴闡其西南瀕昆池地甚卑濕獨北偏最爲爽塏故卜基從之無暇於取文明之方也自餘執政暨幕府諸公例割已俸以資之其木石之價工役之費不取于民而用以足凡爲屋五十有三楹禮殿奠其中夫子巍然南面而充鄒二公與夫十哲配焉兩廡翼其傍七十子之徒及歷代名儒有功於世教者繪其像而列焉內外有門左右有堂雙亭對峙踈翼暈飛別達講堂以爲師儒授受之所經始於至元甲



戊之冬落成於丙子之春是歲八月上丁行釋奠  
禮於新宮牲幣孔嘉獻享有儀戴白垂韶怡熙  
熙迺觀迺悅於是華夏之風燦然可觀矣初平章  
賽公既始其事甫即叙而卒詔平章政事脫脫木  
兒繼領省事一時叅佐皆中州士夫以故攻之愈  
力竟畢其功仍擇官民子弟之秀者以補學生奏  
復其身命蜀士王君榮午充教官以董之使肄業  
焉嗚呼教無類也孰謂異俗之不可化哉今夫雲  
南荒服之人非有故方流風以資於聞見也又非

有鄉黨師友之習也一日舉中國之治以加之皆  
友心革面若其固有者于以見王者之德大以遐  
夫子之道尊而明而異俗之果不難治也他日化  
成俗定人材輩出彬彬乎齊魯之風則任斯事者  
宜無愧于文翁云

重脩中慶廟學記

支渭興叅政

中慶廟學創自前平章政事贈咸陽王賽典赤公  
繼以省憲名卿增脩加飾內外完羨無愧中州至  
正二十三年春三月不幸城爲賊兵所陷官舍民

居焚毀殆盡廟學雖存而守者四散日以壞漏經籍  
禮樂罷亡其大半城復任教職者極力經理  
竟以用度不足莫能返舊今蜀國公銀青榮祿大  
夫本省右平章知樞密院使脫歡普化以世臣子  
孫累踐清要至正乙未由中書吏部員外郎出爲  
本省左右司郎中陞叅政右丞以至平章政事才  
兼文武在職得華夷軍民之心雖境內時有陸梁  
方命者干戈亟用日不暇給而重道崇儒化民成  
俗之意未嘗少忘歲在己酉二月上丁公與僚佐

暨憲司官行釋奠禮畢周行省視嘆曰孔聖萬世  
帝王之師國家尤加崇奉廟其可以弗飾博士第  
子講習聖人之道爲國育材待用學豈可以弗脩  
迺捐己俸以倡在位者各出俸金有差稟命梁王  
王亦賜白金以助於是買材募匠命郎中危毓董  
其役棟楹椽瓦腐裂者易新之赤白漫漶墮落者  
補治之自大成殿宸章閣兩廡三門講堂齋舍以  
及馭官更衣之所提舉教授治事之廳下至倉廩  
庖厨百爾器用莫不畢具補禮樂器之缺購經子

史之亡悉如其故又謂贍學田畝年深兵變多爲  
豪民欺隱歲入頓減弗充支用乃委掾史杜立智  
遍歷州縣閱實之得逋租以石計者若干更爲簿  
籍以傳永久肇事暮月之半迨秋而就緒丁夫皆  
儒戶齋僕分番爲之不以煩民每月朔望初二  
十三日公詣廟炷香訖即赴學坐講堂令教官學  
生暨民間子弟通經者以次講說至晡乃罷外人  
來觀聽者充庭塞方教化大興若公者可謂有功  
聖門知所先務克紹先公之前烈矣提舉教授者

士等具其事之本末不遠數百里走書臨安求文  
為記予素受知於公踰年衰筆陋義不容辭乃序  
其大槩而繫以詩曰

大哉孔聖萬世師模宗祀之所徧于海隅滇處徼  
南有廟有學揆厥初元賽主所作歷歲既久重以干  
戈壞而弗葺時也柰何使相脫公恩封蜀國俸以  
新之百用具足兵不知戰公實教之民不知學公  
實導之惟公之才兩兼文武進位于朝厥施斯普  
麗牲有石刻此銘詩後賢繼者毋廢前規

建中慶路學講堂記

李源道 叅政

滇學舊矣講經有堂在大成殿之東偏歲久漫漶  
且規制備供雲南薦司職在敦勗僉事楊侯祚刻  
意專勤躬自董督以完舊益新爲己任鉅細靡不畢  
完知事王君景仁協謀贊相以訖于成初得北隣  
隙地三十舉武南向爲堂四筵扁曰明善東西爲  
齋六程通扁曰進德脩業以棲生徒使肄業其中  
置田以資餼廩雖艱蹙人亦遣子入學諸生將百  
五十人朔望率師生講授聲鐘鼓以節登降屬二

月丁亥肅賓僚釋莖於先聖先師冠服禮樂井井  
有章不意殊方見此緝典區區受命爲藩風憲諸  
公懇請索文以申其義予以告滇之人也乃勉爲  
之辭曰爲學之道必由於講說而後明乎孔子以  
學之不講爲憂孟子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  
說約也聖賢之意無他蓋使學者敷暢貫融敦本  
抑末期進於道而已夫用力聖賢之書者嘗口誦  
其辭心惟其義者矣於其道則空得而聞焉夫子剛  
定繫作之後三千之徒唯顏曾悟其一貫四勿之旨



皆由心得非口授也聖賢授受得之於心是得之於天也中人以下非講說莫能明焉秦火熄而訓詁興漢儒出而傳註作伏生之書以口傳矣毛公之詩多臆說矣豈知傳註非六經之彙訓詁非六經之贅乎聖遠言湮說家蠹出非遷就之辭則傳會之語也發明非不多而抵牾亦不少也訓釋益繁而旨益遠也論說愈明而道愈晦也承訛襲謬寥寥千五百年以迄於近世濂溪大儒出而正之洞視萬古斥去凡近發其微顯其蘊而聖賢之旨

復炳然于世士生斯世克守成說以求聖賢之心  
何其幸歟而比年以來乃有掠先儒之羨以爲己  
出捃拾緒言以著述自名以辭章爲工爲獵取聲  
利之計者嗚呼六經在世如日月之在天河海之在地  
小天賤婦皆知其大且明也尚得以管窺而蠡測  
之哉學者之登斯堂也當知講說之要不徒於得其  
辭而通其義在乎疏視淪聽敦本抑末以求聞道  
之歸庶幾聖賢之心可日月而冀也風憲諸公所  
以敦勸作新之意安知其不在于茲乎

中慶路增置學田記

支渭興叅政

皇元肇造區夏武功方即文教並脩世祖皇帝既定雲南入繼大統命信臣賽典赤公平章行中書省事首建孔子廟于中慶城之北又於官渡買田八雙以贍學方言雙者四畝也厥後朝廷名臣出爲省憲知重道崇儒者增置水陸田至五百九十二雙有奇且以廢城官租隸焉俾充春秋朔望祭享及脩學養士費更數十年罔有虧失近歲官于學者代易靡常賢否相半留意出納者鮮致多負

租亦有爲異端豪民所侵據而莫之理者以故師  
生廩膳不足春秋俎豆之薦亦或缺焉至正十六  
年秋七月詔以正議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  
副使漢中蒲機爲雲南諸路肅政廉訪使下車舉  
憲綱除民瘼官吏震恐奉職邊境以寧公謂學校  
風化之原人才自出憲政知所當先也於其勸誘  
之方經理之道尤盡心焉迺與副使禿魯僉事阿魯  
溫察王欽幕賓經歷張懷義知事崔有恒照磨幹  
赤共議差官徧詣州縣考正闕實其他凡歸侵疆以

雙計者若干得逋租以石計者若干傭書田之所  
在界之所至與其雙數于籍有司學官憲府各截  
其一且識于碑陰以備他日取證又總新故租度  
歲用外糶其餘以濟貧民得中統寶鈔五百八十  
餘錠移文中慶總府轉達行省請于梁王以市大理  
路趙州沒官田二百一十九雙三角王曰善事也  
樂允所請行省諸公亦贊成之歲增租一百三十  
八石六斗由是倉廩充財用足師勤士勵教化大  
行今年秋渭興忝校藝雲南事既祗唱學宮提舉

變理翰教授尹具瞻暨諸儒合辭請託其事于石  
竊惟三代學田之制無可考列國時齊宣王欲授  
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即是而觀則古人養士於  
學必有成法矣國朝踵前代之制天下郡縣皆建  
學學必有田蓋亦富而後教之意中慶在雲南爲  
要路省憲統臨於上州縣遠夷視效于外風化之  
行人才之就莫先於此學田之入其可一日缺哉  
今廉使蒲公暨同列能體聖朝建學之盛心不以  
四方有警急武功而緩文治復橫侵於可見責久

負以必償奸猾服義而樂輸豪強拱手而聽命又能以日用餘資合謀省府稟命親王買田以附益之爲永久計可謂有功於茲學有裨於聖化不負所託者矣彼有視儒效爲濶疏語及學校曰此非急務惟以簿書刑獄爲先者豈爲能備舉其職乎誠宜記以示後繼自今遊於學者飽食而安居當朝斯夕斯講明經訓求古聖賢所以爲學之道而力行之孝於家忠於國使時流俗輩咸知儒教之有益於人若此庶不負買田興學之意若徒從事於

文辭之末以決科干祿為計則觀斯託也獨不大  
愧於心乎尚相與勉之

中慶路學禮樂記

何弘佐儒學提舉

滇為西南重鎮控弦萬里方區宇未合我世皇駕  
六飛仗天戈由吐蕃麗江入其境雲南三十七部  
及金齒交趾舉皆內屬至元甲戌命平章政事賽  
天赤達行省事於滇城以彈壓諸夷凡六詔之地  
盡為郡縣至於海隅蒼生莫不梯航重譯來享來  
王於是建學立師隆廟貌之觀繪聖賢之像為萬



姓瞻依之所春秋釋奠講禮肄樂以嚴報本追遠  
之義殆將化猩馱爲麟鳳易毳毳爲衣冠世皇之  
心天地之心也世皇之仁天地之仁也自時厥後  
垂六十年吏治文化埒於中土嗚呼盛哉天曆初  
鎮兵扇諸蠻作亂與章文物掃蕩無遺學校禮樂  
其所存者幾希矣至元戊寅著作郎杜敏以亞中  
大夫來僉南憲事深懼學校廢弛禮樂不備慢紳  
褻民不可以祭方與諸公求所以安神綏民之道  
曰禮非玉帛俎豆也然舍玉帛俎豆無以觀禮焉

樂非鐘鼓笙鏞也然舍鐘鼓笙鏞無以觀樂焉其  
備諸事未具以邊庭弗靖議遂寢庚辰秋加通議  
大夫左右司郎中迺刻意贊畫謀于平章勝家奴  
公叅政以的公俾由靖路教授劉輔昆明縣教諭王  
景賢乘驛持鏹五千緡市禮樂器於江之南憲府又  
以衣服不備委中慶路學錄潘允文亦持千緡計  
置於成都辛巳春憲副常公泰始采益學與經歷  
月倫亦不花知事董淵照磨李友諒同寅協恭氣  
類翁和皆以勉勵作養為先務其斯文大興之一

機括歟弘位適以提舉學校之命至教授董淵學

正朱銓暨諸生請紀成事固辭不獲作而曰人心

不同如其面然禮樂刑政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

是以古之聖人於讜而制禮於豫以作樂於賁

以明政於豐以制刑則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

禮樂之輔故禮自外作而道充於內樂由中出而

和聲於外政所以一不齊之行刑所以防不軌之姦

民心同而治道一俾悖逆詐偽之心不萌淫慝乖

亂之事不作則玉帛俎豆鐘鼓笙鏞於世未必無

補也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  
省憲諸公之德政可知矣既以復諸生因書之俾  
鑱于石以爲奕世勸

中慶路學田碑記

范可仁鑱

非學無以設教必勉勵之而後成非田無以致祭  
必提調之而後備非廟無以顯道必興舉之而後  
立欽惟聖朝累頒詔誥必以學校居先者實在乎  
崇文興化作養人才而已至元甲戌咸陽王爲雲  
南諸路行省平章政事時初議建立先聖廟當是

時也文風自北而南滇之人被其化慕其德始  
知有孔子也大德改元時汪惟勤爲右丞殿廡宮  
墻撫有可觀者迨至乙巳肅政廉訪使王公以閒  
田爲學田泰定年間僉憲楊慶之繼至要會學糧  
規劃緡息以供祭祀暨之以廩膳天曆初鎮兵一  
驚民物凋瘵廟學廢墜權勢盜種者太半而卷閣  
焚毀莫之稽考至元丁丑監憲得住僉事杜敏經  
歷月倫赤不花知事董淵照磨忽都等官刻意學  
校應贍地租委自中慶路治中楊克明取勘見額

悉歸之學宮計田若干雙歲佃若干石復勸令居  
官之子弟就學以及凡民之俊秀者樂百十人得  
其門而共其堂者咸曰樂焉既而廢者興之墜者  
舉之闕者補之壞者脩之規影者出之不足者盈  
之於是乎廟宇類宮學田與然一新學正朱銓不  
遠千里而請記於余欲鐫諸堅珉以垂不朽余弗  
獲辭切嘗思之提調有所守則贍學之田賦可輸  
春秋之釋奠可致勉勵有所責則學者靡有不知  
其孝當行之於家而忠當報之於國也以此推而

之於政事其於爲國爲民之心也深矣故重其請而喜爲之書

### 至正橋記

鄧麟雲南省  
管勾

至正橋者雲南省治東新橋而蟠龍江所經也至正者何紀年號也以年號名橋者何示創始也示創始必以年號者一以記創始年歲於不忘一以兆橋之端直於永久且俾由斯者知王道平平而皆無黨偏也上即位之十有八年惟雲南居荒服外極邊中國去天里以萬數仁被道洽嘗後他省

宜得重靜老成而文武忠孝者徃保釐之以故今

右平章政事岳柱伯高公由河南省右丞實授特

命來鎮茲土比至左丞不老赤君章叅知政事幹

藥景仁二公莅政適逾年矣三公協心廢塞弊除

越明年政通人和乃亦有秋冬十月因經橋所見

橫波植柱棧木布土徃來者動搖驚懼如臨履淵

冰然先是霖潦時漲順流一空且脩且壞歲以爲

常岳公曰古人云橋梁不修刺史過也矧茲橋西

抵通衢東捷驛路而控制方面確偉尤稱苟改作



徒勞民力事有似緩而實急者正謂此歟二公及僚屬等聞而是之謀不再集各割俸金以蔽厥事雲南王李羅暨本道憲副也先明德等嘉是役便也競以資俸見畀其隸省長百千萬夫與遠邇職民者莫不奔走相率亦惟俸是助乃一日差時屯匠鳩徒泝石於海沿木於山命宣使趙哈實普化董之於是形石魚二醜水道三石魚并岸址先入地于上平堅木酒灰以錮石鐵定以連縫其長尺一百三十而有五廣五分長之一而六二爲屋十

有四楹高與廣等五分損一而下不與翼以密欄如長之數而左右之川工糧悉皆儉糴公退之餘時一往搗暨靡金錢爲繙七萬五千有奇岳公手扁至正四大字顏其兩楹焉始事於是月之乙未訖功於今年春後三月之甲午是日三公同幕僚等設燕落成王越憲司官若吏等咸會同屬長幼鰥老童孺隘巷沸鄒鼓舞懽忻胥來觀覩橋東普安堂主廬陵僧劉覺正願輸止善坊店房為間二十有八西鄉浦并北莊村水陸田爲雙三十請具

案在官籍其入以充葺橋費觴半耆老李賢等進  
曰愚等生長遐陬久沐聖化凡官省斯者所閱多  
矣自相君來臨宣布德澤輯寧我邊陲勞徠我民  
庶兩賜將若災沴不興而是橋倏起意者真有待  
邪當經營時民安於家農安於隴畝百工技藝安  
於業安也戍行伍者軍卒安居途者商賈無一毫  
相及且拱手視成寔能為者厥謀厥功其可泯乎  
顧莫圖報請勒諸貞珉以壽不朽岳公固不許愈  
請愈方謹徵記於余麟目熟始末未敢遂啗嘗考

夫造舟爲梁著乎詩載親迎也而制并經文初作  
河橋見於史書首事也而本非爲民是役也層綴  
石梁鉅木于以見永逸之謀焉兩有避日以葆于  
以見利民之功焉攻于冬春不奪農時也貿遷有  
無市獲定所也宵則門之閉寇偷也一舉數得其  
是校乎昔子產濟溱洧未免有不知爲政之譏杜  
預橋孟津衆以爲不可之論尚觀舉此謀決而  
浮議莫搖功成而聲不動傑構豈若大壯西南望  
者增駭過者就安方之昔人斯爲盛矣或曰凡能

創者未必能名能名者未必能書岳公始而創創  
而名名而書是實難者麟曰奚翅此他如亭止戈  
存傲戒之音磔石路通使客之行巡防聖而邊境  
無虞海口疏而水利均足迎送有所又所以尊王  
命而篤往來之禮焉是皆岳公能事二公同協所  
致也其餘德政弗克羅縷指日柱石天朝舟楫巨  
川其豐功懿德自有良直筆大書特書不一書敢  
以是而就正

大德橋記

津橋

孫六亭

儒學提

營繕之興以其時皆所以脩政經厯民患非直爲  
快登覽而崇晏游也夫觀射以練武實塘池以虞  
旱災圃苑以資匱乏雖哀民之役勞且不怨知夫  
惠及於已上之人無專利也况當要衝之津達與  
梁以惠乎中慶古鄯闡也山川明秀民物阜昌冬  
不祁寒夏無劇暑奇花異卉四序不歇風景熙熙  
寔坤維之勝區也抑嘗聞嚮之未沾王化也土悍  
俗惡廩宇湫隘羶裘推髻而與中國殊絕粵自世  
祖皇帝恢拓疆宇重以六詔相爲雄長干戈日尋

生靈塗炭神兵所向遐域悉定凱還之日命鎮戍  
緝綏諸部繼署省臺以控馭之置郡縣設庠序宣  
教化布政令移風易俗不啻影響之應形聲由是  
遠夷蟻附煙火相望千里無間既富且庶諸蠻朝  
貢絡繹不絕有以見聖元德化之盛歟掩前聞也  
去城之東百舉武有江橫絕曰神龍正北八十里  
許屈償昧樣邵三甸凡九十九泉混混然與諸澗  
會而爲一乃其源也蜿蜒滂湃南入于滇池夏秋  
霖雨汎濫漲溢波及闌闐民甚病之舊雖草創二

梁佗樹柱架木疊壤支撐因循苟且屢爲洪濤所  
摧不特稽留遠邇仍惕於蹴踏傾覆之患迨夫霜  
降水落輒復募民料理歲以爲常靡財耗力不可  
殫紀榮祿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也先不  
花公慨然曰是津也梁王經行之所可不防虞又  
且歲歲勤民曷若堅其基本杜其規模爲暫勞永  
逸之策不其韙歟左丞月忽乃叅知政事阿叙叅  
知政事忽速刺暨幕府諸君咸贊成之遂命中慶  
路總管李順義千戶楊德元董其事嵩明州倅剽



甫殺水勢真地形尤工度費於是工役雲集木石  
山委蹲鳩深轉幹泉甃石巨木爲閣灑水三通覆  
以層宇翼以欄楯列爲九楹其廣二丈七尺袤十  
又有竒觀其壯麗彼達寧之平政新州之仁義曾  
不是過屹乎若蜃樓之跨海燦乎若蠟煉之截淵  
輪焉奐焉實百代之竒功一方之偉觀也高揖碧  
鷄嗟峨千仞俯臨雲瀦漱滸萬頃居民父老愕眙  
而相謂曰不圖中國之制度獲睹于斯也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歌之曰昔我病涉兮今安若於衽席

昔我之勞勩兮今憧憧而自適皆我公之惠政兮  
服之無斃由此觀之民之所以奔命樂從如子趨  
父事知其不專利於上也如此彼以乘輿濟人於  
溱洧者又焉足云乎哉經始於丁酉孟春落成於  
是年季夏總其工役一千有八十鐵以斤計一萬  
一千二百木石各十餘萬事既諸僚屬各訂其名  
曰某平章公皆未之許績用方成朝廷遣使持詔  
改元公曰灼見聖上之德被邇遐民勞之功適遭  
盛際我輩實無預當以大德名之僉曰善仍屬筆

於大亨辭不獲已乃直紀其實於戲公之意何其  
深且遠哉蓋以方今聖天子治政以德海宇寧謐  
四夷咸賓諸藩內附時和歲豐斯元之所由改也  
以是扁額豈不宜乎然盛德元勳而不自居易曰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我公有焉故樂爲之書

重修三皇廟記

李起巖蜀首鄉貢士

三皇古上聖也鴻濛未分鰲極未奠三聖之道默  
寓朕中通變神化繼天立極儀表皇猷權輿王政  
紹於先者泝於後陟乎遐者由乎邇法垂萬世歷

代欽崇我朝下逮路府州縣咸遵廟記經制愈備  
雲南僻在邊徼世祖六飛一臨體統聯屬禋祀與  
中國等逾八十年惟廟制弗稱先憲使趙成慶臣  
中偕僚佐捐楮鏹貿迤南地欲經營昔值擾攘恢  
復之秋民尚艱食瘡痍喚咻之聲尚未已鄭重間  
有旨徵詣京師長都堂幕府繼而寮案亦星躔焉  
後至元乙亥十有一月朝廷特命河北河南道廉  
訪副使顏永秀陞通議大夫雲南諸路肅政廉訪  
使至自隴右祇謁不怡鎮靜之外未安起處越明

年春副使薛榮中議僉事當住承直由分述畢會  
廉使暨經歷劉深相與謀曰三聖之道大而天下  
莫能載今廟制湫隘神居弗寧祀亦何享此雖守  
土責任然人道源委孰已此心茲欲不漁於民不  
牟於吏規劃我費廓大而鼎新之僉其謂何皆曰  
諾工既興雲南王阿祿出兼金以津助雲南行省  
奉楮幣以資給乃命中慶推官張好仁董其役本  
司權照磨杜敏籌其事遂拓迤南地而廣之環以  
垣墉崇以廡陛然後丹墀豁暢無復往日厓容蟻

旋矣殿甍黝堊廊楯朱碧顏其扁爲開天像從祀於左右然後廟廡輪奐無復往日隱其翬飛矣禱星有門閭闔有廬俎豆有庖更衣有亭馴置禮器靡不咸休然後祀事畢舉無復往日指爲烏有矣落成伊始廡使頡通議語於起巖曰斯廟之成不有憲使趙亞中首倡於前孰能今日同聲以應於後灼見道之感人不以先後遐邇異也子昌爲我記諸庶來者知作興本末起巖謹拜手言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兆於三聖源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俎以荒服論之棟宇其巢穴衣服其羶芻稼  
穡其耒耨佃漁其罔罟交易聚以日中服乘通乎  
天下起居食息無非聖道之漸被噫是道也初不  
以汙尊抔飲而晦亦豈以籩豆罍爵而榮固不以  
土階茅茨而卑尤豈以宮室壯麗而著然幣帛不  
將胡以發誠敬禮制未貞何以格神休此廟貌之  
所由興先後遐邇之同一揆也敢不拜記時後至  
元丙子秋九月吉日立石

大理行記

郭松年

中慶距大理城西顧里有千歷府治一曰威楚州  
四曰安寧鎮南雲南趙州縣三曰祿品安邊白崑  
皆三府支屬鎮南而西有雌嶺即大理之境出行  
七十里有甸馬川原坦夷山勢回合周二百餘里  
乃雲南州也州西北十餘里山麓間有石如鏡光  
可鑑面故舊名鏡州張氏進求時州北龍興和山  
忽五色雲起蕭索輪囷終日不散人以爲祥州居  
雲之南因改今名又西行三十餘里至品甸按唐  
史嘗置坡州亦名清子川其川澤土壤不減雲南



而民種時爲不及爾甸中有池名曰青湖灌溉之  
利達於雲南之楚湖西官道中有石馬紋如古篆  
號曰地符行人謹避莫敢踐之又山行三十里至  
白崑甸其地形南北袤大小略與雲南品甸相埒  
居民湊集禾麻蔽野縣西石崖斬絕其色如雪故  
曰白崑赤水江回環曲折經於其中甸西南有古  
廟中有鉄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  
氏第十一主景莊王所造題曰建極十三年壬辰  
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土人歲歲貼金其

上號天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爲武侯所  
立非也又山行四十里至趙州甸即趙瞻也山形  
四周回抱有藏風蔽氣之勢川澤平曠故家喬木  
猶有存者神莊江貫於其中溉田千頃以故百姓  
富庶少旱虐之災出州治十五里路轉峯回茂林  
脩竹蔚然深秀中而達峯神廟在焉凡水旱疾疫  
祈請有徵州人賴之州之北行約數百步地極明  
秀蒙昭成王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即此地建遍  
知寺其殿像壁繪於今罕見意非漢匠名筆不能

造也出寺門東北行一里餘有高原號城澄其地  
空而不耕乃世祖駐蹕之所也近歲州宋達一佛  
宇遇旦望焚香祝壽蓋以報聖恩之萬一焉川行  
三十里至河尾關即洱水之下流也架木爲梁長  
十五丈餘穹形飲水睨而視之如虹霓然順流而  
下約一里許有石門巨石橫楫號石馬橋爲群波  
爭道之地懸流奔注雲濤雪浪聲聞數里河尾橋  
之西有關焉北入大理名龍尾關即蒙氏之所築  
也西阨蒼山東屬洱水其高壁危構巋然猶存入

關十五里山壑濃秀望之蔚然前陳者乃點蒼之  
奔衝也諸峯羅列前後叅從有城在其下是曰太  
和周十有餘里夷語以坡陀爲和和在城中故謂  
之太和昔蒙歸義王皮羅閣自蒙舍徙河西乃築  
此城後閣羅鳳以張虔陀讒搆乃殺之陷唐鮮于  
仲通兵因自結之吐蕃受鐘王刻石記功明不得  
已而改號蒙國大詔德化頌碑使蜀人鄭回製文  
其碑今在郎唐代宗大曆元年也又北行十五里  
至大理去陽苴咩城亦名紫城方圍四五里即蒙

氏第五主神武王閣羅鳳贊普鍾十三年甲辰歲  
所築時唐代宗廣德二年也自後鄭趙楊段四氏  
皆都其中是城也西倚蒼山之險東挾河水之坳  
龍首關於鄧川之南龍尾關於趙臉之北昔人用  
心自以為金城湯池可以傳之萬世及天兵北來  
一鼓而下良可嘆哉此非在德不在險之明效大  
驗歟故大理之民數百年之間五姓守固值唐末  
五季衰亂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興北有大敵不  
暇遠畧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樓觀

言語書數以至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陳之法雖

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二為略本於漢

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若夫黠蒼之山條

岡南北百有餘里峯巒岩岫縈雲戴雪四時不消

上則高河竇海泉源噴湧水鏡澄徹纖芥不容佳

木奇卉垂光倒景吹風噓雲神龍所宅歲旱祈禱

靈貺昭者為一十八溪懸流飛瀑瀉於群峯之

間雷霆砰轟烟霞晡霽功利布散皆可灌溉洱水

則源於浪穹涉歷三郡溇瀉紫城之東北自河首

南盡河尾波濤二關之間周圍百有餘里內則四  
洲三島九阜之奇浩蕩汪洋煙波無際於以見江  
山之羨有足稱者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爲近  
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  
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  
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峯之  
下有廟焉是爲黥蒼山神亦號中嶽中峯之北有  
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二百餘尺凡  
一十六級樣製精巧即唐遺大匠恭韜徵義所造

塔成輒義乃歸中峯之南有五局寺又西南有上  
山寺凡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  
比也師僧有妻子然徃徃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  
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而得道  
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  
居灑掃清潔雲煙靜境花木禪房水灑號禪堂  
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盡此大理之大觀  
永昌騰衝也走川鶴慶麗江周行數千里



澂江路孔子廟記

李恩原

雲南行省參政

澂江爲郡在六詔山谷窮處郡邪之西舊有孔子廟總管魁納之所建也榑殿兩廡外無他構焉本道廉訪僉事湯公廉閣是邦病其規制卑隘嘗有司撤而新之功既落成疏其事走書於滇索記於石惟吾夫子道冠百王功被萬世生民以來無以俸其大也古今尊崇如天地焉蓋天地至大無不覆載日月至明無不照臨天道不言而四時之功成聖人有言而萬世之法則三綱九法行乎日用之間

如大化元氣行乎渾淪磅礴使人莫得而知也我  
國家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洽海內陞天蟠地無遠  
不從世祖皇帝六飛南指聲教所及卉裳椎髻之  
民化而衣冠茲臨御之初下詔興學列聖遵承敦崇  
益厚夫子之教遂與王化相為遐邇與覆載歲功  
並行而不悖亘千萬世而不泯所謂無以侔其大者  
文教行乎裔夷荒服之外何疑哉公之新脩黌學  
增建講堂中扁曰明倫東西齋曰進德曰脩業延  
師儒以迪生徒受學田以資餼廩民間子弟入學



於學校蓋出天性云

陞姚安路記

歐陽玄事常僉

雲南有郡曰姚安當段氏有國時爲姚府居南詔  
八大府之一其地有崇山修谷平疇廣川饒麋鹿  
魚鼈之利其土宜黍麥穀稱其民尚義俗樂善事  
嘗考其載記高自昇泰相國六世至護隆封其  
長子隆政爲姚府越嵩會川三郡之演習演習者  
彼國牧守之稱也皇元憲宗皇帝在位歲癸丑世  
祖皇帝以潛邸奉命征雲南段氏國亡降姚府爲

州隆政之子政君入朝授武毅將軍世襲姚州守  
政君卒子明襲天曆戊辰又入朝文宗皇帝嘉其  
世濟忠孝自述職賜衣尚方賜鞍轡乘黃楮幣  
稱是命陞姚州爲姚安路明爲姚安路軍民總管  
留道明年己巳會雲南兵禍方起又明年庚午高  
氏之宗子阿海率邦人禦賊于險俘馘甚衆適王  
人替師權委阿海攝姚州判官行州事至順平辛  
未夏明始還鎮賊退兵解民馴復業乃勅姚安路  
軍民總管府於是招流離撫攜貳闕汚萊還侵

軼既乃繕官舍葺郵傳定民賦時軍儲姚安父老黎  
庶咸自慶幸如病初起如醉遽醒相率言曰州陞  
爲路以高侯之故若之何相與改觀以求無負聖  
天子之命以無忘我高侯之惠佯來請辭余讀春  
秋有當時諸侯有始封爲公或先書侯後乃書子  
尋復書伯意其有褒貶也說經者以謂列國朝聘  
之儀各有差減時王之法不行諸侯之國日削徃  
徃儀不備物則有降殺以從儉信有是哉何其不  
振也高侯當納款之初貢篚不絕及更兵之後侯

度不隳遂克大其封域之稱號是賢於春秋之諸  
侯者蓋嘗論之世祖降府爲州將以易遠人之視  
聽此致遠之權也文宗改州爲路將以固遠人之  
心志此柔遠之經也上以昭時王之制下以著諸  
侯之節可不務乎雖然爲姚安之吏民者蓋亦思  
曰昔爲州貢賦附庸於大邦獄訟受成於上府今  
爲路矣言可以專達事可以專決誰實使之然哉  
其能清白以承休勤敏以趨事斯則吾民之報邦侯  
也爲邦侯亦蓋思曰州陞爲路恩至渥也吾以遠

方之俗求自列於中國之懿果有道乎亦惟曰漸  
被聲教而已於是近聘荆益關陝之士以爲民師  
遠購洙泗濂洛之書以爲民學異時燁然聲容文  
物之盛非蜀之文翁聞之常袞歟豈復有邊鄙震  
也哉斯則邦侯之報國家也余叨天子禮官當宣  
上德化西南而望雲南距輦轂萬里嘉遠人之有  
志於斯文也故詳說以告之

雲南志卷二十九



雲南志卷三十

文章八

本朝

雲津橋記

王景常

雲南城東陬有池曰昆明池之大不知其幾百里也昆明之上游有江曰盤龍江之源亦不知其幾百里也汪洋湍激深廣莫測而大遠寔通昔有橋曰大德燬于兵有年矣

天朝下雲南內訌外攘庶事草創隨葺隨鑄行道用棘今西平侯沐公以為橋梁之政正道攸關不一

大舉無以示悠久乃命立表識輦巨石殺川流捷  
 石舊度丈尺計工庸錮石趾以斲暴端流三門以  
 通舳艦穹窿塊軋夾以石檻琳琅簇造橫截天塹  
 方軌長驅肩摩擊屹若金隄亘若垂虹行者若  
 履平地焉是役也經始于癸酉之冬十月視成於  
 甲戌之春三月凡鳩軍工以日計之費萬幾千以  
 其當雲南之要津故名夫十月成興梁古之制也  
 然未有梁以石者至漢以石梁灞李得昭以石梁  
 洛其來尚矣矧雲南

地高且險

此處宜設

馳道三軍之扈衛控扼大藩警伏百蠻之地苟無  
輿梁以觀之何以為名城內地哉西平舉揚

天子休德凡所以鎮綏經理與利殄蓄以與前人確  
類如此然夷人得踐大中至正之途捐繩牽索引  
之習絕攝衣褰裳之艱釋龜足駮豚之難而喁焉  
以譁群焉以趨蠕焉以履歡欣鼓舞以自蹈于夷  
途繫誰之力歟昔司馬相如橋孫水以通作都通  
便節也史萬歲錮鐵橋以渡金沙利行師也史猶  
書之然通使節與通輦輦孰重濟甲士與濟國人

孰亟由是曳之雲津先臻前古矣於戲

天子休德西平布之

天子有民西平濟之巍巍石梁萬世賴之西平名春  
字景春黔寧昭靖王子也

湯池渠記

平顯

湯池渠肇始於洪武之丙子時西平惠襄侯沐公  
在鎮以雲南師旅之衆仰給餉饋固備攻守用廣  
開屯田為悠久計宜良在滇東南當陸涼路南喉  
襟既置兵守必謀其食公相度原野舊有溝塍廣

不盈尺流注弗遠湯水在傍人不知用底平無  
棄為荒隙不盡地產是年冬發卒萬五千荷畚鍤  
董以雲南都指揮同知王俊因山障隄鑿石刊木  
別疏大渠道洩於鐵池之窾而伏其袤三十六里  
闊丈有二尺深稱之逾月功竣引流分灌得腴田  
若干頃春種秋穫實穎實粟歲獲其饒軍民賴之  
越二年公薨壬午夏既芒種雨不時降人方為憂  
獨宜良水利不竭首畢農事將校黎老益追慕公  
德咸願鐫石以紀頌於不朽丐銘于平顯銘曰湯

二周之國六卷三十一  
池之渠宜良之利人食以生維公所施我公伊誰  
黔寧家嗣善繼厥志奚啻一事渠流沄沄浸皮曰  
穉勿雁勿勤冬有斂穧公雖云逝我思無替穹石  
斯礪憲於萬世

敬思堂記

王景常

惟黔寧昭靖王既平雲南

皇上遂命撫茲南夏靖康遠人爰作敬思堂於鈴閣  
之左昭明德也王既捐館舍

朝廷嘉王丕績命王胤子今西平侯纂王之緒終

事之明年開是堂以亮天工又明年俾景常作文  
以記之不獲辭膏謂

皇上以神武定多方先王以懿親討不庭傑侏兜離  
罔不畢集黜魯弁裳之氓悉緝規圖徽以沐浴膏  
澤遵式王度恐後變夷為夏功烈盛矣原其所以  
盛者實繇於敬思也翼翼小心思以事上也整齊  
嚴肅思以涖官也主一不二思以臨政也端莊儼  
格思以馭下也茲其若是赫赫也然前人之敬德  
所以裕於後後之入思所以踐乃位事乃事正所

以懋前人之德也。今侯登斯堂也，常若先王之陟降也，常若見於夔墻也。嚴恭，祗畏，心罔不勞。侯，今日之事。

上者猶先王之翼翼也，恪恭有位，夙夜必式，則侯今日之涖官者，猶先王之嚴肅也，不二不三，則侯今日臨政，馭下者，猶先王之主一端莊也。其所以迪前人之德，惟在於是。纂前人之政，亦惟在於是。茂揚

皇上之恩澤，亦惟在於是。蓋敬思之道，先王所以昭



於始而侯之所以善於後也歟景常每覽昔人脩  
已治人之由曰脩己以敬曰敬德之聚也德以治  
民誠繇是以事事焉則思過半矣况膺大任位大  
政贊大化表表以處王侯之位者乎又况纂前入  
光大之緒以邁相

皇圖於億萬年之隆者乎詩云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天子尚然况列侯乎是為  
記

又

程本立

皇帝即位十有五年大兵平西南夷而黔寧王鎮之  
既十年黔寧薨

皇帝以其人之不忘黔寧也

命嗣侯歸之鎮初黔寧之薨有歌之者曰孰為我父  
孰為我母無母奚居無父奚拊天寧寧乎莫恤我  
窮乎及嗣侯之來有歌之者曰于訖于訖是耘是  
耔維黍維稌以饋我有父母先王之子噫孰  
謂夷狄不可治耶然人知夷狄之可治而不知所  
以為治知所以為治而不知所以出治出治者何

道也道以出治學以明道靜以成學其黔寧乎胡  
以知之以簡重沈默而知其靜也以尊信夫太極圖  
西銘而知其學也如是則於治西南夷也何有嗣  
侯若曰我考憂勤惕厲於茲土有年矣兵食之不  
足思所以足之民生之不遂思所以遂之遠者思  
所以來之汚者思所以新之簡節踈目思有以安  
之霑仁洽恩思有以樂之蟲蛇驅之豚魚孚之我  
其敢不敬共朝夕以思無墜厥緒無替

天子之命哉於是名其燕居之堂曰敬思欲其身

正德

西平府志卷三十一

是而有所警於心也愚竊惟續孔孟之傳於千載  
之下者宋周元公也於元公見而知之者張獻公  
也微斯人天理不幾於熄乎太極圖萬化之源也  
西銘萬殊之一貫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太極圖之要也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  
其性西銘之要也斯為先王出治之本矣豈不為  
嗣侯繼志之本乎本之如何敬以存之思以擴之  
而已武王聖也克殷而問箕子以天道踐祚而問  
師尚父以皇帝顓頊之道箕子陳之以洪範曰敬

用五事曰思曰睿睿作聖尚文告之以丹書曰敬  
勝怠者吉聖學不在敬乎太極曰君子脩之吉則  
敬勝怠者吉之謂也西銘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則君子脩之言之謂也通書曰無不通生於迥微  
通微生於思思者聖功之本也又所以釋洪範之  
言也是故敬思之體為甚微非求諸先儒之說無  
以知敬思之用為甚著非徵諸先王之烈無以見  
學先儒以立其體法先王以行其用焉入為三公  
以福天下愚於嗣侯固企而望之矣雖然非愚之

私也天下之幸也故書以為記

南樓望遠記

劉有年

洪武十有四年秋九月

皇上以西南諸夷弗庭出師平之遂

命大將軍西平侯駐節雲南以鎮焉侯布恩威敷誠  
信招徠適宜不二三年叛者服竄者歸疆場悉定  
民物康阜與內地等乃於十九年冬董士卒浚湟  
固壘宏大厥基建樓於城之南門層簷三翼棟宇  
百尺巍乎巽然夷人觀者莫不目駭神悸有足以

畏服其心侯於暇日登臨百技擁集徜徉眺顧慨  
然有感於中因題曰南樓望遠命下士劉有年為  
文以誌之僕惟志遠者不務乎近志大者不存乎  
小侯承

上命控遠藩籌策之良園不在乎小者近者矣特以  
登斯樓也東望

九重於雲霄之上葵心耿耿慨然而興補報之誠西  
視諸夷如掌握之中雄才烈烈慨然而奮縱擒之  
畧是則侯之所望也固遠矣至若嚴百司興教化

練三軍明紀律令行禁止用夏變夷為

國家千萬年之計此其望也又遠矣豈以滇池之廣  
太華之高金馬碧雞之秀為心目之近寓焉謹筆  
其詞為南樓望遠之記

黔寧昭靖王廟記

張紳  
昭寧人

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己未有

制追封故西平侯沐公為黔寧王謚昭靖

命下雲南之耆秀暨文武負合辭上請蓋曰西南雜

土習於鬪狼節制非其人則不能胥匡以生黔寧



三鎮綏茲土歷十有一年持大體有威信因物制宜陽紆而陰錮之俾汚者得以湔其染槁者得以殺其朽感在人心不意一朝棄去願有妥靈之所以繫群望且無忘厥德事

訓  
獲

報可有司圖成規以示經始於甲戌之秋土以工計者若干木以工記者若干陶冶鑿繪之工稱是凡幾閱月而功乃竣先是嗣子春安居僅畢

勅襲先侯爵號

上德

二

上

二

文

二卷百六十一  
九  
二  
首若曰惟乃考治雲南懷柔遠人厥有功績爾往續  
舊服毋替先志侯承

命唯謹以其年之閏月來涖政終喪又幾月祠亦落成間以王之實錄見授且曰不肖孤忝紹遺緒不獲掃除墓道茲幸有原祠在庶朝夕仰止像容以希餘烈冀免厥愆顧麗牲有石子盍有以紀之統謝不獲已乃脩辭以對曰以勞定國禮有常祀欽惟

聖明在上崇德報功一遵彝典而功臣輔運精忠之

至通于神明者亦當不亡且于蕃于宣作之于前  
守而勿失述之於後父子君臣之道人鬼之義交  
見於此是則政之大者是則教之大者統敢不盡  
愚謹按

天兵下雲南實

皇明建國之十有四年辛酉也是時天下底定惟西  
南夷爲梗

皇上命都督府料簡內外兵三十萬拜征南三將軍  
率以征之王爲右副九月出羅鬼蠻獠望風降附

十月至曲靖元之遺孽梁王栢匪刺瓦爾密遣其  
傅平章達里麻駐兵白石江以拒我既遇奇兵堯  
其左陣動前鋒過水仰斫岸上軍間有登者入百  
其勇披衆奮氣師畢濟王縱鐵騎搏其中堅生擒  
達里麻俘獲以萬計潰卒棄甲斷馬尾晝夜走  
遠近震懼乘勝直趨雲南孽王走死下令撫集入  
大悅明年正月分遣將士南北出所在郡邑皆下  
二月進攻大理左洱水右點蒼山海之交結  
于子午曰上下關土酋段世以衆五萬據之王曰

彼險而驕可用奇夜分軍緣點蒼絕險繞出下關  
之背至則樹旗我軍望見皆踊躍而譟王策馬亂  
流徑進將古隨之山上軍亦引下段腹背受敵殺  
虜與曲靖等是時畧地自格孤而西方廣萬里雖  
雷霆之威無不摧折然賸賸者猶不知所以畏夏  
五月王回兵討東川秋七月所在復叛楊苴等蠻  
相與會於西北阿楊等蠻相與會於東南合三十  
六營進逼城下王時在烏撒聞變率精銳五千星  
馳曲靖圍解遣人報雲南賊獲而詰之曰總兵官

大軍至矣遂遁時謂救稍緩則城不守矣二十一年百夷賊刀斯郎寇定邊翽其遠近陰相構結人心大恐王毅然定籌令裨將二萬人以次啓行三月戊子至定邊明日出輕騎挑之獲一象殺百許人謂其下曰吾今知所以破之者可多用火器間以長刀已丑作三軍與賊戰左軍礮先發兵少却賊乘之而前中右二將橫擊之火器叢發象著矢如蝟陣亂隨以長刀斫其足象鞍有欄楯乘者先以繩自繫至是死傷殆盡刀斯郎亦斃於象背

敗卒轉相恐喝饑溺死者過半諸夷大創不敢復起異謀遠今賴焉王以壬戌冬奉

命留鎮其後攻龍應授追逆蕩略大小之戰二十有六而定邊之功最奇備器設險恤士劭農摘奸服遠崇教勸俗事多不載而知人之譽最著然此特以在雲南者言夫勲榮家世詳在太史茲不盡述王之中疾也神思罔罔中但云

上恩未之報無一語及家事以洪武壬申六月十七日終于雲南之寓館計

聞

上輟朝哭禮官賫

御製文以祭其畧曰意在保全始終相遇之緣何  
天不假年一疾長往其蒙

寵眷蓋如此嗚呼人皆曰富貴功名而不知所以  
富貴功名者有義有命焉固不可以僥求尤不可  
以倖處也王之誠足以明事理才足以周經營器  
足以躬負荷而慮足以及久遠然而高牙大纛千  
駟萬鍾自視熙然故能善於自處迹其成就有以



大異於人後之有事於雲南而欲慕王之績者其亦效王之忠而已銘曰

天啓

皇明紹天之德又生群材列為柱石其材伊何乃文  
乃武疏附先後奔走禦侮有如王者秉國之鈞恩  
乃父子義則君臣其在髣髴神相其寧授自亂離  
育于

帝庭亦既壯只之屏之翰遐以宣威邇以靖亂

帝睠西南蠻夷草昧天既合付固有內外乃集神兵

乃命我侯兼統以往克壯其猷蚩尤吐芒豐隆戒  
路千麾萬旗火烈彪怒一戰于靖偽鋒消沮驚敵  
去巢匿無處所再戰于理段卒盡熄先聲四馳駭  
膽慄魄曾不踰年酋豪悉定萬里同詞

天子明聖部甸箐砦如空得帚纓棘蒲縹如魚貫柳  
推結花脚十百為朋象貝聯絡入貢丁

京

帝有明詔治以輕典嘉其能來矜其有醜曰爾侯英  
宜遂守之若德與威爾具有之侯拜稽首服茲

寵命朝夕顧慮益脩庶政金湯日固庠庠日富去其  
螟蟊以植黃茂

呈恩廣被

皇威甚邇昔之豺豸今為赤子王昔有言凡此成績  
毫釐尺寸皆出

聖書

勅諭諄諄抄黃具在是飭是式萬世永賴嗟王之  
靈與功名俱功名不泯靈其可渝新祠翼翼倚于  
商阿像容南視漠海揚波山有盤石海有重潤神

氣流通為茲土之鎮

又

程本立原道構李人任辭賦史

有非常之遇而後成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而後  
享非常之報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也是故湯之興  
阿衡聘莘野之夫周之興尚父載渭濱之老曰漢  
曰唐有所興必有所遇者矣然而義則君臣親則  
父子若我

大明皇帝之於黔寧王者未之有也何其盛哉王姓  
沐氏諱英字文英鳳陽定遠縣人八歲而孤遭元

末大亂居室燬於兵隨母逃難母亦病歿嫠無所  
歸謁

上濠梁

上為測然與

孝慈皇后撫之為子賜姓朱氏

上即位金陵建元洪武始詔復王姓王天資忠孝厚  
重簡默雖在髫鬣不樂兒戲年十八為帳前都尉  
由都尉為廣武衛親軍指揮使改廣信衛親軍指  
揮使拜僉大都督府事陸同知大都督三十有三

爵封西平侯授以鐵券錫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階自昭勇將軍鎮國將軍至榮祿大夫勲為  
社國以都尉守京口以指揮使守廣信節制甌閩  
以同知大都督填撫關西皆有威惠天下兵馬實  
大都督府總之在府七年裁處機務舉無留滯稱  
上意焉一從大將南征獨取鉛山下崇安剪陳友定  
拔閩溪十八寨遂定閩中一從大將北征出古北  
口獨克灰山全寧嵩州高州過驢駒河擒元知院  
李宣俘男女萬口一為征西副將軍總京畿兵伐

川藏抵崑崙山俘男女亦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開地數千里一為征西將軍總京畿河南陝西山西諸軍征朶干之地降其偽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平納隣七站之地擒洮州十八族蕃酋曰汪舒朶兒只曰阿烏都兒弁其衆二萬獲馬牛羊二十萬一總陝西兵出和林畧以集乃路自寧夏歷賀蘭山渡流沙擒元國公脫火赤元知院愛足俘其全部以歸天下已大定而梁王禘匝剌瓦爾密寔元之遺孽恃雲南險遠執我信使納我遁逃

上命潁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王為副將軍率師  
二十萬討之旌旗蔽江而上自辰沅陸出羅鬼普  
定普安皆下之苗蠻犵狁迎降恐後循格孤山之  
南出奇兵襲畢節擊可渡河皆克之相血刺瓦爾  
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以精兵十萬拒我師於曲靖  
王曰彼謂我師罷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  
乃可破也于是倍道進師未至白石江忽大霧四  
塞衝霧及江而止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  
以為我師飛至因擁兵陳水上傅征南亟欲濟所



王曰未可別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陳後鳴銅角  
樹旌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軍欲亂王乃趣師  
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而奪  
之氣却數里而後敢陳我師既濟整列而鼓礮聲  
震天戰數合王縱鐵騎衝其軍遂大敗之擒達里  
麻俘甲士二萬馬一萬死者橫屍十餘里相匝刺  
瓦爾密聞達里麻敗遁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而自  
斂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遙拜  
以迎王師王入鄯闡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弁

官府符信圖籍撫其民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也  
自秋九月出師至是百日雲南平分兵下烏撒得  
七星關以通畢節略建昌潯江臨安元江尋甸楚  
雄洱海次第皆下大理城倚點倉山西洱河為固  
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首龍尾二關號險要王自將  
取之土酋段世聚衆五萬搃龍關牢不可破王以  
一軍付裨將夜從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  
而上立我旗幟遲明彼軍驚亂王策馬渡河水及  
馬腹將士隨之斬關而入彼軍腹背受敵遂潰拔

其城擒段世膺從者悉縱遣之分兵下鶴慶麗江  
收三營砦破石門關略永昌由是西蕃車里平緬  
相率來附雲南平以幅員之廣分爲撒以東越雋  
以北皆隸四川餘列爲郡邑凡府州縣宣慰司長  
官司一百八籍其見戶七萬四千六百設官以治  
其民立衛以守其地烏撒東川建昌謀變王還與  
傅征南合攻下之并克法部斬首三萬級獲馬牛  
羊數萬計王師已東鄯闡諸蠻部乘之以叛圍城  
二十萬衆都督馮誠以孤軍固守伏強弓弩於埤

賊近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急則出擊之賊不敢即攻城王將銳兵一萬赴援至曲靖遣一健步懷檄入城約為內應為賊所得詰之賊皆錯愕轉相告報解圍宵遁王既入城賊散走安寧羅次邵甸富民晉寧大棋江川諸山猶據險立柵悉分兵殄滅之斬首六萬級生擒四千人諸郡復定矣

聞

上大悅詔傅征南班師王留鎮雲南辨方物以定其貢賦視民數以均其力後疎其節目以寧便其人

麓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  
皆請內附存鎮十年得

上恩賜悉送官府以助軍費凡遣將討賊者六速寇  
集浪穹鶴慶劍川輒相應為亂遣大理衛指揮使  
鄭祥掩而殲之平緬叛結砦於馬龍他即甸之摩  
沙勒遣都指揮使寧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東  
川蠻叛據烏路山為砦山極險峻上下三百里遣  
寧正帥雲南兵與京畿大兵相為犄角討之賊已  
降復有賊志悉平之越州箇阿資叛遣寧正討之

殺火頭弄宗等五十人俘男女馬牛羊皆以千  
計阿資毋出降教化三部不供租賦遣臨安衛指  
揮使王執討平之普安酋密即叛遣貴州都指揮  
張泰擊破之自將討賊者四廣南特磨道未附自  
將討之酋出降廣西阿赤部叛自將討之誅其酋  
曰者滿曰矣情俘男女五千口平緬以三十萬衆  
寇定邊自將兵二萬討之與寇對壘以輕騎二百  
當寇寇出萬衆乘三十象以戰一戰而殺寇數百  
人獲一象以還王曰吾知賊不足破也明日寇集

衆驅百象以陣象皆背負欄楯左右以大竹筒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勢恃以張王分軍為三馮誠領其前竇正領其左都指揮同知湯昭領其右乃下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盡賞退而衄者一隊必盡戮於是鼓而合刃機發箭鋒星流煙飛雷擊電走象皆驚北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戰我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以來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王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鏖不移時

寇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四十六象餘象  
被矢如刺蝟以死渠率刀斯郎斯郎埋亦被百矢  
殪象上餘黨走死百無一還自是平緬歲入貢賦  
不復反矣阿資復叛自將討之擊于補衝殺獲其  
眾殆盡阿資僅以身免方搜捕山間俄有

旨諭王還鎮以前軍僉都督何福為平羌將軍寧正  
為叅將代領其兵阿資遣其子詣王降王請于

王立衛越州遂罷兵歲較屯田所入增損以為賞  
罰計遂近墾田至九十七萬畝以滇池末流淺狹



霖雨氾濫瀕池之田不可以稼乃督萬丁自池口  
入渠溢川中浚而大之無復水患通鹽井之利以  
來商旅選凡民之俊秀與諸首之子弟入雲南府  
學朔望或賜之飲膳歲時或賜之衣服又命行鄉  
飲酒禮于學民知尊長養老而興其孝弟矣二十  
二年十月王入朝

上宴之奉天殿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繒綵百  
匹鈔為貲凡七萬五千以西南之人安於王也復  
歸之鎮初王留鎮之明年哭

老慈皇后三日不食踊慟幾絕及再鎮之三年哭  
皇太子號慟失聲飲食為少一日暴薨二十五年夏  
六月丁卯也享年四十有八官僚士庶胥史卒伍  
緇黃髻白莫不奔號其門泣語于路訃至京師  
上哭之慟不視朝一日自為文遣禮官往祭

命嗣子春奉喪以歸

詔發兵護喪出境所過衛府州縣設祭如禮柩出金  
馬山時者萬人蠻夷酋長哭之盡哀喪至自雲南  
詔封黔寧王謚昭靖三代考皆黔寧王妣皆黔寧王

夫人冬十月庚午以王禮葬江寧縣長泰北鄉觀  
音山之原自喪歸至葬

上遣使祭者三

皇太孫

親王遣使祭者再葬之二日

詔春襲西平侯爵嗣鎮雲南賜白金若干萬兩明年  
太常以大牢祭王功臣廟而雲南父老諸酋首合  
辭願立廟祀王守臣奏請

上可許之又明年廟成父老諸酋請本立紀王勲德

刻諸廟石嗚呼自宋靖康之亂夷狄入中國百五  
十年而極於元矣羶腥穢濁神憤人怒

天命我

明掃除滌洒永清四海以承天統於是賢豪並出輔  
成

帝業至於西南六詔之地一變而為華夏之俗非所  
民之大幸與王之治西南也以威武定其地者功  
若運而事反易以德化洽其民者事若綏而功則  
難論者謂唐李西平不特良將乃良相也壬其人

乎王於濂溪周子之太極圖橫渠張子之西銘西  
山真氏之大學衍義皆尊信而講明之至以太極  
圖與晦菴朱子之白鹿洞規刻之於石立之雲南  
府學則漢之功臣有所謂木彊少文不學亡行者  
得不有愧於斯乎蓋非聖賢之學無以為大施設  
之體非將相之才無以為大蘊蓄之用王能體之  
以聖賢之學用之於將相之才宜其過人遠矣雖  
然使王樂生無事之日其所遇所報安能始終  
若是哉故曰天也夫高莫高於山嶽大莫大於河

海本之才劣辭陋消埃奚贊其萬一父老諸首思  
之也哀請之也至輒不自揆謹按王行錄述之系  
之以詩詩曰

上帝有赫降命我

明驅除元胡以開太平乃授以臣乃賚以弼龍興雲  
從日出熾息勇奮其力智用有能焯有聲烈則惟  
黔寧黔寧始生丁元之末紫紫雅年天其我割匪  
曰割之實將答之維

皇父之維

皇母之長試以官帳前都尉廣武廣信指揮兵衛

皇曰汝來汝績其凝為朕腹心為朕股肱朝夕事朕

僉大都督繼升同知累階榮祿柱國惟勳西平是

封建侯襲爵崇德報功鐵券丹書金匱石室二孫

保之世世無斃既平南粵既定西陲北滅胡虜威

行四夷惟彼西南古之六詔元有遺孽阻我聲教

皇曰西平爾副征南彼蛇彼豨爾劉爾龕樓舡蔽江

師三十萬乾旋坤迴山擘濤瀼悠悠牂牁我格

孤羅鬼攸狃我而蘇彼昏不知擁兵曲靖敢遏

我師回畏天命我師其行如電如雷大戰白石手  
縛其魁載厲我兵載秣我馬直入滇池如裂其尾  
元之遺孽破卵覆巢父老歌舞迎師於郊段世亦  
擒罔有不服班師振旅獻俘授馘摩笄施順望裸  
泣河尋傳漢裳婆羅秦婆烏蠻白蠻東爨西爨穿  
鼻長鬃黑齒繡面羆水金甃朱提銀流白雉孔雀  
馴象犀牛一百八區三十六部七十城門八百媳  
婦版圖既入職貢是脩大開明堂萬國來朝

皇曰斯民悉朕赤子一視同仁無間遠邇詔汝西平



其填撫之以燠其寒以飽其饑西平奉

詔稽首以拜夙夜兢兢固敢或懈摩拊吹煦于懷之  
咳芟夷蘊崇于田之萊于羊于狼以膊以磔于稼  
于苗以膏以澤以興學校以敦詩書農隙講武夏  
禮變夷夷人有言我亦人類遠於

恩化弱肉強噬今也奚幸昔也奚辜子有其父婦有  
其夫夷人有言我朽我羸西平舖我西平緒我西  
平曰吁茲豈在予維

皇之命維

正德

二

皇之謨天胡不仁奪我父母擗踊而哭匍匐而走

九重眷注一日哀

聞驚慟輟朝諭祭以文數備禮祭有誄有謚王以黔  
寧侯其冢嗣黔寧始薨人莫不哀嗣侯既至人莫  
不懷江寧之岡有鬱其兆夷人不忘滇則有廟金  
馬左立碧雞右昂千萬斯年以祀我王

雲南志卷三十

雲南志卷三十一

文章九

巡撫都臺碑記

周洪謨

禮部國子祭酒

先儒謂雲南三代以前未通中國予竊惑之且堯

典命羲仲之宅南交在今雲南之南陲禹貢導黑

水之入南海在今雲南之西徼是唐虞之時已通

中國即所謂建長而來王者三代相繼蓋莫不然

迨周末既塞始拓於楚莊驕再拓於秦常額至漢

始郡縣其地然歷代以來率以為外羈縻不治而

求其之俗之變履埒中土人才之出累登甲第惟

正德

雲南志卷三十一

文

聖朝爲然亘古所未有也是雖本於

列聖仁漸義摩禮陶樂治之所致抑亦設官分職經理之有道焉是故有掌大綱者有理衆日者有兼括大綱衆目而輯寧之者何則委世臣以鎮邦土建都司以治軍旅樹藩垣以宣政化置臬司以明刑罰此掌大綱者然也爲府者二十有一爲州者三十有八爲縣者三十有三爲宣慰司者五爲宣撫司者三爲長官司者十七爲衛者十六爲軍民指揮使司三爲守禦千戶所六此理衆目者然也

大綱既舉衆目畢張每歲遣監察御史相繼

文

命都察院都御史一負職專巡撫總風憲之綱領典  
庶政之樞機以肅百僚以貞百度以清民瘼以祛  
奸弊此兼括大綱衆目而輯寧之者也稽其所自  
始於永樂二年遣御史糾治雲南乃建察院於宗  
正門內正統初邊夷煽亂

朝廷勅都御史武林鄭公巡撫其地乃改察院爲都  
臺又之地方寧靖召還

正德

卷二十一

二

文

京師其屏宇遂為鎮守內臣所寓成化十八年木  
邦不靖兵部會多官議僉謂宜調大軍征剿

上謂木邦地極炎瘴宜事招撫不必剿擊乃

勅都御史程公宗等往其地撫諭諸夷順服遂具象

馬寶石赴闕謝

恩

上大悅乃降

勅旌公等具賞賚尋留公巡撫其地時鎮守太監王  
公謂予所居即往昔鄭公視事之所乃謀諸同

重公總戎沐公宜復以為巡撫官廳事且命有  
重加脩葺其地廣十六丈有奇輪四十五丈前為  
堂曰寧邊後為堂曰正己二堂之間貫以縱屋其  
左右為文案之室胥吏之居寧邊之後為解舍間  
以垣靠前為正寢後為燕居之所東西各翼以廊  
書齋庖屋井亭蔬圃皆無不治外四周繚以崇垣  
前建正門扁曰巡撫都臺正門之左有三司廳正  
門之右有府衛廳經始於成化甲辰春異功於是  
年秋既而公有少司寇之陞而貴州方伯章公遷

副都御史往代公任於是藩臬諸公乃寓書采屬  
為記予故因推

聖朝作治雲南之梗槩以告諸來世

布政司公辭記

張統

公辭廣三十七丈袤百又十步有奇段氏時稱東  
府元為行省

皇明底綏萬方以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  
司屋宇階庭雖有成蹟較之華夏則規莫差陋唯  
堂與寢其制頗精緻旋築累節軒翔峻起但屋



已父柱傾直漏者屢矣周廡之外儀以重門以飾  
甚畧意精者其舊貫而粗者元之改作也東墀左  
右司以下西墀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附焉純脩員  
以來旅拒烏合之徒內訌而外叛兵既未休飢疫  
隨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儲材明年  
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  
其前脊高四尋簷殺脊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  
且因且葺門寢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廊仍未  
易也初令有司計木之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臍

身南志卷之二

四

二

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興徒也較四  
州十一縣夫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  
期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  
數逾年而迄未畢功如是乎其艱且滯者何哉蓋  
兵民之役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此其小  
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爲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  
督促之也切嘗論之雲南於古爲荒外不治之地  
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  
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富厚之資生理既不

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而二孽奇  
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信然相噬則缺然  
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即其要會而領  
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  
中國閭井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撫之  
為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  
草薶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嗟齡久之乃  
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棄高走險殊死  
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荒惰暗於事幾素

無節制之可守雖則易合亦復易離智者察此則  
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  
曰憲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  
吾不信也故當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  
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蠱賊則懲其未滋霍衝電  
激措的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  
夫如是良怖急者可牀下伏矣敬告來哲誠不知  
所以裁之

雲南按察司重造記

商輅

兵部尚書無  
翰林學

國朝洪武丙子設雲南按察司于時即昆明縣治  
為之因陋就簡幾八十年於此矣中階雖時加葺  
治然不過易朽以堅拓而新之良有待也成化丙  
戌新安莊君歛奉

命總憲是邦公務之暇顧而嘆曰外臺綱紀百司之  
地而隘陋若此可乎况邊方寧靖時可有為若復  
失之因循誰之過耶遂借僚案謀諸鎮守太監錢  
公能總戎黔國沐公琮暨巡按御史請以雲南中  
衛及貢院改造本司而以本司改為貢院以圓通

寺西空閑官舍改為中衛諸公慨然稱善乃合辭  
具疏以聞

上可之事下既同心協謀相度區畫掄材任人咸稱  
厥事錢冰二公首捐白金為倡一時在位皆以俸  
貲來助而經營提督之責則都指揮萬僖方明專  
任之始事於庚寅之三月而落成於是歲之十月  
其材木磚甃丹雘之需悉出於公採辦營作興築  
之役弗勞於民允達前堂五間後堂五間經筵司  
照磨所各三間儀門正門各三間吏廡東西三十

四間廨宇獄禁以至廩庾泡漏通三百三十餘間  
傑棟崢嶸重門軒豁庶幾不嚴而肅真憲府哉  
君述興造始末走書徵記予惟雲南古邊徼之地  
周以前不及職方歷漢唐宋迄無定屬我朝

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統一寰區而雲南悉心歸附  
列聖相承仁漸義摩衣冠禮樂與中州等而按察風  
紀之司所賴以詰姦激貪鋤強禁暴使所居弗稱  
曷以重威是宜茲君倡之同寅和之鎮守總戎玉  
成之由是規制為之一新吏民為之改觀端本澄

源誠非小補莊君可謂知所當務者矣繼自今綱  
紀益振政令益明使一方之人曉然知惡之不可  
為法之不可犯則栢臺清峻無愧於興建之功憲  
職修舉不負於付托之重蓋一舉而衆美備矣予  
故為之記

雲南府儒學重脩記

彭時吏部尚書

雲南古要荒地自漢以來雖通中國而夷習自若  
至於有元行中書平章賽典赤肇建中慶府學以  
教化其人自是稍知去夷而從華迨我



皇明洪武十五年西平侯沐公平定雲南詔改中慶

為雲南府建三司馬公遂留鎮其地傳子及孫世

重儒雅而藩憲良臣率多尚文治風俗於是乎漸

變士有階賢和而升者矣惟府學在城之西北弗

改其舊識者病之天順庚辰秋鎮守太監梅公忠

祇謁文廟如禮顧縣學宮蔽陋弗稱銳欲改為乃

捐貲市材諏吉興工於是太監羅公總戎沐公暨

藩憲諸君子競割俸以助而梅公躬營度之以次

興脩自殿屋門廡以至尊經之閣絃誦之舍咸撤

齋去朽易以堅真飾像備儀綵繪輝煥其明倫堂  
則盡斥其舊而加之以寬廣前為重門門之外復  
建成賢坊以表之經始於辛巳四月三日而以明  
年六月十五日告成其成也愈憲曹君輔屬余記  
之將以垂示久遠且為學者勸余惟天生蒸民均  
賦之理以為性故性之在人無不善者雖時異古  
今地殊遠近而性善同焉其有不同者蓋氣稟使  
之然也昔者聖帝明王迭興於中原立庠序學校  
之制蓋開導教化之方而孔子大聖也又刪述六

經推明往聖之道垂教於無窮其功尤大肆後世  
君天下者建學崇化必廟祀孔子以端學者之趨  
向故中原人丈士習至於今益彰以盛惟雲南僻  
在西南萬餘里自外於聲教久矣及歸我

朝獨後四方其聞聖人之教也後故其俗之變化也  
遲遲故朴魯少文不及內郡文物之盛非天之生  
人爾殊也然則為政於此者豈可鄙夷其民而不  
教為其民者豈可自鄙而不知學哉今諸公協德

一心仰體

朝廷興學勸士之意重新是學為一方倡可謂不鄙  
其民矣上之來學於是者非徒以精文藝階進取  
為尚其必潛心六經以明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道身體而力踐之勿以未能而自棄少能  
而自畫使言行表裏一出於正庶幾克全其性之  
善無愧乎為人若然不惟出可以為

國家之用而其未出也可以正家可以居鄉而善  
俗將一方之俗翕然丕變家詩書人禮樂文物彬  
彬直與內郡比然後無負於諸公興學之意諸生

其勉之哉雖然昔魯侯嘗脩泮宮矣春秋以其常  
事不書是舉也在藩憲為常事於梅公則非常蓋  
公以鎮靜為職而能宗聖教以化民成俗其賢于  
倫輩遠甚余故為之特書以勵眾并以勵後之儒  
而仕者俾知力此不怠云

雲南郡庠進士題名記

周叙

翰林侍讀

賢才與治化相隆替治化隆則賢才因之以盛而  
國家益有所資焉洪惟我

聖朝混一疆宇雲南版圖最後附洪武十有五年始

建學校選學官以教之其第進士者往往以充  
貢太學發軔京闈永樂九年始於雲南藩府開科  
取士而士之登名者衆矣若段澍李忠楊慶洪誠  
張淑年則皆對策

大迂者也若能信段鑑李純董純張弘李灝官庶輩  
則皆領薦鄉闈者也其出而效用中外駁歷憲臺  
卽署州郡守佐校庠儒秩雖異而皆能茂勲業顯  
聲梅卓然有聞於時豈非

列聖仁漸義摩之化有以造就之歟不然何其賢才

之多若此也張淑字子善今為監察御史巡治所  
至風威凜然其進未可涯其歸省於鄉也將具前  
後發身科目者刻石學宮以垂示永久以為後之  
有志者勸來請余記之惟三代以降有天下之長  
者莫如唐其時若廣若閩距京師萬里內其擢進  
士在廣得張九齡在閩得歐陽詹或以相業著或  
以文章顯由是閩廣之俗相繼力詩書聯科第者  
至今相望後先今雲南距京師萬里外而數十年  
采科目之盛已如此則我

朝治化之盛益可知豈無九齡輩人物出其間為邦  
家光乎蓋相與勉之

雲南按察司題名記

鄭顥

袁都御史

耒陽李君朝用由浙藩叅政來為憲使於雲南既  
期平法令明肅政化大行闔境無事民以晏然於  
是考尋舊章得前人之任官於茲者氏名若干人  
將題之貞石用垂不朽徵言於予以為記嘗攷之  
載籍周命禪八循省四方漢置部刺史行部以六  
降察舉郡國唐置觀察使其後諸道帥臣或兼之



宋有轉運使副使官提點刑獄武臣提刑提舉茶鹽常平之職前元初建肅政廉訪司以專按察之任歷代官制不同其實皆監司也雲南去京師萬餘里蓋南荒窮絕之所洪武十五年

太祖高皇帝既定其地始設承宣布政司都指揮司以鎮撫其人逾數十年教化孚洽聲名文物之美寔寔與中國等又慮夫暴民橫吏之或作也則人之嬰其害者多矣二十九年乃建提刑按察司置按察使一員副使二員總理憲綱之事復置僉事

四員兼仕分巡察舉之責然非清強直諒德望老  
成之士不稱其選而士之居是官者必皆思自奮  
發勵廉耻重名節守正循理以求無負乎

上之任使意何其盛哉夫見賢思齊儒者之事也正  
己正物憲臣之體也今李君以政化有成之暇而  
為是舉蓋欲使同官之士出入起居朝夕觀省興  
其好賢樂善之心益懋夫律已律人之道庶幾憲  
度政令相與愈臻於善也余非才正統中嘗為副  
使於斯進亦今官其賢與否固不敢自知也後之

人豈無指其名而議之如諫院題名所云者嗚呼  
可不懼哉

新建南壩開記

陳文 右布政

雲南古滇國其城瀕于滇池乘高而望之則商山  
在其北左金馬右碧鷄支壠蜿蜒相屬環抱方數  
百里其間遠村近落良疇沃壤彌望而不可極惟  
窅其南而池浸焉南壩據池之上流距城五里許  
其源出東北之屈償昧樣邵甸諸山九九十九泉  
或潰而流或潛而滯或激而波或澮注而溪焉或

山夾而澗爲波焉汨焉會于盤龍江至松花壩則  
岐爲二河一由金馬之麓過春登里一由商山之  
麓過雲津橋皆趨於滇蒙段氏時過春登者隄上  
多種黃花名遶道金稜河過雲津者隄上多種白  
花名縈城銀稜河嘗築土石爲二堰於河之要處  
障其流以灌田凡數十萬畝元時雲南行省平章  
政事賽典赤復增修之民甚賴焉今所謂南壩即  
縈城銀稜河之所流也然前此爲堰不過興一時  
之利而於經久之計則未聞也惟我

皇明混一區宇雲南恃遠弗庭洪武壬戌黔寧昭靖  
王時爲西平侯奉

命率師平之留鎮其地定以經制昭以威信厚以惠  
利俾兵民並力於田畝以耕以獲不違其時而南  
壩之修歲有恒役後定邊伯繼領鎮事思以弘黔  
寧之緒謀造石閘以蓄洩其水爲經久利方儲材  
命工值邊境多事未就其志景泰癸酉今總戎繼  
軒沐公迺圖成予參贊思庵鄭公議定而後會焉  
時鎮守都知監左監丞羅公右監丞黎公布政司

左布政使賈公按察司按察使李公暨二三同志  
皆力相之既而上其事於

朝亦不易其初議過計舊儲之材增以十倍而凡富  
人之樂助者亦不拒之仍擇將校之有智計者因  
凱振郭進三人董其役其條畫之出用度之宜  
則沐鄭二公自主之於是秋瓦為闌而局以木視  
水之大小而時其閉縱又因其餘材相闌之西為  
廟以祠神之主此闌者其東為亭與廟相直而春  
秋勸省耕穫則休於其中以景泰甲戌八月十有

三日始後而以明年三月一日卒事其所用之工  
力合之凡八萬二千九百有奇既成雲南之兵民  
無少長皆悅曰自今以始田不病於旱潦而吾農  
得以足食者誠二公之賜也願紀其事于石置諸  
亭以傳悠久二公皆不能止也廼以記焉於余余  
謂沐公為定邊之孫黔寧之曾孫也學兼文武宗  
德象賢拜右軍都督同知握征南將軍印以總戎  
事鄭公以經綸之才弘達之識庶方公正之操叅  
贊其事累陞至僉都御史兼巡撫之寄相濟同道

以綏靖此方又能興歷代之遺利以成累世欲為  
之志使兵民蒙惠於無窮實君子之事也烏可以不  
不記然余於是而知二公之所為當於古人中求  
之昔晉羊叔子杜元凱二子繼守襄陽皆能脩政  
立事以成晉業宋歐陽文忠公稱其功名蓋當世  
而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至今人猶思之  
蓋思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  
然皆足以垂於不朽此乃異時同道而得人心者  
也今二公以道相濟而同時出治余竊以謂沐公



以孝鄭公以德歟蓋善繼人之志者孝之大善成  
人之義者德之推行仁始於孝立功本於德視古  
人奚遠哉余雖歐陽公之鄉人而言不足以永二  
公之孝之德若羊杜二子之功與仁者蓋雲南兵  
民少長之心實欲紀以傳也余豈得已哉若夫匠  
氏之良富人之助亦君子所不棄乃以其名氏列  
于碑陰云

五華書屋記

鄭顛右僉都  
御史

五華山名在滇南城中高不踰數尋而雄峙秀拔

比他山為尤勝總戎都督繼軒沐公先世之居適  
 當其麓公於訓兵講武之暇卜其居第之西偏構  
 屋數椽蓄古書經史百氏之集于中題曰五華書  
 屋每賓客過從或披卷相娛或命琴相樂汲泉煮  
 茶對花行酒襟懷洒然天和叙洽不知日之既曛  
 而忘其歸也公以予嘗辱叅其軍事又交處最久  
 相知尤深丐言為記惟

國家承平日久武臣投戈息馬端委垂紳以習吏治  
 而其子弟安於恭養沉酣富貴不知身之當脩業

之當保者多矣有能讀書好禮敦尚儒素恪守家  
範以不墜其先緒蓋千百而什一也公之先曾大  
父黔寧昭靖王開闔雲南子孫賢貴世世相承深  
仁厚澤之及人豐功偉績之彰者銘之太常播在  
彝鼎一時勲舊戚里之臣莫之與京至公而能繼  
領節鉞綏靖邊陲化椎髻而爲衣冠撫蠻獠而遵  
聲教且不爲綺靡華侈之所溺外物玩好之所  
耽開軒構屋惟書是蓄藏焉脩焉游焉息焉日與  
文人才士觴詠娛樂雅歌投壺折旋俎豆如芻布

寒素之爲未嘗以一毫富貴加于人何其賢哉予  
於公書屋之記而知沐氏之澤其未艾矣然弘家  
範以承

國寵振先緒以啓後昆當爲公預卜之也

雲南按察司公辭記 沐璘

洪武二十九年

太祖高皇帝有詔開設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始即  
昆明縣治爲之堂階門廡制度粗備歷五十餘年  
官于是司者若憲使鳳陽張公定濠梁姜公條臨

邑苗公微番禹周公新巴渝蹇公賢毘陵吳公潤  
盱江賴公巽池陽柯公暹相繼增輯日新月盛至  
今憲使耒陽李公璽洎諸同寅益加脩治聽政有  
堂退休有室堂之兩傍列以曹庶曹庶之外儀以  
重門門之四圍繚以周垣獄囚有禁吏胥有舍庖  
漏有所案牘有庫而廨宇之制始克備李公欲書  
其事貽諸久遠間來請言以爲記予惟憲臺爲綱  
紀百司之地所以勸風俗平冤滯踣邪佞獎俊賢  
其責至重而衙門者又號令所由出也缺而不備

壞而不治則無以聳一道之具瞻示憲臣之威重  
而防範謹嚴之意或失矣然非後之君子相與同  
心協力繼守於將來則亦安能保其久而不墜哉  
宜乎諸公有見於此興陋補弊易故爲新俾規模  
之益弘而文彩爲之煥然也春秋一門之興廢聖  
人必謹書之以寓勸戒况事有大於門者耶予姑  
述此以告來哲是亦春秋與善之旨云

雲南都司題名記

柯暹

人寓形於兩間而名不泯於千古故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唐人題進士名于鴈塔宋人題諫官名于諫院然亦未見其爲不泯而所以不泯者則又在乎其人也雲南古荒服外自元以前夷視之

天朝平定始視猶中國而後進而中國之首建都指揮使司以安反側于時掌司事者多勲戚黔寧昭靖王亦嘗與焉惟王之季子武襄伯嘗爲都指揮蒞事頗久規度宏遠紀律嚴明誠可典而可則正統戊辰都指揮使曹政與一時同寅皆其舊屬積勲累階而得以聯銜繼武乃相與礮石題名以昭

不方來溥知所以作所以繼之大觀請予爲記未  
就而曹政去世遂寢景泰改元今總兵都督沐公  
叅將胡公適以輿論推舉同蒞司事始克詳定歷  
宦姓名勒之貞石復以文見屬余惟天下古今之  
難全者名也名與實相湏猶形影之相隨未有形  
端而影不正形顛而影不亂者譬如日月朗昭不  
可名陰風雪嚴凝不可名暑也名爲智愚賢不肖  
則父不得而私其子君不得而私其臣雖一人可  
私而天下之大不可私一時可幸而千載之永不



可幸也昔人謂名爲義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  
無完名殊不思名本虛器待其人實之世之名忠  
名誠名能文武者果有其實乎居其職行其實者  
果皆當於理乎苟有其實名之完不完奚病張睢  
陽岳武穆雖不完於當時而皆完於後世其視完  
於當時而不完於後世者其爲賢不肖何如若武  
襄之忠誠文武惠愛智謀固已策勳盟府當不假  
此題名而自耿光千古矣二公以公論所推同蒞  
厥司曾不半年而見知

九重遂拜閩任當亦不必假此題名而將媿美方來  
矣後之撰武者尚當一乃心開誠布公允蹈遐躅  
俾今而後蒙被休澤見其名而思之曰某公忠某  
公惠某公智謀畏威懷德又益不忘則庶乎題名  
之不爲無益矣不然至公所存亦必有能名者非  
余所知

雲南府儒學鄉貢題名記

王臣 雲南按察  
司副使

國家於郡縣必建學擇秀民以學乎其中給以餼

廩蠲其徭役簡師儒以司教事責守令以致飭勵  
而又董之以憲臣務俾成德達材真儒之效施於  
朝廷四方罔有紀極藩省每三年一大比賓興賢  
能而試之其得名薦書者謂之鄉貢嗚呼士之獲  
與茲選者亦榮矣謂非養之者厚教之者周而又  
責之者精固不如是也今雲南府古南詔地也於  
山有金碧之屹峙於水有昆明之演迤風氣完固  
人文宣朗盖有由然已

皇明啓運百三十年聲教漸洽人材勃興弘治辛酉

監察御史成都何公奉

上命來按是邦其強梁薙去宿蠹大僚有所質正  
奸吏孰敢舞文九此列郡百司皆若親臨其家聞  
風股栗真察院哉是科取士定任監臨之重惟公  
惟明益見其淳雅辨博之學名士多被拔錄而士  
益知奮相繼以科目顯殆與中州埒公則又思有  
以振起乎將來考異科士得李忠以下至于今若  
千人盡刻其名於石而立之學官且日後之人當  
必有所歆動而感發者乎至矣哉公之用心也爲

政之本在茲矣烏有端其本而未不正者哉彼士  
之歷官服采垂聲振烈固不可謂無其人其間汨  
沒下僚垂老死而無聞焉者蓋亦有之嗚呼身雖  
去而名留臧否何可泯也先民有言善不由外來  
名不可以虛詐實弗副名君子耻之嗣是而往俊  
髦嗣題茲石盍益虔懋砥礪實行奉宣德化膏澤  
黎庶而爲良有司或祀顏敢諫逆龍鱗摩虎牙而  
爲直臣或濟世經邦作霖雨爲舟楫而稱賢相不  
幸見危授命爲國死難爲忠臣爲烈士使千載之

下飲香名如啖蔗頭爲之執鞭而不可得斯不亦  
永有耀象乎其或愼主傾險誤國蠹民雖撥高科  
躋穹秩亦何足掛齒頰間耶甚者夫人得以訾議  
之條石毀名雖子孫亦所羞稱噫

朝廷教養之初意與察院勸勵之盛心豈擬至於此  
爾爲士服章達而誦詩書亦豈悉至於此吁可畏  
哉尚其勗哉予不佞敢以此爲多士告公聞而喜  
曰吾志乃爾也遂刻之

按察提學分司記

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  
以爲治良以出治立教之本在茲雖百王莫之有  
改已

皇明有天下制治舉法姬孔玄微絕壤同風鄒魯百  
餘年來郁郁乎爾於文哉弘治戊午秋予奉

命以憲臣督學六詔

上曰爾其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  
往欽哉顧予寡昧何克以勝然夙夜恒惴惴焉惟  
人材放失爲懼其亦曷敢以不敬因勸教之無乎

其所也擇地於會城得舊安晉道而改作之具可  
不可狀白于巡撫中丞豫章李公巡按侍御闕西  
謝公嶺南林公皆曰是爲知所務矣鎮守劉公元  
戎沐公又協力相之嗚呼二三君子休休焉方日  
以興學爲事其道同其志亦同也遂斬木陰谷父  
石陽崖食功傭力人亦不知役不踰年而成嗚呼  
先正有言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世固  
有掠民脂血妄爲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藐而  
弗之顧噫可勝嘆哉雲南古荒服之外自漢始通



中國變雅弁而爲衣裳棄干盾而事詩書未有若  
今日之盛者也惟綱常之道粲然明於世而禮樂  
刑政所以管束人心維持世道之具昏此焉出賢  
才者又國家之利器資以爲斯世用不可一日焉  
而無者也古之論政者必於學鄭子產不毀鄉校  
孔子仁之夫爲治而不留意於學政皆苟焉而已  
務思有以振起乎斯人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亘  
千古如一日與中華而並齒斯不亦大爲吾道之  
幸哉且今之典錢穀刑名戎馬常職之外又有專

領其事亦必居有所而况政治之所由以出者  
容可闕乎此提學分司之所以作也嗚呼後之蒞  
斯土者其亦永鑒於茲勿怠其政勿隳其成勿忘  
其始以爲吾人耻以貽

國家之憂予雖不敏著於記如此云

栖鳳亭記

大元戎黔國沐公以青年異質勤學好問嗣武僖  
之爵佩征南將軍之印奉

璽坐鎮南服有文武長材甲第連雲假山名卉方潤

晴嵐輝映於鏡池月榭間宛若真畫循山而行步  
履漸高而景益奇有亭岷然曰栖鳳憑欄徙倚縱  
目瞻眺金馬峙其東昆明流其西雲山綿亘城郭  
映帶了了目中環以脩竹鏗然鸞鳳鳴珊珊然環珮  
響恍乎登員嶠而邀方壺飄飄乎如餐浪雪而以  
沉薤也間携賓客之選者觴咏其中鼓南風之琴  
聽神鳳之歌蒼翠灑灑浮几席間而纖塵不動喧  
囂不聞不惟令人有翛然塵外之想且將緬思太  
古與夫三代之上矣亦惟知先業之艱固厥紹之

重而所以脩舉於不墜者茲亭乎哉嗚呼白樂天  
在長安見故相國之第竹瘁尚惜其常經之手爲  
之愛惜况先世之所遺者有若此哉是宜公之有  
取於斯而托焉以自况也今夫鳳之爲物固非凡  
鳥類抑豈枳棘之所宜栖者耶今公以元戎之商  
際

聖明之代功闕世望之輝光亦何讓於鳳哉蓋必措  
諸勲業以分

宵旰之憂發爲文詞以鳴

國家之盛來儀於舜韶和鳴於周岐喧啾百鳥中  
乃見此孤鳳也又豈尋常燕雀輩所可比擬於萬  
一哉予不佞承公命姑記其事庶他日重登不爲  
生客尚當據胡床邀明月吹子晉之笙弄桓溫之  
笛爲袁粲之徑造竹所與公同一捧腹絕倒也若  
曰到門題字而去吾豈敢哉

新建昆明縣儒學記

彭綱

弘治乙丑冬十一月昆明縣新學成制始備也中  
爲明倫堂翼堂左右爲進德脩業二齋前爲儀門

益前爲大門堂之後爲尊經閣堂左偏爲講堂右  
偏爲饌堂講堂少前左有門曰義路益前左儲爲  
文廟基址初議廟制大有司不能遷辨師生遇二丁  
朔望俱詣府學舊廟行禮俟力裕爲之後左爲學  
官廨舍二區饌堂少前右有門曰禮門益右爲試  
生肄業號舍池于門前曰泮池亭于池上曰泮亭  
自堂至亭凡八十餘間垣其四週爲縱爲九十步  
有竒爲橫視縱加三之一爲向則東南因地脉之  
所疑風氣之所萃而屋以乘之也學西北爲通衢

當衢之半闕路於東城之西定其新廟以祀公

題其上曰儒學商山峙其北海為濶西為峻

耽棖題屹屹蓋專一方之勝

明縣無儒學弘治十四年

李公相得今址將遷儒學時其地為鎮

陽劉公林園公喜與字海捐焉而縣國

又益以傍地乃成無傾字公尚陸

城陳公初陳公為定帝政

時實主其事至是以府學無

正德

邑不可無學弘治十六年陳公遂真到公遂  
史西蜀何公具其事

上請得允乃建為縣學是年秋八月學官以印至乃  
分府學諸生什二實新學而軍民俊秀皆商鑿而  
頭升入者一時至百人明年甲子得中式士三人  
新學之亨也陳公內陟繼其任者莆田林公既至  
則綏靖夷漢遂閱學以尊經無闕且罔所棲諸生  
乃命覈考券簿買拓基地制規其完事矢有終于  
時叶恭嘉謨共成厥業者則在聲政使雲川周君



實懋乃猷而御史陶山耿公四明董公又皆以用  
夏為務惟恐緩事始學之作也前左布政使西蜀  
李君石布政使南海梁君實首其事而華亭湯君  
按察使廬陵王君叅政新昌俞君西蜀張君信陽  
劉君廣德姜君吳郡沈君副使歸善姚君東萊劉  
君叅議太康郭君華容黎君僉事浮梁范君高安  
陳君華亭張君西蜀朱君會稽王君都指揮河間  
李君咸與贊畫至于徵召工役課督章程則雲南  
府知府宜春張鳳同知西蜀杜詔廣南衛指揮鳳

陽賀昂教諭廣漢再韶訓導潼川張舉實效厥勞  
洪惟我

太祖皇帝既受

大命全以孔子之道教天下之人凡府若州縣莫不  
建學以養士惟雲南去中國萬里前代未之臣  
武十四年始

命黔寧沐昭靖王取而郡縣之故於學校之設纔備  
于府而縣或缺

列聖相承大化日洽百三十年來士爭洗濯風俗益

徽而絃誦之徒充滿郡邑若會城一學至百數十人登賢科陟顯仕爲時名臣者後先相望則于縣學之制可不備乎是役也財出于公帑工出于民戍之軍民材石取于山始治于諸公而率完爰之者林公周公之力居多至是而雲南養士之制始正無缺與內地埒士之履斯地而不知明而善復而初以脩而身以裕而可仕之才其不自負負諸公負

朝廷也哉先是陳公委綱記其事綱以公務閣至

是周公復以爲屬乃書以歸新學而凡諸執事之  
職銜姓字則見于碑陰云

雲南志卷三十二

文章十

勅賜二忠祠記

彭綱

我

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統萬國元宗室相臣刺瓦爾密  
猶稱梁王據雲南弗庭

皇帝若曰彼爲其主耳我其來之洪武五年壬子  
命翰林待制王禕往

命下衆危之公怡然就道既至則曰天既訖元命今  
天子神聖文武四隩九州悉主悉臣罔有內外惟爾

雲南尚阻聲教

天子命使臣輯寧邦家懔然改圖迪簡天庭身名俱全策之上也不聽數日又謂曰吾將命遠來非獨爲中國計亦爲雲南計耳自天地構難盜名字據土地若陳友諒張士誠明玉珍輩非不强盛不曰五年率膏斧鉞元君走死子孫作賓擴郭帖木之屬或降或竄而天下遂定于一此非人力乃天命也今不忖德力順天命而欲以一隅之地抗天下是左右爲謀之過也即不復

天子命將率偏師駐昆明之上而飲其水當是時王  
之將佐利王以爲功者不少矣栢匝刺死爾密猶  
豫未決然雅敬公命其員外郎賈寬改館而羈縻  
不遣久之漠北使至責雲南匿南使公見執嘆曰  
雲南禍其在此矣尋遇害瘞公于地藏寺北時六  
年癸丑也八年乙卯

上復命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吳雲往先是栢匝刺死  
爾密遣其徒鐵知院等三十餘人使漠北爲我師  
所獲械送京師至是

上釋之命與公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等謀  
以奉使不達中道被執罪必不免乃託公欲令胡  
服辮髮改易制書詐爲元使共詒梁王公責以大  
義示以禍福以死自誓虜知不可奪且慮公泄其  
事遂殺之栢匝刺瓦爾密聞之遣人具棺槨殯於  
于給孤寺十四年辛酉興師問罪栢匝刺瓦爾密  
兵敗死之雲南平後王公子紳來求其藏則墟已  
夷詢得其處立表識焉吳公子黻以其事白于

朝許馳驛奉柩歸葬于湖廣江夏之金口鎮黻補國



子生始王公被留既久死後又得能文章者銘之  
故其事盛傳于世正統間得

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忠立祠于雲南府城  
東有司歲時致祭吳公墓在江夏雲南人罕知而  
黻後爲交趾縣令歿于官不克陳乞弘治辛亥  
撫右副都御史常山王公以二公死節同而恤典  
異具

請吳公得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謚忠節改祠額爲  
二忠秩祭如前噫是固

聖朝教忠之典哉而吳公之節遂與王公同不朽矣  
是舉也今南京兵部尚書太原韓公時為布政左  
使左僉都御史莆田林公時為按察使實倡始焉  
祠稱忠文凡數十年改二忠又十有四年而未有  
記弘治甲子春巡視雲南地方南京刑部左侍郎  
兼左僉都御史三衢樊公以二公鄉先生恐後無  
所考屬綱書其事綱以復於巡撫右副都御史應  
城陳公巡按監察御史聊城耿公曰是缺典也不  
可不補主公初諱偉尋改禔又改滄字子充浙之

金華人學于前學士黃公縉之門以文章雄天下  
比遊無所遇束書南歸大業日隘有以名聞者授  
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改侍禮郎轉起居注同知  
南康府召議踐祚儀改判漳府徵脩元史拜翰林  
待制吳公諱雲字友雲毘陵宜興人以能詩授  
書郎改渭南縣丞陞刑部郎中尋陞尚書改湖廣  
行省叅知政事祠一區中爲明宮前爲二門益前  
爲外門後爲齋屋翼以兩廂兩廂外爲工祝居烹  
宰所垣其四週翼然煥然表于厥土先後相繼而

備焉者也嗚呼二公之死豈不深可慨哉嘗觀宋景濂和王公詩其小序云今

朝廷敷大惠于天下庶幾蠻夷君長稽首闕下而吾子充亦將還矣時十二年七月十一日然則是時中國猶未知二公之死也雲南既平未聞有以二公爲言者豈虜黨畏罪故諱其事耶將別有所謂耶抑適事之晦而一時因循不及舉也耶死可慨也死而不見知尤可慨也人不見知而幸二家子弟能知之異時守臣能彰之則其實之不可泯者

也是爲記

晉寧州新鑿泮池記

彭綱

晉寧有學於洪武十六年舊學在州治北隅正  
統七年乃遷今學雖地臨通衢規宏于昔然泮宮  
之制猶未能備初養濟院在櫺星門外抗學宮而  
居弘治壬戌巡按監察御史莆田何公分巡按察  
僉事浮梁范公行部詣學惡其逼近命遷之於是  
知州事內江喻君敬奉行惟敏旣去其藜而又易  
買傍近軍民屋地以益之乃除翳冗抉壅穢敞



國家用之一變其俗至于淳實忠順奔走而服役  
百數十年來惟熙恬睦與中夏埒是固由華風漸  
被

列聖陶範之所致而其敷施之端亦以學校之設有

以明人倫昭文治訓其子弟以及其父兄親黨也

或者乃視為不急而不加之意不亦誣哉喻君當

邵事倥傯輻輳之際而於其一制之缺汲汲焉補

治之不遑必求其備以為諸生民黎興起誘勸焉

非知所先務而急之者耶而諸生遊焉出入焉者

不求其所當務者而急致其力則諸生之責也喻  
君爲政以清強自遂余三至晉寧見其田野治盜  
賊息邸閣有恃閭門有戍民安其業胥服其役而  
於學校尤倦倦如此噫安得天下之爲守長者皆  
若而人哉喻君率其僚屬師生來乞泮池記遂書  
以歸之

安寧州儒學廟記

陳文

孔子之道其大配天地其明配日月其流行同乎  
四時皆悠久而不息其薰蒸漸被無間遠邇而民



生不可一日無者若三綱五常之攸叙動靜云爲之有則與凡好善而惡惡用夏而變夷撥亂而反正皆此道也皆孔子之功也微孔子斯道不幾於熄乎道熄斯民不幾於禽獸乎故自漢以來有天下國家者皆知尊孔子而信用其道也其廟祀之典內而京師外而府州縣遠而邊裔皆春秋有祀歲以爲常孔子冕服南面一視王者與夫配享從祀諸賢封爵儀等之正則自我

國家君師宇內而後大備也然所在有司之承奉

有祗有怠故學之根舉有能有否安寧爲雲南屬  
州舊有廟學制度卑陋歲久且敝宣德中土官知  
州董福海踐任之初即進謁先師孔子退就明倫  
堂慨然曰吾世守於斯廟不飾何以妥聖靈學不  
飭何以興士類以美教化而移風易俗哉迺謀檄  
而新之時佐貳者聞之惕然曰此牧守之先務也  
敢不協贊以成其事乎州之秀碩者英聞之亦躍  
然曰此所以善吾民也其可坐視而不知助乎於  
是相與合謀各捐已貲賃工市材迺作大成殿并

東西序戟門櫺星門塑孔子及配享之像于殿其  
從祀則立碑于序凡百供祭之器無不完美後又  
遷明倫堂于殿之東偏翼以齋館而賓客之位會  
饌之舍庖廩之所以次而具煥然維新不浮於度  
其費不出於公不取於民故倡之有道而勸於義  
者自不容已故積歲之久而後卒事始終皆福海  
之勤也於是州之人士咸願立石以紀其成相率  
謁余道其事以請言且曰福海之先以忠義聞而  
世脩其職至於領州事益光於先雅好詩書識達

道理心公而行端政平而民悅誠吾州之幸也不  
可以泯余承乏藩省四年于茲然興教勸學以祇  
奉

國家之典行於邊裔而欲比隆於中土者未嘗一  
日緩於念顧惟分理之周尚資守令之賢况民俗  
之化視效其長使其皆若福海則治化其庶幾矣  
然尊信孔子之道體諸身又知當務為急以率先  
其鄉人福海亦可謂卓然者歟紀以為勸固其宜  
也於是乎言請言者即前所謂秀碩耆英勸於義

之人士而致政太守楊君益具首也

晉寧州儒學記

童軒

晉寧州儒學舊居州治之北隅地隘頗陋正統初  
蜀人楊茂來為學正始

奏改今地既而歲月寢久棟宇腐折乙酉成化紀  
元學正臨江朱吉慨然以重新為事乃圖底法具  
役書借訓導蜀川林士雲請于鎮守雲南總兵黔  
國沐公琮巡按御史朱公愷暨藩臬諸公僉聞而  
是之己丑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郭公瑞按行至州

見其結構未具復與郡守羅義為之儲材計庸以備其需於是改舊明倫堂為講堂別構正堂三區戟門三區左右翼以齋舍十有六區庚寅郡通判訂宗佐代署州符迺作兩廡功未訖告以疾物故士雲專程其役辛卯蜀涪蔣彝以鄉貢進士來守是州有以興學為務於凡材木瓦甃黥堊丹漆之尚缺者悉為致之蚤夜營度規畫不憚劬勩無幾落成爰述其興建之由請言以紀歲月并以告夫二三子者予惟學校造士之所也古有其術而後

世無之非後世之無也後世之術不逮於古也何則三代盛行先王造士之術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故有脩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一道德等事無非所以節性興德防淫而同俗也及周之衰聖王不作邪淫並興上無禮下無學遂至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而先王造士之術於是始壞漢興稍復古制然士之與計偕者亦皆以明習世務射對疑義爲賢則其造士之術從可知矣降自隋唐而下科目惟以詩賦取人學校惟以詩賦造士是習聲律研偶

儷沈浸醲郁膾炙人口雕刻藻繪誑耀愚目其何  
有於德行哉惟其如是故當時所得之士歆後之  
詩聞於宰相八風之舞玷於儒宗其視虞廷九德  
咸事成周髦士攸宜爲何如也非古有其術後世  
之無術而何

天啓

皇明列聖相承茂隆治教學校之設星布海宇諸生  
有敦行誼與不帥教者仍

勅風憲之臣歲一進迪是即古者尚賢崇德簡不肖



總惡之意也故士之出於學校者往往履爲道德  
蔚爲文章樹爲勲業藹藹濟濟而有卷阿棫樸之  
盛蓋將比隆虞周而超軼漢唐宋矣然造士之法  
必以正心術爲先崇經術次之工文藝又次之蓋  
正心術者本也崇經術者源也工文藝者末與委  
也二三子要必藻身浴德以植其本遜志時敏以  
窮其源操縵依禠服以通其末之與委然後本  
末兼該源委有序而所謂德行文藝者將見積厥  
於躬而脩罔覺雖謂古之成才可也嚮使本也而

或末之委也 而或源之後其所先急其所緩如此  
不惟有負

朝廷造士之心亦非良有司之所以望於來學也二  
三子其慎思焉勿怠

太和縣儒學記

周洪謨

雲南在西南徼外距京師萬餘里禹貢周職方所  
不載周末始拓於楚再拓於秦三拓於漢由漢而  
下或塞或通其有知者率惟治以不治而文教之  
敷未之及也元時諸路雖頗置學然考其舊志所

作人士未有顯者蓋事文具而已

皇明文化徧於四海雲南郡縣之古未有學者徃往  
為增置焉較之於元所置殆三倍之若大理之太  
和縣學其一也太和為郡里所其民爨隸峨昌蠻  
諸種雜居有蒙段二氏遺風然自洪武二十七年  
置學以來仁漸義摩禮陶樂治氊毳之徒寢化為  
齊民次工之俗寢變為揖遜故郡志謂民多士類  
書有晉意登黃甲躋顯仕者後先相望文物聲名殆  
幾中土嗚呼亦可謂盛矣然其學始在縣治南後

移置縣治東歷歲既久不無腐敝景泰六年夏監察御史崇昌王公驥按察副使麻城周公鑑奉

勅慮囚至是郡詣學講經畢謂郡守干公璿備禦都指揮僉事鄭公儁曰學舍如是盍爲葺諸二公皆曰邇者僕輩方議重脩而力未集今既聞命敢不悉心遂率衆捐貲鳩工撤而新之以指揮同知鮑昭輩董其役經始於是年七月上日再閱月而成其明倫堂及兩齋亢爽宏麗大過於前暨庖廩廨舍亦爲新焉又於學門之小陶甓爲街甃石爲梁

既完且葺千公乃以書來徵記刻石用垂永久蓋  
王公先爲石屏學正有善教之績周公佐理雲南  
臬事有猶教之責其於振風化以變殊俗者皆爲  
之有素故能協心以倡此舉而二公保釐斯土先  
事有圖乃能翕然成之皆可嘉也已予爲史官凡  
事之所當書者必用采錄况茲學爲茲邑曠古所  
無之令典其可畧乎竊以謂道之原於天而具於  
人者無往不同故

國家脩道之教亦不以函夏邊陲而或異要在爲民

之師帥者體一視同仁之意爲之懷柔溫卹開導  
誘掖使明夫仁義禮智信之理而篤夫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則土俗之未變者將由是悉  
變而底於美尚徒字畜而弗教焉是棄之矣爲之  
士者亦當思涵育造就之恩自奮自勵以拔於流  
俗則其進莫之能禦苟或厭怠而弗學焉是自棄  
矣今諸公之興學者旣知所以教而旣往多士之  
迭出者旣知所以學則嗣此而爲教與學者可不  
各盡其心哉故併書以告之其出貲相事者則勒

名碑陰

寶泉壩記

彭時 安福人左春坊大學士翰林侍讀

寶泉壩距雲南

縣西北二十里乃雲南憲副麻城

周公鑑與叅政

廷江趙公雍之所倡而為之者也

蓋二公行部至

林守法勤政協德一心進文武諸

司詢民所利害

而罷行之於是洱海衛鎮撫孫謙

進曰民事莫重以

公農而農之所憂惟旱為甚不可

無以備之縣境右

地曰遊峰場四山環列而中為

巨浸者三俗呼為

海子其源深以長其流散漫而

正德

二

一

二

文

廣衍非築壩堰以閉縱之則傍近之田不可資以灌溉間嘗有至公之者矣然苟利自前屢築而屢圯一遇亢旱則田輒失利而民以病告二公愕然相顧曰此急務也而為之不可緩因行視其地營度之集文武官屬邀之以義而必其成衆懽然唯命指揮同知張盤雲用縣令趙彥亨楊宗輩咸捐貲俸以鳩工庀材而相揮僉事吳瑾千戶丁晟則相與董其役壘石爲壩高二十尺長二百五十尺廣半其長之數中爲十門視水之大小而閉縱之又作



亭於壩上以休置祠於壩之南山以祀龍神焉既  
成名之曰寶泉因壩之西寶泉山以名也然水之  
所注可以溉田萬頃而利民於無窮其實與名亦  
克稱矣時監察御史榮昌王公驥適奉

璽書讞獄至而見之喜爲賦詩以記其盛而指揮使  
陳勝曹宏等乃合詞言於公曰是役之興石以層  
數者二十有四木以枚數者五百八十有奇用人  
之力以工計之三萬六千一百二十有五經始於  
景泰六年二月丁丑而卒事於四月辛丑爲日八

十有六可謂費且勞矣然人不可以爲費且勞者  
由藩憲二公信孚於下而激勸之有方也願伐石  
刻辭以無忘二公之德且告來者俾無壞焉公曰  
諾乃命訓導張衡具始末而以書走

京師屬予記予惟自三代溝洫之法廢而民始以旱  
爲憂故君子心乎愛民者恒務興水利以備之所  
以代天施而長地力若孫叔敖立芍陂馬臻理鏡  
湖之類是也顧其遺跡往往而在民至於今受其  
惠夫二公之心亦古人之心也使是壩幸久存而

不壞則其惠利於民豈有窮已哉而諸君子又欲  
昭示後人使圖其無窮之利與御史公能成人之  
美皆可嘉也不可以不記遂爲之記

雲南縣重修儒學記

童軒

爲學必有常所學無常所則人心日易以肆而業  
日易以荒心日肆則教無所施業日荒則學無所  
就蓋自昔王者建國君民而必以是爲慮故家有  
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士之藏脩遊息於是  
而始有常所矣其爲天下後世慮不亦深且遠哉

聖朝法古圖治九有之內庠序星布教化風行至於遐陬僻壤太山長谷之間亦莫不有學於戲盛矣雲南縣儒學肇置於洪武乙丑垂百年于茲歲久且弊成化己丑巡按雲南監察御史文江郭公瑞雲南按察司僉事華陽曹公景按行至縣顧瞻之頃相與謀而新之肆令兵民中有誤入於辟者聽以金贖雲南故與洱海壤地相接兵民叢處而雀角鼠牙者頗衆贖金日多於是鳩工市材命指揮吳鑑專董其役衛邑各以夫役相之經始於是年

之秋凡建明倫堂三區饌堂三區兩廡一十四區  
戟門三區文昌祠一區齋宿神庫庖廡等屋九區  
解宇十區逾年落成學之教諭吉郡王達因以記  
文來請予承之提學誼弗可辭乃告之曰古之教  
學之方有二曰體曰用而已何謂體明德是也德  
之不明則無以成己何謂用新民是也民之新  
則無以成物是以大學之教必使學者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脩身以立其體由是舉而措之齊家治  
國平天下以行其用然後成己成物之

子于斯而

兩盡矣藉使不務乎此或伸佔筆業詞藻躡筌陵  
節以來成己之功事權術急功利舍約務博以期  
成物之效如此則體其體而非大學之所謂體用  
其用而非吾儒之所謂用其如明德新民何哉繼  
自今凡斯學之爲師爲弟子者要必講去其非而  
一切以趨於是其不爲彼也如駟虞之不殺竊脂  
之不穀其務爲此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然後  
順之來來之積誠焉而由材焉而盡他日施之國  
家達之天下不亦有體而有用乎審若斯於國家

建學圖治之意亦不負而郭曹二公興學之舉爲  
有光矣可不慎諸可不勉諸

重脩大理府學記

劉儼

翰林院  
侍講

大理古益州地史稱其語雖小訛其生業風俗與  
中國同夫風俗同宜詩書文物同也然自昔不能  
上同於中國者豈出於性者哉王化所敷遠未易  
洽長民者之作興遠則略之故耳

皇明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文教所施無間遐邇而於遠方

徽外尤嘉惠焉建學校以育材設科目以取士無  
異中國而於歲貢禮部十優以不試之例厚以襲  
衣之賜視中國有間焉時之守其地者亦仰體

上心勸相惟謹故其人各自矜奮不肯以荒遠自棄  
墮而登高科躋顯仕常常有之大理府學建於元  
國朝正統間今方伯賈公銓守是邦嘗脩理矣至是  
不能無朽弊者郡守干公璠欲一舉而新之恐重  
勞費乃與郡指揮僉事鄭君雋謀次第爲之先廟  
以祀聖哲次學以育材俊景泰五年冬廟成而學



未始事明年夏監察御史榮昌王君驥雲南按察  
司副使麻城周公鑑奉

勅理刑至是邇既謁新廟乃登堂課諸生文武群僚  
俱在聽講問堂後簷忽傾折聲震如雷衆皆愕然  
二公曰是若有使之然者不然何數年之經營而  
適傾於此時也乃環視之任爲己責且顧謂左右  
曰公等其共成之衆皆唯唯明日爭捐俸爲助民  
之富而尚義者亦出貲不吝總若干緡於是鳩工  
掄材未踰月而學成巍然煥然視昔有加焉于公

乃具其事之首末走書幣徵予託予因仰而歎曰  
大理之人材風化其將大盛矣蓋學校人材之本  
風化之源也前未有作興如今日者其所成已知  
此矧今日之作興非偶然也蓋風憲以激揚爲事  
何暇於管轄而適有以啓之是非天乎且不於他  
人而於二公二公皆文章政事知名當時故一舉  
而應之者以後爲羞雖使守以次成之曾得如是  
之速成而無一費於民哉昔常袞以文辭進爲福  
建諸州觀察使專意作興士類閩越自是始有進

士二公今之常袞也作興士類至爲千百年之計  
大理之不爲閩越吾未之信也是後也九獻謀委  
財皆以義起在所必書今刻碑陰云

蒼山書院記

王臣

弘治十有二年秋八月大理蒼山書院成惟滇以  
西山水莫最於大理而點蒼山其尤最者乎其高  
千仞其峯十九峻峙起伏若拱揖然環以谿壑延  
以林麓盤亘三百餘里其下有浮屠之居居左有  
隙地焉蒼山枕其後洱水瀦其前萬景畢會殆莫

可狀鍾於人多魁傑奇偉之士然地雜夷風俗尚  
浮屠雖簪裳之士胥淪而爲異端之歸而其心術  
且浸淫於其說膠於見聞牢不可破習使然也噫  
習俗之衰敝也極矣不有君子何能矯乎侍御闕  
右謝公朝宣奉

命來按是邦惻然憫之謀於按察副使太原王君槐  
毀浮屠之刹若干命有司改剏書院於蒼山之下  
延名師以教庠序弟子員若郡人之俊秀有志者  
崇正黜邪之旨於是乎曉然矣有司用命惟謹

於巡撫都憲白洲李先生既以為宜而太監劉、  
昶黔國沐公崑侍御林公世遠吳公學周公魯又  
樂然相之遂因材鳩工不數月而告成前為明德  
堂後為尊經閣又即其下者橋焉曰昇仙皆公所  
自題也巨宗崇盈之縱橫短椽脩題之絡繹與凡  
侖燕息供庖湍之所無乎不有洞然明窅然深廓  
然暢以容而公又手筆規圓矩方繩直準平諸大  
書揭於齋舍嘉會後學有功於吾道夫豈淺淺哉  
且謂表勵化導之攸繫不可以無記也間屬走記

之走不敏曷敢拂乎雅命今夫人不可以不學而亦不可以學非所學其學云何聖賢之學也全體大用之謂乎本之身心則為德行措之家國天下則為事業彼國家天下大矣而所以品節彌綸非才焉又將何所應之周子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是故盡性至命必本乎孝弟窮神知化必通乎禮樂大而至於位育而實不外乎屋漏之無愧妙極乎精一執中之奧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體用蕪該表裏一致皆本乎誠而已誠也

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乎士之卓然有見而一  
安於凡近者必持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  
於學問思辨之際知所同然而行所當然舍學焉  
其何以哉是或剽竊皮膚攘奪土苴遽以爲自足  
乃骯骯乃譁張聲焉情焉無所成於已而不資於  
世用不亦孤在上作輿之實意於吾而心焉矣邵子  
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六經者道之所  
寓政化之所自出也學者其沉酣浸漬而有得焉  
繇斯道以福斯民暢皇極而叙彞倫豈復有加於

是耶嗚呼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  
尚敢望其有斯舉耶容有之僅中州而已耳敢責  
備於僻左殊絕自昔所無若滇南者耶有之實自  
今日始予故特記其成廢後學仰體而力行之其  
有所激也併刻董工有司之名氏於碑陰使嗣是  
而來官者其亦有所勸也

新建趙州城記

張志淳進之金

成天下事不難於近而難於遠不難於述而難於  
作不難於功之立而難於功之所以立者有以



斯民而遺後世誠使創作於一時而功又足以  
諸民垂諸遠至於久而不替是雖竭民財與力以  
爲之猶不失於義又况處之有道而不至於傷財  
病民者乎於戲此城趙之舉所以有功於民而其  
所謂功者又非循常建立脩爲者之所能企也趙  
之地舊名賧賧自蒙氏以封趙氏而始有趙之名  
自段氏改夫水而始有郡之名自胡元入主中國  
而始有州之名自我

聖朝遷州治於里仁鄉之東而至於三海山之下建

學立師以教以養而始有詩書禮樂之習聲容文物之盛顧其地平衍而當上下之要衝其民繁庶而無城郭之防衛以故盜連為群恣睢剽掠州人苦之爰疏築城事下有司締續不果

皇帝御天下之二年適雲南按察副使莆田林公俊來巡是道州凡聞公名以築城請公重違民志又惟公私困竭不可易以興乃首逐其州守而盡舉其侵漁之利凡若干不足則取具於贖刑為之募義凡若干事方就緒而公同邑方公守以雲南

政分守繼至胥與協心檢湖田之私匿於豪右而  
未稅於公家者以鬻諸民簿其賦而入其直又  
若干會計覲縷益飾以備乃達諸鎮守太子太傅  
黔國古濠沐公琮巡撫都御史恒山王公詔巡按  
監察御史安陸劉公洪古閩林公塘咸主可議而  
綜理加焉遂慎簡有司之堪是任者分守指揮馬  
鉉達而敏楚雄府同知陳寶巖而栗鶴慶府推官  
簿淳廉而公以董工役視經紀而千戶桑欒百戶  
顧經與夫州人之子來趨事者亦有以激勸鼓舞

之上下和會百技奏能以弘治己酉季冬朔日經始庚戌季夏望日告成週以丈計凡八百四十有奇高以尺計凡二十有三厚視高之半下廣而上銳基以石覆以瓦環繞以隍開四門東曰見山西曰儀鳳南曰在德北曰用夏皆豎樓於上又別為二門以通水於下傭計踰十萬而無逮於民財計踰四千而無預於官望之言言足以警諸夷之選婦而禡盜賊之窺覬州人樂喜以息以嬉閱月盜作寘居白崖之間衆闕莫定而州獨殺寧逃難

城者魚而貫鳥而趨趾踵摩接用益諱諸君子之  
功有以被人人而垂遐遠請紀成績志淳貞帝之  
曰春秋羨城邢之舉昌黎誦水門之績夫土木之  
興固未能舍勞費而爲之然義取捍患雖聖賢不  
遑計乎他矧斯城之建其捍患爲尤切而又能無  
傷財病民以樹厥偉功其爲可羨可誦何如也庸  
列石以紀

澂江府改建府治記

晁必登

宜賓人按  
察司僉事

澂江郡治舊在金蓮山之顛右逼儒學餘參面臨

雲南通志卷三十一  
二二二  
虛僅足以容官署而官吏之居室咸無地焉則散  
處於街巷與民居參錯山高十數丈每衙時上下  
甚勞長吏憚之就邸第視事官署若虛設然弘治  
癸亥太守介休溫君廉字至潔拜

命守郡予亦以謫判茲郡至溫君覩郡治弗善乃相  
度地宜圖遷建之即山麓去通衢爲近前有居民  
一二月家以他隙地易之後聳前夷厥位向明適可  
改爲白於監臨諸司僉可其議然後剪草木台甃  
穢鑿石以損其高益土以增其卑不必盡趨於

要之宜堂宜階宜凡公私之辭字而已木石瓦  
悉取諸舊材而腐敗損壞者更之百工之需  
畢備財出於經畫而不損於公帑力出於民而不  
妨其農業經始於弘治甲子春正月越乙丑秋乙  
月告成仕於斯役於斯者咸萃一區無復散處之  
陋往復之勞矣未幾溫君以疾卒正德戊辰今太  
守金陵姚君黼字大章來代以其雄材振舉百務  
於是沒之未終者終之遂用大備而予復承乏武  
定郡人教諭楊祐輩詣府請曰郡治之更與邦君

正德

二

卷之三十一

二

文

之善宜立石以昭示於後姚君亦懼前人之勞久而泯也以記屬予夫改作之事非出於不得已則勞民傷財適有以來君子之譏議温君斯舉乃不得不不為者而况蒞政之初民多未享大役之興民難慮始尤不可以易為者非心有定見材有定力者能之乎若夫當一郡之寄事無大小皆其責也而不知務者忽之姚君又能以興舉為已責而無或後可謂得為政之體矣使嗣是而典郡者皆然則郡無廢墜而曠官之咎可以免也故併記之



為後勛馬

憲臺題名記

謝朝宣

關五  
察御中

自司馬公記諫院題名軍規戒之意後世因之滇南巡按御史舊未嘗題名攷于誌得鄭進善段信觀于鄉賢祠得朱暄僅三人慨前輩名實之湮檢于故牘雖未能詳盡尚得六十人用紀于石嗟夫士君子凡用于世立言行事固所必謹風憲綱紀攸繫不謹于已何以律人謹之云何亦惟免夫指名而議之也然此身後事耳若在目前善則榮懷

雲南志卷三十二  
否則既辱且危善惡之幾榮辱隨之尤切於身所  
當謹老固衆人之見也愚以爲好惡之心原于天  
之稟賦勸懲之典隨乎人之善惡此我所當自盡  
若無與乎我者其於身之榮辱名之得喪奚暇計  
哉然必已身克謹而後可以言此愚願學而未能  
也借書為將來告

雲南志卷三十三

文章十一

臨安建府治歲月記

王景常

皇明移元日月于強悟叶浹之交辛之于龍尾伏酉  
殄顛遺劉臨安平徙治建水寄釋宮更祝犂大荒  
落浹二百七十三辰弗遑立通判許莘大懼弗職  
諮于司幕議合乃于農隙建府治于中城基廣三  
百又六尺暮歲紀也脩倍而加八九九陽之數也  
廳廡出阿九爲楹塗墍汙填艘而不舟昭民朴也  
鳩工于屬縣齊民力也役興于暢月某甲子落成

以錯之後甲浹二辰時不踰也儻工皆屬吏以能  
舉也嗚呼春秋謹於防興作歲月筆而不削今大  
後告成徵歲月何以示後祀屬吏請書于石不辭  
通判字師尹大名人籍於杭嘗守瑞鞏皆有聲司  
幕郭善屬吏達水等州同知李某凡若干員

惠宣堂記

王直

少傳無太子  
師吏部尚書

雲南去京師萬餘里蓋古荒服之地也我

太祖高皇帝既平天下不鄙棄其民命將出師

定之因其舊設府縣以化誨焉而臨安實爲一

其所統五州四縣九長官司有地幾千餘里古

侯之封不過也而昔之爲守者率因陋就簡

痺敝不足以稱一郡之望昔洪武二十二年通判

許莘始來是邦乃撤而新之門堂廟廡庫藏廢

暨燕嬉之居寢息之舍靡不畢備蔚然改觀遠邇

歡慶虛三十餘年而莫有繼治者於是稍頽毀焉

永樂二十年知府陳侯自思南改臨安始至問俗

之不更與事之不治者次第罷行以利民周視解

舍大懼亦廢壞不可治乃脩其弊陋補其缺敗擇

其腐者而易之然材取於山力取於役之在官者  
而郡人不知擾既繕完矣名其公堂爲惠宣之堂  
盖曰

天子之惠由是而宣布之云耳今年春以述職來  
京師因請予文爲記將刻之石以貽久遠予謂陳  
侯可爲知本者矣夫

天子有惠下之仁而不得親布於民故擇守令而任  
之是豈私於守令哉凡寒欲衣饑欲食力者  
老者欲安寃抑者之欲得其平勞苦瘦頹之欲

其休息者皆於守令乎望矣此設守令之本意也  
然令有不職守得以劾去之不難也是一郡  
戚係乎守也明矣然則爲守而能布惠以逮下非  
其職之宜也哉取今爲府百數千爲守而皆能盡  
職以惠下予不得而知也獨推陳侯之能如此則  
臨安之民受其惠可知矣夫既能盡職以惠下而  
又昭揭以貽後後之登斯堂者視之不惟知前人  
之功必葺治於無窮而亦皆思盡職以惠下則臨  
安之人受惠於久遠者皆陳侯啓之也故予樂爲

之記陳侯名禮字正言予同邑人以進士發身許  
莘先為贛州同知左遷為通判於臨安皆有文學  
才行聞於世云

石屏州廟學記

周洪謨

四川長寧縣  
翰林編脩

學校以明人倫人倫之在天下者同故學校之在  
天下者亦同也書不云乎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  
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夫曰衷曰性人皆有之  
雖遐荒絕域風殊俗異而其稟天地之氣以  
莫不具是衷懷是性而著於君臣父子夫婦巨



朋友之間此人倫之所以同也人倫雖同氣質  
異是以有昧於理而壞之者於是人君相上  
教下民自畿甸以及邊徼郡縣莫不建學以明倫  
使人人各安其當然之理此學校之所以同也雲  
南距京師萬餘里石屏州又在南數百里其學創  
於元至元間元末後毀於兵

國朝洪武二十一年始復之廟學歲久滋蔽正統五  
年令監察御史王公驥時向是州學正捐俸率諸  
生脩大成及東西廡後四年借臨安通判彭善道

脩明倫堂及居仁由義二齋偉然壯麗適成有甘露降堂前之叢竹間浹旬方止人以爲文明之應明年春以其爨材建文昌祠於巽隅又明年偕知州顧震葺櫺星門既華而則雖內地郡縣所置鮮與之比又明年偕知州李華重構儀門及解舍而公以秩滿去景泰二年秋知州任彬偕署學事王紹宗甃大成殿址飾夫子像併塑四配十哲後二年公既爲御史奉

勅往雲南清刑既至是列表其坊爲儒林且陶甃

堂無街路之未備者既而訓導黃思義歷存  
子迭新廟學之績以遺予求識之石  
茲土者有所繼予惟學之興廢人倫所由以明晦  
也是豈可緩之而不加意哉觀諸君子相繼以興  
學集衆功而始完義皆可謂善體

朝廷興學宣化之盛意矣是宜其士有成材而士俗  
爲之變也然而人倫之明固在於興學而人之所  
以明是人倫者顧其講習踐履爲何如耳昔漢牂  
牁尹珍自以居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

受學歸教鄉里由是南域始知有學垂今千載猶  
有耿光今石屏多士之游於學者曾不必如尹珣  
之勞於遠游而有豐舍以爲之居有文儒以爲之  
師經籍以爲之學其徭既蠲其廩又豐則當勉然  
講求所學之理體之於身使無負於

國家養育造就之意可也故書此於篇末以併告之

通海縣儒學記

彭綱

學之制與政損益故學舉則政微政汙則首  
海有學昉於元洪武十四年王師克臨安有不

於學者乘亂毀之暨置吏乃建學于所謂諸  
舊址二十五年知縣任暹又即所謂舊址

即今學也若大成殿既堂皆仍佛屋而易以儒制  
事出苟且歷年既久腐壞益甚學者失所棲於是  
諸生相率願自輸財治之學以質予予謂學之興  
廢有司之責而可費及諸生哉弘治十六年內江  
余人俊以鄉貢進士來令通海既視事漸舉廢墜  
將新學宮冬十一月予行部至邑令與教諭謝端訓導  
董暉以脩學請予謂是爲政先務可緩乎哉余君遂憇

覈官帑之財得應出白金若干鏹狀其事請于奉  
勅大臣得報如所請於是分巡按察僉事成都朱公  
又以其聽訟束金之餘移而佐之乃市財陶甃鳩  
工庀器首作大成殿遂作明倫堂翼殿有廡續堂  
有齋則皆因其舊而治之完美乃已始廟之未作  
也余君以聖賢像畧置別屋廟成乃復奉入經始  
於癸亥之冬至是訖功規宏于舊地勝于今師生  
暢適人無間言邑之政以微今夫詩書禮樂  
固有不以古今華夷而有間也唐虞三代所以

其民至於屋皆可封者亦即其所有而付之  
子生於周末道不行於時乃與其非堂  
舉民之所有者作爲言語以寓訓孔氏沒其道遠  
專於天下後世凡郡若縣莫不建學以崇祀敷教  
而當時善學之士徃徃能於其繩律中得其所以  
有而爲善人君子忠良臣也雲南去中國萬里前  
代不能臣是時也屋皆可誅我

國家取而郡縣學校之則士爭奮激人革其舊而絃  
誦孝弟之士徃徃出於椎卉侏儒之族豈非以人

正德

一

二

文

性中自有詩書禮樂無古今華夷之間故教一施而俗不變也哉通海自建學以來科貢恒得人視他邑有加而學宮乃弗治則邑之政未有益於此者余君攻麟經甚專其來通海隣邑士多從之遊故其爲政能汲汲於興學不遑也抑事有因改作更始而人心興起策勵至於幾爲之改氣爲之言在理勢則然也今而後通海之士將不有感今之政而爭自磨洗持詩書禮樂出而與中川士者哉諸士子其勗之是役也臨安指揮楊義



典史闕端實在諸君鑄鑄皆之責其勞勩不少云  
君率與生丐余以乃書其事

臨安新開石屏湖水利記

陳宣叅政

水生於天一成於地六非得人以補抑之縱其汎  
濫瀰漫以魚鱉吾生民此禹所以憂之必三過其  
門不入而後已周公營洛時又嘗鑿石渠引伊洛  
水以灌周土號周陽渠至漢張純又能復其故迹  
以至於今而不廢水豈終能爲害而不爲利耶易  
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然或止於坎流於壑蓄於

池于湖于澤性雖潤終莫能以自行不幸而生在  
餘燼之地又不幸而遭時大旱其不爲枯槁而凋喪  
者幾希雖欲潤終莫能以自致此所以不能不假  
之吾人焉人也者所以補天地之不及而所謂贊  
焉者於斯亦或一驗歟猶之有一物之仁有一事  
之仁謂之非仁不可也滇南之南屬郡臨安予與  
憲副包公好問是守巡其地皆有責焉時弘治癸  
亥自春徂夏五月望尚旱不雨春秋所必言  
心驚惶走告無虛日間有言公城之西不五

有石屏湖俗重之曰海若假人力開濬水可  
豈惟潤及枯槁湖落地出盡膏腴也  
之遺我二人望三日偕至與湖作謀始式如金如  
玉千之百千丈有奇合郡衛知府王君資良指揮  
龐君松各出兵民共役令之稱畚築具饒糧程土  
物明日即事每丈平處一人至二人有沙土處倍  
之有石處又倍之凡一千有五百又每百丈督一  
百戶每五百丈督一千戶每五日督一指揮通判  
等官察其勤惰以上下其食事三旬而成水通物

正德

卷四十八

文

潤且以鄉計者四以畝計者數百萬以程計者拓  
城下四十里過此則潤及阿迷州若猶未也天之  
生水與地成之而入之所以贊之者至是皆無遺  
憾矣不然則水瀦於坎窞湖澤與土石相汨沒卒  
歸之無用之所而已矣畏天命悲人窮周公當先  
爲之矣周公豈欺我哉南京監察御史王公昨仲  
讀禮於家感而有請且曰吾徒生長於斯聞有湖  
在石屏未聞有利如此不刻之石何以誌遠  
不朽包公借予方走書以白當道當道然之

事所當急者又重吾子之請敬從之

楚榘府學記

童軒

審陽人 學官 撰學舍

古者王公國都閭巷莫不有學故生八歲則入小學及其十五年則入大學而又因其材質之宜以異其爲教之具不陵節以襍施不多訓以致拂其歲脩也則有正業其游息也則有居學其要歸於化民成俗而已也然必詳內而畧外者何耶蓋聖人之心非不欲使海隅要荒之服皆化於善以成其俗故其勢有所不能是故畧之焉耳故書曰朔

南暨華教詩曰陳常于時夏是也此豈聖人之心  
哉洪性我

朝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華夷而海南之邦遠在萬里  
高皇帝意蓋若曰天生斯民而付元后以君師之責  
設要荒其民不加化導則國禽獸羈紲之矣是豈  
惟辟憐夫之意乎爰

詔所司井收其地什伍其民建學擇士衣冠而  
之然後滇南萬里之外亦皆有學方之詩書也

昔教未施而今化大被譬如天地之無不覆  
月之無不照臨也

列聖相承誕敷文教百年于茲而其人民土俗沐浴  
膏澤之久衣被德化之深亦罔不丕變舊習而允  
升大猷殆將與中州等鳴呼盛哉楚雄居滇南之  
西又數百里郡故有學僻處城隅規模狹陋蓋

國初分鎮武臣之肇創也矧地勢窪下陰雨決旬則流潦  
道上諸生病其出入成化乙丑夏六月巡按雲南監察  
御史郭公瑞寔臨是郡詣學謁廟之餘顧瞻徘徊即

有弗稱之嘆郡守尹昭曰此有司之責也請以更新於是御史公率其官屬周覽郡城卜地於城中之東南高亢爽閭山水拱抱惟食墨其間既而圖諸

欽差鎮守太監錢公能總戎黔國沐公琮暨布政使呂公困按察使莊公歛等咸相與稱善肆移文府衛以興事焉昭遂偕指揮使李嵩等僚屬官員各相捐俸以助舉之時右叅議楊公學素著才望因之郡以董督之至於掄材鳩工任人始終皆出場是以用費當而民不擾允建殿堂門廡齋舍



神祠廡宇廚庫總若干楹統以周垣飾以暨莎  
以丹雘之采塿以黝堊之工靡不具美曰是  
有殿講誦有堂列祀有廡肄習有舍庖漏儲積有  
所休息有廬燦然侖奩一新照耀城郭經始於是歲  
十月落成於明年庚寅三月御史公以予濫竽提學  
之政謂予宜記予惟學校王政之本也嚮使爲士  
者不由於學而學也或出於百家之技則先王之  
道不明先王之道不明則仁義放失異端並興而天下  
將貿貿焉入於禽獸之域而不自覺安在其化民以成

俗也今楚雄之士居於是學果能博習親師以講  
取先王之道於已知之明信之篤守之固其居於  
家庭也則孝親而敬兄其處於州里也則忠信而  
篤敬其行於道路也則老者不負戴而壯者知代  
其勞其飲於鄉也則絃歌洗爵獻酬俯仰不失其  
容其射於賓也則揖讓升降進退周旋不失其節  
夫如是其民不亦化乎其俗不亦成乎他日出而  
當天下之任又能推其所學使功名事業炳然  
著裒然為時名臣斯無負

朝廷建學造士之心亦無負御史作興之盛意也  
不偉歟因書爲記并以告諸士子云

楚雄縣新遷儒學記

彭綱

我

國家全以孔子之道治天下故自中國以及四夷凡  
有郡縣處莫不屋以祀之王以尊之而其民雖洞  
居若處亦莫不願其子弟襲冠裳誦詩書也夫子  
嘗欲居九夷夫子之仁視華夷無二也生而欲居  
之沒且二千年而其神臨焉其教行焉豈非斯人

之幸哉於此有以見我

國家之化大以遠夫子之道久而彰也弘治癸亥秋  
八月楚雄縣新學成初舊學在城西山麓以其僻  
也弘治三年始遷入城內即廢尼寺爲之然地勢  
陂陀殿堂痺陋非王祀夫子之所而生徒業且不  
昌弘治辛酉知縣餘姚范璋由冬官主事來涖縣  
事大懼弗任以墜教基乃進師生召父老胥究度  
謀詰得今址于楚雄衛治之東南豐衍端夷  
興賢之所於是知府上谷梁宇同知慈谿陸

揮使王鰲等咸協厥謀范君遂請于巡按監察  
史四會林君得報如所擬今知府高安朱君繼祖  
寔來益銳建學于時奉

勅巡撫右副都御史應城陳公方兼敷治教支屬承  
望而巡按監察御史西蜀何君按察僉事姑蘇郁  
君浮梁范君各以其聽訟束金之在官者移而助  
之乃買地除址鳩工庀噐土木金石以次而舉范  
君實董之分其址爲三區中區正北爲大成殿凡  
六楹祀夫子及四配十哲翼翼殿東西爲兩廡各十

二楹祀諸賢及漢唐以來諸大儒各肖象而主題之殿迤南爲大成門益南爲櫺星門各四楹東區正北爲明倫堂凡四楹翼堂東西爲兩齋曰進德曰脩業各四楹東西齋之南爲諸生肄業號房各七楹堂迤南爲二門益南稍西爲前門各四楹西區爲射圃圃正北爲觀德亭迤南爲門各四楹中區之南大成門之前爲東西兩角門以通堂圃凡師儒廨舍諸生會飯治炊之所與夫鐘鼓几案一切什物莫不完作實於殿所繚以崇垣爲輪

十有六步爲廣凡九十步有奇櫺星門之南爲

路東西爲兩旗亭東曰儲材西曰成器路之南有

渠若泮然截渠而橋曰泮水橋廟宇耽耽階序秩

秩新宮孔巖表於厥邑於是春秋釋奠朔望謁拜

卯酉登降寒暑講肄各有其所而軍民俊秀感道

懷和望門墻而趨走者濟濟相屬噫亦美矣是役

也財出於官帑者什七出於朱君范君之節縮制

用者什三工出於顧募力出於軍民之趨事經始

於辛酉三月至是訖工乃走其文學孫璋謁余記

之嗚呼夫子之道如天地日月毋容言也孟子曰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興學校陳文教非急

務歟楚雄治兼黷黷苟欲用夏變夷使其人知孝

弟忠信革其悍猛譎變好鬪之俗而爲良善非學

奚以施之此誠知先務者歟抑事有因改作釐正

而人心憤發振作頓倍於前至於數爲之改氣爲

之昌在理勢則然也今而後楚雄之士將不有感

新學之作而爭自磨洗去舊從新飽經飫史田荒

舜孔子之道出而與中州士抗義者哉諸士子



最之朱君前知廣西府以課最遷今郡范君始  
忤拳貴人得外謫之榮其為政皆有可稱云是為  
記

楚雄府儒學會講亭記

董朴本府知府

會講亭者舊所無也正德戊辰夏憲副分寧周  
公奉

命來督滇南學事未幾乃降書程於境內諸學士子  
爭相奮勵以進時郡學文廟東西廡明倫堂俱已  
重脩惟諸生號舍尚未畢工貳守泰和曾君克達

寔董真事迺建一小亭扁曰會講亭請予暨同寅  
通守新吳余君體乾節推雩都李君廷重與學之  
師生共落成之訓導張品劉文貫羅縉率諸生趨  
庭而言曰此盛舉也不可垂永久敢請先生記  
之予忝有一日之長義弗容辭遂爲之記余惟學  
所以學爲人也人之大倫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  
夫婦曰長幼曰朋友而朋友之倫尤爲要切何也  
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非得朋友有以講明  
其道則父子不知所以親君臣不知所以義夫

長幼不知所以序與別而失其倫者多矣然朋友  
一倫寔無師友之義我

國家開國之初即以學校爲首務自

京師以及郡縣都司衛所莫不有學學必有師有  
弟子有廩餼而取之以科貢其所以教之養之用  
之者至矣茲學近年以來科目乏人豈不有孤

朝廷之盛典也耶然事必有機也茲當周公作興士  
氣之初而此亭適建豈非一大機會也哉嗣今以  
往諸士子益當奮發日遊於此亭之上必相與講

明此道他日出爲時用爲臣必忠爲子必孝上不負

朝廷下不負民望庶幾於所學也無愧矣苟徒假此以爲出身階梯而爲榮身肥家希世取寵之計則與不學等爾豈

國家建學之意哉豈曾君名亭之意哉抑豈以所  
以記亭而致望於諸子之意哉亭在諸生號舍前  
明倫堂後高僅丈許成僅旬餘價廉工省故也是  
爲記

蒙化府儒學記

周洪謨

蒙化學在府治東

國朝洪武中創置府學。思德今南京國子助教吳憲  
天順中爲是學。遂以將相俸市地以拓舊規。易以  
南向高大其門。門之外樹垣表。題曰泮宮大成殿。  
廡卑陋且圯。憲與副三官知府左琳巡檢左宴蒙  
化指揮使葛昇楊杲楊能同知張武施端僉事周  
輔鎮撫千百戶馬福周清及諸耆老高旻王珍各  
出貲相事。以葺禮殿。櫺星門舊爲民居所礙。乃市

居增置東廡爲官廡所侵憲又移檄以達當道者  
移廡建廡殿廡既備并膳厨庫及飾先聖四配像  
位成化九年冬今土官知府左瑛偕訓導賀游揚  
遇興重脩明倫堂興賢育材二齋廡舍并飾十哲  
兩廡像十六年瑛又與通判姜永賜經歷何孟濬  
重脩明倫後堂甃前月臺數十年間賴諸君子時  
加葺理以致完美故在泮者有所奮興在野者有  
所瞻慕風教於是而就蒙化之上雖前此已有領  
鄉薦者而當殿廡落成之後庠生王綱丁昶

相繼為秀而丁泉復登曾彥榜進士是興學作  
之效有明驗矣於戲雲南之地唐虞三代之化所  
未漸洽自漢而下率事羈縻至我

朝文化薰蒸浸漬儷中土是雖本於

皇明道德仁義之澤亦守土者善作興勸相之也茲  
憲考績至京師與監生何文屬序為之記適是學  
教授劉宜春之任俾以歸刻石庶後之君子知有  
所繼云

曲靖府儒學記

柯潛翰林

脩撰

守聞曲靖於雲南爲諸郡之雄大山長河風氣所  
至意者必有瓊巖俊特之才出於其間然而卒未  
之見者以學事未甚脩也才非教不成教非學不  
立雖中州聲華之域亦然况曲靖出西南萬里之  
外哉曲靖舊有學建於

國朝永樂之初年垂於今日就搖屢矣巡撫都憲鄭  
公顥首倡易材且恢闢之而中貴羅公珪黎公義  
總戎沐公璘暨藩憲都帥諸司咸贊盛舉方相度  
之初而侍御牟公俸以按治至繼而侍御王公驥憲劉



周公鑑又以讞獄至至則首謁學宮視其功

禮記

浩懼資費之弗給也又喻郡之諸大姓醜金益之

故凡木石瓦甃黝堊丹漆之需於民不取也廢工百

役悉以貲備於民不勞也功之序先禮殿次從祀

之位次講藝之堂棲士之舍以至庖廡庫燕廡

之所百凡具備其材堅良其制伉備其功枚密視

舊之痺陋蓋增倍蓰焉經始於景泰五年之春而

訖工於次年之夏董其事者都指揮僉事黃敬知

府許南傑指揮使蔣昱同知丁顯僉事梅堅也既

而王公以書來言曰吾以周憲副謀記其學之成敢以累執事惟學校起於唐虞而盛於三代本之以德行文之以禮樂游之以六藝而又動盪之以歌詠之節固東之以升降俯仰之容此設學之本意也使學校不脩而居之無其所教之無其人毋怪其才之曠見也今曲靖之學新矣因教者又有賢師儒在焉余將望其所謂瓌巒俊特者魚貫而出爾士子盍亦原設學之本意而以創新學者之心乎遊於斯舖於斯而遠焉惟其文藝之不知川

養食逸居而已豈惟士大夫之耻抑亦為國家之

重脩曲靖府儒學記

童軒

國家受天明命戡定海宇九有之內罔不率俾惟滇  
雲以羅鬼蠻隸之邦歸附稍後永樂改元始有

詔建學曲靖于時有司廼剪荆雍蒼闢地而為之其  
文廟兩廡櫺星門戟門高頗仞瞻仰而講堂齋舍  
則寢陋弗堪至於禮賓會饌諸所一皆未備成化  
四年冬巡按雲南監察御史淮南朱公暉暨雲南  
僉憲曹公景按行至郡謁廟之餘退即學館顧瞻

徘徊久之已而相與嘆曰夫百工成事且有其肆  
今學校荒落如此其何以爲養士地乎於是議下  
府衛官員易地於指揮周禎周琛得數十餘弓肆  
鳩工市材選任曲靖越州二衛指揮千戶等官之  
有幹局者經營董作其間別構講堂於文廟東偏前  
左右爲志道掾德依仁游藝四齋中爲儀門後堂  
五區饌堂三區與夫公廨宿廬庖福庫庾以區計  
者九八十有奇逾年厥功告成會巡按雲南監察  
御史郭公瑞攬轡適至又脩坊牌於文廟之前

灑翰以榜之曰類宮拓射圃於學門之外榜

之

觀德由是曲靖之學渙然一新真可謂養士之所  
矣嗟乎自古王者建國君民靡不以養士爲先而  
其所養又必以講明斯道爲要嚮使道之不明則  
處也其體無以立仕也其用無以行又奚用是學  
校爲哉是故士不可以異術養也當本諸吾道而  
已道不可以他岐求也當明諸吾心而已蓋吾心  
之道即孔子之道吾心之天理民彝不可一日而  
泯則孔子之道亦不可一日而無也是故易詩書

禮春秋之文皆經孔子手筆所載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之道繁若日星即所謂降衷而固有者  
也今在類諸生亦莫不曰乃所願則學孔子然欲  
明孔子之道苟舍六經之文而弊於百家諸子之  
後是猶航斷港絕以求至於海其可得哉然道非  
徒明之而已要必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固未有從  
吏而不克不而進者異時有服百僚將見其  
體立用行所施也弗盭所學所達也弗畔所守又  
豈非善學孔子者耶侍御朱郭二公俱能以是學

爲先可謂知養士之本矣是役也僉憲曹公  
知府張淳通判劉文推官徐忠克訓導李弘毅實  
相成之分董其事則有曲靖衛指揮使黃宏蔣震  
越州衛指揮僉事胡灝千戶王洪王昭繕脩未備  
作興生徒則有今知府蔡堅偕同知蕭端也學經  
始於成化戊子七月成於明年己丑十月記作於  
庚寅八月既望云

曲靖府澄清三橋記

彭綱

私治甲子秋九月之吉曲靖府新澄清上中下三

橋成初府城西南七里許有唐家橋又三里有湛  
家橋正西值三义驛路有馮家橋湛家橋水出勝  
峯山下流經翠峯為河唐家橋水出白家冲匯河  
合流出馮家橋三橋俱入滇大路盖一水迴折而  
三值于道也始三橋皆駢木苟且脩廢不時民以  
為病弘治癸亥之夏霖雨潦溢馮家橋壞明年甲  
子冬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陶山先生聊城耿公行  
部至曲靖展其事以請公曰是不可緩者乃稽官  
書得兩造之當入罰者為白金若干緩以備



時分守布政司右叅議華容黎君分巡按察言叙  
事安成王君實承公意相與檄任同知胡光指揮  
張欽蔣漢百戶陳經任志分董其事各職奉承恐  
後鳩工庀器度地屬役易木以石固石以鐵續穹  
于趾束水以門爲縱凡四丈有畸爲橫弱三之二  
爲高凡二丈有畸下空半之甫成二橋又壞知府  
焦韶通判白永復以爲請公曰固猶是也則又以  
千戶唐經百戶王濬湛宣李昂舍人湛洪王瀚主  
湛家橋千戶王楷百戶徐忠主唐家橋而總理其

事則韶光欽故實任焉而其費則取之羨餘與韶之所營辦節縮以益焉者也凡作事與橋之縱橫高廣皆如馮家橋是役也凡用人日若干爲日凡若干凡用石若木若干經始於是年三月七日至是訖工於是水由其道路續於橋以仕以遊以農以樵以步以騎無不利涉無深厲淺揭之艱同知光以三橋之成公志也乃取攬轡澄清之意而易其名以湛家橋居上流爲澄清上橋唐家橋居中爲澄清中橋馮家橋最下爲澄清下橋又於二橋

之右構亭琢珉謀記其事具狀介使賫白金之  
言綱惟是當不朽者却金而記之嗚呼橋梁道路  
四民所賴先王之世徒扛成於歲十一月輿梁成  
於歲十二月溱洧少焉孟子譏之公在雲南以大  
德立政不爲煦煦之仁而其所設皆有攸長之惠  
若橋之成特一事耳而諸君協相之力事事之勤  
亦有不可泯者是用書之

金齒司儒學記

王直少傳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天之生人既以陰陽五行之氣成其形矣亦皆賦

之以同然之理焉。於是有仁義禮智之性以施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日用事物之間。不以地之遠近或異也。然氣稟有清濁厚薄。於是理有不能全。此教之所以不可無也。金齒古哀牢夷之地。漢始闢爲永昌郡。後世或因或革。然皆羈縻而已。至元以爲永昌府。建學以教其人。後燬於兵。國朝洪武壬戌。取永昌置軍衛鎮之。既而以民少。罷府改衛爲金齒軍民指揮使司。以統之。歲甲戌。乃命秀才余子僖往教焉。始立孔子廟於中。方之

西軍民子弟皆來學子僖卒指揮使胡侯深言侯  
琳等言於

朝請以其子毅仍領教事未幾有

詔許九軍衛皆立學仍舉毅為訓導而胡侯車侯相  
繼謝世會靖遠伯王公驥尚書徐公晞侍郎侯公  
璉都督沐公昂征麓川叛酋駐師金齒以舊學規  
制頗隘得城西高亢地議欲遷之經營未就而荆  
部侍郎楊公寧來叅戎務迺與黔國沐公斌謀欲  
亟成於是都指揮胡公誌李公昇指揮同知趙忠

訓導余穀等同心協慮聚材鳩工不踰年而廟學落成殿堂門廡齋舍厨庫及諸器用靡不備具適遇

欽差鎮守雲南都知監右監丞黎公義總戎都督沐公麟來巡邊謁廟咸謂穀曰廟學既成盍請文刻石以示將來穀既滿考來京擢陞教授領職而歸則來告於予曰學校之建使其人皆入於善上之德大矣諸文武臣祗奉上

上命以成就其事用心亦勤矣願爲之記庶有

永久且於學者進學之方亦願因之以示教  
謂聖人之立教使人變化氣質而全性之善其說皆  
具於書讀其書究其言以明諸心措諸行自倫誼  
之大至於應事接物之常無不盡其道焉而又持  
之以誠加之以勇則安 有不成者哉金齒入職方  
七十年其沐浴聖化久矣今又比之內郡立學校  
以教之此

天子一視同仁之心也要在爲之師與董其事者深  
體而躬道之耳穀字止善祗慎好學有志於古人

而胡公今爲都督僉事充左叅將寬厚有智畧亦孜孜學術庶幾古人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其能成賢才而美風俗可必矣故爲之記以俟且使後之人有考而善繼之也學成之日則正流丙寅二月九日也

霽虹橋記

王臣

金齒東北三舍許有江曰浪滄其源出於吐蕃舊號瀾滄者是也羅岷山之麓其濶二百六十尺有奇漢開博南行者有愁然之謠其地既要



勢且湍悍舟子專波濤以爲利且日不暇

灑

之患殆無月而無之先是中旨命所司架木爲橋  
題曰霽虹頃爲田祿所壞按察司副使太原王君  
槐奉

命理兵備于金騰問所以爲民利者僉以橋對遂偕  
守備都指揮河間李君增請于鎮巡諸公下其事  
于金齒司命指揮李淮侯勳者治之千戶潘濬方  
通者董其役斥舊更新凡灰石材甃工傭之費皆  
出於指置而一無所擾工善材良欵密鑿固有由

然焉始事於弘治十三年七月行旅往來屨之若  
坦途遠道無復嚮往患慮矣時侍御嶺南林公世  
遠方按是邦過而見之挈其大綱參政壽昌徐君  
節副使餘姚毛君科僉事安成王君懋中以巡  
皆督其成而始終規畫則兵備王君也嗚呼天下  
之事未有不可爲者而亦未始不係乎人饗諛者  
不暇爲脂膏者不能爲而賸眊者又不知所以爲  
諛曰是難爲也果難耶前人亦旣爲之矣夫今才  
猷智識豈盡出前人下哉不過因循苟且

喝

月坐視民患而不思所以濟之云耳噫其

若是乎愬也厲民以自爲考亦何多耶古者道廢  
之脩職於司險其不由梁而川游徑踰者有禁  
今之與古異也更無常職法非古制而王政不行  
故也今諸賢宦遊於斯凡百宜於俗便於民者必  
講求力行之厯厯焉無所不用其至而橋於江之  
險爲尤難也予方望其崇儒學正風俗安內攘外  
爲觀風第一急務屹然頽波砥柱也獨斯橋之云  
乎春秋常事不書凡興作創制則備錄之是役也

二聖廟志卷三十三  
十九  
於法當書予其可以不書謹記曰弘治十有四年  
春三月己酉朔十六日甲子金齒重作霽虹橋庶  
史氏有所繼而過者知所慕也夫

永昌鄉賢祠記

林俊

弘治初

上用言者崇重聖學撤文昌祠而正之移檄  
悉意指今年春監察御史侯官林君塘來按滇更  
令正之又慮久而復復講所以復之者惟鄉賢  
下學校皆有祠而滇學獨缺遂即其祠爲

宦以義起也永昌既易祠師生以考正請

將定遠沐君詳叅政予同邑一君同官泰和

君蒼采郡志洎所聞諸七夫者於鄉得一人焉

署太守呂凱有執忠功名宦得八人焉漢太

純有服夷功明靖遠伯東鹿王驥有平蠻

部侍郎錢塘楊寧有興學功指揮僉壽川李觀

有歸義功都指揮使定遠胡淵有開也功淵之孫

叅將胡誌有靖邊功監察御史高郵朱暄有障海

功教授臨川余毅有師範功其他勤已心人咸可

表著於學校與有力焉故取而祠祀之其位首凱  
次純次驥次寧次觀次淵次誌次暄次毅餘庸以  
俟知者嗚呼褒異前哲為世教關係不細嗣是所  
增入宜加意矣亦盍敬慎之哉

可貞堂記

李東陽

長沙人  
大學士

雲南方節婦曹氏所居之堂曰可貞鄉大夫士為  
其子矩名之者也節婦本宦家女歸方公公珮亦  
數年年二十九而寡舅姑且衰諸子皆幼不事  
事家政叢委節婦夫不二志去容飾薄滋

摧毀躬事紡績以供饋養凡喪葬婚嫁極

不足則脫簪珥為之歷寒暑一丁余足不出門

而事亦畢治蓋方氏世有武廕公珮未及嗣長子

政亦早卒至是次子敬龍襲指揮使敏為善

習舉子業方嚮庸進節婦泣謂之曰吾不幸今當

死所以不即死者以爾輩在爾輩各有志也

庶有以見爾父子地下也弘治初有司上其節下

禮部覈實

詔旌其門曰貞節後二年節婦亦卒年五十有三而

已後敬以軍功進都指揮僉事獲贈公珮如其官  
節婦為淑人矩舉進士歷官禮科左給事中擢山  
東布政司右叅議其一女適都指揮侯雪李增門  
戶貴顯倍于往昔而斯堂固存大大士人從而賦  
之多至若干人予觀易之坤曰含章可貞可貞二  
義不可不貞與如是而後可貞也地之承天幾不  
外見而承載發育歸于有成非有正固之德含章  
持守久而不變莫之能也臣一於君婦之於夫也  
亦然節婦之志誠懇矣然使當時意氣所



一死則煢煢諸孤將無所倚以為命况望

之成就譽聞之輝赫家業之旨且大如此哉此旨

之德所以不可無而亦不易成也且敬之在帥明

方運籌效力期立功萬里外而矩又慎官卡董臣

事敷

天子惠澤于一方文武之務各分其職列無不三不

人臣者其有得于含章之教矣二二聞公通

書史敦行檢嘗還遺金三百兩人稱其義而以婦

節婉之有義節錄行于世詩云刑于寡妻然則節

婦之刑固於是乎在矩予禮部所舉士也請予記  
名堂之義故溯其所自出者言之

生員高旻

孫珪 校正

雲南志卷三十三

雲南外志引

余既以雲南建置沿革等類編為志  
復以寺觀仙釋僭夷殿諸後名曰外  
志合四十五卷嗚呼正邪之辨君臣  
之分夷夏之防自有天地來根於人  
心天命之正而不可湏臾紊者三代  
以前無容議矣自楊墨共伯之道興  
而邪得以害正吳楚徐越之號僭而  
臣得以奸君獫狁匈奴之禍作而夷

得以亂華世主謹此則治忽則亂亡  
則亡明效大驗章章可考有宋諸儒  
脩明其說忠臣義士夫傷本夫死而  
不悔顧時弗庸為之奈何元以夷狄  
入主中華列儒於九等之末髡首之  
徒坐天子右以臨天下百官覲然化  
面朝之世道至此可勝痛哉天厭其  
德命我

太祖高皇帝驅而放之沙漠之外以化四

方竊位專土者次第組繫

闕庭於是大興文教環注內而學校之  
諸生非孔子罔俾誦法正邪之辨明  
君臣之分正夷夏之防嚴百五十年  
上安下治良有以哉或曰若是是亦  
足矣子猶外之不已過乎曰非也三  
者在天下不可一日而不詳也况雲  
南密邇西方漸其教也已久裔長樂  
談故習而浮動細民吾人不時有以

講明而告戒之彼或悍然冥然陷入  
其中然後從而治之是罔之也忍乎  
哉嗚呼防微杜漸謹此道之變以正  
性命之理雖過也庸何傷

正德五年二月既望修江主人季鳳  
公儀識

雲南志卷三十四

外志一

豫章周季鳳

編

寺觀

五華寺

在滇城中五華山舊名憫忠寺元至元初建雲南諸刹惟此為最內有樓曰聚遠曰

無邊風景曰曠怡竹梧深處有堂曰泰然亭曰真意皆本朝定遠伯登都督同知沐璘修建以為

滇人所遊太華寺在滇城西碧鷄山腹元僧玄鑑建燕之所俯瞰滇池傍近以寺名者曰華亭

曰太平曰羅漢曰普賢以庵名自曰印心曰松隱曰悟空而惟太華寺為最勝寺內有碧蓮方丈赤

玄鑑所建一碧萬頃閣思召堂俱僧人佛射建都御史鄭願有思召堂記圓通寺在螺

盤谷間窮幽極阻內有軒曰翠微深處有樓曰古木回岩有曰靈窟有曰最清處各依岩穴為之

1110

1110

1

外志

有心印堂悠然齋在殿西後有潮音洞深黑莫測嘗有人燃烟入其中行兩日阻水而返元庶訪使

李源道覺照寺在滇城南俗呼大常樂寺在滇城南俗呼

東慧光寺在滇城南俗呼西寺二寺具唐貞元初

三丈其慧光寺塔弘治十二年冬地震搖倒立七年太監劉景斧滇人募衆重建二塔相峙而立目

四方來者莫不遠見之亦雲南之望也筇竹寺在玉案山唐貞觀初

石幽雅可掇相傳昔有人於此見數僧甚大德寺異就之不見但見筇竹數本遂即地建寺

在五華能仁寺在府學西南地藏寺在城東宋末蜀僧

四年僧道妙應寺在廣威門外二里華亭寺在

貞重修元延祐中僧玄峯建本朝景泰四文殊寺  
年太監黎義重修請得賜今名北城



里許五代時僧贊陀  
見文殊現其地建寺  
湧泉寺在文殊寺北  
居商山之麓

在玉紫山腹有大  
寶曇寺在玉紫山腹  
寶印寺在玉紫山永樂

杉三株絮之數圍  
寶珠寺在玉紫山寺  
雲居寺在玉紫山  
妙高

慧峯建  
寺在西山寺制宏境幽太監梅忠建內有淨  
香亭為雲南士夫遊賞之所題詠見後

寺在西山寺  
普坪村妙湛寺在官渡  
海源寺在西山元平章脫

悲閣木刻千手觀音像下有龍湫凡遇雨暘愆期  
祈禱屢應宣德間太傅黔國公偕弟都督沐昂重

修龍華寺在城西梨園村前元平章政  
龍華寺在城西梨園村前元平章政  
編覺寺在城西梨園村前元平章政

案山又名黃龍寺在西  
靈應寺在金馬山麓  
正統二年建

寺在金馬山腹成化間黔國武僖公沐琮建內又  
建禮寶亭以為宦遊往來迎送之所有題詠

安國寺 在滇城南七里許 法定寺 在官渡永西寧

寺 在滇城東南十里許 石虎崗元宣光間雲南行

清真寺 有二一在崇正門內一在崇正門外一皇

赤西域人故長春觀 在按察司西其址舊為王

三年右金都御史鄭顯總兵官沐璘以今址宏敞

合眾議請允創建殿宇翼以兩廡儀以重門宏深

壯麗前埤可容萬人每遇 聖節正至黔國撫巡

三司率屬習儀于此內有道紀司各州縣俱有侍

觀為習昭靈觀 在黔寧廟下洪武庚辰年建 眞慶

儀之所 觀有道士主之以奉王廟事 眞慶

觀在滇城東三里許宣德間道 龍泉觀 在龍泉東

道 龍泉觀 在龍泉東

文昌宮 在廣成 玉泉庵 在石

鼻村永樂五年建  
祭酒胡儼有記

香山寺 在保順門外

法明寺 在宜良所北

岩泉寺 在宜良縣西

萬福寺 在湯也巡檢司北

靈芝寺 舊名慈勝在富

民縣西

應護寺 在縣南

法輪寺 在晉寧州陽城堡宋特建

萬松寺 在

東五里

具足禪院 在州東五里

舊名盤龍寺 元時建張統有記見後

元亨

寺

在呈貢縣西一里許

遍覺寺 在歸化縣南

曹溪寺 在寧州

在安

西北葱山傍有湖水一脈潮汐如期亦安寧之佳致也

法華寺 在洛陽山段

氏建即鑿羅

漢之妙果禪院 在州北三里許

危丘山山高 聖化所也 一百餘丈張統有記見後

聖化

寺

在大營村

萬壽寺 在昆陽州治西

戰勝

寺

在州東

仙鶴寺 在州治北十里峯巒蔽棠林木暢茂常有鶴棲止其間因以名寺元

時普照寺在州治西五里寶鏡寺在嵩明州北蛇

觀音寺在州西北安得寺在州南法界寺在州西靈雲

已上並無量寺一名普寧寺在府治南內有僧網

有大我寺貯藏經內有阿搜哩僧網司其感通寺

在點蒼山四峯之平舊名蕩山又名上山寺唐僖

宗乾寧三年僧波羅所創內有巨佛相傳是飛來

者寺有十六院林木葱蒨幽雅深迥甲於諸寺

有張統記及各題詠見後其南三峯下有金相寺

貞二寺一峯下有法玉局寺在點蒼山六峯之牛

圖寺其東有神通寺相傳蒙氏建中有唐

御史杜光庭祠元弘聖寺在點蒼山七峯麓中有

李伯強有詩見後塔高二十丈又名一塔

寺其北有崇聖寺在點蒼山十峯下有三塔峙左

大光明寺寺前今名三塔寺中塔高三百

餘尺崇十六級製極精巧略五刻云有玄宗開元

元年癸丑歲大匠技師造內有明觀百餘高

三丈餘有巨鐘聲韻宏遠其相出清者曰佛圖曰羅漢曰靈會曰觀音曰博榮聖寺為

最題詠甚無為寺在點蒼山十三半寺左有驪

多見後無為寺經波湖建百處五色紅經年不

生草木相傳以為鶴雲寺在點蒼山十四峯之并

唐僧曝經之處鶴雲寺相傳嘗有二仙乘雲鶴

來石上圍棋因名十六峯半有光勝寺在點蒼山

弘圭寺十七峯下有栽茂寺光勝寺下元世祖

征南時駐此大慈寺在府城北三十五里內有卓

至大四年建錫泉相傳僧慧普以錫卓地

而泉石雲寺在點蒼山現佛峯下相傳昔有人見

湧出石雲寺崖半有光因至其處掘得石佛乃建

寺峯以此得名祈嗣者多應北有寶花普濟寺在

龍泉寺又十五峯下有盤龍臺寺普濟寺趙

州東二里許蒙氏時建其遍知寺在州西北一里

下有泉池人不敢取其魚遍知寺許昔蒙氏時高

正德

二月十五日

日

外志

將軍所創也今為僧正司  
每遇慶賀于此習儀  
**救閣寺** 即今飛來寺又  
名千佛閣在州

治之北五里昔蒙氏時土人  
見佛飛來于此因創寺焉  
**道勝寺** 在白崖甸唐  
玄宗時蒙氏

張健成入朝賜浮圖像并佛  
書歸建此寺雲南佛寺始此  
**龍華寺** 在鷄足山之  
阿清溪曲徑

林木霧隱人迹罕至去龍華  
鐘二寺遠者有寂照觀音玉龍  
慈濟四寺  
**智光**

**寺** 在洱海衛西門外內有僧會司每遇慶賀于此習儀又有水目寺在其南寶華寺在其西

**萬福寺** 在鄧川州治西卧牛山之麓元至正間鍾創今為僧正司九遇慶賀于此習儀

**山寺** 即頂佛寺在州治左鐘山下蒙氏時創此外有日慈濟曰五佛曰會真曰觀音曰龍華曰

真濟曰真慈相去遠  
近不同皆古刹云  
**護明寺** 在浪穹縣西元時建  
洪武間知縣金文舉

重脩內有僧會司凡遇慶賀于此習儀有題  
詠見後又有智光鶴雲標楞三寺皆古刹云  
**羅**

漢寺

在賓川州羅釜島左巖下有禮拜石相傳昔有僧名東師脩行堅苦常於石上禮拜後化

去手是跡尚存

崇福寺

在賓川州王紫山其南有高興寺

玄真觀

在府治東南有

老君廟西南有玉樞雷院

古靈觀

在府治北門外五十里內有朵芳薄道會司

棲霞

觀

在府治西北宣德七年劉淵然之徒為道材指

觀在郡紀創建內有道紀司已上並大理府

指

林寺

在府治西元貞元年建今為僧綱司內有磚塔二座又有環翠亭洪武間都綱喜顏建

學士

王景常有記凡行慶賀禮于此習儀定邊伯有詩各州縣俱有寺觀以為習儀之所

仁

王寺

在府治東南內有磚塔一座

接待寺

在府治東至正間有百戶趙益者辭職為

僧以其所居之舍為庵施祖田三段以瞻雲水之僧故名接待而其左右又有觀音燃燈諸天十王

諸明無垢

華嚴寺

在府治北而其近處又有普庵地藏西禪化成接禪諸庵內有

關正統間知府賴善覺寺在石屏州北二里元至元間建聖安寺

在州西北三十里寶秀鄉其近又有秀山寺在石屏州

觀音普庵二寺而州治南有諸天寺

治西三十里寶秀鄉正統六年建其山頂有仙人足跡

大雄寺在寧州西五里洪武間

建正覺寺在寧州北五十里梅花析洪武間建寧壽寺在寧州北二里元至元時建成

化九年重修舊名淨慈凡行龍洞寺在寧州北七里石洞中

慶賀禮于此習儀故改今名

弘治九年土官知州祿安建樓靈泉寺在阿迷州北善

覺寺在阿迷州東舊名東寺又有南正宗寺在通海縣

秀山慈雲寺在秀山半元至正間建湧金寺在秀山絕頂又名

常有普光寺在通海縣治南秀山腰妙高寺在秀山腰



元大德間建  
郭登有詩  
清涼寺  
在秀山股  
大興國寺  
在河西縣北  
洪武乙卯造

九行  
禮于此習儀  
如是庵  
在嶧縣西南三里  
洪武鹿苑

寺  
在蒙自縣南  
元泰定四年建  
東林寺  
在縣東元泰定四年建  
北極宮  
在府

治東北元宣光六年  
文昌宮  
在府治西元正間  
廣

嚴寺  
在府城西門  
金龍寺  
在府治西北三里  
雲泉寺

俗呼高頂寺  
在邵城西二里有山曰文殊中有一  
石擎之有聲又號響石寺  
洪武間建  
汝南王改雲

泉寺  
有二石井  
四時不竭  
其泉香美  
佛殿後  
平南

鑿石為梯有閣曰潮音  
行人錢古訓有詩  
智明寺  
在府治德勝門外  
宣德十年內官黃

有大樹九遇災疫旱澇禱之即應  
古山寺  
在府治西

正德

三山

六

外志

一里洪武二北山寺在定遠縣治北真覺寺在定遠縣

十五年建 萬春七寶寺在定遠縣治北四十里仁山寺在定遠縣北二十里

茶色如脂而開季興廣寺在廣通縣東一里普福寺在廣通縣東一里

寺在定遠縣治東一里柴山寺在南安州治東紫石寺在安州

紫石山南九遇慶賀于此習儀廣福寺在鎮寧州治東普照寺在鎮寧州

南州白龍門寺在墨鹽井玄真觀在府治

土城 真人劉淵然書額觀內有病疫者飲之少愈每行慶賀真武觀在廣

通縣治西為紫谿庵有龍潭每歲旱于此

祈禱已上華藏寺在府治北普照寺在河

並楚雄府山內有僧網司陽



在府城東東山中蒙氏所建成化初玄珠觀在府城東

寺僧慧儼募義官張聰等施財重修前有蓮池好事者構亭其上以開化寺在府治南

為遊賞之所已上並蒙化府真武觀在府治西

司允遇慶龍泉寺在府治東四里廣福寺在彌勒州東九十里靈龜山洪觀音庵

在師宗州治西八十里豆報國寺在彌勒州西

勿鄉洪武二十四年建永寧寺在永寧府北福恩

廣福寺在鎮沅府東九禮拜寺在東普光寺在府治東約

建萬慶寺在府治北內有僧綱司每行慶報恩

寺在府治東青龍山洪武十九年重建內有僧綱司允過行慶築禮則習儀于此各州縣俱有

寺觀為習  
儀之所  
**龍華寺** 在龍華山  
**天王寺** 在城西北隅  
洪武間建  
**正法**

**寺** 在府南一十里  
五里南城村  
**觀音寺** 在府南一十五里觀音山東  
**安國寺** 在府

南一十餘里  
真峯山下  
**宗真寺** 晉時建唐元和四年蒙氏尋閣勸重修有碑  
**龍華**

**寺** 在霽益州南一百七十里龍華山  
**安國寺** 在州城北  
**福泉寺** 一名龍泉寺在

龍泉山  
**妙嚴寺** 在州南一百七十里交水村  
**龍鳳寺** 在陸涼州東

七里狂客山  
元至正七年建  
**守護寺** 一名報恩寺在州西正統五年建  
**大覺寺**

在六涼衛城內  
武十四年重建  
**玉泉禪寺** 在馬龍州東南三十里安仁鄉  
**觀音**

**寺** 在羅雄州南一里  
舊村水樂四年建  
**玄虛觀** 在府城東一里許  
**真武觀**

在馬龍州  
治南  
**翠峯庵** 在府城西北翠峯下  
**德豐寺** 舊在城中

二

外志

後遭兵燹永樂二年移置城南今為僧綱司凡遇慶賀于此習儀其東有慈應寺南有雲峯寺西有

觀音寺北在府城北五十里元至元中有禮拜寺妙光寺慶禪師住此卓錫得泉名妙光

泉歐陽玄有記其寺近有圓鏡師手清涼大達吉祥光嚴興寶諸寺惟妙光為最盛龍華寺

在府治西北二十里西山之上其地幽迥下護國有龍湫歲早禱之輒應水新二區灌田甚多

寺在東山古城或云張度陀築城興宗寺在城東白

鶴寺在東山興善寺在彌興南華寺在東聖化寺在烏魯

摩娑和寺在和村諸葛寺在州東南十五里東山之

兵于此遺廟在姚華寺在白鹽井提觀音寺在大

馬今為諸葛寺舉司治右普照寺在縣台

治一里內有僧會司每遇行慶賀得于此習儀通判蘇章有詩

上有白塔高二十丈頂圓足方下  
小上大形如磨推外光而中實  
佑聖寺在大姚縣治西

北已上玄化寺在府城西南一里前有鐘樓元  
並姚安府特建昔蒙氏勸豐佑時有梵僧

賁陀岷多以錫卓石穴泄漾共川之水民得莫居  
遂建此寺元世祖征南時嘗駐驛于此錫以袈裟

火珠珊瑚每遇慶賀于此習儀初寺有釋迦像  
每歲春初無遠邇爭趨以金葉貼像分巡副使林

俊命銷之得金數百兩入於官而執事者所私取  
又不在是自是佛會遂已正德四年正月內軍民

棄儒等仍造前佛感眾提學副龍華寺在府治東  
使周季鳳移檄本府問罪毀之南一十八

里元至正間土智鏡寺在城朝霞寺在府治西南  
官總管高仲建中十八里成化

十年僧入月庭子鍾募緣重興佛寺在府治南一  
修每晨有彩霞照映故名十五里永樂

間建成化初僧入廣福寺在府治南十里永樂間  
能顯募緣重脩北勝州土官知州高瑛

正德

雲南志卷三十四

七

外志

建弘治間僧人清亮重修殿宇宏敞  
花木清幽部使者往來每駐節焉  
棲雲庵在府治東

南二十五里龍華寺之右景泰間僧人  
德倫建林幽泉冽時有白雲層見故名  
崇真寺在劍

川州治西金碧輝煌為靈佛寺在州南三里水寨  
一州之冠陵氏時建村唐蒙氏征摩

渡金沙江有一木逆流而上取之刻為  
佛像號十光如來遂建寺至今靈應  
廣明寺在州

南一十里上登石寶寺在州西四十里  
村蒙氏時建石寶山唐特建觀音寺在劍

川州治西南三十里羊興教寺在劍川州治南六  
層村山麓永樂間建十里沙退鄉永樂

間寶應寺在劍川州治西一百二十里求仁  
建向鄉洪武間建已上並鶴慶府法明

寺在府治東元至元二十大法明寺在府治北凡  
八年土官總管安慈建遇行慶賀

禮習儀正續寺在府城西八里獅子山一名獅子  
于此寺至大四年蜀僧朝宗建山有石



狀類獅子故名定邊報恩寺在元謀縣治東元至

伯沐日遊寺有詩正間建已上並武

定報恩寺在府治北元至正間建今為僧聖嚴寺在府西元

在宣化坊洪武二十一年建又文昌宮在府西元

有觀音寺在其北相距僅四里時建已

上並尋興福寺在府城西萬德寺在府北九行

旬府儀妙蓮寺在府城西大德寺在州

但遇行慶賀禮于此習儀內古鐘段氏西寺在

時鑄建樓以棲之境內有風電擊之則止城在

西五里有僧正司開化寺在衛城東門外內有僧

已上並北勝州真慶觀在衛城內三真觀在衛城南門外法明

則于此真慶觀在衛城內三真觀在衛城南門外法明

習儀寺在城內太保山麓蒙氏時所建今為僧網司龍

寺在城內太保山麓蒙氏時所建今為僧網司龍

正德

卷之三十四

十

外志

泉寺

在城南門外後有圓通閣其前有卧佛寺在

佛山

天王寺

在司城北二十五里

卧獅寺

在卧獅山下

清真寺

在司

治南內有觀天樓蓋

觀音寺

在法明寺東九遇行

慶賀禮則于此習儀

內有藏經閣貯大藏經

寶山寺

在司城南八里諸

石時立皆稱寶山林木森蔭溪

圓通寺

在司城北十五里

光尊寺

在司城北二十里

百花寺

在司城北十五里

石碑寺

在沙河

驛西地藏寺

在沙木河驛北一里

普濟寺

在永平縣治西靈通寺在永

平城

寶峯寺

在永平縣治東十里

玉泉寺

在永平縣治南十里

勝泉寺

在永平縣

真武觀

在太保山南麓宣德五年建內

司西盟寺在城中景泰三年建內有僧綱華嚴寺

在司城龍門寺一名來鳳寺在司城東七里寶蓮寺 水月寺

俱在司城護珠寺在司城北十五里金輪寺在司城北一十五里

傍內有濟旱石圍一尺五寸天應寺 水尾寺 玉泉寺供在司城

外佑聖觀在司城內北隅已上並騰衝司

正德

雲南志卷三十一

十一

外志

卷三十四

七

雲南志卷三十四

雲南志卷三十五

外志

仙釋傳

仙釋

唐

贊陀崛多自西域來

來誅茅結菴於鶴慶府

沿東峰頂山上悟道

妙初漾共江流為群山

環合所阻水無洩道

成湖數為民患崛多用

錫杖卓穿龍珠山麓以泄湖水遂漏入石穴至三

座復出入金沙江水患遂息居人德之為建祠祀

焉

道清姓楊漢人殉道忘軀日課經典感現觀音大  
士證邇欽風漁者焚其網酒家墮其具皆以利物  
為心蒙氏冊為顯密融通大義法師一日微晒而  
化火中彩雲盤礴舌根不爛如紅蓮

脫空諱覺胤戒律高潔母亡廬墓壘墳刺血書經  
卓錫五臺嘗遊滇池住一庵名樂道後歸五臺沐  
浴焚香而寂三日面如生流汗津津異香馥郁焚  
所忽生靈芝三莖獲舍利百餘顆

無言和尚姓李氏紹祖父精密法教嘗持一鐵鉢

入定呪誦欲晴則鉢內火光燭天遂霽欲雨則鉢  
中白氣上升遂雨蒙氏封爲灌頂國師嘗於崇聖  
寺講經有老翁立聽畢乘風雲而去衆驚問之曰  
洱水龍也

道安蒙氏時河東賧人自幼嗜佛書爲僧於大理  
府天長寺精修苦行嘗欲於寺建浮圖即有洪水  
自蒼山漂木石而至羅筌岳有毒龍頻覆舟道安  
建寺其所害遂息其他神用莫測坐化之夕毫光  
五色茶毗之日頂骨有唵室利伽訶阿六字梵書

人始知其爲文殊之化以寶瓶盛其靈骨化爲清  
水云

畔富姓李新興州人初投臨安天長寺修行三十  
稔丙寅年適通海見湖水泛溢遂以錫杖於東北  
石筍叢立處鑿之穴遂通洪水洩入若尾間然不  
日水涸民賴以安乃隱於秀山其真像自然湧出  
石壁上若畫至今猶存

張彥成蒙舍川人南詔蒙晟邏遣彥成使於唐禮  
待甚厚賜以浮屠像而歸南中事佛自茲始



張捷成喜州人唐時人覲過成都大慈寺適寺鐘  
新成僧戒曰擊鐘一聲施金一兩捷成連扣八十  
僧驚問故曰南使張捷成也僧爲易名成化復曰  
佛法南矣遂學佛書歸授鄉人

元

趙迦羅昆明人世爲阿娑哩僧迦羅尤精其教諳  
通唐梵經書大德間鄉有蛟化爲美少年挑淫婦  
女父老請治之即遣黑貌胡奴擒至以水噴之化  
爲蛟斬之胡奴即大黑天神也雲南破不知所往

云

蓮峯禪師名宗照元至正時人得道人晉寧東山  
深箐間相龍湫中可建梵刹乃祝龍遷避三日泉  
遷東岸遂建寺名盤龍寺成又建一塔於大悲巖  
崖空其中僅容一人趺坐忽一日沐浴着衣端坐  
塔中呼寺僧祖源取筆書偈云三界與三塗何佛  
祖不遊不破則便有能破則便無投筆而盡三日  
其容色如生祖源即塔中漆之時放異光祖源知  
其有舍利竊之光遂滅迄今百五十年其漆形如

生遠夷聞其靈異常賚名香土物來獻至今不絕  
源空威楚人三歲能誦佛號元時入薇溪山爲僧  
嘗游螺髻山有虎伏於岩下又遊九重巖入定絕  
粒經月九有齋事必先知之一日端坐而化茶毗  
之日祥雲異焉

運指定遠人通瑜伽密教降龍役鬼應驗如神  
元至正間雲南旱梁王迎之以祈雨師於淨瓶中  
出一小蛇遂大雨王贈以金帛固辭歸之日後鬼  
爲荷擔一日辭親戚端坐而逝

儼標羅舞蠻年及百歲延弱子孫以趨暴之送深  
箚又之趨爛自初初蛸動頃之能行而不記其家  
身生尾長一二寸與禽獸伍採果實食之夜宿則  
或樹或品窟相傳有三百歲後不知所終

本朝

無極大理太和人感通寺僧無通東宮西乾之學  
洪武癸亥率其徒入覲獻詞賦稱

旨屢蒙寵賜既歸命爲僧官翰林侍講學士李紳  
賦詩賜之

永亨字道隆滇人住山三十餘年化後火浴舍利  
無數

雲山和尚昆明縣官渡里人自幼居禪林習清淨

止德

雲山和尚傳

外傳

精戒行宣德間 召至京師演說菩提妙義

欽授僧錄司左覺義遣歸大學士金幼孜武襄公俱  
有詩贈之忠敬王尤禮重焉

劉真人名淵然 贑州人將誕時祖母夢紫衣道人  
入于婦王氏室 尋生子年十六為道士師趙原陽  
原陽竒之授以玄祕呼召風雷後治鬼物既而又  
授以金火反還大丹之訣棲神煉氣神悟超然洪  
武間被 召賜號高道權右正一永樂初遷左正  
一建金籙大齋有醴泉甘露鸞鶴之瑞無何謫真

南人滇民有大災患者皆往求濟無不得所願

洪熙初 召還賜號冲虛至道玄妙無為光範涑

教長春真人

邵真人名以正昆明人長春法嗣將誕時母感夢

玉桃之異自幼半神秀穎超然物表時長春寓滇

真人遂往師之盡得其道被 召歷至靈演法左

正一賜號守玄冲靖秉誠志道演教妙悟靜虛弘

濟真人

圓護號念庵滇海人大理感通寺住持有戒行善

善筆法道勁一旦無疾而化

溫成號大機住持臨安府指林寺能悟禪學壽一百二十坐化

芮道材大理人少事儒業後從長春真人劉淵然受棲神煉氣之術殄戮良孽龍除蒙化妖恠大理道法始此以壽終

王文號德清成都華陽人祖義永樂初以安寧判官署蒙化州事沒于官旻留此少有靈異州境每旱禮致之祈禱輒應鄧川州孽龍爲患知州阿昭



請旻至境龍遂遁去一境獲安成化甲午夏五月  
與郡人訣曰吾明日當去矣至期乃衣冠端坐倏  
然而逝

雲南志卷三十五

主員鄭榮寫

雲南志卷三十六

外志諸夷傳一

漢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  
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  
皆魑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牂  
榆名爲萬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  
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  
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  
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

正德

雲南志卷三十六

一

外傳

數白馬最大皆凶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  
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腹也蹻至滇池地方  
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  
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  
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頽略通五尺道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  
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隸僮  
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

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  
曉南越南越食蒙以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  
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  
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  
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  
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  
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  
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之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  
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

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  
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  
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旌闕入遂見夜郎侯  
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  
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  
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葭巴蜀卒治道  
自夔道指梓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  
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爲置一  
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

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  
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  
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  
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  
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

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  
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  
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  
或問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

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  
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栢始昌呂  
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  
羗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  
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  
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  
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  
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  
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



捷為太守漢乃發巴蜀以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  
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則引兵還行誅  
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  
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  
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  
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駝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  
都為越雋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駝為汶山郡廣漢  
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  
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

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勞漫靡莫數  
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  
漫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  
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  
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  
郎滇受王印而滇小邑最寵焉太史公曰楚之先  
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  
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  
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拘醬

番大夏杖印竹西夷後擗剽分二方卒為七部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黥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

十女子元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  
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  
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  
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  
賢栗遣兵乘直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多康等  
人弱爲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爲逆  
流翻湧二百餘里算船沈沒哀牢之衆溺死數千  
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多康多王與  
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

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粟惶恐謂其耆老曰我  
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康芻輒被天誅中國其  
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粟等  
遂率種入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  
九詣越雋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粟等爲  
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  
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  
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一西南  
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

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  
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賔度  
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哀牢人皆穿鼻僇耳  
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  
已土地沃羨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窮毼帛疊  
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  
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汗先以覆亡人然後服  
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  
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

猩貊獸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先是西部  
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  
獻土珍頌德義天子嘉之即以爲永昌太守純與  
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  
爲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爲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  
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  
叛攻越雋唐城太守王尋奔牂榆哀牢三千餘人  
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雋益州永昌夷漢  
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

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牟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

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為破虜傍邑侯永元六年

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

九年徼外蠻及揮音擅國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

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

元年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十餘口舉種內附

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揮國王雍由調復遣

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

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



西即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燕。澤。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絲繒。各有差也。

雲南志卷三十六

雲南志卷三十七

外志諸夷傳二

唐

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  
後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  
六詔曰蒙篤詔越折詔浪穹詔暹賧詔施浪詔蒙  
舍詔兵埒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  
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東  
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  
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

別都曰善闡府王坐東嚮其臣有所陳以狀言而

不稱臣王自稱曰元猶朕也謂其下曰昶猶鄉爾

也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

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

望曰大軍將曰員外猶試官也幕爽主兵琮爽主

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館萬

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

軍將兼之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乞託主馬

祿託主牛巨託主倉廩亦清平官酋望大

出治軍壁稱節及次補清平官有內等官代王裁  
處外等官記王所處分以付六曹外則有六節度各  
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拓東麗水有二都督會川通  
海有十臉夷語臉若州曰雲南臉白崖臉亦曰勃  
弄臉品澹臉澄川臉蒙舍臉大釐臉亦曰史臉首  
咩臉亦曰陽臉蒙秦臉矣和臉趙川臉邾鮮山之  
西多瘴歎地平草冬不枯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  
耕食蠶以柘蠶生闊二旬而質織錦繡精致大和  
邾鮮而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幅

之覽驗井產鹽最鮮白惟王得食取足輒滅竈昆  
明城諸井皆產鹽不征群蠻食之永昌之西野桑  
生石上其材上屈兩向而下植取以為弓不筋漆  
而利名曰瞑弓長川諸山徃徃有金或披沙得之  
麗水多金麩越略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駝  
駝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飲之以米濡七年可御  
日馳數百里王中達八旗紫若青白旂雉翼二有  
旄鉞紫囊之翠蓋王母曰信麼亦曰九麼妃曰進  
武信麼出亦達八旗絳旂自曹長以降繫金佉苴

尚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金波羅虎皮也功小者衿背不袖次止于衿婦人不粉黛以酥澤髮貴者綾錦裙襦上施錦一幅以兩股辮為鬟警耳綴珠貝瑟瑟虎魄女嫠婦與人鬪不禁婚文私相送已嫁有姦者皆抵死俗以寅為正四時大抵與中國小差膾魚寸以胡瓜椒葑和之號鵝闕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盞勸釂以繒帛及貝市易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師行人齎糧斗五升以二千五百人為一營其法前傷者養

治後傷者斬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壓後驅然  
專于農無貴賤皆耕不繇役入歲輸米二斗一藝  
者給田二畝乃稅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老  
以來有譜次可考舍老生獨邏亦曰細奴邏高宗  
時遣使者入朝賜錦袍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  
生炎閣武后時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邏皮喜  
曰我又育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閣立死開元時第  
盛邏皮立生皮邏閣授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閣未  
有子時以閣羅鳳為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閣



遂不改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又襲大  
輦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坡陀為和故謂大和  
以處閣羅鳳天子詔賜皮邏閣名歸義當是時五  
詔徵歸義獨疆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求  
合六詔為一制可歸義已并群蠻遂破吐蕃竇驕  
大入朝天子亦為加禮又以破洱蠻功馳遣中入  
冊為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於是徙治大和  
城天寶初遣閣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  
恩賜良異七載歸義死閣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

迦異為陽瓜州刺史初安寧城有五蓋井人得黃  
鬻自給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  
寧城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鮮于仲通嶺劍南  
節度使卞愆少方畧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  
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閣羅鳳不應虔  
陀發詒靳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  
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  
出戎衛州分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閣羅鳳遣使者  
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

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崖城  
大敗引還閣羅鳳斂戰齒築京觀遂北臣吐蕃吐  
蕃以為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鍾給金印號東帝  
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  
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後吾  
罪也會揚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  
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輦餉者尚不在涉海而  
疫死相踵於道宓敗于大和城死者十八亦會安  
祿山反聞羅鳳因之取雋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

被越折素于贈西而降尋傳驃諸國尋傳蠻者俗  
無絲繡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豪猪生食其肉戰以

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

無君長作盤舍以居男少女多無田養以木皮蔽

形婦或十或五共養一男子廣德初鳳迦三葉拓

東城諸葛亮石利故在文曰碑刻詩蠻為謹

畏誓常以石播播大曆十四年間羅鳳以

前死凶其擄辱今亦以剛悍半毒青督交善

養心

藏川南天寶中命其長為蹄州刺史世與南詔婚  
聘異牟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并力一趨  
茂州踰文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坭一侵  
黎雅叩邛邽關令其下曰為我取蜀為東府工伎  
悉送邏安城歲賦一縑於是進陷城聚人率走山  
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  
敗異牟尋衆斬首六千級禽生捕傷甚衆顛踣崖  
峭且十萬異牟尋懼更徙苴咩城築袤十五里吐  
蕃封為日東王然吐蕃責賦重斂悉奪其險立營

候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故西廬令鄭回者

唐官也往雋州破為所虜閩羅鳳重其悖儒號蠻

利俾教子弟得善榜故國中無不憚後以為清平

官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恠

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

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韋臯

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于臯時貞

元四年也臯乃遣諜者遺書吐蕃疑之因責大臣

于為算異牟尋愈怨後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人

異道同趨成都遺帛書曰異年乎世為唐臣曩  
緣張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為遷雪舉部惶  
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繇代  
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浪人  
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  
天禍蕃廷降嬰蕭牆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橫汙皆  
尚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  
等皆冊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  
訥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

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罵使者曰滅子之將非  
我其誰子所富當為我有此四忍也今吐蕃委利  
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  
吐蕃陰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媮生實汙辱先人  
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為吐蕃所害孤  
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拔首領並蒙誅刈  
僕同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二難  
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  
蕃廷雖知中夏至仁業為蕃臣吞聲無訖此四難



忍也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  
風化吐蕃詐給百情懷惡相戚異牟尋領竭誠日  
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劔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  
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  
散不能為疆此西南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云且  
贈臯黃金丹砂臯護送使者京師使者奏異牟尋  
請歸天子為唐藩輔獻金示順革舟赤心也德宗  
嘉之賜以詔書命臯遣諜往覘臯令其屬崔佐時  
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佐時衣牂柯

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夷服  
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即宣天子意異牟  
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其子  
閣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  
祠石室一沈西河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  
兵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契以獻遣曹長段南羅  
趙迦寬隨佐時入朝初吐蕃與回鶻戰殺傷甚乃  
調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以五千  
人行許之即自將數萬踵後晝夜行大破吐蕃於

神川遂斷鉄橋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乃遣弟湊  
羅棟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地圖方物  
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拜仇寬左散騎常待封  
高溪郡王明年夏六月冊異牟尋為南詔王以祠  
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成都少尹龐頎副之崔佐  
時為判官俱文珍為宣慰使劉幽巖為判官賜黃  
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大和城異牟尋遣  
兄蒙細羅勿等以良馬六十迎之金鑊玉珂兵振  
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蒙虎皮執雙鐸鞘執矛千

人衛大象十二引于前騎軍徒軍以次列詰旦授冊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宣慰使東向冊使南向乃讀詔冊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跽授冊印稽首再拜又授賜服備物退曰開元天寶中曾祖及祖皆蒙冊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復賜爵命子子孫孫永為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馬頭盤二謂滋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龜茲音聲二列

今喪亡畧盡唯二人故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滋  
前滋授觴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為  
西南藩屏使後嗣有以不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  
承使者所命滋還復遣清平官尹輔首等七人謝  
天子獻鐸鞘浪劍鬱刃生金瑟瑟牛黃琥珀氎紡  
絲象犀越睽統倫馬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傍達  
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  
之鬱刃鑄時以毒藥并冶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  
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鐸首傷人即死浪人所

鑄故亦名浪劍王所佩者傳七世矣異牟尋攻吐  
蕃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並虜其  
王置白崖城因定磨些蠻隸昆山西爨故地破茫  
蠻掠弄棟蠻漢裳蠻以實雲南東北施蠻者在鉄  
橋西北居大施眇斂尋睽男子衣繒布女分髮直  
額為一髻垂後跣而衣皮順蠻本與施蠻雜居劍  
共諸川咩羅皮鐸羅望既失遼川浪穹奪劍共地  
由是徙鉄橋在劍睽西北四百里號劍羌磨些  
蠻與施順二蠻皆烏蠻種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

覽昆池等川土多牛羊俗不類澤男女衣皮俗好  
飲酒歌舞茫蠻本閩南種茫其君號也或呼茫詔  
永昌之南有茫天連茫吐疇大賤茫昌茫鮓茫施  
大抵皆其種樓居無城郭或漆齒或金齒衣青布  
短袴露髀以繒布繚腰出其餘垂後為飾婦人披  
五色婆羅籠象纒如牛養以耕弄棟蠻白蠻種也  
其部本居弄棟縣鄙地昔為哀州有首領為刺史  
誤殺其參軍挈族北走後散居磨此江側故劔共  
諸川亦有之漢裳蠻本漢人部種在鉄橋惟以朝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第九十四上  
一  
一  
霞纏頭餘尚同漢服十五年異牟尋謀擊吐蕃以  
遼川寧北等城當寇路乃峭山深塹脩戰備帝許  
出兵勦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於臯臯辭固請乃  
盡舍成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雋州與吐蕃接不  
先加兵為虜所脅反為我患請臯圖之時唐兵比  
歲屯京西朔方大峙糧欲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  
方轉餽稽期兵不悉集是夏虜麥不熟疫癘仍興  
贊普死新君立臯揣虜未敢動乃勸異牟尋緩舉  
萬全愈於速而無功今境上兵十倍徃歲且行營



皆在嵩州扼西瀘吐蕃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虞異  
牟尋請期它年吐蕃大臣以歲在辰兵宜出謀襲  
南詔閱衆沿道將以十月圍嵩州軍屯昆明凡八  
萬皆命一歲糧替晉以舅擢都羅為都統遣尚乞  
力欺徐濫金屯西賁川異牟尋與臯相聞臯命部  
將武免率弩士三千赴之元榮朝以萬人屯黎州  
蓄良金以二萬五千人屯嵩州約南詔有急皆進  
軍過俄準添城者南詔供饋吐蕃引衆五萬自曩  
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嵩州異牟

尋畏東蠻麤寇難測懼為吐蕃總漚欲先擊之臯  
報雋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  
以守屯壁相望糧械處處有之東蠻庸敢懷二乎  
異年尋乃檄東磨此諸蠻內糧城中不者悉燒之  
吐蕃顛城將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兵五千守  
臯將擊破之萬波與籠官拔顛城以來徙其人二  
千于宿川臯將扶忠義又取末恭城俘繫牛羊千  
計贖晉大將既煎讓律以兵距卜貢川一舍四屯  
國師馬定德率種落出降西貢節度監軍野多輸

煎者贊普乞立贊養子當從先贊普殉亦詣忠義  
降於是虜氣衰軍不振欺徐濫鑠至鉄橋南詔毒  
其水人多死乃徙納川壁而待是年虜霜雪早兵  
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掎角亦不敢圖南  
詔臯令免按兵雋州節級鎮守雖南詔境亦所在  
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論安熱誘  
瀘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滇  
南詔與臯部將杜毗羅狙擊十七年春夜絕瀘破  
虜屯斬五百級虜保鹿危山毗羅伏以待又戰虜

大奔於時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獲  
甲二萬首又合鬼主破虜于灑西吐蕃君長共計  
不得雋州患未艾常為兩頭蠻挾唐為輕重謂南  
詔也會虜荐飢方葬替普調斂煩至是大料兵率  
三戶出一卒虜法為大調集又聞唐兵三萬入南  
詔乃大懼兵戍納川故洪諾濟臈聿賈五城欲悉  
師出西山劔山收雋州以絕南詔臯耶上言京右  
諸屯宜明斥候蚤斂田邠隴焚萊可困虜入臯遣  
將邢毗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趙昱萬人戍黎雅州

異牟尋謂臯曰虜聲取嵩州實窺雲南請武免督  
軍進羊苴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  
虜兵三萬攻益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臯  
深鈔賊鄙分虜勢臯表賊精鎧多置南屯今向益  
夏非全軍欲掠河曲党項畜產耳俄聞虜破麟州  
臯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  
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  
邠寧涇原軍獵其北劔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  
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塚百五十所

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  
班師振武靈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  
州惟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多帝遣中人尹偕尉  
異牟尋而吐蕃盛屯昆明神川納川自守異牟尋  
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

雲南志卷三十七

雲南志卷三十八

外志諸夷傳三

元和三年異牟尋死詔太常卿武少儀持節弔祭  
子尋閭勸立或謂夢湊自稱驃信夷語君也改賜  
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勸龍晟立淫肆不道上下怨  
疾十一年為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利  
詔少府少監李銑為冊立弔祭使勸利德嵯巔賜  
氏蒙封大容蠻謂兄為容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  
死弟豐祐立豐祐趨敢善用其下慕中國不肯連  
父名穆宗使京兆少尹常審規持節臨冊豐祐遣

洪成酋趙龍些楊定竒入謝天子於是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時大和三年也嗟顛乃悉衆掩邛戍雋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慰賚居人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逐嗟顛身自殿至大度河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南詔自是互織輿中國埒明年上表請罪比年使者來朝開成會昌間再至大中時李琢為安南經畧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



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  
白衣沒命軍南詔發朱弩佉首三千助守然朝貢  
猶歲至從者多杜棕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變儻  
豐祐怒即慢言索質子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時  
豐祐亦死坦綽酋龍立恚朝廷不弔卹又詔書乃  
賜故王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達  
極自號大禮國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諱絕朝貢  
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鄴屯武州咸通元年為蠻  
所攻棄州走天子斥鄴以王寬代之明年攻邕管

經畧使李弘源兵少不能拒奔蠻州南詔亦引去  
詔殿中監段文楚為經畧使數改條約衆不悅以  
胡懷玉代之南詔知邊人困甚剽掠無有不入寇  
杜悰當國為帝謀遣使者弔祭示恩信并詔驃信  
以名嫖冊命未可舉必易名乃得封帝乃命左司  
郎中孟穆持節往會南詔陷雋州穆不行安南挑  
林人者居林西原七綰洞首領李由獨主之歲歲  
戍邊李琢之在安南也奏罷防冬兵六千人謂由  
獨可當一隊遏蠻之人蠻酋以女妻由獨子七綰

洞舉附蠻王寬不能制三年以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發諸道兵二萬屯守南詔憺畏不敢出會詔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襲功有所欲沮壞之乃言南方自無虞武夫倖功多聚兵耗餽運請還戍兵惜財用襲執不可願留五千兵累表不報即極陳南詔伺隙必有十必死狀朝廷昏肆不省也京還奏得意甚復詔為宣慰安撫使即建折廣州為嶺南東道邕州為西道以龔象藤巖為隸州乃拜京西道節度使京褊吝貪克峻條令為炮熏劓斫

法下愁毒為軍中所逐走藤州矯制作攻討使印  
詔鄉兵比道軍攻邕州不克衆潰貶死崖州以桂  
管觀察使鄭愚代節度南詔攻交州進畧安南襲  
請救發湖剝桂兵五千屯邕州嶺南常宙奏南詔  
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擣虛絕糧道乃深  
入乃詔襲按軍海門詔鄭愚分兵禦之襲請濟師  
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酋將揚思僭麻光  
高以兵六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襲錄異  
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襲闔

宗死者七十人幕府樊綽取襲印走瀘江荆南兵入東鄆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有詔諸軍保領南更以秦州經畧使高駢為安南都護帝見輸發頻罷遊幸不奏樂宰相杜棕以為非是止之南詔稍逼邕州鄭愚自陳非將帥才願更擇人會康承訓自義承來朝乃授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兵萬人從之承訓辭兵寡乃大興諸道兵五萬往六月置行交州於海門進為都護府調山東兵萬人益戍以容管經畧使張茵鎮之因

命經畧安南茵逗留不敢進安南之陷將吏遺人多客伏溪洞詔所在招還掾卹之免安南賦入二年常宙請分兵屯容藤披蠻勢五年南詔回掠儋州以搖西南西川節度使蕭鄴率屬蠻鬼主邀南詔大度河敗之明年復來攻會刺史喻士玠貪獍陰掠兩林東蠻口縛賣之以易蠻金故開門降南詔盡殺戍卒而士玠遂臣于蠻安南又屯兩河銳士死瘡毒者上七宰相楊収議罷北軍以江西為鎮南軍募強弩二萬達節度且地便近易調發詔

可夏侯孜亦以張茵懦不足事悉以兵授高駢駢  
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擊南詔龍州  
屯蠻酋燒貨畜走酋龍遣楊緝思助酋遷共守安  
南以范昵些為安南都統趙諾眉為扶邪都統七  
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鬪斬其將張詮李  
嗟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  
城士乘之超堞入斬酋遷昵些諾眉上首三萬級  
安南平初酋龍遣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詣成都  
節度使李福將廷見之成辭曰皇帝奉天命改正

朔請以敵國禮見福不許道譚五返日旰士倦議  
不決福怒命武士捽辱之械繫于館俄而劉潼代  
福節度即挺其繫表縱還有詔召成等至京師見  
別殿賜物良厚慰遣還國明年酋龍使楊酋慶等  
來謝釋囚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  
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雋七州為定邊軍建節  
度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即詔師望為節度使  
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雋州最南去邛乃千里  
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裒積無



厭私賄以百萬計又欲激蠻怒幸有功乃殺首慶  
等既而戍士怒將醢師望以逞會召還以竇滂代  
之滂省冒尤不法誅青苛織甚師望時蠻役未興  
而定邊已困酋龍怨殺其使十年乃入寇以軍綴  
青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坡盛夏卒凍死者  
二千人出沐源闕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滂遣死  
海兵五百往戰一軍獲酋龍乃身自將督衆五萬  
侵雋州攻青溪關屯將杜再榮絕大度河走諸屯  
皆退保北涯蠻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犍為破

之裴回陵榮間焚廬舍掠糧畜薄嘉州刺史楊恣  
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攢射蠻不得進陰自上游濟  
背擊主師殺忠武將顏慶師恣走嘉州陷明年正  
月攻杜再榮滂自勒兵戰酋龍遣使者十輩請和  
滂信之語未半蠻桴爭岬譟而進滂不知所為將自  
殺武寧將苗全緒止之殊死戰蠻稍卻滂乃遁全  
緒殿而行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  
入自邛崃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棄州壁薰  
江諸貲峙械皆亡矣酋龍進攻成都次眉坦綽

杜元忠日夜教酋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  
耽遣其副王偃中人張思廣約和蠻強之使南面  
拜然卒不見酋龍而還蠻次新津耽復遣副譚  
祀好言申約蠻留之耽畏援軍未集即飛請天子  
降大使通好以紓其深入懿宗馳遣太僕卿支詳  
為和蠻使蠻本無謀不能乘機會鼓行亟驅但蚍  
結蠅營怙鹵剽小利處處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携  
悉入成都閭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兩  
則冒箕益自庇城中井為竭則共飲摩訶池至爭

梓溺死者或筮沙取滴飲之死不能具棺即共坎  
瘞故瀘州刺史楊慶復為耽治攻具蘭石置牢城  
兵八將主之樹笮格夜列炬照城守具雄新又選  
捍士三千號突將為長刃巨搥斧分左右番休日  
隸于軍士心侈欲闕而酋龍自雙流徐行內欲報  
董成之辱因給耽請上介至軍議事耽遣節度副  
使柳槃往見杜元忠議和元忠妄言帝見耽請具  
車蓋葆翳槃未能決還蠻以三百騎負幄幕來大  
言曰供帳隋蜀王聽事為驃信行在耽不許乃馳

去蠻稍前傅外邪於是游奕使王晝督援兵三千  
屯毗橋寶滂亦以其軍自導工來將與大軍犄角  
然戰不甚力小不勝即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覲成  
都陷得薄其罪會有詔斥徙軍遂無功耽部將李  
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  
通乃說耽城下時葦稻瀦水頽城舉府不之覺蠻  
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為  
下所覺耽殺自孝以徇城左有民樓肆蠻俯射城  
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二月蠻以雲梁鴉車

四面攻士叫譁鵝車未至陴者以巨索鉤繫投膏  
炬車焚箱間蠻卒盡死耽遣李璫張察率突將戰  
城下浮斬二千級蠻徹民障落為蓬籠如軍輦下  
設枕木推而前不及城又匿蠻其內以穴墉楊恣  
以髑貯糞瀦浚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  
然南詔負衆益治器械斧斤晝夜有聲將擊錦樓  
衆失色耽遣將出三面苦戰蠻引卻蠻利夜晦輒  
薄城聞呼肅衆齊奮城上施鉄籠千炬賊來不得  
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支詳遣謀與約好且謂

耽毋多殺以速蠻和是時傳言救師至城中合謀  
開門士爭出迎軍南詔搏戰不解日入判官陳克  
裕以北門兵二千乘之蠻乃走耽猶遺之書謝不  
得已交兵且請和士脫鎧迎支詳詳陳所齎植二  
旗署曰賜雲南幣特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  
解而兵薄成都奈何請退舍撤警以脩好或勸詳  
蠻多詐無入死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  
隅黎旦乃覺郎頽焚火于壩蠻皆死穴中以鐵絙  
曳雲朝什之燎作少選盡益固守是時帝遣東川

節度使顏慶復為大度河制置劍南應接使兵次  
新都博野將曾元裕敗蠻兵斬二千級南詔騎數  
萬晨壓官軍以騁大將宋威以忠武兵戰斬首五  
千獲馬四百匹南詔退屯星宿山威進戍沱江酋  
龍遣酋望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令列城固守北軍  
望功歸語而主審自度耽遣銳將趣蠻壁燒攻具  
殺二千人為南詔所躡卻而潰蠻聞鳳翔山南軍  
且來乃迎戰毗橋不勝趨沱江為伏士所擊又敗  
城中出突將夜火蠻營酋龍坦綽身督戰後三日



王師奪昇遷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兩矢  
射王師威䟽軍行嚮矢所發叢射之兩軍不能決  
各解去酋龍知不敵夜徹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  
計窮將赴水死或止之曰今北軍與成都兵合若  
來追我無類矣不如偽和以紓急不然死未晚乃  
來請三日祭成而濟即斷梁按隊緩驅黎州刺史  
嚴師本收散卒保邛州酋龍懼圍二日去蠻俘華  
民必割耳鼻已縱之既而居人刻木為耳鼻者什  
八慶復之來衆以其弟慶師死于蠻必甘心及成

都不破以已功輕乃按軍廣溪縱殘寇人人切齒  
初成都無隍塹乃教耽濬隍廣三丈作戰棚于埤  
列左右屯營營別五區區卒五十蔣阜美夾壕後  
三年合拱又為大旛連弩自是南詔憚之酋龍年  
少嗜殺戮親戚異己者皆斬兵出無寧歲諸國更  
讎忿屢覆衆國耗虛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發  
婦耕以餉軍十四年坦綽復寇蜀絙舟大度河以  
濟為刺史黃景復擊却之衆循河而南夜桴上流  
兵夾攻瀕水諸屯晷小復敗走還黎州蠻躡追為景

復所敗會蠻踵來還攻大度河仆旗息鼓請曰坦  
綽欲上書天子白寃事戎兵信之不戰橋成而濟  
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邛州成都大  
震人亡入玉壘關士乘城坦綽遣使者王保成等  
四十人齎驛信書遺節度使牛勣欲假道入朝請  
憇蜀王故敍叢欲許之楊慶諫曰蠻無信彼禮屈  
辭甘詐我也請斬其使留二人還書叢因責之曰  
詔王之祖六詔最小夷也天子錄其勤合六詔為  
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子弟入太學使習華

風今乃自絕王命且雀蛇犬馬猶能報德王乃不  
如蟲鳥乎比成都以武備未脩故令爾突我疆塲  
然毗橋沱江之敗積齒附城不四年復來今吾有  
十萬衆捨其半未用以千人為軍十軍為部驍將  
主之凡部有疆弩二百鑄斧輔之勁弓二百越銀  
刀輔之長戈二百掇刀輔之短矛二百連鉞輔之  
又軍四面面有鉄騎五百悉收芻薪米粟牛馬犬  
豕清野待爾吾又能以旁騎畧爾樵采我日出以  
一部與爾戰部別二番日中而代日吳一部至以

夜屯月明則戰黑則休夜半而代凡我兵五日一  
殺敵爾乃晝夜戰不十日憊且死矣州縣繕甲厲  
兵犄角相從皆蠻之深讐雖女子能齮齧薄賊况  
強夫烈士哉爾祖嘗奴事西蕃為爾仇家今顧臣  
之何恩讐之戾邪蜀王故殿先世之寶宮非邊夷  
所宜舍神怒人憤驃信且死叢猶火郊民室廬觀  
閣巖兵為固守計坦綽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  
畧使秦匡謀懼奔荆南會僖宗立遣金吾將軍韓  
重持節往使俄攻黎州景復擊走之乾符元年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畧雋雅間破黎州入邛崃關掠成都成都閉三日  
蠻乃去詔徙天平軍高駢領西川節度使乃奏蠻  
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饒窮要今左神策所發  
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制羗戎不可  
以施備詔乃罷長武等兵駢至不淹月閱精騎五  
千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  
崃關復取黎州南詔遁還駢召景復責大度河之  
敗斬以徇戍望星清溪等關南詔懼遣使者詣駢  
結好而踵出兵寇邊駢斬其使初安南經畧判官

杜驤為蠻所俘其妻宗室女也故酋龍使奉書  
和駢答曰我且將百萬衆至龍尾城問爾罪酋龍  
大震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至其境酋龍不肯拜  
使者遂絕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攝  
使往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  
官酋望趙宗政質子三十入朝乞盟請為兄弟若  
舅甥詔拜景仙鴻臚卿檢校左散騎常侍駢結吐  
蕃尚延心盟末魯釋月等為間築我州馬湖沐源  
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險料壯卒為平夷軍南詔

氣奪回龍憲發疽死偽謚景莊皇帝子法嗣改元

貞明承智大同自號大封人法年少好畋獵酣逸

衣絳紫錦屬鍍金帶國事頗決大臣乾符四年遣

陀西段瓊寶詣邕州節度使辛謹請脩好詔使者

答報未幾寇西川駢奏請與和親右諫議大夫柳

韜吏部侍郎崔澹醜其事上言遠蠻畔逆乃因浮

屠誘致又議和親垂笑後出駢職上將謀乖謬不

可從遂寢蠻使者再入朝議和親而駢徙荆南持

前請不置宰相鄭畋盧攜爭不決皆賜罷 謫遣



幕府徐雲虔攝使者往覘到善闡府見騎數十曳  
長矛擁絳服少年朱繒約髮與客伽陀酋孫慶曰  
此驃信也問天子起居下馬揖客取使者佩刀視  
之自解左右鈕以示乃除地割三丈版命左右馳  
射每一人射法駮馬逐以為樂數十發止引客就  
幄俵子捧瓶孟四女子侍樂飲夜乃罷又遣問客  
春秋大義送使者還是時駢徙節鎮海劾澹等沮  
議帝蒙弱不能曉下詔尉解西川節度使崔安潛  
上言蠻蕃鳥獸心不識禮義安可以賤隸尚貴主

失國家大體澹等議可用臣請募義征子率十六  
一保願發山東銳兵六千戍諸州比五年蠻可為  
奴父之帝手詔問安潛和親事答曰雲南姚州譬  
一縣中國何資於彼而遣重使加厚禮彼且妄謂  
朝廷畏怯無能為脫有它請陛下何以待之且天  
宗近屬不可下小蠻夷臣比移書不亡舅甥黜所  
僭也有如蠻使者不復至當遣謀人伺其隙可以  
得志南詔知蜀強故襲安南陷之都護曾亥奔邕  
府戍兵潰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

攜復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駢乃譎說帝曰陛下初即位遣韓重使南詔將官屬留蜀暮年費不貲蠻不肯迎及駢節度西川招暝未繕甲訓兵讎夷震動遣趙宗政入獻見天子附驃信再拜雲慶之使驃信答拜其於禮不為少宣宗皇帝收三州七關平江嶺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內庫貲積如山戶部延資充滿故宰相敏中領西川庫錢至三百萬緡諸道亦然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圖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

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藏空  
盡士死瘡癘燎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為盜可為  
痛嘗前年留宗政等南方無虞及遣還彼猶冀望  
蒙法立三年比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間我虞今  
朝廷府庫匱甲兵少牛叢有北兵七萬首尾奔衝  
不能救况安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  
者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縻服蠻夷內得  
蜀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為安化長公主許  
婚拜嗣曹王龜年宗正少卿為雲南使大理司

徐雲虔副之內常侍劉光裕為雲南內使霍承錫副之及還具言驃信誠款以為敬瑄功故進檢校司空賜一子官法遣宰相趙隆眉楊奇混段義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宜止而鴆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中和元年復遣使者來迎主獻弥怪甄蒯百牀帝以方議公主車服為解後二年又遣布燮楊奇肱來迎詔檢校國子祭酒張譙為禮會五禮使徐雲虔副之宗正少卿嗣虢王

約為婚使未行而黃巢平帝東還乃歸其使法死

偽謚聖明文武皇帝子舜化立建元中興遣使款

黎州脩好昭宗不答後中國亂不復通先是有時

傍矣川羅識二族通號八詔時傍毋歸義女也其

女復妻閭羅鳳初咩羅皮之敗時傍入居遼川州

誘上浪千餘勢稍張為閭羅所猜徙置白崖城後

與矣川羅識詣神川都督求自立為詔謀洩被殺矣

川羅識奔袖川都督送之羅些城

蒙窩詔最大其王雋輔首死無子弟法陽照立法

陽照死子照原立喪明子原羅質南詔歸義欲併  
國故歸其子原羅衆果立之居數月使人殺照原  
逐原羅遂有其地

越祈詔或謂磨些詔居故越祈州西距曩葱山一  
日行貞元中有豪酋張尋求烝其王波衝妻因殺  
波衝劔南節度使召尋求至姚州殺之部落無長  
以地歸南詔波衝兄子于贈其王所寶鐸韜東地度  
瀘邑于龍佉河繞百里號雙舍使部酋楊墮居河  
東北歸義樹壁侵于贈不克閻羅鳳自請往擊楊

墮破之于贈投廬死得鐸鞘故王出軍必雙執之  
浪穹詔其王豐時死子羅鐸立羅鐸死子鐸羅望  
立為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不勝挈其部寶劍川  
更稱劍浪死子望偏立望偏死子偏羅矣立偏羅  
矣死子羅君立貞元中南詔擊破劍川虜羅君徙  
永昌凡浪穹澄睽施浪總謂之浪人亦稱三浪

澄睽詔其王豐咩初擄澄睽為御史李知古所殺  
子暉羅皮自為澄川州刺史治大釐城歸義襲敗  
之復入澄睽與浪穹施浪合拒歸義既戰大敗歸



義奪澄睽咩羅皮走保野共川死子皮羅鄧立皮  
羅鄧死子鄧羅顛立鄧羅顛死子顛文託立南詔  
破劔川虜之徙永昌

施浪詔其王施望欠居矣苴和城有施各皮者亦  
八詔之裔據石和城閣羅鳳攻虜之而施望欠孤  
立故與咩羅皮合攻歸義不勝歸義以兵脅降其  
部施望欠以族走永昌獻其女遺南詔丐和歸義  
許之度蘭江死弟望千走吐蕃吐蕃立為詔納之  
劔川衆數萬望千死子千旁羅顛立南詔破劔川

千旁羅顛走瀘北三浪悉滅唯千旁羅顛及矣川  
羅識子孫在吐蕃

贊曰唐之治不能過兩漢而地廣於三代勞民費  
財禍所繇生晉獻公殺嫡賊二公子號為闇君明  
皇一日殺三庶人昏蔽甚矣嗚呼父子不相信而  
遠治闇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寃之懿宗任相  
不明藩鎮屢畔南詔內侮屯戍思亂龐勛乘之倡  
戈橫行雖凶渠殲夷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易曰喪  
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於無

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巢而禍  
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雲南志卷三十八

雲南志卷三十九

外志諸夷傳四

驃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闍婆國人曰徒里拙在  
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東陸真臘西接  
東天竺西南墮和羅南屬海北南詔地長三千里  
廣五千里東北袤長屬羊苴咩城凡屬國十八曰  
迦羅婆提曰摩禮烏特曰迦梨迦曰半地曰彌臣  
曰坤朗曰偈奴曰羅事曰佛代曰渠論曰婆梨曰  
偈陀曰多歸曰摩曳餘即舍衛瞻婆闍婆也凡鎮  
城九曰道林王曰悉利移曰三陀曰彌諾道立曰

突曼曰帝偈曰達梨謀曰乾唐曰末浦凡部落二  
百九十八以名見者三十二曰萬公曰充惹曰羅  
君潛曰彌綽曰道雙曰道甕曰道勿曰夜半曰不  
惡奪曰莫音曰伽龍朕曰阿梨吉曰阿梨闍曰阿  
梨忙曰達磨曰求潘曰僧塔曰提梨即曰望騰曰  
擔泊曰祿烏曰乏毛曰僧迦曰提追曰阿末邏曰  
逝越曰騰陵曰歐咩曰磚羅婆提曰祿羽曰陋蠻  
曰磨地勃絲彌臣至坤朗又有小崑崙部王名莽  
悉越俗與彌臣同絲坤朗至祿羽有大崑崙王國

王名思利泊婁難多珊那川原大於彌臣繇崑崙  
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柵海行五月至佛代  
國有江支流三百六十其王名思利些彌他有川  
名思利毗離芮土多異香北有市諸國估舶所湊  
越海即闍婆也十五日行踰二大山一曰正迷一  
曰射鞬有國其王名思利摩訶羅闍俗與佛代同  
經多茸補邏川至闍婆八日行至婆賄伽盧國土  
熱衢路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王居以金爲甕厨  
覆銀瓦爨香木堂飾明珠有二池以金爲隄舟楫

皆飾金寶驃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出輿以金繩淋遠則乘象嬪史數百人青甍爲圓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作浮圖民皆居中鉛錫爲瓦荔支爲材俗惡殺拜以手抱臂稽顙爲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爲甍錯以金銀丹彩紫鑛塗地覆以錦罽王居亦如之民七歲祝髮止寺至三十有不達其法復爲民衣用白氎朝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冑絡以雜珠玉宮設金銀二鍾寇至焚香擊之以占吉



凶有目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  
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跪自咎無桎梏有罪  
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輕者三殺人則死土宜菽  
粟稻粱蔗大若脛無麻麥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  
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無膏油以蠟雜香代炷與  
諸蠻市以江豬白氎琉璃罍奩相易婦人當頂作  
高髻飾銀珠琲衣青娑裙披羅段行持扇貴家者  
傍至五六述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  
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

詔以兵彊地接常羈制之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  
歸唐有內附心異辛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  
節度使常皐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  
是皐作南詔奉聖樂用正律黃鍾之均宮徵一變  
象西南順也角羽終變 戊夷革心也舞六成工  
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 二十八疊舞南詔奉聖  
樂字舞人十六執羽翟以四為列舞南字歌聖主  
無為化舞詔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字脩  
文化舞聖字歌雨露覃無外舞樂字歌闢上丁零

塞皆一章三疊而成舞者初定執羽籥鼓等奏散  
序一疊次奏第二疊四行贊引以序入將終雷鼓  
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  
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次奏拍序一疊舞者分左  
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終舞者拜復奏一疊  
蹈舞拊揖以合南字字成徧終舞者北面跪歌導  
以絲竹歌已俯伏鉦作復揖舞餘字皆如之唯聖  
字詞末皆恭揖以明奉聖每一字曲三疊名爲五  
成次急奏一疊四十八人分行罄折象將臣禦邊

也字舞畢舞者十六人爲四列又舞闢四門之舞  
遠舞入徧兩疊與鼓吹合節進舞三退舞三以象  
三才三統舞終皆稽首逡巡又一人舞億萬壽之  
舞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疊六成而終七者  
火之成數象天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數象西  
南向化凡樂三十二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  
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龜茲部有羯鼓拊  
鼓胛鼓雞婁鼓短笛大小箏篋拍板皆八長短簫  
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

屬舞篋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爲列四二十  
四舌龜茲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篳篥五絃琵琶笙  
橫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箏篳皆四工七十二人  
分四列屬舞篋之隅以導歌詠軍樂部金鐃金鐸  
皆二柶鼓金鉦皆四鉦鼓金飾蓋垂流蘇工十二  
人服南詔服立闢四門舞篋四隅節拜合樂又十  
六人畫半臂執柶鼓四人爲列舞人服南詔衣絳  
裙襦黑頭囊金佉苴畫皮鞞首飾祿額冠金寶花  
鬘襦上復加畫半臂執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

禰畫鳥獸草木文以八絲雜華以象疾物咸遂羽  
葆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  
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爲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  
象文德節鼓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采詩之義  
用龜茲等樂以象遠夷悅服鉦鼓則古者振旅獻  
捷之樂也黃鍾君聲配運爲土明土德常盛黃鍾  
得乾初九自爲其宮則林鍾四律以正聲應之象  
大君南面提天統於上乾道明也林鍾得坤初六  
其位西南西齒於下坤體順也太族得乾

九二是爲人統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應以太簇  
三才既通南呂復以羽聲應之南呂酉西方金也  
羽北方水也金水悅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悅  
服然後姑洗以角音終之姑故也洗濯也以象南  
詔背吐蕃歸化洗過日新皐以五宮異用獨唱殊  
音復述五均譜分金石之節奏一曰黃鍾宮之宮  
軍士歌奉聖樂者用之舞人服南詔衣秉翟俯伏  
拜拊合南詔奉聖樂五字倡詞五舞人乃易南方  
朝天之服絳色七節襦袖節有青標排衿以象鳥

翼樂用龜茲胡部金鈺柗鼓鏡貝大鼓二曰太簇  
商之宮文子歌奉聖樂者用之合以管絃若奏庭  
下則獨舞一曲樂用龜茲鼓笛各四部與胡部等  
合作琵琶笙篳篥皆八大小箏篋箏五絃琵琶長  
笛短笛方響各四居龜茲部前次具一人大鼓十  
二分左右餘皆坐奏三曰姑洗角之宮應古律林  
鍾爲徵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舞者六十四人  
飾羅綵襦袖間以八采曳雲花履首飾雙鳳八卦  
綵雲花鬘執羽爲拜拊之節以林鍾當地統象歲



功備萬物成也。雙鳳明律呂之和也。八卦明還相  
爲用也。綵雲象氣也。花鬘象冠也。合奉聖樂三字  
唱詞三表天下懷聖也。小女子字舞則碧色襦袖  
象角音主木首飾巽卦應姑洗之氣。以六人略後  
象六合一心也。樂用龜茲胡部其鉦柎鏡鐸皆覆  
以綵蓋飾以花趺。上陳錦綺垂流蘇。按瑞圖曰王  
者有道則儀鳳在鼓。故羽葆鼓柄以鳳凰鉦。接孔  
雀鏡鐸。集以翔鷺鉦。柎頂足又飾南方鳥獸明澤  
及飛走翔伏鉦。柎鏡鐸皆二入。執擊之具及大鼓。

工伎之數與軍士奉聖樂同而加鼓笛四部四曰  
 林鍾徵之宮斂拍單聲奏奉聖樂丈夫一人獨舞  
 樂用龜茲鼓笛每色四人方響二置龜茲部前二  
 隅有金鈺中植金鐸二具二鈴鉞二大鼓十二分左  
 右五曰南呂羽之宮應古律黃鍾為君之宮樂用  
 古黃鍾方響一大琵琶五絃琵琶大箏侯倍黃鍾  
 臠篥小臠篥竿笙塙篳篥箏黃鍾簫笛倍笛  
 節鼓拍板等工皆一人坐奏之絲竹緩作一人獨唱歌  
 工復通唱軍士奉聖樂詞雍先亦遣第悉利移城

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帝幸復譜次其聲以  
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其  
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金二具一絲七竹二匏  
二革二牙一角二鈐鈸四制如龜茲部周圍三寸  
貫以常擊嗑應節鐵板二長三寸五分博二寸五  
分面平背有柄係以常與鈐鈸皆飾條紛以花氈  
縷爲藥螺貝四大者可受一升飾條紛有鳳首壘  
葆二其一長二尺腹廣七寸鳳首及項長二尺五  
寸面飾氈皮絃一十有四項有軫鳳首外向其一

頂有條軫有鼉首等二其一形如鼉長四尺有四  
足虛腹以鼉皮飾背面及仰肩如琴廣七寸腹潤  
八寸尾長尺餘卷上虛中施闕以張九絃左右一  
十八柱其一面飾彩花傳以虺皮爲別有龍首琵琶  
一一如龜絃製而項長二尺六寸餘腹廣六寸二  
龍相向爲首有軫柱各三絃隨其數兩軫在項一  
在頸其覆彩如獅子有雲頭琵琶一形如前面飾  
虺皮四面有牙釘以雲爲首軫上有花象品字三  
絃覆手皆飾虺皮刻捍撥爲舞崑崙狀而

有大匏琴二覆以半匏皆彩畫之上加銅甌以竹  
爲琴作虺文橫其上長三尺餘頭曲如拱長二寸  
以條繫腹穿甌及匏本可受二升大絃應太簇次  
絃應姑洗有獨絃匏琴以班竹爲之不加飾刻木  
爲虺首張絃無軫以絃繫頂有四柱如龜茲琵琶  
絃應太簇有小匏琴二形如大匏琴長二尺大絃  
應南呂次應應鍾有橫笛二一長尺餘取其合律  
去節無爪以蠟實首上加獅子頭以牙爲之穴六  
以應黃鍾商備五音七聲又一管唯加象首律度

與荀勗笛譜同又與清商部鍾聲合有兩頭笛二  
長二尺八寸中隔一節節左右開衝氣穴兩端皆  
分洞體爲笛量左端應太簇管末三穴一姑洗二  
蕤賓三夷則右端應林鍾管末三穴一南呂二應  
鍾三大呂下托指一穴應清太簇兩洞體七穴共  
備黃鍾林鍾兩均有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  
八形如鳳翼大管長四尺八寸五分餘管參差相  
次製如笙管形亦類鳳翼竹爲簧穿匏達本上古  
八音皆以木漆代之用金爲簧無匏音唯驃國得

古製又有小匏笙二製如大笙律也林鍾商有三  
面鼓二形如酒缸高二尺首廣下以上博七寸底  
博四十腹廣不過首冒以虺皮束一爲一碧條約  
之下當地則不冒四面畫驃國工伎執笙鼓以爲  
飾有小鼓四製如腰鼓長五寸首廣三寸五分冒  
以虺皮牙釘彩飾無柄搖之爲樂節引贊者皆執  
之有牙笙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二象牙代管雙簧  
皆應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三牛  
角一篋應姑洗餘應南呂角銳在下穿匏達本柄

觜皆直有兩角笙亦穿匏達本上植二牛角簧應

姑洗匏以彩飾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騾云沒

馱彌國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讚婆羅花騾

云隴莽第國人以花為衣服能淨其身也三曰白

鴿騾云答都美其飛止遂情也四曰白鶴游騾云

蘇謾底哩謂翔則摩空行則徐步也五曰鬪羊勝

騾云來乃昔有人見二年鬪海岸彊者則見弱者

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六曰龍首獨

琴騾云彌思彌此一絃而五音用象王一德以畜



萬邦也七曰禪定驃云掣覽詩謂離俗寂靜也七  
曲唱舞皆律應黃鍾商八曰甘蔗王驃云渴思略  
謂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悅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驃  
云挑臺謂毛采光華也十曰野鵝謂飛止必雙徒  
侶畢會也十一曰宴樂驃云隴聰網摩謂時康宴  
會嘉也十二曰滌煩亦曰笙舞驃云扈那謂時滌  
煩管以此適情也五曲律應黃鍾兩均一黃鍾商  
伊越調一林鍾商小植調樂工皆皂綈衣絳氎朝  
霞爲蔽膝謂之袂補兩肩加朝霞絡腋足臂有金

寶鏤釧冠金冠左右珥瑤條貫花髮珥雙簪散以  
毳初奏樂有贊者一人先導樂意其舞容隨曲用  
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冒拜首稽首以  
終節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陀太僕卿遣還  
開州刺史唐次述驃國獻樂頌以獻太和六年南  
詔掠其民三千徙之柘東

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輓晉寧喻獻安  
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  
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七

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召詣荊州有饜瓚者據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明珠旣死子震翫分統其衆隋開皇初遣使朝貢命常世冲以兵戍之置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叛史萬歲擊之至西洱河滇池而還震翫懼而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爲奴高祖即位以其子弘達爲昆州刺史奉父喪歸而益州刺史段綸遣俞大施至南寧治其範川誘諸部皆納款貢方物太宗遣將擊西爨開青蛉弄棟

爲縣蠻蠻之西有徒莫祗蠻儉望蠻貞觀二十三年

內屬以其地爲傍望覽立求五州隸郎州都督府

白水蠻地與青蛉弄棟接郎州亦隸弄棟西有大勃

弄小勃弄二川蠻其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接其

衆完富與蜀均無酋長喜相讎怨永徽初大勃弄

楊承顛私署將帥寇麻州都督任懷王招之不聽

高宗以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爲郎州道行軍總管

與懷王討之至羅仵侯山其酋禿磨蒲與大鬼主

都干以衆塞菁口孝祖大破之夷人尚鬼謂主祭者

爲鬼主每歲云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  
迎鬼必有兵曰以復仇云孝祖按軍多棄城逐北  
至周近水大會儉彌于鬼主董朴瀕水爲柵以輕  
騎逆戰孝祖擊斬彌于禿磨蒲鬼主十餘級會大  
雪鞞凍死者略盡孝祖上言小勃弄大勃弄常誘  
弄棟叛今因破白水請遂西討詔可孝祖軍入夷  
人皆走險小勃弄酋長歿盛屯白旗城率萬騎戰  
敗軌之進至大勃弄楊承顛嬰城守孝祖招之不  
從麾軍進執承顛餘屯大者數萬小數千皆破降

之西南夷遂定罷卽州都督更置戎州都督爨弘  
達旣死以爨歸王爲南寧州都督居石城襲殺東  
爨首領蓋聘及子蓋啓徙共範川有兩爨大鬼主  
崇道者與弟日進日用居安寧城左聞章仇兼瓊  
開步頭路築安寧城羣蠻震騷共殺築城使者玄  
宗詔蒙歸義討之師次波州歸王及崇道兄弟千  
餘人泥首謝罪赦之俄而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歸  
王妻阿妣烏蠻女也走父部乞兵相仇於是諸爨  
亂阿妣遣使詣歸義求殺夫者書聞詔以其子守

隅爲南寧州都督歸義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  
道子輔朝然崇道守隅相攻討不置阿妣訴歸義  
爲興師營昆川崇道走黎州遂虜其族殺輔朝收  
其女崇道俄亦被殺諸爨稍離弱閩羅鳳立召守  
隅奔妻歸河賦不通中國阿妣自主其部落歲入  
朝恩賞蕃厚閩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脅  
西爨徙戶二十餘萬於永昌城東爨以言語不通  
多散依林谷得不徙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  
北至龍和皆殘于兵日進等子孫居永昌城烏爨

種復振徙居西爨故地與峯州爲隣貞元中置都  
督府領羈縻州十八烏蠻與南詔世昏姻其種分  
七部落一曰阿苧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  
三曰夔山四曰暴蠻五曰盧鹿蠻二部落分保竹  
子嶺六曰磨彌斂七曰勿鄧土多牛馬無布帛男  
子髻髻女人被髮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無拜跪  
之節其語四譯乃與中國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  
家則置小鬼主勿鄧地方千里有卅部六姓一姓  
白蠻也五姓烏蠻也又有初最五姓皆烏蠻也居



邛部臺登之間婦人衣黑繒其長曳地又有東欽  
蠻二姓皆白蠻也居北谷婦人衣白繒長不過膝  
又有粟蠻二姓雷蠻三姓夢蠻三姓散處黎嶺戎  
數州之鄙皆隸勿鄧勿鄧南七十里有兩林部落  
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虧望三姓隸焉其南有豐  
琶部落阿諾二姓隸焉兩林地雖陞而諸部推爲  
長號都大鬼主勿鄧豐琶兩林皆謂之東蠻天寶  
中皆受封爵及南詔陷嵩州遂羈屬吐蕃貞元中  
復通款以勿鄧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團練使封長

川郡公及死子苴驃離幼以苴夢衝爲大鬼主數  
爲吐蕃侵獵兩林都大鬼主苴那時遺苴臯書乞  
兵攻吐蕃臯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清  
溪關道鄧英俊出定蕃柵道進逼臺登城吐蕃退  
壁西貢川據高爲管苴那時戰甚力分兵大破吐  
蕃青海臘城二節度軍於北谷青海大兵馬使乞  
藏遮渡臘城兵馬使悉多楊朱節度論東柴大將  
論結突梨等皆戰死執籠官四十五人鎧仗一萬  
牛馬稱是達拔于葱柵乞藏 遮尚結贊子也以

尸還其下曩貢節度蘇白餘人行哭使一人立尸左一人問之曰瘡痛乎曰然即傳藥曰食乎曰然即進膳曰衣乎曰然即命裘又問歸乎曰然以馬載尸而去詔封苴那時爲順政郡王苴夢衝爲懷化郡王豐琶部落太鬼主驃傍爲和義郡王給印章袍帶三玉皆入朝宴麟德殿賞賚加等歲給其部祿鹽衣彩黎蒿二州吏就賜之以山阻多爲盜侵不夫所賜阜令二州爲築館有賜約酋長自至授賜而遣之然苴夢衝內附吐蕃斷南詔使路

阜遣嵩州總管蘇卷以兵三百召夢衝至琵琶川  
聲其罪斬之披其族爲六部以樣棄主之及苴驃  
離長乃命爲大鬼主驃傍年少驍敢數出兵攻吐  
蕃吐蕃間道焚其居室部落亡所賜印章皇爲請  
復得印囊蠻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以西洱河爲  
境即集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土歆濕宜秔稻人  
辯首左衽與突厥同隨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  
深谷尚戰死惡病亡勝兵數萬武德中嵩州治中  
吉儒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使使朝貢求內屬發兵

戍守自是歲與祥柯使偕來龍朔三年矩州刺史  
謝法成招慰比樓等七千戶內附總章三年置祿  
州湯望州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戶二萬內附  
析其地爲殷州總州敦州以安輯之殷州居戎州  
西北總州居西南敦州居南遠不過五百餘里迤  
三百里其後又置盤磨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領爲  
刺史昆明東九百里即祥柯國也兵數出侵地數  
千里元和八年上表請盡歸祥柯故地開成元年  
鬼主阿珮內屬會昌中封其別帥爲羅殿王世襲

爵其後又封別帥爲滇王皆牂柯蠻也東距辰州  
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也無城郭土  
熟多霖雨稻粟再熟無徭役戰乃屯聚刻木爲契  
盜者倍三而償殺人者出牛馬三十俗與東謝同  
首領亦姓謝氏至龍羽有兵三萬武德三年遣使  
者朝以其地爲牂州拜龍羽刺史封夜郎郡公其  
北百五十里有別部曰兗州蠻勝兵二萬亦來朝  
貢以地爲交州開元中牂柯酋長元齊死孫嘉藝  
襲官封其後乃以趙氏爲酋長二十五年趙君道

來朝其裔有趙國珍天寶中戰有功閣羅鳳叛宰相楊國忠兼劔南節度使以國珍有方略授黔中  
都督屢敗南詔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部獨  
寧終工部尚書貞元中官其酋長趙主俗亦以裒  
朝貢不絕至十八年五遣使朝元和二年詔黔南  
觀察使常以本道將爲押領牂柯昆明等使自是  
數遣使或朝正月訖開成不絕故事戎夷朝貢將  
至都中官驛勞於郊旣及館恩禮允渥西爨之南  
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宮獠西連夷

子地方千里宜五穀爲畝田歲一易之衆處山巢  
居汲流以飲無賦稅刻木爲契見貴人執鞭而拜  
賞有功者以牛馬銅鼓犯小罪則杖大事殺之盜  
物者倍償婚姻以牛酒爲聘女歸夫家夫慙避  
之前日乃出會聚擊銅鼓吹角俗椎髻飾以絳垂  
于後坐必蹲踞常帶刀劍男子服衫襖大口袴以  
帶斜繚右肩以螺殼虎豹狻猊犬羊皮爲飾有謝  
氏世爲酋長部落尊畏之其族不育女自以姓高  
不可以嫁人貞觀三年其酋元深入朝冠烏熊皮



若注旄以金銀絡額被毛帔常行滕著履中書侍  
郎顏師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  
次爲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寫  
爲王會圖詔可帝以地爲應州卽拜元深刺史隸  
黔州都督府又有南謝首領謝彊亦來朝以其地  
爲莊州授彊刺史建中三年大酋長檢校蠻州長  
史資陽郡公宋鼎與諸謝朝賀德宗以其國小不  
許許於黔中觀察使王礎以州接牂柯願隨牂柯  
朝賀礎奏牂蠻二州戶繁力彊爲隣蕃所憚請許

三年一朝詔從之元和中辰淑蠻酋張伯靖嫉本  
道督歛苛刻聚衆叛侵播費二州黔中經略使崔  
能荆南節度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之三  
歲不能定伯靖上表請隸荆南乃隆崔能內恨之  
更請調荆南湖南桂管軍爲援約西原十洞兵皆  
出可以成功公卿議者皆以爲便宰相李吉甫曰  
伯靖挾怨而叛壓以大兵而招之可不戰自定乃命  
能兵毋出獨詔嚴綬招伯靖率家屬詣江陵降授  
右威衛翊府中郎將東謝南有西趙蠻東距夷子

西屬昆明南西洱河也山穴阻深莫知道里南北  
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戶萬餘俗與東謝同  
趙氏世爲酋長夷子渠帥姓季氏與西趙皆南蠻  
別種勝兵各萬人自古未嘗通中國黔州豪帥田  
康諷之故貞觀中皆遣使入朝西趙首領趙酋摩  
率所部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爲明州授酋摩刺史  
松外蠻尚數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  
凡數十姓趙楊李董爲貴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  
長有城郭文字頗知陰陽歷數自夜郎滇池以西

皆莊躋之齋有稻麥粟豆絲麻薤蒜桃李以十二  
月爲歲首布幅廣七寸正月蠶生二月熟男子氈  
韋爲帔女衣絀布裙衫髻盤如髻飯用竹筍搏而  
噉之烏杯貯羹如雞彘徒跣有舟無車死則坎地  
殯合左屋之三年乃葬以蠶蚌封棺父母喪斬衰  
布衣不澡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爲人所殺者子  
以麻括髮墨面衣不緝居喪婚嫁不廢亦弗避同  
姓婿不親迎富室娶妻納金銀牛羊酒女所齋亦  
如之有罪者樹一長木擊鼓集衆其下彊盜殺之

富者貫死燒屋奪其田盜者倍九而償賊姦淫則  
彊族輸金銀請和而棄其妻處女釐婦不坐凡相  
殺必報力不能則其部助攻之祭祀殺牛馬親聯  
畢會助以牛酒多至數百人貞觀中舊州都督劉  
伯英上䟽松外諸蠻率獫狁附亟叛請擊之西洱河  
天竺道可通也居數歲太宗以右武侯將軍梁建  
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會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  
十餘萬羣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  
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爲縣令餘衆感悅西

河河蠻亦曰河蠻道繇郎州走三千里建方遣奇  
兵自雋州道千五百里掩之其帥楊盛大駭欲遁  
去使者好語約降乃遣首領十人納款軍門建方  
振旅還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東洱河  
大首領楊歛松外首領蒙羽皆入朝授官秩顯慶  
元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棟附顯和蠻大首領工羅  
祁郎昆梨盤四州大首領王伽衝率部落四千人  
歸附入朝貢方物其後茂州西南築安戎城絕吐  
蕃通蠻之道生羌爲吐蕃鄉導攻拔之增兵以守

西洱河諸蠻皆臣吐蕃開元中首領始入朝授刺  
史會南詔蒙歸義拔太和城乃北徙更羈制於浪  
穹詔浪穹詔已破又徙雲南柘城黎州領羈縻奉  
上等州二十六開元十七年又領羈縻夏梁卜貴  
等州三十一南路有廓清道部落主三人婆鹽鬼  
主十人又有阿逼蠻分十四部落一曰大龍池二  
曰小龍池三曰控四曰苴質五曰烏披六曰苴質  
七曰窟篋八曰戎列九曰婆狄十曰石地十一  
曰羅公十二曰說十三曰離是十四曰里漢黎印

二州之東又有凌蠻西有三王蠻蓋蔴都夷白馬  
氏之遺種楊劉郝三姓世爲長襲封王謂之三王  
部落蠻靡而居魏綢舍歲稟節度府帛三千匹以  
訶南詔而南詔亦密賂之覘成都虛實每節度使  
至酋長來謁節度使多奏威惠所懷以罔天子也  
前謁必請於都押衙且聽命都押衙不令者輒諷  
其叛常倚三王部落求姑息至唐末益甚雅州西  
有通吐蕃道三曰夏陽曰夔松曰始陽皆諸蠻錯  
居凡部落四十六距州三百餘里之外有百坡當



品巖城中川鉗矣昌逼鉗井七部落四百餘里之外有羅巖當馬三井束鋒名耶鉗恭畫重羅林籠羊林波林燒龍逢索古敢川驚川禍胥不燭十七部落五百餘里之外有諾祚三恭布嵐欠馬論川讓川遠南里盧瓊龍曜川金川東嘉梁西嘉梁十部部落六百餘里之外有椎梅作重禍林金林邏蓬五部落皆羈靡州也以首領龍刺史鶴州新安城傍有六姓蠻一曰蒙蠻二曰夷蠻三曰訛蠻四曰狼蠻餘勿鄧及白蠻也戎州管內有馴騁浪三

州大鬼主董嘉慶累世內附以忠謹稱封歸義郡  
王貞元中狼蠻亦請內附補首領狼沙爲刺史然  
卒不出劍南西川節度使常臯檄嘉慶兼押狼蠻  
又有魯望等部落徙居戎州馬鞍山臯以其遠邊  
徼戶給米二斛鹽五斤北又有浪稽蠻羅哥谷蠻  
東有婆秋蠻烏皮蠻南有離東蠻錫銜蠻丙有磨  
些蠻與南詔越析相姻婭自浪稽以下古滇王哀  
牢雜種其地與吐蕃接亦有姐羌古白馬氏之裔  
劍山當吐蕃大路屬石門柳彊二鎮置戍守捉以

招討使領五部落一曰彌羌二曰鏢羌三曰胡叢  
其餘東欽磨些又有莨望鼓路西望安樂湯谷佛蠻  
虧野阿醯阿鶚鉚蠻林井阿異十二鬼王皆隸焉  
州又有奉國苴伽十一部落春秋受賞於舊州然  
挾吐蕃為輕重每節度使至諸部獻馬酋長衣虎  
皮餘皆紅帟束髮錦纈襖半臂既見請匹錦斗酒  
折草招父祖魂以歸鄉里及還裹錦植馬上而去  
又有顯養東魯諸蠻永徽三年與胡叢皆叛高宗  
以右驍衛將軍曹繼叔為舊州道行軍總管戰於

山拔十餘城斬首七百獲馬犖牛萬五千姚州境  
有永昌蠻居古永昌郡地咸亨五年叛高宗以太  
子右衛副率梁積壽爲姚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  
武后天授中遣御史裴懷古招懷至長壽時大首  
領董期率部落二萬內屬其西有撲子蠻趨悍以  
青婆羅爲通身袴善用竹弓入林射飛鼠無不中  
無食器以蕉葉藉之人多長大負排持稍而鬪又  
有望蠻者用木弓短箭鏃傳毒藥中者立死婦人  
食乳酪肥白跣足青布爲衫裳懸貫珂貝珠絡之

髻垂于後有夫者分兩髻羣蠻種類多不可記有黑齒金齒銀齒三種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直頂爲髻青布爲通袴有繡腳種刻踝至腓爲文有繡面種生踰月涅黛於面有雕題種身面涅黛有穿鼻種以金鑲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君長以絲係鑲人率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出又有長髻種棟鋒種皆額前爲長髻下過膺行以物舉之君長則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安南有生蠻林覩符部落大層中置德化州戶一

萬又以潘歸國部落置龍武州戶千五百詔安南  
節度使綏定之貞元七年始以驩峯二州爲都督  
府驩在安南限重海與文單占婆接峯統羈縻州  
十八與蜀蠻蠻接

雲南志卷四十

外志諸夷傳五

宋

大理國即唐南詔也熙寧九年遣使貢金裝碧玕  
山毳屬刀劍犀皮甲鞍轡自後不常來亦不領於  
鴻臚政和五年廣州觀察使黃璘奏南詔大理國  
募義懷徠願為臣妾欲聽其入貢詔璘置局於賓  
州允有奏請皆俟進止六年遣進奉使天駟奕彦  
賁李紫琮副使坦綽李伯祥來詔璘與廣東轉運  
副使徐惕偕詣闕其所經行令監司一人主之道

正德

外傳

出荆湖南當由邵州新化縣至鼎州而璘家潭之  
湘鄉釋運判官喬方欲媚璘乃排比由邵至潭由  
潭至鼎一路御史劾其當農事之際而觀望勞民  
詔罷方紫琮等過鼎聞學校文物之盛請於押伴  
采詣學瞻拜宣聖像邵守張察許之遂徃遍謁見  
諸生又乞觀御書閣舉笏扣首七年二月至京師  
貢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黃細氈碧玕山諸物  
制以其王段和譽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  
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朝廷以為璘功并其



子暉亦皆遷官少子硬為閩門宣贊舍人已而知  
桂州周種劾璘詐曰璘得罪自是大理復不通於  
中國間一至黎州互市紹興三年十月廣西奏大  
理國求人貢及售馬詔卻之不欲以虛名勞民也  
朱勝非奏曰昔年大理入貢言者深指其妄黃璘  
由是獲罪帝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但讎當其馬  
價則馬方至用益騎兵不為無補也六年七月廣  
西經略安撫司奏大理復遣使奉表貢象馬詔經  
略司護送行在優禮各之九月翰林學士朱震上

言乞諭廣西帥臣凡市馬當擇謹厚者任之毋遣  
好功喜事之人以啓邊釁異時南北路通則漸減  
廣西市馬之數庶幾消患於未然詔從之淳熙二  
年十一月知靜江府張栻申嚴保伍之禁又以邕  
管戍兵不能千人左右江峒丁十餘萬每恃以為  
藩蔽其邕州提舉巡檢官且精其選以撫峒丁欲  
制大理當自邕管始云

元

緬國為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

都不遠者又不知其方幾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廬  
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  
葉爲之次用緜又次用檳榔葉蓋騰譯而後通也  
世祖至元八年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  
遣乞解脫因等使緬國招諭其主內附四月乞解  
脫因等導其使佉博來以聞十年二月遣勘馬刺  
失里乞解脫因等使其國持詔諭之曰間者大理  
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差乞解脫因導王國  
使佉博詣京師且言嚮至王國但見其臣下未嘗

見王又欲觀吾大國舍利朕矜憫遠來即使來使  
覲見又令縱觀舍利益詢其所來乃知王有內附  
意國雖云遠一覲同仁今再遣勘馬刺失里及禮  
部郎中國信使乞解脫因工部郎中國信副使卜  
云失往諭王國誠能謹事大之禮遣其子弟若貴  
近臣僚一來以彰我國家無外之義用敦永好時  
乃之休至若用兵夫誰所好王其思之十二年四  
月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得金齒頭目阿郭之  
言曰乞解脫因之使緬乃故父阿必所指也至元

九年三月緬王恨父阿必故領兵數萬來侵執父  
阿必而去不得已厚獻其國乃得釋之因知緬中  
部落之人猶群狗耳比者緬遣阿的八等九人至  
乃候視國家動靜也今白衣頭目是阿郭親戚與  
緬為鄰嘗謂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  
一由阿郭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親戚阿  
提犯在緬掌五甸戶各萬餘欲內附阿郭願先招  
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以為引道雲南省因言  
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必須征討六月樞密院以

聞帝曰姑緩之十一月雲南省始報差人探伺國使消息而蒲賊阻道今蒲人多降道已通遣金齒千額總管阿禾探得國使達緬俱安十四年三月緬人以阿禾內附怒之攻其地欲立砮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直曰總把千戶脫羅脫孩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騾阿昌金齒未降部族駐劄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衆八百馬萬疋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

次步卒象被甲背負戰樓兩旁挾大竹筒置短槍  
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  
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為一隊信  
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為一隊脫羅脫孩以  
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為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  
首日追之三里抵寨門旋濘而退忽南面賊兵萬  
餘繞出官軍後信首日馳報忽都復引為三陣進  
至河岸擊之又敗走追破其十七砦逐北至窄山  
口轉戰三十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

溝日暮忽都中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至于額不及  
而還捕虜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靴一氊衣易  
一生口其脫者又為阿禾阿昌邀殺歸者無幾官  
軍負傷者雖多惟蒙古軍獲一衆不得其性被擊  
而斃餘無死者十月雲南省遣雲南諸路宣慰使  
都元帥納速刺丁率蒙古爨棘摩娑軍三千八百  
四十餘人征緬至江頭深蹂首首細安立砦之所  
招降其磨欒等三百餘砦土官曲蟬蒲折戶四千  
孟磨愛呂戶一千磨柰蒙匡里谷八刺戶二萬蒙



忙甸土官南祿堡戶一萬木都彈禿戶二百凡三  
萬五千二百戶以天熱還師十七年二月約速刺  
丁等上言緬國輿地形勢皆在臣目中矣先奉旨  
若重慶諸郡平然後有事緬國今四川已底寧請  
益兵征之旁以問丞相脫里奪海脫里奪海曰陛  
下初命發合刺章及四川與阿里海牙麾下士卒  
六萬人征緬今納速刺丁止欲得萬人帝曰是矣  
即命樞密繕甲兵修武備議選將出師五月詔雲  
南行省發四川軍萬人命藥刺海領之與前所遣

將同征緬十九年二月詔思播叙諸郡及亦奚不  
薛諸蠻夷等處發士卒征緬二十年十一月官軍  
伐緬克之先是詔宗王相吾答兒右丞太卜參知  
政事也罕的斤將兵征緬是年九月大軍發中慶  
十月至南甸太卜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相吾答  
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  
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  
驃甸徑抵其國與太卜軍會令諸將分地攻取破  
其江頭城斃萬餘人別令都元帥三世安以兵

守其地積糴餉以給軍士遣使持輿地圖奏上二  
十二年十一月緬王遣其鹽井大官阿必立相至  
太公城欲求納款為孟乃甸白衣頭目解塞阻道  
不得行遣騰馬宅者持信搭一片來告驃甸土官  
匿俗乞報上司免軍馬入境匿俗給榜遣騰馬宅  
回江頭城招阿必立相赴省且報鎮西平緬麗川  
等路宣慰司宣撫司差三摻持榜至江頭城付阿  
必立相忙直卜筭二人期以兩月領軍來江頭城  
宣撫司率叢古軍至驃甸相見議事阿必立相乞

言於朝廷降旨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闕朝廷  
尋遣鎮西平緬宣撫司達魯花赤兼招討使怯烈  
使其國二十三年十月以招討使張萬為征緬副  
都元帥也先鐵木兒征緬招討司達魯花赤千戶  
張成征緬招討使並虎符敕造戰艦將兵六千人  
征緬俾禿滿帶為都元帥總之雲南王以行省右  
丞愛魯奉旨征收金齒祭罕迭吉連地撥軍一千  
人是月發中慶府繼至永昌府與征緬省官會經  
阿昔甸差軍五百人護送招緬使怯烈至太公城

二十四年正月至忙乃甸緬王為其庶子不速速  
古里所執囚於昔里怯荅刺之地又言其子三  
人與大官木浪周等四人為逆雲南王所命官阿  
難杏等亦受害二月怯烈自忙乃甸登舟留元送  
軍五百人于彼雲南省請今秋進討不聽既而雲  
南王與諸王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緬始平乃  
定歲貢方物大德元年二月以緬王約三季生拿  
阿迪提牙嘗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請歲輸  
銀二千五百兩帛千疋馴象二十糧萬石詔封的

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為緬王賜銀印子信合八的  
為緬國世子賜以虎符三年三月緬復遣其世子  
奉表入謝自陳部民為金齒殺掠遂北

金幣不能如期輸納帝憫之正命間歲貢象

仍賜衣遣還四年四月遣使進白象五月的立普  
哇拿阿迪提牙為其弟阿散哥也等所殺其子窟  
麻刺哥撒八逃詣京師令忙完禿魯迷失率師往  
問其罪蠻賊與八百媳婦國通其勢張上忙完禿  
魯迷失請益兵又命薛超兀而等將兵萬二千人

征之仍令諸王闊闊節制其軍六日諸王窟刺  
哥撒八為王賜以銀印秋七月緬賊阿教哥也第  
者蘇等九十一人各奉方物入朝命餘人置中慶  
遣者蘇等乘上都八月緬國阿散吉牙等昆弟赴  
闕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五年九月雲南參知  
政事高慶宣撫使察罕不花火誅初慶等從薛超  
兀而圍緬兩月城中薪食俱盡勢將降慶等受  
其重賂以炎暑瘴疫為辭輒引兵還故誅之十月  
緬遣使入貢

聖唐志卷四十一



雲南志卷四十一

外志諸夷傳六

本朝

百夷即麓川平緬也地在雲南之西南東接景東  
府東南接車里南至八百媳婦西南至緬國西連  
戛里西北連西天古刺北接五番東北接永昌其  
種類有大百夷小百夷又有蒲人阿昌標人古刺  
哈刺緬人結聿哈杜怒人等名以字音近處故  
曰百夷今有字或作伯燮皆非也自漢以來於中  
國或服或叛各有土豪主之不相統攝元祖自西

番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三十六  
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  
府總之事有所督則委官以徃冬去春曰正正  
子麓川路土官思可發數有事於鄰境諸路以狀  
聞乃命搭失把都魯為帥討之不克而旋遂棄勝  
併吞諸路而有之乃罷土官以各甸賞有功者然  
懼再舉伐之於是遣其子滿散入朝以輸情款寢  
而不問雖納貢賦奉正朔而服食器用之類皆踰  
制度元不能制百夷之強始於此思可發卒子昭

併發人為宣撫八年傳其子

卅一年照併發之

弟昭肖發殺臺扁而自立踰年而盜殺之其弟思  
瓦發代立壬戌冬其部屬蒼魯方刀斯即刀潑即  
等殺思瓦發而立其姪即滿散之子思倫發也洪  
武辛酉天兵南下猶負固未服總兵官西平侯沐  
英遣部校郭均羨往復招徠於是不煩兵而納款  
內附

朝廷推懷柔之恩乃授思倫發為麓川平緬等處  
軍民宣慰使司宣慰洪武丙寅復寇景東明年部

屬乃斯即復犯定邊縣

上命西平侯總兵討之夷兵大潰獲乃斯即而梟其  
首始懼

天朝之威而心服矣

上用羈縻之法不加約束聽其自為聲教故官制禮  
樂之屬皆與中國不侔其下稱宣慰曰昭猶中國  
稱主人也其官屬叻孟昭錄昭綱之類總率有差  
叻孟總統政事兼領軍民多者總十數萬人少者  
不下數萬昭錄亦萬餘人賞罰皆任其意昭綱千

入昭百百人昭哈斯五十人昭准十餘人皆叨孟  
所屬也又有昭錄令遇有調遣則統數千人以行  
其近侍名立者亦領入戶數百皆聽其使令食其  
所賦取之無制用之無節上下僭奢雖微名薄職  
輒繫釵花金銀寶帶官民皆用笄殼為帽以金玉  
等寶為高頂如寶塔狀上懸小金鈴遍插翠花翎  
毛之類後垂紅纓貴者衣用紵絲紵絲以金花金  
鈿飾之出入或乘或馬從者塞途俗以為貴

以銀鏡十數為絡銀鈴銀釘為緣鞍三面以鐵為

開漆以丹藉以重裯懸以銅鈴鞍後奴一人銅帽  
花裳執長鈎為疾徐之節招搖於道自以為貴其  
相見有合掌之拜屈膝之跪而無端肅共揖之禮  
長於己者則跪之有所言則叩頭受之雖貴為把  
事叨孟見宣慰莫敢仰視凡有問對則膝行以前  
三步一拜退亦如之賤見貴少見長皆然侍貴人  
之側或過其前必躬身而趨筵宴則貴人上坐僚  
屬廝役列坐於下有客十人則令十人舉杯人行  
一客之酒酒初行樂作一人大呼一聲衆人和

如此者三既就座先進飯次具醪饌有羞食不用  
筋每客一卒跪座側持水瓶食畢則盤悅凡物必  
祭而後食之樂有三曰百夷樂緬樂車里樂百夷  
樂者學漢人所作箏笛胡琴響璣之類而歌中國  
之曲緬樂者緬人所作排簫琵琶之類作則衆皆  
拍手而舞車里樂者車里人所作以羊皮為三五  
長鼓以手拍之間以銅鏡銅鼓拍木具中國曾道  
之樂無異其鄉村飲晏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為  
樂無中國文字小事則刻竹木為契大事則書緬

字為檄無文案可稽無城池可守惟因高山為砦  
而已無倉廩之積無租賦之輸每年於秋冬收成  
後遣親信往各甸計房屋徵金銀謂之取計每  
房一間輸銀一兩或二三兩承行者衆馬從人動  
以千有計恣其所用而後輸於公家刑明無律可  
守不施鞭朴犯輕者罰重者殺之或縛而置之水  
中非重刑不係累軍民無定籍聚則為軍散則為  
民每三人或五人死軍一名正軍謂之昔刺猶中  
國言壯士也昔刺持兵器餘則負荷以供所需故



軍三十萬則戰者不滿十萬師行無紀律先後進  
退不一倚衆為聲勢每戰則用繩索自縛於衆上  
悍而無謀軍器少弓箭多長牌為弩以革為盔銅  
鐵雜革為甲勝則驕惰爭功負則逃竄山谷驛路  
無郵亭一里半里許構一小草樓五人坐守雖遠  
千里報在旦夕公廨與民居無異雖宣慰府亦樓  
房數十而已制甚鄙猥以草覆之無門牖之受頭  
目小民皆以竹為樓如兒戲狀器皿醜拙尤甚無  
水桶木甌木盆之類惟陶冶之器是用其宣慰用

金銀玻瓈琉璃等器其下亦以金銀為之凡一頭  
目出行則象馬兵戈及床凳器皿僕妾財寶之類  
皆隨以行動輒數百人隨處宴樂卜式皆之俗  
男貴女賤雖小民視其妻如奴僕耕織貿易差徭  
之類皆係之非疾病雖老不得少息凡生子子貴者  
以水浴於家賤者則浴於河三日後以子授其夫  
耕織自若頭目有妻百數婢亦數百人少者不下  
數十雖庶民亦有十數妻者無妻妾之分無嫉妬  
之嫌男子皆衣長衫寬襦而無裙官民皆髡首黥

足有不髡者則酋長殺之不黥足者則衆皆嗤之  
曰婦人也非百夷種類也婦人則縮獨髻於腦後  
以白布裹之不施脂粉身穿窄袖白布衫皂布桶  
裙白行纏跣足貴者以錦繡為桶裙其制作甚陋  
有夫而姦盜則殺之不重處女其通媒匹配者甚  
罕年未笄聽與弱冠男子通而相得者約為夫婦  
未婚輒引至男家姑親為之濯足日送至父母  
家方用媒妁以羊酒財帛之類為禮而娶之凡子  
弟有職名則父兄跪拜受之自若父母亡不用僧

道祭則用婦人祝於屍前，諸親戚鄰人各持酒物於喪家聚，少年百數人飲酒作樂歌舞，達旦謂之娛屍。婦人群聚擊碓扞為戲，數日而後。迨葬則親者一人持火及刀前導，送至葬所，以板數片如馬槽之狀，瘞之。其人平生所用器皿，盈甲戈盾之類，壞之以懸於墓側而去。自後絕無祭掃之禮矣。又有死三日之後，命女巫剝生祭送，謂遣之遠去，不使復還家也。民家無祀先奉佛者，小百夷風俗，頗同。蒲人青紅布裹頭項，以青綠小

四繫之多



二

粧飾類哈刺以白布為套衣婦人如羅羅之狀縹  
人男子衣服皆類百夷婦人以白布裹頭衣短衫  
盤其腹以紅藤纏之莎羅布為裙兩接上短下長  
男女同耕緬人色黑類哈刺男子以白布裹頭衣  
白布大袖衫腰纏以布為校貴者布長二丈餘賤  
者不盈入婦人類阿昌但以白布裹頭而披花布  
為衣也哈杜稍類哈刺怒人類類阿昌蒲人阿昌  
哈刺哈杜怒人皆居山巔種苦蕎為食餘則居平  
地或水邊也言語皆不相通又有結堂者以象牙

為大環從耳尖穿至頰車以紅花布一尺許裹頭而垂帶於後衣半身衫而袒其右肩婦人則未詳也。蔓里境上諸夷風俗雖異然習百夷所為者多夷人無陰陽醫卜僧道之流事無大小皆以鷄骨占凶吉無推步日月星辰躔次之書不知四時節序惟望月之出沒以測時候人病則命師巫於路傍祭鬼而已地多平川土沃人繁村有巨者戶以千百計然民不勤於務本不用牛耕惟婦人用鑿鋤之故不能盡地利春夏多雨而秋冬多晴夏濕

熱亢甚冬月常如中國仲春晝暖夜稍寒素無霜  
雪春秋煙瘴居多人病單熱者必至不起若寒熱  
交作成瘡而可愈草木禽獸皆有異者有草小穗  
而尖實地方二三尺許穗自結為一蓂衣染之須  
臆至身有此草處煙瘴居多路傍大木多二榦並  
生高三五丈許結為連理鷄鳴無時自更深鳴至  
徹曉牝鷄亦然魚有鮎魚頭而鯉魚身者牛有水  
牛頭而黃牛身者又有牛峯如駝者市有熱池一  
畝許水沸如湯人不敢近饑者多以生肉投池者



而食之物之珍者犀象孔雀鱗蛇雲母琥珀皆產其屬境自金齒過蒲縹將至怒江有屋牀山乃雲南百夷界限也高山夾菁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里許即怒江渡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里上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衢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十里下一陡澗復上三十里至山巔夷人立柵為砦過砦復下四十里許平地即養列驛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日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二路

從雲南縣白崖過景東從才通甸至灣甸渡河入  
芒市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  
東沿河小渡十數處皆可入境也

雲南志卷四十二

外志七 文章一

豫章周季鳳 編

元

題筇竹寺壁

郭松年

號方齋西  
臺御史

南來乍使駐征鞍風景還驚入畫看  
梵宇雲埋筇竹老滇池霜浸碧雞寒  
兵威此日雖同執文德他年見舞干  
北望烏臺猶萬里幾回揮淚惜凋殘

遊大理崇聖寺

李源道

古塔參差映寶曇令人偶悟一生三  
佛光忽作長

虹起世味寧如瑞露甘把茗對山雲戀戀傍花着  
履雨氈氈唐家舊迹今無幾彈指興亡可盡談

遊再光寺

李伯強

雲南省左  
右同都事

樓殿玲瓏草樹陰豈知塵市有山林中原遊子情  
懷俗方丈高人語意深風引泉聲來屋角雲和山  
影落池心閑窓坐久爐烟細禽鳥催詩亦好音

本朝

坐五華山聚遠樓

沐昂

開簾見南山情景偶相得從來方外遊稍近烟霞

客於茲久延佇萬籟喜俱寂時來抱琴彈曲終還  
對奕賦詩延景光煮茗沃胸臆風涼雨初過渺茫  
烟水白覽之意不盡徜徉聊自適緬懷陶遠徒干  
載留遺跡恍若在匡廬遂此山林癖

遊海源寺

沐僖

覽勝遊蘭若心清俗慮忘經餘閑貝葉僧定靜禪  
房夕照明花塢春波漾柳塘徜徉應得趣題詠付  
詩章

題太華寺一碧萬頃閣

華峯屹千仞俯瞰昆明池  
沁吞三百里茫茫浩無  
涯有閣峯之巔雄擅湖山  
竒天光湛窓几雲影明  
軒墀時當景新霽一鏡無  
纖疵空濛倒萬象冲漠  
涵二儀燁如金芙蓉置在  
清琉璃僧有石門秀襟  
抱曠以夷寥寥絕塵想心  
境淡相宜元戎賜華扁  
大書揭其楣希文賦洞庭  
少陵歌淺陂二翁若覩  
此尤多英偉辭徒興懷古  
念朗詠滄浪詩

春日遊圓通寺

鄭顥

公餘扣禪關尋僧向何處  
雪洞聞清香悠然淡忘

慮眷此空寂門徘徊未能去安得支遁流一轉圓  
機語

題雪谷

結廬五華巔湖山引遐矚軒窓四虛明垣墉迴深  
曲上人慧可徒端居抱幽獨襟懷瑩清冰色相凝  
寒玉坐幽熱腦根以茲名雪谷雪本潔白姿谷焉  
有容蓄一塵了無侵萬彙期同育何須變嚴凝真  
看舞滕六光搖銀海花凍起玉樓粟大千法界中  
高下咸滿足是名有相觀未許超凡俗伊昔宋言

師雪齋扁僧屋亦有明覺翁雪竇稱尊宿寥寥百  
年下何人繼芳躅題詩寓深情會見燈燈續

遊太華寺次韻

陳士常

文彩動林壑飛花盪塵襟僧居翠微裏我行多苦  
心太華何崔嵬滇池自泓深援琴發雅操山水有

遺音

冬日遊筇竹圓照寺

沐璘

遶藩日無事薄言適西郊晴旭破霜晨風景豁以  
饒馬首藹雲木初疑路非遙蘿徑縈迴巒始造山



之椒筇竹古靈壤蓮宮鬱巖堯稽顙瞻

宸章龍光燭層霄魏公筆何健吏部詩尤豪尋幽未  
云竟隣僧俄見邀依岩屹新構軒然出尖巒壁繪  
富而雅坐玩神飄飄窓戶吞萬境一覽群慮消山  
川愜俯仰風月供吟嘲檻壓凌雲峯簷倚摩空鷗  
呼酒試小集煩襟殊曠超盃涵霞彩麗歌協禽聲  
馮匪獨偕同氣况乃兼時髦盛遊不偶爾幸際昇  
平朝即此固可樂何須慕松喬留墨置軒中永言  
紀清遨

宿一碧萬頃山房

朝遊碧雞巔暮宿太華頂  
虛閣倚層巒蕭然出塵  
境推窓瞰溟渤一碧秋  
萬頃天空波欲連雲去  
山愈靜輕風菱荇亂細  
雨蒹葭冷欸乃度漁歌  
微茫淡鷗影山僧躡真  
趣遁迹同箕穎遠客散  
煩襟聞鍾發深省幽懷  
時自適塵慮何由屏細  
和濯纓篇歸舟夕陽暄

燈雨齋四首

平顯武林人

風櫺過躡雨惜惜桂花夕  
孤燈耿餘輝照我頭雪

白自惟安巢鳥夙戢排虛翮願拔五難根終焉學  
禪寂緬彼息心侶軟語又離析萬里精爽通猿聲  
下秋壁

猿聲下秋壁虛谷生響應跣趺若不聞安心湛常  
定精進護明珠普照濁源靜坐令格鬪俗飯依率  
真性我身黃獨鏡匪乏青鞋興商巖樵未歸芝花  
老幽徑

芝花老幽徑秀色食可食亭亭偃紫蓋燁燁明珠  
玕隱若雙麒麟膾炙首宿盤飫此禪悅味載歌頌

人寬勝地固，蕭爽深盟諒。  
母寒矯首夜，何其落葉  
雲漫漫。

落葉雲漫漫，所思不可極。  
秋風孰辛藹，老夢識溟  
漭空華。行縵綵瞥眼如過客，  
後凋鬱青葱。惟有松  
與栢送月待清曙，吞霞漱  
初液。還登聚遠樓，香燈  
伴緇錫。

偶過圓照寺

彭綱

塵中望芻蕘，欣然生賞心。  
聊於忙取暇，道此寒溪  
溝。逕轉逢小橋，崖分見茂林。  
白雲擁蕭寺，正在山

之岑登登不辭倦歷歷意所歆好花散麗綺流水  
送鳴琴耽耽殿庭廣宵宵巖扃陰山僧驚生客遊  
入愛閑禽興盡下山來樵歌有好音

登太華寺

珠林隱青蓮上與雲爲黨棄舟策短輿取道收奇  
賞登登紅蹊曲坐坐芳亭爽谷花噴異香巖泉送  
清響樓殿鬱峨峨門庭淨宏敞山僧各自好閑軒  
當沆瀣窮年治官書暫此息塵鞅况當使君行共  
綠醜餞往佳境幽會更酒到飲須強碧雞去已遙

正德

雲南志卷四十二

六

二文

青松長自長

題德豐真如境界

姚安

沐昂

人生天壤間賦稟有恒性何以導愚蒙啓迪賴賢  
聖脩身又窮理工夫在安靜象教自西來亦復發  
深省斯人惠遠流而能得要領雲開山月白鶴唳  
秋天迥心跡兩相忘是乃真如境

又

沐璘

諸疾消已盡一真獨如如舒之彌大千卷也無欠  
餘境界亦何有湛然靈以虛上人契斯理群念亦

已除心境兩相忘  
寥寥扁幽居

陪西平侯遊太華即事二十韻

曾烜

日章韓林侍讀

太華尊南詔禪宮鎮寂寥  
碧雞森列衛金馬勢相  
朝經畧雖因楚平訛  
寔自堯地靈分島嶼  
天頤奏簫韶  
侍仙門如近  
逶迤路轉遙  
入林棲鳥起  
擊磬老僧邀  
藻繪施穹宇  
丹青炫九霄  
鴈玉啣果獻  
天女散花飄  
縱目塵寰陋  
任軒世慮消  
篆香凝几席  
題詠屑瓊瑤  
歷代風流盡

皇明德化昭先公開外徼嗣子繼聯鑣感命歸重繹  
班師格有苗武功平蜒獠文教及椎雕行馬陪朱  
蓋尋真渡石橋雨時應潤塊風細不鳴條列乘驟  
騏驎遊車載歇驕烽烟清海嶠甘露澤山椒四野  
勤農務深巖禁採樵羈人逢

盛世屬賦續蘭若

贈太華僧解制下山

沐昂

定邊伯

山深良夜靜閑話葛藤禪茗啜石泉味爐薰栢子  
烟風清窓外竹月滿定中天喜爾來相訪題詩記



往年

陪蔣侍御遊太華寺

范宗暉四明人

山行六七里迤邐到禪宮  
簾影瞳瞳日爐薰淡淡  
風新泉浮嫩碧艷杏弄嬌紅  
回首登臨處猶疑罨畫中

晚入五華寺

胡粹中

楚府長史

向晚尋幽寺明霞飛遠林  
四山新雨歇一徑綠苔  
深松老齊僧臘泉鳴和梵音  
塔前兩馴鹿去住識

禪心

遊太華寺

郭登

定襄伯  
號介菴

石蹬埋幽蘚泉梯夾細莎  
林風黃落果溪雨綠翻  
荷世事山中少浮雲水上多  
閒來遂幽隱端可著  
漁叢

太華山高處金銀佛寺遙  
斷岩吹石雨虛閣貯松  
濤入社還携酒臨溪欲棄瓢  
白頭僧自老閒坐說  
前朝

遊大理崇聖寺

沐昂

春和媚景明野寺適閑情  
吸茗探禪語開函閱藏  
經拂籠翻乳燕擲柳嘒  
新鶯杖策臨可石令人歡  
喜生

遊大理感通寺

李韶蜀人布政

有約尋芳去行行只恐遲  
相逢盡知已不樂待何  
時山水平生興風塵兩鬢  
絲勝遊那可再掃石且  
題詩

宿金齒山中寺

遠祖懷慶人

山中有蘭若龍象輝金碧  
泉邊佳茗香竹下幽人

迹堂新瓦易茅砌古苔侵石喜爲老僧留同坐風

雨夕

遊金齒法明寺

沐昂

古寺

殊肅洒僧房在翠微幽探窮幻化坐久惜餘

輝詩向梅邊得琴從竹下揮煮茶供軟語坐久澹

忘歸

題五華寺曠怡樓

沐璘

五華屹立滇城中殿矗五朵金芙蓉俯看輪蹄聲  
四沸一塵不到金銀宮殿南飛構赫宏敞峨然傑

出深篁叢政餘適興一登覽似挹沆瀣起鴻濛水  
天茫茫渺一碧秋明萬里烟收空虛窓遠入官渡  
樹危攔晴倚昆陽峯金碧如屏隋眉睫滇湖若練  
鋪心胷心神洋洋忘寵辱怡曠乃與希文同岳陽  
之樓擅天下加以賦咏增其雄斯境斯樓亦不忝  
况有主者如休崇爐香茗碗足談笑坐覺浩思凌  
烟虹先憂後樂豈必古今昔雖異神則通玉雲  
天闕渺何處青霄目斷冥冥鴻

和五華寺曠怡樓

鄭顥

上人棲迹雲霞中樓居背倚青芙蓉映簾花木四  
攢遶深幽雅稱金僊宮古聞滇陽擅佳麗五華特  
秀西南叢滄波遠引勢吞吐城闔俯瞰烟冥濛樓  
臺萬斗互參列浮圖百尺高凌空面前崗巒總奔  
附嵯峨宛若君山峯政餘登臨偶延佇天光上下  
怡心胸洞庭茫茫渺何許景物與之遙相同征南  
大將爲題詠詞氣浩瀚如揚雄豈惟斯樓得之愈  
增重其於象教尤尊崇昨來過我馬廩和但見文  
光炯炯流晴虹枯腸一任苦搜索茅塞久矣奚能

通詩成燕坐重嘆息翩然目送雙飛鴻

登太華山寺

桂慎宗敬慈  
谿人

昆明池上古招提樓閣參差近碧雞為愛白雲分  
半榻却隨明月過雙溪風中松子窓前落雨後詩  
篇石上題如比清幽好棲泊為誰又渡石橋西

翠微深處  
雲南

吳存敬  
嚴州人布政司都事

上人生自扶桑國結屋雲山第幾重黃葉有時迷  
去路青山無處認來踪一天雨過龍歸鉢半榻風  
清鶴在松借問此中何所事楞伽讀罷悟真空

遊太華寺四首

張純

太華嵯峨一望遙到門猶擬過溪橋  
慈雲長見塔前起孽穴都來海上消  
屋近樹陰清亦暗現涵竹露夜還湖  
從今剩買遊山屐野客無妨屢見招  
連日登山意未闌今宵又宿白雲間  
簾幃寂寂心初歇星斗垂垂手可攀  
竹葉煮湯消夜渴杏花留雨作春寒  
碧雞且莫啼清曉一枕華胥睡正安  
珍重山僧不厭來青鞋信意踏蒼苔  
千年老鶴逢人語一朵幽花爲我開  
雲臥衣裳留夜氣海門風



雨過春雷聖筍枝上垂垂露顏洒餘甘到九垓  
千章佳木翠烟流鷲嶺飛來海上頭松火微茫僧  
夜過蘭舟蕩漾客春遊祗期晚歲依秦樹誰料今  
生作益州應爲此山緣未了詩成寫向竹軒留

翠微深處

馮誠都督

路入烟霞杳莫尋山圍禪榻氣蕭森群峯雨過晴  
還濕萬壑雲生晝亦陰琥珀夜明松近屋琅玕春  
暖竹成林精蒐已悟無機事麋鹿朝看下遠岑

題龍池道院

吳存敬

學得成仙不出山  
山中風日異塵寰  
燒丹火伏黃金鼎  
種藥香生白玉欄  
龍帶海雲歸石洞  
鶴隨仙珮下瑤壇  
綠陰萬頃無人迹  
惟有飛瓊相往還

遊太華寺

潘仁

天風吹鬢酒初醒  
太華峯頭且共登山色  
慣迎逃世客  
虎聲長送渡溪僧  
定中龍去雲生鉢  
夢裏猿啼月在藤  
最愛石窓風雨過  
早涼先到讀書燈

陪兄定遠王遊太華寺

沐昂

勝日尋幽入太華  
奉陪旌節興尤嘉  
慈雲長護塔

前竹法雨先開檻內花百尺寒泉如瀉練一杯春  
酒勝流霞清時正爾堪行樂不管風吹烏帽斜

遊太華寺

暇日尋幽興未涯白雲深處有僧家重過方丈題  
佳句閑倚欄干看落花奇樹隔溪聞好鳥輕烟度  
竹煮新茶坐來頓覺塵紛息回首因巖日已斜

遊太華寺

沐信

七年不到此名山今日來遊且盡歡新構僧樓宜  
遠眺舊題詩句喜重看一林嵐氣侵衣潤萬壑松

聲入耳寒滇海茫茫涵夕照幾面翹首倚欄干

題五華寺歸雲丈室

沐璘

一自無心出翠微越山吳水又因依曾於

北闕從龍去又向滇南作雨飛出處隨緣那有迹卷  
舒與世豈相違于今歸老毘耶室坐斷維摩不二  
機

五華寺真意亭

高亭屹立五華巔雖在人寰地自偏心遠已能忘  
世慮意真聊得復吾天望中歸鳥飛吟處菊外南

山落酒邊莫道陶翁今寂寞此中興味尚依然

遊太華寺二首

連日看花興未窮踏青又到梵王宮半空紫翠千  
峯出十里烟霞一逕通窓影暖搖松檜日園香晴  
度杏桃風頻遊不爲東林社要與邊民樂事同  
昨朝攬轡遊金馬今日揚舠到碧雞松捲翠濤岩  
畔落梨飄香雪座中迷青山可意當簷列黃鳥多  
情傍酒啼自是康成饒逸興無邊清景入新題

題圓通寺雪竇二首

路入螺巖第幾重  
瑩然一室亂巖中  
四時皓景清  
常在六月寒光爛  
不融觀景頗成銀  
色界延齋何  
必水晶宮  
少林斷臂人  
安在千載誰能繼  
此風  
螺巖深處事幽潛  
雪色軒窓翠竹簾  
老鷄有時鳴  
蘚迳白雲終日宿  
茅簷地爐煨芋灰  
頻撥石鼎煎  
茶火旋添幾度玄  
談成坐久不因風景解相淹

遊太華寺

鄭顥

並轡同登湖上山  
勞生又得片時閑  
花枝不改年年色  
鬢髮惟添種種斑  
竹樹烟雲詩興裏  
風軌沙

鳥酒杯間躋攀未厭窮幽勝日暮何妨秉燭還

題圓通寺雪窟

螺巖深處構茅庵雪色軒窓翠竹攢香几散花時  
積素石泉分溜曉生寒大千色界皆空畫一點紅  
爐頓悟難我擬尋師問禪理笑談何日共盤桓

登五華寺戒上人樓

童軒

乘閑時倚遠公樓一段風烟豁醉眸山色遙連梁  
嶽晚潮聲初湧海門秋酒旗城郭西風急禾黍人  
家宿雨收莫怪吟餘重回首五雲東北是神州

登太華寺後閣

郭文

晚晴獨倚旃檀閣，烟景蒼蒼一望開。  
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  
仙遊應有飛空鳥，僧去寧無渡水杯。  
不爲平生仙骨在，安能躬詣妙高臺。

道中望蕩山感通寺

逯昶

入關地平少丘坂，旌旗微茫城尚遠。  
碧水漁舟白日寒，黃塵旅店秋風晚。  
半山佛寺鬱嵯峨，樹色溪聲雲氣多。  
不得皈依此中住，幾回止是暫經過。

遊大理感通寺

沐璘



暫得絳節訪林隈  
芳樹陰陰曲逕幽  
泉帶落花飄洞口  
日明積雪爛岩頭  
玉壺瀉酒春凝筆  
石鼎分茶霧滿甌  
禪院參差三十六  
恍疑身到洞天遊

遊感通寺

陳文

暫解征鞍謁梵宮  
自燔沉水對金容  
三生有幸重瞻禮  
一念無塵即感通  
玉鏡光涵千嶺雪  
寶花香發滿林風  
歸來已喜遙氛淨  
不用磨崖幾戰功

周正

文江人  
左布政

王事驅馳不暫閑  
偶乘清興看春山  
忽驚明日是

今日自覺蒼顏非故顏，碧海望中烟漠漠。翠陰深處鳥關關，世紛掃盡心胸濶。何必丹丘覓大還。

用杜郎中韻

劉信監察御史

紫竹山頭興味佳，海東烟樹幾人家。林巒杳靄含蒼翠，樓殿玲瓏護絳霞。三月陰岩明霽雪，六時香雨落花暫。須拋却人間事，且共芳樽玩物華。

奉次林侍御遊三塔佳什 王臣

滇海西來第一州，群公消得此淹留。樹腰半閣寒巖雨，水色平分野寺秋。黃菊尚於他日好，青山曾

見古人遊當年

御製文章在恠底晴虹燭夜樓

感通寺次舊韻

官冗無端屢廢遊  
重來子竹萬竿脩  
出城岫巘渾疑畫  
近海樓臺宛若浮  
塔影橫斜蘿月小  
磬聲敲散暮雲稠  
幽闌曲徑無塵到  
遶榻清風不待求

登臨安通海湧金寺

郭登

斜倚肩輿飽看山  
烟蘿深處扣禪關  
塵空碧海自無染  
僧與白雲相對閑  
翠扇搖風蕉葉淨  
青錢疊

雨鮮花斑南征擾擾嫌多事到此渾疑出世間

題楚雄妙嚴寺

法海圓音淨妙嚴寶臺渾似出諸天黃花半醉夕  
陽裏紅葉亂飄秋水邊每笑陶潛曾入社還思蘇  
晉愛逃禪試分一滴楊枝露散作甘霖洗瘴煙

遊正續寺二首

沐昂

重來武定訪名山風景依然庵畫間綠樹鶯啼僧  
出定青山雲靜鶴飛還因談石上三生話剩得山  
中幾日間策杖尋詩遍岩壑芒鞋踏破蘚痕斑

一足尋幽興嘉穿雲又到梵王家綠搖檻外滿  
蕭竹紅落崖前點點花絕頂僧房開日月半空佛  
閣傍雲霞山光水色渾如舊不覺年來鬢有華

蕭儼

政

羅武城西有好山振衣直上翠微間樹頭鶴載清  
風去洞口龍擎細雨還十里松陰芳逕窄半庭雲  
影老僧閑更看不受紅塵處滿澗新篁籜護斑

遊金齒法明寺棲雲樓

李輒

辰州人蒙  
化經歷

客裏多愁何處消將軍約我上岩堯一間方丈天

光小七級浮屠日影高去國有詩懷杜甫封侯無  
相愧班超沅湘在望那能到事負雲林一老樵

遊法明寺贈住持僧

湯琮金齒

無心因逐白雲歸靜鎖岩前白板扉客有淵明方  
置酒徒無弘忍不傳衣風號石室松聲急月到經  
窓竹影肥饑飯困眠無一事滿山空翠淡忘機

春日遊真武觀

杖藜行處路欹斜來謁西林老子家道士釀成紅  
米酒春風開遍碧桃花香烟結霧籠金殿丹氣

空作紫霞欲叩至人論  
往事青牛蹄跡過江沙

遊真武觀

陶寧

七星衣覆五雲裾  
天上神遊繞太虛  
袖拂剛風招白鶴  
鳥飛曉日化金真  
一身潭洞烟霞癖  
三見蓬萊海水枯  
偶爾相逢留我飲  
玉瓢仙醴不須沽

遊百花寺

俞慶

遠上西山石徑斜  
百花簇梵王家  
貓頭戴錦撐霞竹  
雀舌啣珠帶露花  
不放鶴僧歸  
紅杏圍釣魚人坐  
白鷗沙分明一段銀  
河路不見張騫  
帷帽泛槎

遊觀音寺

兩袖清風拽杖藜行行  
又過梵宮西雲連殿閣天  
疑近竹匝闌干路欲迷  
金碧光中僧禮佛烟霞深  
處客留題老禪話及空  
空理花自飄香鳥自啼

遊真武觀

千樹緋桃萬樹松白雲  
深處興何窮小橋流水仙  
家路高闕凌霄福地宮  
斟酒客眠芳草綠尋詩人  
踏落花紅天風兩袖歸  
來晚疑有步虛聲滿空

遊華亭寺

張統



行過松溪與世分華亭樓閣映青雲何當海濶天  
高處長倚禪林作隱君

春日遊圓照寺

沐昂

東風吹柳拂烏紗一入祇園景最佳惟愛日長山  
寺靜小窓開遍杜鵑花

遊五華寺

姚肇右叅政

五華山高幾千尺快閣凌空近奎壁朱闌倒映巖  
壑間露浥嵐光翠堪挹

遊太華寺二首

蔡雲程提學副使

倚棹尋山興亦奇  
松門岩磴轉逶迤  
林端香閣穿雲到  
海上烟濤帶雪披  
異域獨憐飛鴈杳  
閒愁那遣老僧知  
朋遊一笑同浮梗  
漫有青春信宿期  
太華峰連雲水鄉  
丹泉翠壁樹蒼蒼  
林寒乍見天花亂  
晚霽猶看佛日長  
松奏臨風添度曲  
烟光凝檻促飛觴  
空門欲去仍多戀  
却望諸天隔上方

遊圓通寺一首

夏言

太學士時以  
行人使滇

古寺翠崖陰危亭絕頂臨  
雀巢松有夢雲出岫無  
心仄逕扳蘿上叢臺刻竹吟  
南巒秋日暝哀響

須音

過圓通寺次少師桂翁韻

岑萬

按察司副使

杉檜碧陰陰空門使節臨慧光留佛閣山色靜禪  
心斜日看雲坐春風倚馬吟遊蹤詢老衲緣爾是  
知音

登圓通寺巖亭次少師桂翁韻

胡堯時

按察司副使

亭開石壁陰春服此登臨探古得巖蹟叅禪起道  
心岡高應鳳過海近有龍吟靜聽林間鳥時和自  
好音

雪月云水图二

三

雲南志卷四十三

外志九

文章二

元

大理大崇聖寺碑

李源道

大素彫而皇極立太明昇而燁火熄聖人作而海  
宇一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仁聖之資貴  
介之第肅振天威奮揚神武大舉六師親征雲南  
一鼓而出蕭關再駕而克大理西南夷之巨防段  
氏國之餘三百年天戈一舉望風底定而居民按  
堵不知有兵段氏族屬皆在保有使永其世祀魏

魏乎聖人之一海宇神武不殺之仁振古蔑以加  
矣南方既平悉郡縣之控以大閩大理亦釐爲一  
郡段氏宗子襲爲長民中順大夫總管隆之祖實  
中奉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贈武定郡公  
鷲勇有大度留心內典崇信三寶于戈倣擾繫佛  
力攸賴蒙被世祖好生之德一門生聚不隕鋒鏑  
於是發願大建佛宇以報無上之恩延洪我皇上  
萬世靈長之祚也太理崇聖寺者在郡之點蒼山  
下蒙氏所創也寺既災武定公爲檀越出已財繕

治莊嚴經像殿廡奐然復新三塔峙立金碧交輝  
巨麗與山埒望之如崑閬間狀捨田供僧日百許  
人住持僧曰覺性亦兩被璽書覆護寺益顯矣予  
自翰林出叅滇省隆遣介走書請曰昔者趙清獻  
公知杭以龍山妙因院爲錢氏表忠觀文忠蘇公  
作碑以記錢氏之勲我先人臣屬天朝勤勞王家  
建崇聖佛刹思報國恩敢請太史之文如錢氏故  
事刻先氏功德以垂示方來予按吳越國錢俶三  
世歷八十一年以十三州地歸命于宋未聞有宣

之功也段氏以三百年幅員萬里之土納款於我  
朝癸丑之後厥祖摩訶羅嗟奉命四征不庭至於  
宋境深入邕管安南之區而死於事中統初武定  
公入覲上嘉之錫以金虎符牌領舊土受命以來  
益自奮勵撫綏蠻夷獎練士卒攻鄆闡下拓城克  
新與取尋甸挫舍利畏三十萬師于滇海之上破  
釋多羅十餘萬衆于洱水之濱有制褒之曰段實  
欵附而來忠勤益著庸示至優之渥以彰同視之  
仁大機王言以見公之忠勲簡在上知當不在錢



氏下顧斐然之文不足以發明其蘊惜無文忠公  
之筆繼叅大政始終七覲闕庭賞賚無等爲大推  
重生榮死哀以裕歟家諸孫之爲方伯連帥者又  
十數人嗚呼國家所以待段氏之意可謂渥矣豈  
佛之力有以陰助之乎而段氏所謂思報國恩者  
安取衷也嘗試論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法  
天地以行其道而運不息之機焉猶如雨露不擇  
地而墜庶類蒙之以生植無非過化存神之妙蓋  
有無迹之迹不然而然矣何嘗責報於人哉人豈

厚施而不食其報亦理之常無足恠者而西方以  
之法至神無私有感必通正智無情在機必兆而  
有善惡之報爲啟氏之子孫者無他焉在乎遷善  
遠惡女蓋爾祖厲爾民以悲願憫生識以忠勤報  
國家如斯而已矣夫如是天其必有以佑庇之我  
佛果有以陰相之天人相感將見被爾休風介爾  
冥福不特若子若孫克永其世祀一方生民咸臻  
仁壽之域矣乃係以詩曰蒼山址兮洱水孺蔚紘  
宇兮浮青蓮梅檀赫兮廓祇園白毫相兮紫金田

維能仁兮天中天曰證果兮道本圓慈航泛兮  
沉蓮惠炬燭兮光大千億化兮同一原八萬總  
兮歸一言趨衆妙兮觀八埏矧南荒兮渺乎滇啓  
香城兮結勝緣利含生兮福黎元鯨息波兮蠶在  
淵揚大法兮尊六仙帝齡永兮萬斯年

本朝

威通寺碑

張統

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觀物者胥有取焉其相感之  
理然也是則風雷之在天河嶽之在地明則有八

正德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而幽則有鬼神其理亦猶是也得其理則能感不  
得其理則不能感嗚呼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而世之學佛者學其寂  
然而已及其成功則未有不盡其感通之神者舉  
念皆慈聞聲即現有法斯普無界不露是豈能無  
感而感之也又豈有不通者哉洪武壬戌天兵下  
雲南明年取大理大理之爲土負山面海由唐以  
來蒙段氏據而有之者始六百年二氏皆僊人西  
南夷爲類雖禱知文教者惟僊焉其俗事佛而尚

釋既氏有國用僧爲相或已任而更出家故大理中佛教最盛而僧之拔萃者亦多拔附初有征無戰其梵宇緇流悉獲安堵律師無極善學而有道乃拔萃之一也歲次癸亥率其徒入覲連獻詞賦上大擇爰寵錫之暨歸命爲僧官重以奎壁天章所以光賁之者甚備無極本居感通寺寺之由來尚矣而石未有記歲庚午無極特以狀請曰大理山明水秀見稱於前聞人於諸寺在勝槩中莊嚴富麗若所謂華藏海者矣城西南陬可十里許有湯

山寺志又名上山即感通寺也宗葦相傳謂漢摩騰竺法蘭由西天入中國至此時所建或又謂李成眉賢所建至蒙氏時有僧趙波羅更葺之元末兵燹而中殿世尊火獨不及後殿武威公感其異因舊址構殿而華飾有加焉中殿之後爲大藏北有香積南有法堂堂乃大衆脩道之所無極香積之北曰白雲方丈其餘芸房花塢景之奇勝不可枚舉然一事最爲靈異此寺未焚之前傳聞寺成而殿北虛位住持者焚香默禱一夕有佛像自

城中飛來奠于位即今大雄殿未燔之佛也此事  
竒異願爲記之予曰寺之得名豈非以是靈異而  
稱之乎且佛像之設可謂寂然不動矣而一念之  
頃遂能致之吾不知人感佛耶何其不疾而速莫  
致而至而神如此故能感則土苴爲神竒不能感  
則神竒爲土苴學佛者知此可使內力精進銷玉  
蘊之感詣真空之境恍如在給孤獨園蓋不止於  
飛來而已神而明之者在其人焉無極名法天受  
法於海印海印受法於斷崖斷崖受法於高峯

文瑚文熹文齊文彥又無極之惟肖者也所奉  
御製悉刻諸石然則茲土荷

國洪濂永開無碍之門宜諸夷瞻禮而嚮化也

元

圓通寺記

李源道

滇城之北陬一許里有巖曰盤坤豁訝瓏玲萬石  
林立一峯屏峙勢如偃箕極幽勝所也下且衍可  
大可樓有寺曰圓通雲南行省左丞阿昔思公之  
所新也公之言曰宵人不德少也來斯老於斯繇



微以暨乎顯而都端揆矣主恩天大報稱無所嘗  
據誠翰願崇建法宇莊嚴梵身招禮苾芻上以祝  
皇帝無疆之壽下爲元元禱祠使歲無扎瘡時和  
年登此悽悽之念力也往昔蒙氏竊有茲土巖有  
洞穴蛟潛其中大爲民害蒙即巖而寺曰補陀羅  
以填之而蛟害息俚俗傳聞如此歲甲寅世祖皇帝天  
戈南指十臉六詔犁頽厥角望風來庭六飛既北明  
年餘寇陸梁而寺燬于兵燹矣自是爲蓬藿之墟  
蛇豕之家者餘三四十年公與其叔父臨安路治

中阿的木始謀而大之會叔父去世公以底辦  
任大德五年己丑歲也乃基巖之巔創觀音殿三  
楹由西術躡虛而登高朗雄麗山川城郭一目可  
得巖之南建殿三楹以度歲經經舟致于杭上所  
賜也又南爲殿三逕像釋迦其中又南爲重屋棲  
鍾其上樹兩塔其傍金碧丹雘焜耀奪目門闕齋  
寮庖湏庋廡丈室雲堂跂翼左右后土有祠常任  
有田湯沐有室產木篁竹果林蔬圃映帶後前皇  
慶元年壬子天子賜璽書嘉乃用心延祐六年歲

在己未工始落成住持僧佛日圓照等行高潔  
宗風振焉其年走由翰林蒙恩庶問南方公方受  
代屢以寺無刻文爲請嘗試論之大雄氏之教行  
乎中國千有餘年顧其書之多又不知其幾千萬  
言其言高其教宏且大學者罕能盡通其說自昔  
帝王多尊禮之以啓神武不殺之仁蓋其性善一  
言有與儒合淑人心而美風教際天蟠地薄海內  
外與王化並行無間遐邇罔不奔走崇奉之者滇  
以南俗尚猗猗喜格鬥攻奪刑教所不能束而十

三寶尤至戶有梵宇斯夕熏燎鐘磬聲相聞少元  
牢自持律不輕斃一蟻豈非三惡八難十纏九惱  
之戒有以革其面而律其心歟所謂性善之根其  
油然而生矣嗟夫佛之力庸可既哉公之是果也  
舉大善以介繁禧不于已歸而國乎歸而含生是  
歸又豈凡夫所可及者予既紀與脩顛末復申言  
其故庶徼福乞靈懲惡勸善來者益起信焉公高  
昌人恭慎慈儉蓋本之天性云

威楚萬春山真覺寺記



之額以祝天子萬年之壽也殿寢堂與橫山跨谷位以  
廬遮那佛報化佛文殊普賢之像右有選佛場左有  
旃檀林前棲鐘之樓後度經之閣法堂方丈齋廡庖廚  
堦砌門闥髹彤黝亞煥耀金碧荒遐僻絕之境見茲亢  
爽夫誰不喜也嘗論夫佛法入中國一千年華人尊崇之  
謹猶一日也遠而至於殊方絕域之外又至於深山窮谷  
之間人跡所不到之地亦奔走崇奉如是之篤也嗚  
呼我佛以平等為性以慈愍為心以浮榮為幻以  
寂滅為樂以五蘊為空以三歸為戒導人以遷善去惡明

心證性如斯而已不知者以爲其言宏闊勝大以  
死生禍福動人則非西竺聖人之旨矣雖然西方  
氏之教慈矣而西方氏之律則嚴也顧其善惡因  
果之說徃徃與易書合窻或有不可誣者蓋人之生  
稟一五清濁之不同有以五戒自持欲正其法身  
者又有以十業自總以淪於外道者豈非善惡之  
區別乎冥冥之中昭昭之報猶影響然予嘗謂世  
之人裝嚴佛身頂禮佛足嘗觀金雕木矣庸詎知  
明心證性固能成佛之爲妙也明心證性者啓爲

善之根也。範金雕木者皆有漏之因也。君山執行峻潔，弘揚於聖教而亦嘗慮及於茲乎。其刻斯文以示南人，南方俗雖暴悍而崇信浮屠，甚至庶幾因敬生悟，人知嚮方有遷善而去惡者，則君山總持創建之力也。

姚安妙光寺記

歐陽玄

至順二年辛未，姚安路總管高侯歸自京師，既奉命陞州，爲路宣授明珠虎符，退自感激，荷國厚恩，歲以報稱，乃捐已貲，即私第之里，繕脩妙光報恩



禪寺面勢岡陵占勝林石中達寶殿像釋迦文佛  
傍繚兩廡外施三門以及丈室禪房具以法式又  
割上腴若干以飭四方之僧命之朝夕梵唄祝釐  
皇家月吉望日俟潔齋至寺領手之衆圍繞慶讚  
作禮白佛斷皇帝壽永錫民福此寺之所由作也  
是山昔無泉飲得慶禪師住山以錫杖卓於巖谷  
之陰而泉涌焉故來請記昔者先王之制於五方  
之民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故列  
國之風幽之農桑秦之車馬陳之巫覡歌舞采詩

正德

二

卜一

二文

之官歸獻于王詔于大師列于樂宮王時巡則陳  
而觀之豈必皆有所美刺哉今夫雲南之事佛俗  
有所從受也然而佛之於雲南有足以助時君之  
化者其來亦非一日也彼其沉毅悍摯之性一旦  
歸於清淨慈儉之宗此蓋威武之所不能屈教化  
之所未易漸而淨名之徒深居寡言衣壞食淡合  
掌趺坐伏而擾之若不勞餘力焉亦豈小補之哉  
世祖皇帝自征氏羗歸乃表異釋氏隆其師資至  
於宮室服御副於乘輿蓋有以察其風俗之宜因

以爲制遠之術焉顧世之人不足以喻此也然則

以爲制遠之術焉顧世之人不足以喻此也然則  
茲寺之建不獨專事於祝釐可以爲報恩也侯名  
明勝國高昇泰九世孫有惠愛於姚安其民甚德  
之云

本朝

龍泉山道院記

王景常

踰昆明二十里有山曰龍泉山之下有穴焉廣二  
尋深稱之湧泉漫出儵魚數百伏其隩每歲旱則  
雲氣勃勃而上或以爲有蛟龍焉自蒙段時水旱

正德

二

二

文

必禱禱則雨暘時若其泉斲而東南流溉田數百頃民賴其利元初嘗構祠祭之中遭兵難祠毀

皇明平漠陽環山皆爲屯今西平侯沐公以爲此邦微是泉未稼且稿死而祠宇弗葺神靈不棲歲甲戌肇于泉之傍構祠以棲神乙亥又擇地之高亢構道院一區以爲之鎮院之東堂曰棲真賓遊之所也西軒曰超玄休偃之所也北爲重堂以奉天師像左右庖湍房宇翬翼有伉又上五十弓復構阜亭以備觀覽一目立坂瀟漫數百里碧鷄玉案

諸山羅列几席東盤西紆輻輳如東真世外之桃源也既成命道士徐日暹主之夫神依人而行者也而能興雲雨見恠物則祀之以其功在生民也今是泉也既有澤物之功又有休徵之應祠而祭之宜矣冰公續黔寧王之緒溫恭儼恪以究以度以闡明祀非徒欲俾斯民享有土毛以膺靈貺而神亦亦有所依歸矣日暹請記于后因系以詩詩曰龍泉之山有湧者泉蛟龍泐漩斲而爲渠溉我稻區奄爲膏腴盤盤囷囷有宮聿新以迓天神飈

輪雲馭從龍上下洋洋乘宇有報有祈景光參麗  
降臨孔夷明明我侯誕闡靈休以䟽民憂民憂既  
弭神具格只維侯之祉雨暘孔時蓄沴不滋維侯  
之釐侯曰匪躬萬福攸同

天子之功龍泉于淵道侔于天億萬斯年

思召堂記

鄭顥

太華山佛巖寺舊有黔寧昭靖王文一通今主僧  
方師大用懼其久而漫滅爲堂奉之而名其堂曰  
思召來請言爲記予諾之久而未暇爲也景泰乙

亥春二月壬午總戎都督繼軒沐公偕予勸農于  
郊因過其寺坐思召堂才師復申前請子廼言曰  
善政善教之及人固有亘百年而常存越再世如  
一日者何也蓋德之感人者深故人之懷思者久  
此理之自然夫豈強而致哉昔召伯循行南國觀  
省風俗或舍其棠之下以受民訟後人思之至愛  
其樹而不忍剪伐屈折善政善教之及人固如是  
也若黔寧昭靖王在

太祖皇帝時以股肱心膂之臣授鉞專征留鎮雲南

正德

雲南志卷四十三

十四

文

踰數十年恩信洽于蠻夷德教加於百姓至今人  
猶思之不能忘者觀王之文則可見矣王之言曰  
居城市者固當有德以化俗 寺宇者尤當有德  
以興教又曰俾遊觀者因山林樓閣之勝而覩端  
嚴慈善之儀因端嚴慈善之儀而起去惡遷善之  
心則為士者庶知盡忠為農 白庶知務本工不巧  
偽商不奸欺遵

國法而叙人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各得其分誦  
王此言則王之善政善教為何如耶宜乎人到于



今思之而才師大用復懼王之文久而漫滅爲堂  
奉之其亦南國之人之思召伯而不忍剪伐屈折  
其所舍之甘棠者乎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此之謂矣才師戒行精嚴今爲雲南府僧綱司副  
都綱蓋所謂處寺宇而能有德以興教者云是爲  
記

淨明院記

雲南城中有五華寺寺在商山支麓之顛殿寢言  
言下瞰闐闐爲西南叢林之冠總戎都督繼軒沐

公于其寺之東偏得隙地焉乃構一堂扁曰泰然  
堂之兩廂左曰談空右曰示默以棲禪衆左南一  
室則公宴坐處也堂後復構一亭願以真意亭之  
側剏爲重樓署曰無邊風景平畦淺檻佳花美木  
竹林香草之植一覽具在而山川之勝城邑之大  
廬井之富不下簟席而盡于四矚總而名之曰淨  
明院來干言爲記惟淨明有二說私欲盡淨天理  
昭明儒者脩身之功也六根清淨本性圓明釋氏  
安禪之學也儒之道可以變昏庸爲睿哲去污下

為高明佛之教可以即群迷為正覺捨大闢為光明公以元勳世胄鎮茲南服備文武全才受兵民重寄蓋欲以儒者之道為安邊保境之本而復資釋氏之教為化頑導愚之方耳時和歲豐戎務多暇公過是院登堂憇息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凭樓眺望而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又或揮麈談空宴坐示默其中真意欲辨忘言斯時也非欲盡理明塵空性悟者其能然乎然則公以淨明名院厥旨深矣若夫崇象法以資福田飾亭榭而供玩賞此

豈知公之志者哉遂書以為記

龍泉觀長春真人祠記

陳循

少保戶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

龍泉觀在滇南商山之東北長春真人劉淵然為  
正一謫滇南時棲息處也其徒姑蘇邵氏以正於  
此得傳其道迄今四十有五年矣方真人被

召還京師得封長春真人七年之後告老乞歸

先朝所賜朝天宮之西山道院以終其餘年也即薦  
以正代領祝釐之事於

朝詔召以正擢道錄司至靈真人既歿以正歷選  
演法正一賜號守玄冲靖高士誥命領道教事  
今封守玄冲靖秉誠專確志道演教妙悟靜虛弘  
濟具人掌道錄司事悉如故復得

賜誥

寵遇隆厚鮮與爲儷以正拜

命之後追念其師傳授恩德無以報稱乃悉出其  
平昔所受

上賜金帛諸物遣人齎告鎮守滇南總戎沐公璘叅

贊僉都御史鄭公顥求與主持市材鳩工建祠于  
觀之左以奉其師長春之祀以侈

朝廷崇獎之恩於無窮焉求余爲記其事按前太子  
賓客國子祭酒致仕胡公若思所爲長春之傳稱  
其先徐之蕭縣人祖諱伯成爲贑州路總管子孫  
因家贑州長春將生其祖母謝夢紫衣道者入次  
子婦王氏室既覺家人報婦生子生踰月得驚疾  
總管懼禱於路玄妙觀因以許黃冠師陳方外爲  
徒年十六遂爲道士號體玄子受符法於胡張二

師復師事趙原陽原陽竒其形全神清非尋常比  
授以玄秘俾務進脩既而探其志存忠孝喜曰真  
良器也携之歸金精山復授玉清宗教社令烈雷  
玉宸黃籙太極等書呼召風雷役治鬼物濟拔幽  
顯立有應驗既而又受金火返還大丹之訣棲神  
鍊氣玄悟超然洪武癸酉被

詔命至

闕下深見契獎旋蒙

賜號高道

正德

一書百卷卷四十二

十八

二文

命建西山道院于朝天宮居之日被

顧問間受

命乘傳為名山洞府尋真之遊至匡廬潯渚武當山

即被

召還擢右正一永樂初年遷左正一建金籙大齋致

有醴泉甘露鸞鶴之端大見信

寵未幾被謫龍虎山尋移滇南允滇民有大灾患者

咸往求濟無不得所願欲洪熙紀元首

召命還京



賜號冲虛王道玄妙無爲光範演教長春真人尋  
賜誥加莊靜普濟四字畀以銀章領天下道教事宜  
德之初

寵眷彌厚乃奏

請立雲南大理金齒三道紀司以植其教平生所有  
貂裘鶴氅法衣寶劍一切道具輿帳供奉給事之  
人之類無一不出

朝廷所賜崇獎之榮玄教罕比七年二月懇以老  
辭

上親灑翰作山水圖題詩送之遣中貴人羅智護行  
既至道院半歲一日昧爽沐浴更衣謂其徒曰人  
以氣聚而生氣散而死吾將逝矣日中跌坐引手  
作一圈曰呵呵遂盡是年八月八日也壽八十有

二

詔遣行人吳惠諭祭工部營或于江寧縣安德鄉園  
子岡之原明年三月六日葬焉長春志行高潔不  
獨精其教事由儒而入於道旁通醫藥諸家有方  
論行於世蓋惓惓以祝

國濟民利物爲心其徒殆百餘人獨薦以正一人自  
代所至不異乎已非有知人先見之明何足臻此  
則其既沒而享耋祀之報於今豈不宜哉弘濟真  
人不忘報本而以主持建祠託於鄭沐二公無他  
盖二公在滇南撫鎮有方威振惠洽一方之人仰  
戴之如父母使之有爲必如子來趨事而功成無  
難也故爲之記以俟

昭靈觀記

費良弼

吳興人順  
德府知府

觀曰昭靈所以昭事神靈奉黔寧昭靖王香火於

永世也惟王。

帝室懿親開

國元老豐功偉績具在廟碑嗣侯沐公襲爵紹封  
承

旨建節以相機行事統率西邊爲國藩屏績先王舊  
服在繼志述事寔來脩廟見禮喟然嘆曰方今

聖世天下一統金匱石函之書礪山帶河之誓弗磨  
也爲臣子當大任務攸久計毋急近功我先王祠  
事稽諸人情永終於始道家惟正一宗習威儀辨

上下齊心脩齋以交神靈遠明教不遠自漢以來  
尤著謀長從老氏便相廟東南地治棲真之館爾  
宜於是工師輸材匠石効力絕巧去智敦素尚朴  
殿堂門廡經藏齋居像貌維崇物用具備不疾而  
速不戒而勸若有神助焉洪武庚辰吉月今夜式  
陳禋祀以落成之闡事之日君侯臨壇止止肅肅  
玄流列職濟濟蹒蹒士衆無譁神人忻慶迄事主  
觀道士曹全微引同衣進見君侯誨之曰噫理以  
言宣明因義起夫不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者

神之神無恙無為隨感而應者人心之妙洋洋在上赫赫厥靈神之昭昭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心之昭昭也人知昭靈為觀之名殊不知存心為昭靈之實使吾之心常昭昭然則神之靈亦昭昭然念茲在茲天人感應之理庶可驗矣爾其志之毋忽咸稱稽首謝曰旨哉言乎服之無斃請筆授為記乃作頌曰

大明廣運天清地寧皇道蕩蕩正法興行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飛走動植皆得生成武如能罷文越獲

龍蠻夷率服四方攸同今日吉慶咸仰玄功觀宇  
告成百福來崇維王維侯受祿于天克昌厥後瓜  
瓞綿綿名刊玉牒姓列金編匪今斯今浩劫維年

卷四十三

雲南志卷四十三



雲南志卷四十四

外志九

文章三

具足院記

張統

天地之間人類甚夥其保養輔翼之道不惟中國  
聖人興教化以移風俗雖遠域殊類其間亦有卓  
行異識超出群倫能因其俗而導之者蓋五兵之  
慘四夷為甚彼性若豺虎然固不可以仁義喻也  
故佛氏以因果之說倡於西方流於遐邇得其說  
而悔其過者不為不多然而冥然無知悍然不顧  
者猶爾也西南諸種曰棘曰爨曰僚曰夷而爨孽

庶醜又不可悉。亂獨棘人。似繕刹宇。專襲師宗事。  
佛惟謹。餘種皆不之信。蓋其氣習使然。無足恠者。  
洪武壬戌

天兵下雲南。予首忝藩政。地僻俗殊。每寥寥無與。  
語暇則徑詣諸山。見其宏麗整飭。宛如華制。輒心。  
目灑然。忘其于旅也。明年癸亥夏五月。省事晉寧。  
此州之東不踰十里。有山深秀。萬松織翠。無隙可。  
窺。中有勝刹。亦可謂宏麗。而整飭者。遂宿院之西。  
軒與僧夜話。問其興創之由。知有崇照號連峯者。

實經始於至正之丁亥而同志無文等相之庵本  
一湫有龍宅焉照公祝之曰吾謹候於水左寺果  
不成當有異兆不然道瑒其在此矣凡候三晝夜  
竟無所見於是遂致其土木之功而名之曰盤龍  
迄今三紀照之嗣祖源克肖厥師肯構之心有加  
無替凡今視之佛有殿禪有堂肅賓有筵居僧有  
室高者為閣敞者為軒幽邃者為寢而華且澤者  
為金碧彩黝維其矢心之專致力之又故其所成  
者如此其完且美也今思其始而推其終照之德

源之功皆吾輩之所不敢忘第恨無言以示於後  
焉予應之曰庵之得名有是乎蓋山川之迹古今  
或異而法之在世者固自若也一錫之所或創始  
焉或繼述焉隨其所願各已具足而性之本然者  
又豈有不具足者哉宜以庵為院更其額曰具足  
庶不負爾續燈之志矣一日祖源來請曰晉寧經  
值兵燹而寺不燬源與二三子與有幸焉意者此  
土之瘞其遠乎是不可以無辭敢請子既憫諸夷  
之寡識而喜變人之易化特為叙其本末俾歸而

紀諸石

真慶觀興造記

金問

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

雲南郡城之巽維舊有真武祠不知其創始而殿  
宇凋敝神物故閣永樂初郡人發心同募衆作新  
之亦既屹然於林木之表矣推求原本而聖父聖  
母無以棲其神也雲南前衛鎮撫劉志與郡中耆  
士鳩賞僱才構真慶閣于後以奉之則規模宏遠  
而祈禳歸向者益以衆僉謂晨香夕燈祝釐講道  
在乎主席得人乃迎致道士蔣日和涖之當是時

長春劉真人在雲南日和嘗得法於座下由是道  
日以滋行日以茂而於建閣之功條件規畫勞勤  
居多洪熙改元真人還朝受封兼領天下道教以  
是詞為真慶觀復加日和明真顯道弘教法師之  
號日和既承獎異益思有以致效乃攻石累土大  
其前殿夾以兩廡障以重門像設尊嚴器用周備  
而四帥輪戢各安其所跂翼翬飛照耀林壑蓋地  
當風氣之會而巖姿川艷扶揖拱衛曼然先聖之  
清都也工既訖功日和以為茲觀拔竒占勝曾不

數年而丹甍翠榻與龍泉長春諸琳館相望於烟  
雲騰靄之間誠亦不易不可無紀述昭示來者以  
今行在道錄司右演法邵以正有同門之誼馳書  
走介而求識於予嗟呼夫為老氏者固以不經不  
營河思何慮以資其說則凡廟貌之奉苟指以為  
非道之所存而弗以屑意則何以亶厥誠昭景貺  
哉日和世家江寧自幼投禮朝天宮提點謝師玄  
為道士後又得啓籙於真人其所造詣有未易窺  
測者而能汲汲焉扶植圯起於去天萬里之滇南

于以見清淨無為之教所以密贊化機者無遠弗  
至是用表著本末刊之藥石俾後來者尚謹其承  
而勿墜哉

真慶觀記

周叔詩讀

太傅黔國沐公偕弟都督公以世勲鎮雲南綏懷  
夷落民物丕阜顧瞻東城寔為通衢

朝廷詔命之頒布皆於是奉迎朝臣使節之臨莅皆  
於是出入非有崇宮邃宇不足以壯上下之偉觀  
乃即真武舊祠思新而大之而難其人詢謀於衆



謂非得奉玄教者不可遂命者民詰長春觀請今  
長春劉真人弟子道士蔣日和主之日和至揭虔  
妥靈夙夜不懈募材鳩工經營劬勤中達真武殿  
而峙真慶閣于其後凡門無藏殿之制一特具舉  
穹崇磊砢翼翼巍巍丹碧森聖照耀遠邇東郭之  
間輝然增勝而商山金馬碧雞諸峯悉若獻奇舒  
秀於簷楹窓戶之表入其境瞻望其勝者莫不遂  
其偉觀而向之所謂

詔命之所奉迎吏節之所出入又皆由是有攸止焉

且足以見雲南民物之富而成事之易也然非黔  
國之審於擇人日和之勤於其教亦詎克爾耶其  
既成也劉真人又寓雲南道赴

仁宗皇帝召入京師嘗因對次請改其舊所往龍泉  
道院為龍泉觀是祠為文慶觀又六年真人弟子  
邵以正范勤裕來謁余具道夫興造之由與易名  
之故請為之記以正玉立偉然觀其儀宇聆其論  
說殆謂子所謂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者也  
其言益信而足徵焉以以正觀之則日和之為人

可想也。嗟乎！天下之事，孰一不本於得人哉！老氏之教，以無為清淨為本，固於世之欲較勝負，志有為者無與也。苟俾不得真人，暨日和以正輩為之振揚，匪為不克臻乎興作之易，亦無由致其教之顯矣。然則為老氏之教者，尚然况學吾孔聖之道以治天下，使得其人，則其成功之大且易當何如哉！

妙果禪院記

張統

佛以大悲大願弘濟群生，示人以妙因而不能

必人以妙果非不能也奈人之不脩何今學者因  
戒以生定因定以生慧必能盡其所因斯能證其  
所果然而或者瞋目攘臂貪妄俱作視諸戒蔑如  
也顧雖加之以神呪而迷繆膠固猶或不足以拯  
之又何以成其定慧之果哉是知富貴福澤所以  
為世之因果者特在夫人之自取爾方便有大門  
脩行有正路能從者佛不爾拒不願者亦不強也  
安寧本堂螂川州北山麓舊有虎丘寺乃土官董  
賜叅禮之所也洪武壬戌

天兵一雲南董賜率先歸附既而諸部復叛雲南城  
守甚孤乃能拔出群輩舉家來附仍皆守兵時出  
戰禦迄事定賴其力焉於是大將褒之以書承制  
俾署鶴慶府知府又召其州之子弟從戎鋤獠撫  
順屢有奇績事聞加授世襲指揮僉事兩覲

天顏寵錫蕃庶銀錦繒帛以百計楮幣以千計衣帶  
皆出內府指揮之言曰賜鄙人遭遇明時榮有世  
職賞物充初宅宇田園孳畜僮隸有加於舊先無  
子今連生三子惠恩至幸敢不知所自仰惟

皇上資興之厚，藏之惟謹，計不敢他用，惟有增飭佛宇上祝。

聖天子萬萬歲齊

天之壽而天地父母之恩明明在心一念俱存此所以竭衷瀝懃惟日孳孳而不已者蓋庶幾展報効之道于萬分之一也予聞其言乃勗而謂之曰聖人治世敬敷五教先佛度人報在四恩今指揮膺明威之責者豈非愛君之果乎享千金之富者豈非敬親之果乎而福澤深厚保族宜家又豈非奉

佛之果乎妙果如此可更虎丘之額曰妙果禪院  
佛殿曰慈光壽殿曰祝禧嗚呼世之十習六報皆  
衆生迷妄所造火坑毒海其苦無涯而妙果法門  
上不在空下不在水近在州里之北可以企而望  
之欲超脫者或望門瞻叩或嚮座皈依但能起一  
念善不逆天命不忘父母不犯

國法則必有殊勝之報謂予不信請以董氏為徵因  
附之以頌念從無始至末法生死輪轉永相續在  
世出世諸聖凡真常之性本同體我今一心能妙

覺古佛妙覺亦如是乃知此妙非我有色即是空  
空即色衆生以妙為塵累流浪顛倒無盡斯如來  
垂慈示本真大法還從妙處覺我既有生乃有性  
此生大恩天地是我既有身乃有心此身大恩父  
母是有生有身有世界此世大恩君王是云何三  
者為大恩是我身心性之本我以此心成佛道成  
佛之恩何可忘有能念念報恩者斷除妄想消惡  
業譬如蓮花出濁水自有甘露降虛空是即名為  
得妙果世間諸佛隨果至普願一切有情等同發



妙明悲仰心

重建長春觀記

蕭鎡

太子少保兼翰林院學

雲南長春觀舊在郡城崇正門內之東圖經不載其所始正統己巳春燬於火

皇上即位之三年是為景泰壬申之歲總戎都督同知沐公璘叅贊軍務兼巡撫右僉都御史鄭公顯相謂曰長春為觀寶古蹟况為

國家祝釐之所廢而弗脩是為缺典顧舊址湫隘不稱而城之西隅隙地寬閑亢爽足以改卜曷徙而

正德

正德

文

文

新之議既克合即具疏請於

朝許焉於是沐公偕其弟琮出白金若干兩為之倡而鄭公極力經營勸募以相其成時都知監左監丞羅公右監丞黎公方出鎮於此聞之而喜各捐貲以助乃揆時相方選材庀徒經制施為各以其序中為殿曰三清其後殿曰玉皇三清殿之東西各為殿曰三官曰梓潼其外為門曰靈星次為山門又次為中門中門之外左為殿以庇輪藏右為祠以祀黔寧王其稍後則左為道紀司右為齋堂

鍾鼓之樓方丈之室與夫廊廡庖湑庫圍之所既  
完以密而像設供玩日用什器之類靡不畢備蓋  
經始於是年四月而落成於明年八月之望總之  
為屋几若干區棟宇言言簷阿翬飛丹堊鮮冶金  
碧輝煥高明靚深環偉軒豁環而望之則金馬起  
其左碧雞拮其右後附商山前臨滇池而太華玉  
案諸峯皆效竒獻秀於顧盼之間仍命道紀司都  
紀凌道崇以典祠事雖不改舊名無侈新規而勝  
槩壯觀視昔百倍邦人相與嘆羨咨嗟皆曰二公

正德

雲南志卷之四

文

於是觀其功實大拓地於閩關而居民亦無所擾  
用功以萬計而役徒不以為勞賞費以千億而上  
下不知所出使吾邦之士歲時稱

慶習禮於此駢首跂足瞻望祝頌以聳遠人之觀聽  
詎止旦夕不有所紀將何以垂後乃寓書京師屬  
真人邵公以正圖之而邵公以請予惟道在宇宙  
間無乎不有包天地而不以為大運日月而不以  
為功貫古今而不以為久自皇帝老氏清淨無為  
之說與而為其徒者相與推演之自以益盛故自

京圻以達於中州通都大邑靡所不被下至遠方  
雖僻陋荒忽窮邊側境山海萬里之外莫不尊奉  
之蓋其教之行也久矣然而其興其廢莫不有數  
至若廢而復興非得其人則有不能幸成者此則  
雖道家之說有所不能異也滇南自永樂中劉公  
淵然以道法顯

仁宗皇帝召用之錫以長春真人之號而觀名適合  
是觀之始盛也既而邵公得長春之傳

今上所寵擢已非一日至是又錫以守玄冲靖秉誠

事確志道衍教妙悟靜虛弘濟真人之號俾領道  
教事善禮優厚而斯觀適成是觀之益盛也固不  
有數哉然必有待沐鄭二公而後其廢以興何也  
蓋沐氏自黔寧王以來既歷三世皆能以忠孝植  
家以寬仁澤物滇南之人生而父母之歿而蒸嘗  
之而總戎公式克繼承而弗替鄭公自麓川不靖  
奉

上命以來贊理邊事遂兼巡撫日夜竭精力億心思  
以求副所委託饑寒者必恤遠法者必誅而恭聞

之績歷久而益著二公之名昭於南服無有遠邇  
悅慕稱頌之故有所興作莫不鼓舞歆動以後為  
羞而斯觀之成謂非二公之力不可也嗟夫天下  
之事莫不由於得人而興不得人而廢獨長春觀  
乎哉惟能任乎數之自然而盡乎人為之當然則  
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故因為記而并著之使後  
之人知是觀之興有自而為其徒者當有以嗣承  
之且永邦人之思於無窮也

重修五靈廟記

柯暹

按察使

正統十一年丙寅總兵黔國公沐斌嗣鎮雲南謁  
諸神祠五靈廟規制傾隘顧瞻弗寧退而捐貲命  
千戶梁鑑擴新之經始於是年十月十三日告成  
於明年四月十八日既亟且都益彰靈祐命遲識  
于石昭示方來廟在城之通化街西距城門百餘  
武郡誌不著何神亦不詳創始之由相傳諸葛孔  
明南征時立名五龍洪武十四年辛酉天兵下雲  
南廟毀黔寧昭靖王時為西平侯總師留鎮尋以  
禱早有感改為五靈今所祀吳客三真君清源如



道真君崇寧至道真君碧山土主之神稽之外傳  
三真君者唐葛周三仙周厲王時三諫官也嘗棄  
官遊吳用神策為吳降楚自以客臣辭遷賞其得  
名以是夫崇寧即蜀漢關將軍雲長宋真宗朝鹽  
池恠作顯靈滅之清源姓趙諱昱隋唐嘉州太守  
年二十八怒入冷源斬蛟後隱去為神碧山蓋蜀  
漢趙將軍子龍意嘗偕孔明南征有功德於此而  
崇祀餘亦莫知其所以合祀之意神六而廟名五  
龍五靈義必有在未可強為之說豈今所祀與舊

有不同耶雲南地極邊民雜諸夷其事神也虔自  
元以前聲教未被典籍無聞廟既建於聲教未被  
之先志乃脩於

天朝文明之後故不詳備然自洪武丁丑一新於嗣  
西平惠襄侯宣德乙卯再新於定遠忠敬王大傅  
偕弟都督公七十年間黔寧 曲總兵者五新廟

者三益宏而益麗今之協贊輸力懽趨而樂施者  
視昔尤加故其功成之易易如此殿庭門廡為間  
若干簷楹翬飛丹碧煥爛像容儼雅繪彩畢華迥

然今昔之改觀益有以起敬焉聖王制祀載於經  
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灾能捍大  
患之五者則皆祀之神既靈於此邦廟食已久生  
前之法施勤事定國疑無與此邦以今天下多祀  
之而此邦之民水旱癘疫皆其患灾之大者賴神  
以寧則祀之也亦宜禮無不敬而事神之際尤嚴  
雖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而體物如在之誠當嚴乎  
一於理一於理而與神明俱則神之休澤不媚而  
自臻而又施及方來為無窮不然則神之所司亦

不爽矣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書以  
為世之事神者勸

昆陽州重修滇池神廟記

童軒

距雲南郡東不百里許合諸山之泉自南而西匯  
為巨浸者曰滇池即古昆明池也每颶風挾怒濤  
至則澎湃盪擊茫無涯畔勢若海然故又名滇海  
比歲池淤塞水逆為患兵民田負郭者悉墊為塗  
泥桑田穀畜咸失其所成化壬辰

欽差鎮守雲南御用監太監錢公能聞而嘆曰古之

善為政者率能引水為利今顧壅水為患可乎夫  
茲不治殆將魚其民沼其田矣而先王順時觀土  
之政果安在邪肆命都指揮陳俊方明身帥兵民  
以疏導之廼以是歲二月始事倚畚揭糶蓄穢刊  
湮濟涸逾三月而訖工公遂偕

欽差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軍黔國沐公琮巡行  
以觀省之顧瞻之際見有祠頽然於洲渚之間棟  
宇傾側垣墉圯壞二公相與謂曰是必主斯水者  
神無憑依若此奚以福吾民乎於是各捐已貲慨

然以重脩為事不日間材用全集工役畢至公仍  
命指揮熊誌以董其成凡榱桷之桷折者易之板  
檻之腐朽者新之甍級瓦蓋之缺落者繕治之黝  
堊之漫患者黑白之無幾落成公俾軒記於石嗟  
夫事神治民初非有二理也然治民以仁為本事  
神以誠為要嚮使田功不興民食不足謂之能仁  
夫民者吾未之信也神宇不飭祀事不將謂之能  
誠於神者吾亦未之信也今二公者俱以

三室之裔挺魁傑之材當封疆之寄其於邊務固已

區畫有方而保釐有道矣茲焉除水患以即田功  
新祠宇以承祀事非於民而仁於神而誠者能若  
是乎商書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  
於克誠二公可謂能盡之矣嗚呼世故有視民如  
秦越謂神鬼猶桃梗者彼方且虐之慢之不暇又奚  
暇為二公之所為乎由是言之則二公之用心皆  
可書也故為之記

如是庵記

王景常

秀山湛堂師來臨安結庵白塔下曰如是來求一

轉語吾即其所能而語之曰汝之道寂滅道也汝  
之有是庵有是身身且汝不得有庵焉乎有然將  
有其有而如是之將無其無而如是之抑在有無  
之間而如是之皆未免有滯碍處吾懼汝不得而  
專之也汝不聞世之都大位享萬鍾祿不以為泰  
繩樞甕牖不以為憊彼亦一如是或孜孜焉極金  
珠犀象而默默或蓬僂罄縣而赫赫在彼亦一如  
是在此亦一如是推理未訥將一如是知將押闔  
羸縮鈎距任權譎以衆生誣亦一如是以材德踔



屬風生當齷齪矯靈同一如是等而推之三三之  
天九九之字挂堙醯雞之牖鉅細一如是莫壽於  
晷莫夭於殤生死亦一如是至重者身也至微而  
輕者物也得喪亦如是此無他知其如是而不知  
其不如是而爭此名也斂以四大假空之身有甚  
於衆生者乎汝欲專之其可得乎汝今一念湛然  
趺坐凝寂起於聞而無所聞起於觀而無所觀能  
無所聞如是可也能無所觀如是亦可也能無所  
不能聞不能觀則是其所如如其所是是是如如



心操行者不能也嗚呼吾之所聞又有大焉有生  
有死者夜旦也貴賤壽夭智愚賢否之不齊者天  
也衆皆如是我不如是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此聖人之道也以彼之能由此之道非有苦心操  
行之難也知沙之如是而不知我之不如是者惑也  
豈不可嘆也夫係之以得曰如是復如是所以能  
如是惟其不如是所以能如是抹彼世間人上下  
不差或即心得其所無有泯與滅汝惟如是觀念  
念不生凝若墮輪迴中無有窮極處慧日在青天

慈航在苦海捕風與繫影以世苦馳騁何以得其  
常有心乃其度若惟無心者道義無所措有心與  
無心撲鋒一彈指似是而非是如是不如是猶如  
大明鏡無物無不照物物無不明明照滿世間在  
在破諸闇大道本無岐願澄有心法恒作如是觀

通海縣重修湧金寺碑記 王景常

踰滇以南深淵絕壑惟通海為最勝環通海幾十  
里嶺巖造峯琪樹琅玕惟秀山為最勝擬秀山之  
奇為靈圖者三湧金為勝蓋湧金弘踞絕巘上極

天光平俯諸峯下枕巨浸城郭居室之盛山林島

嶼之蟠蟠晨鐘暮鼓隱隱疑在天上也若其蜿蜒

扶輿烟煜轉轉出人取忽四時昕夕雲霞嵐霧邊

摩曳擊與松風蘿月爭光霽真諸天兜率之宮豈

人世之所有哉初鐵牛之大弟子月智遊東南至

天目見斷崖得衣鉢之傳歸而開叢林於雲麓暨

東岩肇創湧金寺於山顛其弟聯山石守其傳元

元帥述律杰爲文刻諸石班班可考其高第弟子

慧庭嗣有其宇博極經秘大振宗風一時緇流西

正德

卷四下

一

二

文

自窄止自雋，昆明莫不曷。風慕義，叩首歸命自時。  
厥後法亦密，律亦堅，增竒濯靈號，為真陽大刹。  
歷劫既久，龍象亦逝，泰極而否，兵燹繼之。樓閣頽  
圯，金碧黝昧，松柏摧折，祥光不降，其徒鏡涵發大  
願，欲矢辭諸天，曰：所不能紹復先緒，浮圖更始有  
如白水齋志，不酬凡幾年會。

大朝德化被殊俗，乾清坤夷夷。夏胥慶，于是飛錫  
天衢上扣。

帝闕拜天八師有旨寵錫，袈裟賜遊江浙諸名山，明

四年歸心克成前志乃遍禮公侯士庶大檀那得  
貲金凡若干緡鎰乃苦心勞力殫志竭慮鳩工發  
帑一毫不以私諸已東撐西拄易棟更楹先構大  
殿殿成凡湧金門積翠亭西梵堂明玄庵凡舊所  
有率皆新之舊所未備今率落之廡庫庖溷靡一  
卒遺凡爲楹若干爲工以日計之凡若干既成山  
若增而高海若濬而深天雲下垂萬水皆立神用  
盛矣乃與徒喜顏來謁記將勒于石以垂永久予  
嘆曰自有天地三五繩繩夏后商周繼以姬孔道

備矣而今通祀於郡國者惟夫子而已乃僅見其  
一大雄氏以慈悲為教而祀宇被海嶽豈其徒力  
能致之抑亦有為之變通而神之歟為吾徒者其  
謂斯何或曰自其以善惡恐人人多歸嚮之或又  
曰彼以神通善幻故眩耀若此殆非矣天地非不  
大也然為壇溥天下各一而已雖祀祭法五其一  
曰法施于民然上下有制非民可得通祀也制自  
夫子立也彼大雄以兼愛為化無間上下民利其  
欲故上之人亦從其利而導之矧其徒皆歸於儒



得以庸之果神而變通歟予觀慧庭博極經秘以  
元其宗鏡涵發大誓願以拄其業亦儒者博學力  
行之似者惜其本二而不統也自非有過人才識  
安能俾旃壇寶蓋照耀于中天哉於戲比予之所  
以有感於彼者歟

轟轟秀山控制滇南上摩空濛下壓重陰蜿蜒塊  
北肇自鰲極崑崙兩戒發於西域雪山以東岷岼  
以西正氣迴幹與天俱齊南雲奠區星土有截井  
鉞叅旗胚胎疑結神高鬼鑿鬱爲寶林既晦於

古聿彰于今相時鐵牛載朴載斲暨於月智曰丹  
曰獲東岩矯矯營山之杻湧金有幾岌業層霄  
維爾聯山爰窈爰度無替成羨燈光續續述律有  
文鐫諸堅石涵弘演肆光被南國一時聞望歸於  
慧庭守道不二觀於厥成泰否相仍龍象斯逝景  
光颺舉夷級顛陞倚歎鏡涵志行真堅一鉢一錫  
萬里朝天遨遊名山年月四暮耳濡目染心曠神  
怡松枝南指飛錫聿至貴金泉湧棟宇山委遂殿  
寶林遂關湧金遂亭積翠盪輒陰陽金榜玉輿

龍馭象林蓮花寶坊華蓋霓幢九昔之廢今悉渠  
渠九今之構皆古所無煌煌金碧炫燿南離匪我  
之力惟神之爲於戲休哉無墜厥初有永其承利  
及海隅秀山倚天通海澄波百千萬劫石泐勿磨

金齒司廟學新建梓撞祠記

鄭顛

正統九年今南京刑部尚書楊公以右侍郎兼  
雲南軍務居金齒者最久時值邊陲無事迺與守  
備都指揮僉事今陞左叅將都督僉事胡公協謀  
庀工勅建廟學選軍中子弟之良者命教授余

穀領之循循善誘士風丕變胡公又於孔子廟西  
隙地構屋若干楹內設梓潼神像春秋朔望奠獻  
謁告如禮先師焉蓋殊方絕域振古以來所無之  
盛事也景泰甲戌春予巡邊至金齒教授余敘  
請於予曰梓潼祠建久矣敢丐公文爲記用垂  
不朽仰惟

國家養之以學校取士以科目及其入官也待士以  
爵祿皆爲世道計耳然學校之興廢科目之盛衰  
文運之通塞人材之成否造化扶植之妙必有神

以尸之者苟有神以尸之則於崇德報功之典容  
可後乎梓潼七曲之神化書謂其主文昌而司祿  
命者祀之於學所以示崇報也在泮諸生朝夕出  
入瞻禮祠下必當致夫如在之誠以盡事神之道  
尤必思夫進德脩業迺人事之當爲陰隲默佑則  
鬼神之不可知盡吾人事之當爲而不惑於鬼神  
之不可知將見學校興而賢才出科目盛而文運  
隆矣若徒媚神以徼福違道而干祿又豈

國家建學養士之意哉是爲記

雲南志卷四十四

生員高曼

孫珪

校對